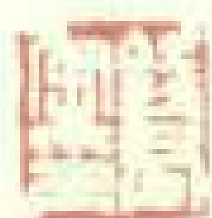
中國醫學大成

【重刊訂正本】

錢君匋題



〔重刊訂正本〕

中國醫學大成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中國醫學大成（全套共五十冊）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四五〇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十廠印刷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　三十二開　精裝
總字數一二，七九〇，〇〇〇　總印張八六二
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重刊訂正《中國醫學大成》序

《中國醫學大成》一書，我鄉先輩四明曹炳章先生所輯集，爲發揚中醫學，保存古醫籍，以饗同道並惠後學作也。曹氏纂集是書時，正值西學東漸，國內淺見倖進之徒，競尚浮華，大肆鞭撻我國文化固有之精英，如民族醫學，悉在消滅之列，中醫學不絕如縷。而先生乃在此時從事中醫叢書巨著之編輯，姑不論其學術價值，獨其保存民族文化精粹之苦心孤詣令人可敬，其卓識遠見，又何其可欽也。

楊志一在原書序中有說：『大凡學術之成立，歷久而不敗者，必有其眞實之價值在。』善哉言乎！中華民族立國數千年而得以生存繁衍，如無優秀之文化及可貴之醫學，則亦何逃於優勝劣敗之例。尤

其在科學迅猛發展之今日，百技更新，而古老之中醫藥學日益引起國內外有識之士之重視。各類中醫藥研究所之建立，亦爲保護人民健康之需要，順應世界醫學發展之潮流而設。凡此種種，夫豈偶然。

惟中醫學歷史悠久，濫觴於炎黃，昌盛於漢唐，歷代醫家多有創見，其學術經驗載於文獻者浩如煙海，遺佚者可弗論，僅就先生纂集之時，存書尙達萬種，學者既不能盡讀，又無力購置，且諸書精粗雜糅，版本文字舛誤殊多，使學習中醫者常興望洋之嘆。先生乃爲之博採精選，上自先秦，下迄近代，凡理論、方藥、臨床各科咸備，別爲十三類，書計三百六十五種，分醫經、藥物、診斷、方劑、通治、外感病、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針灸、醫案及外集雜著各類。其中傷科、眼科及五官病歸入外科，推拿、手術歸入針灸，醫論、醫話、醫史歸入雜著。所收各書，皆中醫要籍，大都內

容精粹，切合實用，版本亦從精選，並加句斷。各書之首，皆列著作校刊略歷及內容提要，以便讀者入門粗知梗之助。

中醫學歷來叢書頗少，是書搜羅廣而選擇精，洵爲前所未有之巨著。惜全書印刊未半而抗戰軍興，烽煙迷漫，醫籍出版被迫中輟。而已印行之一百三十六種，今亦散佚不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爲應學者需求，重爲付梓，並影印以存原貌。書中明顯錯訛者，由我院及中醫文獻研究所等有關單位專業人員校勘改正，使之益臻完善。

夫文以載道，中醫學爲我國醫學之重要財富，文獻則是寶庫中之重要內容。故有志斯道者，務求先通中醫之理論法則、方藥效用和臨床處置，使對中醫學有全面之理解，更須驗之臨床，以汲取其理論精華與豐富經驗。學問之事，原恃艱苦以求而非獵取可得。昔張仲景勤求古訓，博採衆方；孫思邈青衿之歲，高尚是典，白首之

年，未嘗釋卷；葉香岩以不讀破萬卷，不敢輕言醫。茲三人者，皆由勤奮好學而成一代高醫，故學習中醫宜下一番札實工夫。在此基礎上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研究和整理中醫學，才有闡明和提高希望。中西醫結合，亦將另具特色。以務實精神，走中醫現代化循序而進之道路，勇於繼承，敢於創新，使傳統醫學有所發現與創造。苟能如此，不僅爲祖國爭光，並將爲人類造福。

本叢書一百三十六種，分爲五十册；每册後並皆附有全部書目。它的出版，爲中醫和愛好中醫者提供珍貴之醫學文獻，讀者勤習而深研之，必能奠定中醫學根柢，大有助於中醫事業之繼承與發展。

裘沛然

一九八八年六月作於
上海中醫學院

〔清〕柯琴 編撰

傷寒來蘇集

中國醫學大成

傷寒來蘇集提要

清、慈谿柯韻伯撰。武進曹氏醫學讀書志云。柯氏民間行本醫書三種。傷寒論註四卷、傷寒論翼二卷、傷寒附翼二卷。總名來蘇集。慈谿柯琴撰。琴字韻伯。號似峰。本儒者。工詩。好爲古文辭。嘗讀傷寒論病方氏條辨之妄。定喩氏尙論之矜奇。乃逐條逐句。細加硏勘。摘出脫文衍文。倒句冗句。或删或正。皆條理疏暢議論明晰。惟以何者爲仲景之言。何者爲王氏之筆。幷闢林成二家三百九十七法之謬。及改訛補闕諸字。仍不免蹈文人擅作聰明之習。似失註者之本分。至謂傷寒雜病。異軌同轅。六經本爲百病立法。不專繫傷寒。實傳仲景數千年未火之薪。厥功偉矣。炳章考傷寒來蘇集一書。其原刻本原有三種。如傷寒論註、論翼、附翼是也。余藏崑山馬中驊舊刻。亦爲三種。惟木板石印各本。祇有論註、附翼兩種。而無論翼。不知緣何删去。且論翼論證。附翼解方。條理暢達。議論明晰。甚屬重要。讀葉香岩批附翼序。亦祇有論註四卷。附翼二卷。豈論翼二卷。乾嘉時已散佚歟。抑葉氏附翼之序。爲後人所僞託耶。且坊本論註。首有論翼序一篇。有序而無書。今余藏論

翼原刻本。確有韻伯自序。故將論註之論翼序删去。以免重複。余二十年前復得慈谿馮明五乾隆甲申年鈔本。有馮綸明五自序。季諾楚重序。孫金礪介甫序。計三篇。爲原本所無。今鈔補於論翼之首。以成全璧。讀前錄武進曹青岩醫學讀書志。柯氏來蘇集有論翼亦有入卷。後又得全註傷寒論翼四卷。乃陽羨余聽鴻註。分作四卷。其原序云。吾葆蕖伯祖麓泉堂伯。爲陽羨名醫數世。遺書甚富。偶檢閱之。內有舊鈔傷寒快讀一册。暇輒與兒輩逐句講解。及門胡筠青茂才。隨講隨錄。未及三月。裝訂成帙。曰可爲此書之淺解矣。庚寅秋。訪福山何君子範。聞有傷寒論翼鈔本。急索觀之。乃太陽病解至製方大法。卽論翼之下卷也。相沿傳鈔。魯魚多誤。乞能靜居士更正之。將論翼原序錄於首。又其例言云。論翼一書。坊本已闕。余從舊書中得有鈔本。僅太陽病解至製方大法七篇。且經蠹蝕。破碎不堪。今特補綴完正。間有闕字。卽爲考證補入。全論大法至平脈尊繩七篇。係在何君子範處假來鈔本傳鈔已久。訛字難免。經能靜居士評閱。掃閒居士重校。似可確信。但已非柯氏本來面目。茲爲力求完全計。乃就崑山馬氏原刻足本。恭校慈谿馮氏未刻前乾隆原抄本。互相對照。缺者補之。訛者正之。全書加以圈點。俾成全璧。

衞序

昔人嘗論注書爲難。蓋文章家有輯診鉤深抉隱。穿鑿而傅會之。於作者本意。固茫乎未得。然自經史以及稗官雜說金石志乘之文。供我捃摭蒐采。以求合於古人立言之旨。雖夏后之璜。不無徑寸之考。尙不害其爲天球和璧也。若醫以療疾。經絡臟腑形神精氣。變化陰陽。幽微莫測。非於三部九候深討窮蒐。本我之靈心啓我之妙悟。而率爾命筆。不獨置前人本旨於雲霧中。其自誤以誤世。不爲黃帝岐伯之罪人者幾希。慈谿柯韻伯先生。夙稱仲景功臣。著傷寒論註論翼二書。明而快。辨而精。譬之文章家左之預選之善。莊之向騷之逸乎。馬子驤比校其亥豕。訂其謬舛。鏤諸板以行世。使海內之論傷寒者。不墮王叔和之蒙翳。幷不惑方中行喻嘉言之歧說。其用心可謂勤矣。夫驤北奉慈命。注力於靈素。學成應世。已爲當今盧扁。迺年逾古稀。精神矍鑠。以蒼顏浩髮之叟。能逍遙於風雅翰墨之間。匪獨其業之足傳也。其更有得於醫之外者。從可知矣。嗚呼。傷寒一症。所係匪輕。一劑誤投。神明消滅。良可悲已。李東垣陶節菴輩。非不辨晰詳明。或掠影而剽光。或

辭煩而理晦。旁門曲徑。靡所適從。仲景之言雖存。仲景之旨幾蔑。孰若韻伯論述之精而驟比校讎之覈乎。予故喜而爲數言以弁諸首。至余之於醫未涉藩籬也。未識驟北以予言爲河漢否。

嶺南衞廷璞筠園氏拜書

馬序

余幼失怙。奉先慈命。棄舉業習醫術。謂可養生。亦可濟世。遂銳志於醫。上自靈素。下及百家之書。探討有年。愧未深造。獨念傷寒一症。生死安危。關係甚速。仲景先師作傷寒論以垂後世。歷年既久。未免殘缺。再經後人顛倒紛紜。茫無頭緒。學者無由以入。置之高閣。至宋成無己始有註釋。明方中行條辨於前。喻嘉言尙論於後。各揮己意。自鳴一得。然未知盡合仲景之意否也。繼獲柯韻伯先生傷寒論註論翼二書。立言明徹。獨出新裁。不落前人窠臼。仲景隱而未發之旨。抉以表著。俾仲景之精微奧妙。躍然心目之間。實有裨益於斯道。不敢自私。因取二書訂其舛訛。較其字畫。付之剞劂。以公同好。表章前賢。嘉惠後學。不無少助云耳。

旹

乾隆乙亥年荷月崑山七十老人馬中驊題

自序

嘗謂胸中有萬卷書。筆底無半點塵者。始可著書。胸中無半點塵。目中無半點塵者。纔許作古書註疏。夫著書固難。而註疏更難。著書者往矣。其間幾經兵燹。幾番播遷。幾次增删。幾許抄刻。亥豕者有之。雜僞者有之。脫落者有之。錯簡者有之。如註疏者着眼。則古人之隱旨明。塵句新。註疏者失眼。非依樣葫蘆。則另尋枝葉。魚目溷珠。碔砆勝玉矣。傷寒論一書。經叔和編次。已非仲景之書。仲景之文遺失者多。叔和之文附會者亦多矣。讀是書者。必凝神定志。慧眼靜觀。逐條細勘。逐句研審。何者爲仲景言。何者是叔和筆。其間若脫落。若倒句。與訛字衍文。須一一指破。頓令作者真面目見於語言文字間。且其筆法之縱橫。詳略不同。或互文以見意。或比類以相形。可因此而悟彼。見微而知著者。須一一提醒。更令作者精神見於語言文字之外。始可羽翼仲景。註疏傷寒。何前此註疏諸家。不將仲景書始終理會。先後合參。但隨文敷衍。故彼此矛盾。黑白不辨。令碔砆與美璞並登。魚目與夜光同珍。前此之疑辨未明。繼此之迷塗愈遠。學者將何賴焉。如三百九十七法之

言。既不見於仲景之序文。又不見於叔和之序例。林氏倡于前。成無己氏和于後。其不足取信。王安道已辨之矣。而繼起者。拘瑣瑣於數目。即絲毫不差。亦何補於古人。何功於後學哉。然此猶未爲斯道備累也。獨怪大青龍湯。仲景爲傷寒中風無汗而兼煩躁者設。即加味麻黃湯耳。而謂其傷寒見風。又謂之傷風見寒。因以麻黃湯主寒傷營。治營病而衞不病。桂枝湯主風傷衞。治衞病而營不病。大青龍主風寒兩傷營衞。治營衞俱病。三方割據瓜分。太陽之主寒多風少。風多寒少。種種蛇足。羽翼青龍。曲成三綱鼎立之說。巧言簧簧。洋洋盈耳。此鄭聲所爲亂雅樂也。夫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門。人人可入。而使之茅塞如此。令學者如夜行歧路。莫之指歸。不深可憫耶。且以十存二三之文。而謂之全篇。手足厥冷之厥。混同兩陰交盡之厥。其間差謬。何可殫舉。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醫道之不明不行。此其故歟。孟子沒而仲尼之道不傳。千載無真儒矣。仲景沒而岐黃之道莫傳。千載無真醫矣。此愚所以執卷長吁。不能已於註疏也。丙午秋。校正內經始成。尚未出而問世。以傷寒爲世所甚重。故將仲景書校正而註疏之。分篇彙論。挈其大綱。詳其細目。證因類聚。方隨附之。倒句訛字。悉爲改正。異端邪說。一切辨明。

歧伯仲景之隱旨。發揮本論各條之下。集成一帙。名論註。不揣卑鄙。敢就正高明。倘得片言首肯。亦稍慰夫愚者之千慮云爾。慈水柯琴韻伯氏題時己酉初夏也。

原序

余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歎其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慄。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賫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委付凡醫。恣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已斃。神明消滅。變爲異物。幽潛重泉。徒爲啼泣。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不惜其命。若是輕生。彼何榮勢之云哉。而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己。遇災值禍。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遊魂。哀乎趨世之士。馳競浮華。不固根本。忘軀徇物。危若冰谷。至於是也。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採衆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幷平脈辨症。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

思過半矣。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玄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農黃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公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之聞也。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彷彿。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管窺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實爲難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尙方術。請事斯語。漢長沙守南陽張機序。

凡例

一、傷寒論一書。自叔和編次後。仲景原篇不可復見。雖章次混淆。猶得尋仲景面目。方喻輩各爲更定條辨。既中邪魔。尙論浸循陋習矣。大背仲景之旨。琴有志重編。因無所據。竊思仲景有太陽證、桂枝證、柴胡證等辭。乃宗此義。以症名篇而以論次第之。雖非仲景編次。或不失仲景心法耳。

一、起手先立總綱一篇。令人開卷。便知傷寒家脈症得失之大局矣。每經各立總綱一篇。讀此便知本經之脈症大略矣。每篇各標一症爲題。看題便知此方之脈證治法矣。

一、是編以症爲主。故彙集六經諸論。各以類從其症。是某經所重者。分別某經。如桂枝、麻黃等症。列太陽。梔子、承氣等症列陽明之類。其有變證化方。如從桂枝症更變加減者。卽附桂枝症後。從麻黃症更變加減者。附麻黃症後。

一、叔和序例。固與仲景本論不合。所集脈法。其中有關于傷寒者。合于某證。卽採附其間。片長可取。卽得攀龍附驥耳。

一、六經中有症治疏略。全條刪去者。如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少陰病下利便膿血桃花湯主之等類爲既有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腹痛小便不利與桃花湯主之詳則彼之疏略者可去矣。又有脈症各別。不相統相者。如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痓。與脈沉而細。病身熱足寒等症。三條合一論。理甚明。故合之。

一、本論每多倒句。此古文筆法耳。如太陽病血症。麻黃湯主之句。語意在當發其汗下。前輩但據章句次序。不審前後文理。不顧衄家禁忌。竟謂衄後仍當用麻黃解表。夫既云衄乃解。又云自衄者愈。何得陣後興兵。衄家不可發汗。更有明禁。何得再爲妄汗。今人膠柱者多。即明理者。亦多爲陶氏所惑。故將麻黃、桂枝、小青龍等條。悉爲稱正。

一、條中有冗句者刪之。如桂枝症云。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脈浮者不愈。浮爲在外。須解外則愈。何等直捷。在外下更加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脈浮。故知在外等句。要知此等繁音。不是漢人之筆。凡此等口角。如病常自汗出條。亦從刪例。

一、條中有衍文者刪之。有訛字者改之。有闕字者補之。然必詳本條與上下條有據。確乎當增刪改正者。直書之。如無所據。不敢妄動。發明註中。以俟高明之定

奪。

一、加減方分兩制度煎法。與本方同者。于本方下書本方加某味減某味。或一篇數方。而後方煎法與前方同者。于方末書煎法同前。方中藥味修治同前者。如麻黃去節。杏仁去皮之類。但不再註。附子必炮。若有生用者註之。

一、可汗不可汗等篇。鄙俚固不足取。而六經篇中多有叔和附入。合于仲景者取之。如太陽脈浮動數三陽明論脾約脈症等條。與本論不合。無以發明。反以滋惑。剔出附後。候識者辨焉。

一、正文逐句圈斷。俱有深意。如本論中一字句最多。如太陽病。脈、浮、頭、項、強、痛。六字。當作六句讀。言脈氣來尺寸俱浮。頭與項強而痛。若脈浮兩字連讀。頭項強痛而惡寒。作一句讀。疎略無味。則字字讀斷。大義先明矣。如心下溫溫欲吐。鬱鬱微煩之類。溫溫鬱鬱。俱不得連讀。連讀則失其義矣。

傷寒來蘇集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二

卷四

傷寒來蘇集

漢　南陽　張　機仲景原文
清　慈谿　柯　琴韻伯編註
清　崑山　馬中驊驤北較訂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一

傷寒總論

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
無熱。指初得病時。不是到底無熱發。陰指陽證之陰。非指直中於陰。陰陽指寒
熱。勿鑿分營衞經絡。按本論云。太陽病。或未發熱。或已發熱。已發熱。卽是發熱
惡寒。未發熱。卽是無熱惡寒。斯時頭項強痛。已見。第陽氣閉鬱。尙未宣發。其惡
寒。體痛。嘔逆。脈緊。純是陰寒爲病。故稱發於陰。此太陽病發於陰也。又陽明篇

云。病得之一日不發熱而惡寒。斯時寒邪凝斂。身熱惡熱。全然未露。但不頭項強痛。是知陽明之病發於陰也。推此則少陽往來寒熱。但惡寒而脈弦細者。亦病發於陰而三陰之反發熱者。便是發於陽矣。

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六故也。

寒熱者。水火之本體。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七日合火之成數。六日合水之成數。至此則陰陽自和。故愈。蓋陰陽互爲其根。陽中無陰。謂之孤陽。陰中無陽。便是死陰。若是直中之陰。無一陽之生氣。安得合六成之數而愈耶。內經曰。其死多以六七日之間。其愈皆以十日以上。使死期亦合陰陽之數。而愈期不合者。皆治者不如法耳。

問曰。凡病欲知何時得何時愈。答曰。假令夜半得病者。明日日中愈。日中得病者。夜半愈。何以言之。日中得病。夜半愈者。以陽得陰則解。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者。以陰得陽則解也。

上文論日期。合陰陽之數而愈。此論愈時於陰陽反盛時解。何也。陰盛極而陽生。陽盛極而陰生。陰陽之相生。正陰陽之相得。卽陰陽之自和也。然此指病在

一二日愈者言耳。如六七日愈者。則六經各以主時解。是又陽主晝而陰主夜矣。問曰。脈有陰陽。何謂也。答曰。凡脈浮大滑動數。此名陽也。脈沈弱濇弦微遲。此名陰也。

脈有十種。陰陽兩分。卽具五法。浮沈是脈體。大弱是脈勢。滑濇是脈氣。動弦是脈形。遲數是脈息。總是病脈而非平脈也。脈有對看法。有正看法。有反看法。有平看法。有互看法。有徹底看法。如有浮卽有沈。有大卽有弱。有滑卽有濇。有數卽有遲。合之於病。則浮爲在表。沈爲在裏。大爲有餘。弱爲不足。滑爲血多。濇爲氣少。動爲博陽。弦爲博陰。數爲在府。遲爲在藏。此對看法也。如浮大滑動數。脈氣之有餘者。名陽。當知其中有陽勝陰病之機。沈弱濇弦遲。脈氣之不足者。名陰。當知其中有陰勝陽病之機。此正看法也。夫陰陽之在天地間也。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知從知隨。氣可與期。故其始。爲浮爲大爲滑爲動爲數。其繼也。反沈反弱反濇反弦反遲者。是陽消陰長之機。其病爲進。其始也。爲沈爲弱爲濇爲弦爲遲。其繼也。微浮微大微滑微動微數者。是陽進陰退之機。其病爲欲愈。此反看法也。浮爲陽。如更兼大動滑數之陽脈。是爲重陽。必

陽盛陰虛之病矣。沈爲陰。而更兼弱濇弦遲之陰脈。是爲重陰。必陰盛陽虛之病矣。此爲平看法。如浮而弱。浮而濇。浮而弦。浮而遲者。此陽中有陰。其人陽虛。而陰氣早伏於陽脈中也。將有亡陽之變。當以扶陽爲急務矣。如沈而大。沈而滑。沈而動。沈而數者。此陰中有陽。其人陰虛。而陽邪下陷於陰脈中也。將有陰竭之患。當以存陰爲深慮矣。此爲互看法。如浮大滑動數之脈體雖不變。然始爲有力之強陽。終爲無力之微陽。知陽將絕矣。沈弱濇弦遲之脈。雖喜變而爲陽。如忽然暴見浮大滑動數之狀。是陰極似陽。知反照之不長。餘燼之易滅也。是謂徹底看法。更有真陰真陽之看法。所謂陽者。胃脘之陽也。脈有胃氣。是知不死。所謂陰者。真藏之脈也。脈見真藏者死。然邪氣之來也。緊而疾。穀氣之來也。徐而和。此又不得以遲數定陰陽矣。

寸口脈浮爲在表。沈爲在裏。數爲在府。遲爲在藏。

寸口兼兩手六部而言。不專指右寸也。上古以三部九候決死生。是徧求法。以人迎寸口趺陽辨吉凶。是扼要法。自難經獨取寸口。并人迎趺陽不參矣。然氣口成寸。爲脈之大會。死生吉凶繫焉。則內外藏府之診。全賴浮沈遲數爲大綱

耳。浮沈是審起伏。遲數是察至數。浮沈之間。遲數寓焉。凡脈之不浮不沈而在中。不遲不數而五至者。謂之平脈。是有胃氣。可以神求。不可以象求也。若一見浮沈遲數之象。斯爲病脈矣。浮象在表。應病亦爲在表。浮脈雖有裏證。主表其大綱也。沈象在裏。應病亦爲在裏。沈脈雖或有表證。主裏其大綱也。數爲陽陽主熱。而數有浮沈。浮數應表熱。沈數應裏熱。雖數脈亦有病在藏者。然六府爲陽。陽脈營其府。則主府其大綱也。遲爲陰。陰主寒。而遲有浮沈。浮遲應表寒。沈遲應裏寒。雖遲脈多有病在府者。然五藏爲陰。而陰脈營其藏。則主藏其大綱也。脈狀種種。總該括於浮沈遲數。然四者之中。又以獨浮獨沈獨遲獨數爲準則。而獨見何部。卽以何部深求其表裏藏府之所在。病無遁情矣。

凡陰病見陽脈者生。陽病見陰脈者死。

起口用凡字。是開講法。不是承接法。此與上文陰陽脈文同而義則異也。陽脈指胃氣言。所謂二十五陽者是也。五藏之陽和發見。故生。陰脈指眞藏言。胃脘之陽不至於手太陰。五藏之眞陰發見。故死。要知上文沈濇弱弦遲是病脈。不是死脈。其見於陽病最多。若眞藏脈至。如肝脈中外急。心脈堅而搏。肺脈大而

浮。腎脈之如彈石。脾脈之如啄距。反見有餘之象。豈可以陽脈名之。若以胃脈爲遲。眞陰爲數。能不悞人耶。

寸脈下不至關爲陽絕。尺脈上不至關爲陰絕。此皆不治決死也。若計餘命生死之期。期以月節尅之也

陰陽升降。以關爲界。陽生於尺而動於寸。陰生於寸而動於尺。陰陽互根之義也。寸脈居上而治陽。尺脈生下而治陰。上下分司之義也。寸脈不至關。則陽不生陰。是爲孤陽。陽亦將絕矣。尺不至關。則陰不生陽。是爲孤陰。陰亦將絕矣。要知不至關非脈竟不至。是將絕之兆。而非竟絕也。正示人以可續之機。此皆不治。言皆因前此失治以至此。非言不可治也。正欲人急治之意。是先一着看法。夫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尚有吐法。上部無脈。下部有脈。尚爲有根。卽脈絕不至。尚有灸法。豈以不至關便爲死脈哉。看餘命生死句。則知治之而有餘命。不爲月節所尅者多耳。此又深一層看法。脈以應月。每月有節。節者。月之關也。失時不治。則寸脈不至關者。遇月建之屬陰。必尅陽而死。尺脈不至關者。遇月建之陽支。則尅陰而死。此是決死期之法。若治之得宜。則陰得陽而解。陽得陰而解。

陰陽自和而愈矣。

問曰。脈欲知病愈未愈者。何以別之。曰。寸口關上尺中三處。大小浮沉遲數同等。雖有寒熱不解者。此脈陰陽爲和平。雖劇當愈。

陰陽和平。不是陰陽自和。不過是純陰純陽無駁雜之謂耳。究竟是病脈。是未愈時寒熱不解之脈。雖劇當愈。非言不治自愈。正使人知此爲陰陽偏勝之病脈。陽劇者當治陽。陰劇者當治陰。必調其陰陽。使其和平。失此不治。反加劇矣。

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爲不傳。頗欲吐。若躁煩。脈數急者。爲傳也。

太陽主表。故寒邪傷人。卽太陽先受。太陽脈浮。若見太陽之浮。不兼傷寒之緊。卽所謂靜也。脈靜證亦靜。無嘔逆煩躁可知。今又有發熱惡寒。頭項強痛。不須七日衰。一日自止者。正此不傳之謂也。若受寒之日。頗有吐意。嘔逆之機見矣。若見煩躁。陽氣重可知矣。脈急數。陰陽俱緊之互文。傳者。卽內經人傷於寒而傳爲熱之傳。乃太陽之氣生熱。而傳於表。卽發於陽者。傳七日之謂。非太陽與陽明少陽經絡相傳之謂也。欲字若字。是審其將然。脈之數急。是診其已然。此因脈定證之法也。

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爲不傳也。

傷寒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者。是言見症之期。非傳經之日也。岐伯曰。邪中於面。則下陽明。中於項。則下太陽。中於頰。則下少陽。其中膺背兩脇。亦中其經。蓋太陽經部位最高。故一日發。陽明經位次之。故二日發。少陽經位又次之。故三日發。是氣有高下。病有遠近。適其至所爲故也。夫三陽各受寒邪。不必自太陽始。諸家言二陽必自太陽傳來者。未審斯義耳。若傷寒二日。當陽明病。若不見陽明表證。是陽明之熱不傳於表也。三日少陽當病。不見少陽表證。是少陽之熱不傳於表也。

傷寒三日。三陽爲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嘔。此爲三陰不受邪也。

受寒三日。不見三陽表症。是其人陽氣冲和。不與寒爭。寒邪亦不得入。故三陽盡不受邪也。若陰虛而不能支。則三陰受邪氣。岐伯曰。中於陰者。從臂胻始。故三陰各自受寒邪。不必陽經傳授。所謂太陰四日。少陰五日。厥陰六日者。亦以陰經之高下。爲見症之期。非六經部位以次相傳之日也。三陰受邪。病爲在裏。故邪入太陰。則腹滿而吐。食不下。邪入少陰。欲吐不吐。邪入厥陰。飢而不欲食。

食即吐蚘。所以然者。邪自陰經入藏。藏氣實而不能容。則流於府。府者胃也。入胃則無所復傳。故三陰受病。已入於府者。可下也。若胃陽有餘。則能食不嘔。可預知三陰之不受邪矣。蓋三陽皆看陽明之轉旋。三陰之不受邪者。藉胃爲之蔽其外也。則胃不特爲六經出路。而實爲三陰外蔽矣。胃陽盛。則寒邪自解。胃陽虛。則寒邪深入陰經而爲患。胃陽亡。則水漿不入而死。要知三陰受邪。關係不在太陽而全在陽明。

傷寒六七日。無大熱。其人躁煩者。此爲陽去入陰故也。

上文論各經自受寒邪。此條是論陽邪自表入裏症也。凡傷寒發熱至六七日。熱退身涼爲愈。此無大熱則微熱尚存。若內無煩躁。亦可云表解而不了了矣。傷寒一日即見煩躁。是陽氣外發之機。六七日乃陰陽自和之際。反見煩躁。是陽邪內陷之兆。陰者指裏而言。非指三陰也。或入太陽之本而熱結旁光。或入陽明之本而胃中乾燥。或入少陽之本而脇下硬滿。或入太陰而暴煩下利。或入少陰而口燥舌乾。或入厥陰而心中疼熱。皆入陰之謂。

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欲再作經者。鍼足陽明。使

經不傳則愈

舊說傷寒日傳一經。六日至厥陰。七日再傳太陽。八日再傳陽明。謂之再經。自此說行。而仲景之堂無門可入矣。夫仲景未嘗有日傳一經之說。亦未有傳至三陰而尚頭痛者。曰頭痛者。是未離太陽可知。曰行則與傳不同。曰其經。是指本經而非他經矣。發於陽者七日愈。是七日乃太陽一經行盡之期。不是六經傳變之日。岐伯曰。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有明證也。故不曰傳足陽明。而曰欲再作經。是太陽過經不解。復病陽明而爲併病也。鍼足陽明之交。截其傳路。使邪氣不得再入陽明之經。則太陽之餘邪亦散。非歸併陽明。使不犯少陽之謂也。

本論傳經之說。惟見於此。蓋陽明經起於鼻頞旁。納太陽之脈。故有傳經之義。目疼鼻乾。是其症也。若脚攣急。便非太陽傳經矣。陽明經出大指端內側。太陽經出小指端外側。經絡不相連接。十二經脈。足傳手。手傳足。陽傳陰。陰傳陽。與傷寒之六經先陽後陰。先太後少之次第迥別。不知太陽傳六經。陽明傳少陽之說何據乎。細審仲景轉屬轉係。併病合病諸條。傳經之妄。不辨自明矣。

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不了了者。餘邪未除也。七日表解後復過一候。而五藏元氣始充。故十二日精神慧爽而愈。此雖舉風家。傷寒槩之矣。如太陽七日病衰。頭痛少愈。曰衰曰少。皆表解而不了了之謂也。六經部位有高下。故發病有遲早之不同。如陽明二日發八日衰。厥陰至六日發。十二日衰。則六經皆自七日解。而十二日愈。夫若誤治。又不在此例。

仲景分別六經。各經俱有中風傷寒脈症治法。叔和時太陽篇存者多。而失者少。他經存者少而失者多。陽明篇尚有中風脈症二條。少陽經只症一條。而不及脈。三陰俱有中風欲愈脈。俱無中風脈症。以傷寒論爲全書。不亦疎乎。

右論傷寒診病大略。

太陽脈證

太陽之爲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

仲景作論大法。六經各立病機一條。提揭一經綱領。必擇本經至當之脈症而

表章之六經雖各有表症。惟太陽主表。故表症表脈。獨太陽得其全。如脈浮爲在表太陽象三陽其脈氣浮而有力與陽明之兼長大少陽兼弦細三陰之微浮者不侔矣頭項主一身之表太陽經絡營於頭會於項故頭連項而強痛與陽明頭額痛少陽頭角痛者少間矣惡寒爲病在表六經雖各惡寒而太陽應寒水之化故惡寒特甚與陽明二日自止少陽往來寒熱三陰之內惡寒者懸殊矣後凡言太陽病者必據此條脈症如脈反沉頭不痛項不強不惡寒是太陽之變局矣

仲景立六經總綱法與內經熱論不同太陽只重在表症表脈不重在經絡主病看諸總綱各立門戶其意可知

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爲中風

風爲陽邪風中太陽兩陽相搏而陰氣衰少陽浮故熱自發陰弱故汗自出中風惡風類相感也風性散漫脈應其象故浮而緩若太陽初受病便見如此脈症即可定其名爲中風而非傷寒矣如寒風太厲中之重者或汗不出而脈反緊其內症必煩躁與下傷寒之嘔逆有別

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

太陽受病。當一二日發。故有卽發熱者。或有至二日發者。蓋寒邪凝斂。熱不遽發。非若風邪易於發熱耳。然卽發熱之遲速。則其人所稟陽氣之多寡。所傷寒邪之淺深。因可知矣。然雖有已發未發之不齊。而惡寒體痛嘔逆之症陰陽俱緊之脈先見。卽可斷爲太陽之傷寒。而非中風矣。惡寒本太陽本症。而此復言者。別於中風之惡寒也。中風因見風而兼惡寒。傷寒則無風而更惡寒矣。寒邪外束。故體痛。寒邪內侵。故嘔逆。寒則令脈緊。陰陽指浮沉而言。不專指尺寸也。然天寒不甚。而傷之輕者。亦有身不疼。脈浮緩者矣。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

太陽病而渴。是兼少陰矣。然太少兩感者。必惡寒而且煩滿。今不煩滿。則不涉少陰。反不惡寒。則非傷寒而爲溫病矣。溫病內外皆熱。所以別於中風傷寒之惡寒發熱也。此條不是發明內經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之義。乃概言太陽溫病之症如此。若以春溫釋之。失仲景之旨矣。夫太陽一經。四時俱能受病。不必於冬。人之溫病。不必因於傷寒。且四時俱能病溫。不必於春。推而廣之。則六經俱

有溫病。非獨太陽一經也。

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

此正與內經伏寒病溫不同處。太陽中暑。亦有因於傷寒者。雖渴而仍惡寒。太陽溫病。反不惡寒而渴者。是病根不因於寒。而因於風。發熱者。病爲在表。法當汗解。然不惡寒。則非麻黃桂枝所宜矣。風與溫相搏。發汗不如法。風去而熱反熾。灼熱者。兩陽相薰灼。轉屬陽明之兆也。

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脈沉而細者。此名濕痺。

上條不惡寒。是太陽變症。此條脈沉細。是太陽變脈。渴是少陰症。沉細是少陰脈。太陽少陰爲表裏。故脈症相似也。然濕自內發。與外感不同。濕傷於下。與傷上者不同。故同爲太陽受病。而脈症與總綱異耳。濕流骨節。故疼痛。太陽之氣不宣。故煩。濕氣痺閉而不行。故脈應其象而沉細。太陽之脈。從風則緩。從寒則緊。從濕則細。傷上則浮。傷下則沉。當因症而合脈。勿據脈而斷症。如病發熱頭疼。脈當浮反沉。是表症得裏脈。故謂之反。如發汗多。因致痙而沉細。與夏月中暑而弦細芤遲。皆因症而然。不得槩謂之反。

太陽病。欲解時。從巳至未上。

巳午爲陽中之陽。故太陽主之。至未上者。陽過其度也。人身陰陽。上合於天。天氣至太陽之時。人身太陽之病。得藉其主氣而解。此天人感應之理也。

欲自解者。必當先煩。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脈浮。故知汗出解也。

欲自解。便寓不可妄治意。諸經皆有煩而太陽更甚。故有發煩反煩更煩復煩內煩等症。蓋煩爲陽邪內擾。汗爲陽氣外發。浮爲陽盛之脈。脈浮則陽自內發。故可必其先煩。見其煩必當待其有汗。勿遽妄投湯劑也。汗出則陽勝。而寒邪自解矣。若煩而不得汗。或汗而不解。則審脈定症。麻黃桂枝青龍。隨所施而恰當矣。

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脈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陰脈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

言未解便有當解意。停者。相等之謂。陽脈微二句。承上之詞。不得作三段看。太陽病。陽浮而陰弱。是陽強也。今陽脈微。卽是陰陽俱停。病雖未解。已是調和之脈。其解可知矣。脈但浮者。爲陽盛。必先煩而有汗。陽脈微者。爲陽虛。必先振慄。

而汗出振慄。是陰津內發之兆。汗出是陽氣外發之徵也。此陰陽自和而愈。可勿藥矣。但陰脈微而陽脈仍浮。陽氣重可知。與風寒初中之脈雖同。而熱久汗多。津液內竭。不得更行桂枝湯。亦不得執太陽禁下之定法矣。表病亦有因裏實而不解者。須下之而表自解。若欲下之。有躊躇顧慮之意。宜者審定之詞。以其胃不調而氣不承。故宜之。

此條是桂枝湯變局。陽已微。須其自汗。陽尚存。當知調胃。以太陽汗多。恐轉屬陽明。

太陽病。下之而不愈。因復發汗。此表裏俱虛。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裏未和。然後復下之。

太陽病。只得個表不和。初無下症。其裏不和。多由汗下倒施而得也。表裏俱虛，指妄汗下亡津液言。其陽邪仍實。故表裏不解。冒者如有物蒙蔽之狀。是欲汗之兆也。因妄下後陽氣怫鬱在表。汗不得遽出耳。待汗出冒自解。然但得個表和。其津液兩虛。陽已實於裏。故裏仍未和。裏症既得。然後下之。此雖復下。治不爲逆矣。

問曰。病有戰而汗出。因得解者。何也。答曰。脈浮而緊。按之反芤。此爲本虛。故當戰而汗出也。其人本虛。是以發戰。以脈浮。故當汗出而解。若脈浮而數。按之不芤。此人本不虛。若欲自解。但汗出耳。不發戰也。

戰卽振慄之謂。治病必求其本。本者。其人平日稟氣之虛實。緊者急也。與數同而有別。蓋有虛實之分焉。又必按之芤不芤而虛實之眞假畢實。

問曰。病有不戰不汗出而解者。何也。答曰。其脈自微。此以曾經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以內無津液。此陰陽自和。必自愈。故不戰不汗出而解也。

內無津液。安能作汗。戰由汗發。無汗故不戰也。復用此字須着眼。妄治之後。內無津液。陰陽豈能自和。必當調其陰陽。不然脈微則爲亡陽將轉成陰症矣。

問曰。傷寒三日脈浮數而微。病人身涼和者。何也。答曰。此爲欲解也。解以夜半。脈浮而解者。濈然汗出也。脈數而解者。必能食也。脈微而解者。必不汗出也。

脈而浮數。今三日而轉微。身初發熱。今三日而身涼。卽傷寒三日。少陽脈小爲欲愈之義也。此傷寒本輕。不須合六七日之期。亦不必再求其有汗。夜半時陽得陰。則餘邪盡解矣。此微與前條不同。因未曾妄治。津液未亡。故三日自解。陰

平陽祕。不須汗出也。正教人不當妄汗耳。

右論太陽脈症大異。

桂枝湯證上

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

此條是桂枝本證。辨症爲主。合此病即用此湯。不必問其爲傷寒中風雜病也。今人鑿分風寒。不知辨症。故仲景佳方置之疑窟。四症中頭痛是太陽本症。頭痛發熱惡風。與麻黃症同。本方重在汗出。汗不出者。便非桂枝症。

太陽病。外證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

此條是桂枝本脈。明脈爲主。今人辨脈不明。故於症不合。傷寒中風雜病。皆有外證。太陽主表。表症咸統於太陽。然必脈浮弱者可用此解外。如但浮不弱。或浮而緊者。便是麻黃症。要知本方。只主外症之虛者。

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

此太陽中風之桂枝症。非謂凡中風者。便當主桂枝也。前條脈症。是概風寒雜病而言。此條加中風二字。其脈其症。悉呈風象矣。上條言脈浮而弱者。是弱從浮見。此陽浮者。浮而有力。此名陽也。風爲陽邪。此浮爲風脈。陽盛則陰虛。沈按之而弱。陽浮者。因風中於衞。兩陽相搏。故熱自發。是衞強也。陰弱者。因風中於營。血脈不寧。故汗自出。是營弱也。兩自字便見風邪之迅發。嗇嗇欲閉之狀。淅淅欲開之狀。翕翕難開難閉之狀。雖風寒熱三氣交呈於皮毛。而動象是中風所由然也。風之體在動。風之用在聲。風自皮毛入肺。自肺出鼻。鼻息不和則鳴。此聲之見於外者然也。風淫於內。木動土虛。胃氣不和。故嘔而無物。此聲之出於內者然也。乾嘔是風侵胃府。鼻鳴是風襲陽明。而稱太陽者。以頭項強痛故耳。亦以見太陽爲三陽。陽過其度矣。

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却與桂枝湯則愈。

前條治中風之始。此條治中風之變。桂枝湯煑取三升。初服者。先服一升也。却與者。盡其二升也。熱鬱於心胸者。謂之煩。發於皮肉者。謂之熱。麻黃症發熱無汗。熱全在表。桂枝症發熱汗出。便見內煩。服湯反煩而外熱不解。非桂枝湯不

當用也。以外感之風邪重。內之陽氣亦重耳。風邪本自項入。必刺風池風府。疏通來路。以出其邪。仍與桂枝湯。以和營衛內經曰。表裏刺之。服之飲湯。此法是矣。

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爲營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主之。

此釋中風汗出之義。見桂枝湯爲調和營衛而設。營者陰也。衛者陽也。陰弱不能藏。陽強不能密。故汗出。

形作傷寒。其脈不弦緊而弱。弱者必渴。被火者必譫語。弱者發熱。脈浮解之。當汗出而愈。

形作傷寒。見惡寒體痛厥逆。脈當弦緊而反浮弱。其本虛可知。此東垣所云勞倦內傷症也。夫脈弱者。陰不足。陽氣陷於陰分必渴。渴者液虛故也。若以惡寒而用火攻津液亡必胃實而詀語。然脈雖弱而發熱。身痛不休。宜消息和解其外。諒非麻黃所宜。必桂枝湯。啜熱稀粥。汗出則愈矣。此爲夾虛傷寒之症。

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

前條解傷寒之初。此條輯傷寒之後。前條因虛寒。此條因餘熱。衛解而營未解。

故用桂枝更汗也。可知桂枝湯主風傷衞。治風而不治寒之謬矣。浮弱是桂枝脈。浮數是麻黃脈。仲景見麻黃脈症。卽用麻黃湯見桂枝脈症。便用桂枝湯。此不更進麻黃而却與桂枝者。蓋發汗而解。則麻黃症已罷。脈浮數者。因內煩而然。不得仍認麻黃湯脈矣。麻黃湯純陽之劑。不可以治煩。桂枝湯內配芍藥。奠安營氣。正以治煩也。且此煩因汗後所致。若再用麻黃發汗。汗從何來。必用啜熱粥法始得汗。桂枝湯本治煩。服桂枝湯後外熱不解。而內熱更甚。故曰反煩。麻黃症本不煩。服湯汗出。外熱初解。而內熱又發。故曰復煩。凡曰麻黃湯主之。桂枝湯主之者。定法也。服桂枝不解。仍與桂枝。汗解後復煩。更用桂枝者。活法也。服麻黃復煩者。可更用桂枝。用桂枝復煩者。不得更用麻黃。且麻黃脈症。但可用桂枝更汗。不可先用桂枝發汗。此又活法中定法矣。前二條論治中風。此二條論治傷寒。後二條論治雜病。見桂枝方之大用如此。

病人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此衞氣不和也。先其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藏無他病知病只在形軀。發熱有時。則汗出亦有時。不若外感者。發熱汗出不

休也。內經曰。陰虛者陽必湊之。故時熱汗出耳。未發熱時。陽猶在衞。用桂枝湯啜稀熱粥。先發其汗。使陰出之陽。穀氣內充。而衞陽不復陷。是迎而奪之。令精勝而邪却也。

病常自汗出者。此爲營氣和。營氣和者外不諧。以衞氣不共營氣和諧故耳。營行脈中。衞行脈外。復發其汗。營衞和則愈。宜桂枝湯。

發熱時汗便出者。其營氣不足。因陽邪下陷。陰不勝陽。故汗自出也。此無熱而常自汗者。其營氣本足。因陽氣不固。不能衞外。故汗自出。當乘其汗正出時。用桂枝湯啜稀熱粥。是陽不足者。溫之以氣。食入於陰。氣長於陽也。陽氣普徧。便能衞外而爲固。汗不復出矣。和者平也。諧者合也。不和見衞強。不諧見營弱。弱則不能合。強則不能密。皆令自汗。但以有熱無熱別之。以時出常出辨之。總以桂枝湯啜熱粥汗之。

上條發熱汗出。便可用桂枝湯。見不必頭痛惡風俱備。此只自汗一症。卽不發熱者亦用之。更見桂枝方於自汗爲親切耳。

太陽病。外症未解。不可下也。下之爲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湯。

外症初起。有麻黃桂枝之分。如當解未解時。惟桂枝湯可用。故桂枝湯。爲傷寒中風雜病解外之總方。凡脈浮弱。汗自出而表不解者。咸得而主之也。卽陽明病脈遲汗出多者宜之。太陰病脈浮者亦宜之。則知諸經外症之虛者。咸得同太陽未解之治法。又可見桂枝湯不專爲太陽用矣。

太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脈浮者不愈。浮爲在外。當須解外則愈。宜桂枝湯。

誤下後而脈仍浮。可知表症未解。陽邪未陷。只宜桂枝湯解外。勿以脈浮仍用麻黃湯也。下後仍可用桂枝湯。乃見桂枝方之力量矣。

太陽病下之。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用前法。若不上衝者。不得與之。

氣上衝者。陽氣有餘也。故外雖不解。亦不內陷。仍與桂枝湯汗之。上衝者。因而外解矣。　上條論下後未解脈。此條論下後未解症。互相發明。更進桂枝之義。用前法是啜稀熱粥法。與後文依前法如前法同。若謂湯中加下藥大謬。

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後清便自調。身體痛者。急當救表。救裏宜四逆湯。救表宜桂枝湯。

寒邪在表而妄下之。移寒於脾。下利不止。繼見完穀。胃陽已亡矣。身疼未除。是

表裏皆困。然猶幸此表邪之未除。裏邪有可救之機。凡病從外來。當先解外。此裏症既急。當舍表而救裏。四逆湯自不容緩。裏症既差。表症仍在。救表亦不容緩矣。身疼本麻黃症。而下利清穀。其腠理之疎可知。必桂枝湯和營衞。而痛自解。故不曰攻而仍曰救。救表仍合和中也。溫中之後。仍可用桂枝湯。其神乎神矣。

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

下利而腹尚脹滿。其中卽伏清穀之機。先溫其裏。不待其急而始救也。裏和而表不解。可專治其表。故不曰救而仍曰攻。

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小和之。

吐利是藏府不和。非桂枝湯所治。止後而身痛不休。是營衞不和。非麻黃湯所宜。和解其外。惟有桂枝一法。消息其宜。更有小與之法也。蓋脈浮數。身疼痛。本麻黃之任。而在汗下後。則反屬桂枝。是又桂枝之變脈變症。而非復麻黃之本症本脈矣。

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

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

心下痞。是誤下後裏症。惡寒。是汗後未解症。裏實表虛。內外俱病。皆因汗下倒施所致。表裏交持。仍當遵先表後裏。先汗後下正法。蓋惡寒之表。甚於身疼。心下之痞。輕於清穀。與救急之法不同。

此四條是有表裏症。非桂枝本病。亦非桂枝壞病。仲景治有表裏症。有兩解表裏者。有只解表而裏自和者。有只和裏而表自解者。與此先救裏。後救表。先解表。後攻裏。遂成五法。

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大便圊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衄。宜桂枝湯。

此辨太陽陽明之法也。太陽主表。頭痛爲主。陽明主裏。不大便爲主。然陽明亦有頭痛者。濁氣上沖也。太陽亦有不大便者。陽氣太重也。六七日是解病之期。七日來仍不大便。病爲在裏。則頭痛身熱屬陽明。外不解由於內不通也。下之裏和而表自解矣。若大便自去。則頭痛身熱。病爲在表。仍是太陽。宜桂枝汗之。若汗後熱退而頭痛不除。陽邪盛於陽位也。陽絡受傷。故知必衄。衄乃解矣。

本條當有汗出症。故合用桂枝承氣。有熱當作身熱。大便圊。從宋本訂正。恰合不大便句。見他本作小便清者謬。宜桂枝句。直接發汗來。不是用桂枝止衄。亦非用在已衄後也。讀者勿以詞害義可耳。

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圊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脈微緩者。爲欲愈也。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吐更下也。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黃各半湯。

八九日是當解未解之時。寒熱如瘧。是虛實互發之症。太陽以陽爲主。熱多寒少。是主勝客負。有將解之兆矣。若其人不嘔。是胃無邪。圊便是胃不實。脈微緩是有胃氣。應不轉屬陽明。一日二三度發。是邪無可容之地。正勝邪却。可弗藥也。若其人熱雖多而脈甚微。無和緩之意。是陰弱而發熱。寒雖少而惡之更甚。是陽虛而惡寒。陰陽俱虛。當調其陰陽。勿妄治。以虛其虛也。若其人熱多寒少而面色緣緣正赤者。是陽氣怫鬱在表不得越。當汗不汗。其身必痒。八九日來。正氣已虛。表邪未解。不可發汗。又不可不汗。故立此法。

諸本俱是各半。今依宋本。

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

本論無越婢症。亦無越婢方。不知何所取義。竊謂其二字必誤也。此熱多是指發熱。不是內熱無陽是陽已虛而陰不虛。不煩不躁。何得妄用石膏。觀麻黃桂枝合半。桂枝二麻黃一。二方皆當汗之症。此言不可發汗。何得妄用麻黃。凡讀古人書須傳信闕疑。不可文飾。況爲性命所關者乎。且此等脈症最多。無陽不可發汗。便是仲景法旨。柴胡桂枝湯。乃是仲景佳方。若不頭項強痛。並不須合桂枝矣。讀書無目。至於病人無命。愚故表而出之。

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肢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症未去者。柴胡桂枝湯主之。

微惡寒。便是寒少。煩疼只在四肢骨節間。比身疼腰痛稍輕。此外症將解而未去之時也。微嘔是喜嘔之兆。支結是痞滿之始。卽陽微結之謂。是半在表半在裏也。外症微。故取桂枝之半。內症微。故取柴胡之半。雖不及脈而微弱可知。發熱而煩。則熱多可知。仲景製此輕劑以和解。便見無陽不可發汗。用麻黃石膏之謬矣。

桂枝湯

桂　枝（二兩去粗皮）　芍　藥（二兩）　甘　草（二兩炙）
生　薑（二兩）　大　棗（十二枚）

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啜熱稀粥一升。以助藥力。

此爲仲景羣方之冠。乃滋陰和陽。調和營衛。解肌發汗之總方也。桂枝赤色通心。溫能扶陽散寒。甘能益氣生血。辛能解散風邪。內輔君主。發心液而爲汗。故麻葛青龍。凡發汗禦寒咸賴之。惟桂枝湯不用麻黃。麻黃湯不可無桂枝也。本方皆辛甘發散。惟芍藥之酸苦微寒。能益陰歛血。內和營氣。故能發汗而止汗。先輩言無汗不得服桂枝湯。正以中有芍藥能止汗也。芍藥之功本在止煩。煩止汗亦止。故反煩更煩與心悸而煩者。咸賴之。若倍加芍藥。卽建中之劑。非發汗之劑矣。是方用桂枝發汗。卽用芍藥止汗。生薑之辛。佐桂以解肌。大棗之甘。助芍以和裏。陰陽表裏並行而不悖。是剛柔相濟。以爲和也。甘草甘平。有安內攘外之能。用以調和氣血者。卽以調和表裏。且以調和諸藥矣。而精義又在啜

熱稀粥。蓋穀氣內充。則外邪不復入。餘邪不復留。方之妙用又如此。故用之發汗。不至於亡陽。用之止汗。不至於貽患。今醫凡遇發熱。不論虛實。便禁穀食。是何知仲景之心法。而有七方之精義者哉。

溫覆合一時許。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

汗已遍身。則邪從汗解。此汗生於穀。正所以調和營衛。濡腠理。充肌肉。澤皮毛者也。令如水流漓。使陰不藏精。精不勝。則邪不却。故病不除。世醫只知大發其汗。即芍藥亦不敢用。汗後再汗。豈不誤人。

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

前自汗。乃衛中邪汗。服湯後反無汗。是衛分之邪汗已盡。但穀氣未充。精氣未敷於營分耳。依前法便精勝而邪却。藥勢促則病除矣。

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症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劑。

言病重者。藥必倍之。一日一夜。當作二服。病在即促後服。勿使間斷。便服至三

劑無妨。蓋桂枝湯是調和營衞。與麻黃湯專於發表不同。故可重湯疊劑以汗之。不必慮其亡陽也。若施之他方則誤矣。

禁生冷粘滑肉麵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凡服藥便當禁此。因桂枝爲首方。故錄其後。　每見病家禁其穀味。反與麥飲。豈非大悖。

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當須識此。勿令誤也。

解肌者。解肌肉之汗也。皮膚之汗自出。故不用麻黃。若脈浮緊。是麻黃湯脈。汗不出。是麻黃湯症。桂枝湯無麻黃。開腠理而泄皮膚。有芍藥斂陰津而制辛熱。恐邪氣凝結不能外解。勢必內攻。爲害滋大耳。故叮嚀告戒如此。

桂枝之去其皮。去其粗皮也。正合解肌之義。昧者有去肌取骨之可笑。

酒客病。不可與桂枝湯。得湯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平素好酒。濕熱在中。故得甘必嘔。仲景用方愼重如此。言外當知有葛根連芩以解肌之法矣。

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

桂枝湯不特酒客當禁。凡熱淫于內者。用甘溫辛熱以助其陽。不能解肌。反能湧越熱勢。所過致傷陽絡。則吐膿血可必也。所謂桂枝下咽。陽盛則斃者以此。

右論桂枝湯十六條。憑脈辨症。詳且悉矣。方後更制複方。大詳服法示人以當用。詳藥禁方示人以不當用。仲景苦心如此。讀者須知其因脈症而立方。不特為傷寒中風設。亦不拘於一經。故有桂枝症柴胡症等語。

桂枝湯證下

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鍼。仍不解者。此為壞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脈症。知犯何逆。隨症治之。

內經曰。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汗不解者。須當更汗。吐下溫鍼之法。非太陽所宜。而三日中亦非吐下之時也。治之不當。故病仍不解。壞病者。即變症也。若誤汗則有遂漏不止。心下悸。臍下悸等症。妄吐則有飢不能食。朝食暮吐。不欲近衣等症。妄下則有結胸痞硬。協熱下利。脹滿清穀等症。火逆則有發黃圊血。亡陽奔豚等症。是桂枝症已罷。故不可更行桂枝湯也。桂枝以五味成方。減一增

一。便非桂枝湯。非謂桂枝竟不可用。下文皆隨症治逆法。

服桂枝湯大汗出。脈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若形如瘧。日再發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黃一湯。

服桂枝湯。取微似有汗者佳。若大汗出。病必不除矣。然服桂枝後大汗。仍可用之更汗。非若麻黃之不可復用也。即大汗出後。脈洪大。大煩渴。是陽邪內陷。不是汗多亡陽。此大汗未止。內不煩渴。是病猶在表。桂枝症未罷。當仍與之。乘其勢而更汗之。汗自漐漐。邪不留矣。是法也。可以發汗。汗生于穀也。即可以止汗。精勝而邪却也。若不用此法。使風寒乘汗客于玄府。必復惡寒發熱如瘧狀。然瘧發作有時。日不再發。此則風氣留其處。故日再發耳。必倍加桂枝以解肌。少與麻黃以開表。所謂奇之不去則偶之也。此又服桂枝後少加麻黃之一法。

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

太陽固當汗。若不取微似有汗而發之太過。陽氣無所止息。而汗出不止矣。汗多亡陽。玄府不閉。風乘虛入。故復惡風。汗多于表。津弱于裏。故小便難。四肢者。

諸陽之末。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開闔不得。寒氣從之。故筋急而屈伸不利也。此離中陽虛。不能攝水。當用桂枝以補心陽。陽密則漏汗自止矣。坎中陽虛。不能行水。必加附子以回腎陽。陽歸則小便自利矣。內外調和。則惡風自罷。而手足便利矣。

漏不止。與大汗出同。若無他變症。仍與桂枝湯。若形如瘧。是玄府反閉。故加麻黃。此玄府不閉。故加附子。若大汗出後而大煩渴。是陽陷于內。急當滋陰。故用白虎加人參湯。此漏不止而小便難。四肢不利。是陽亡于外。急當扶陽。此發汗雖不言何物。其爲麻黃湯可知。蓋桂枝湯有芍藥而無麻黃。故雖大汗出。而玄府能閉。但使陽陷于裏。斷不使陽亡于外也。

此與傷寒自汗出條頗同而義殊。彼脚攣急在未汗前。是陰虛。此四肢急在汗後。是陽虛。自汗因心煩。其出微。遂漏因亡陽。故不止。小便數尚未難。惡寒微不若惡風之甚。攣急在脚。尚輕于四肢不利。故彼用芍藥甘草湯。此用桂枝加附子。其命劑懸殊矣。

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者。桂枝去芍藥生薑新加人參湯主之。　發汗後身疼是

表虛。不得更兼辛散。故去生薑。沉爲在裏。遲爲在藏。自當遠陰寒。故去芍藥。當存甘溫之品以和營。更兼人參以通血脈。裏和而表自解矣。名曰新加者。見表未解無補中法。今因脈沉遲而始用之。與用四逆湯治身疼脈沉之法同義。彼在未汗前而脈反沉。是內外皆寒。故用乾薑生附大辛大熱者。協甘草以逐裏寒而表寒自解。此在發汗後而脈沉遲。是內外皆虛。故用人參之補中益氣。以率領桂枝甘棗而通血脈。則表裏自和也。此又與人參桂枝湯不同。彼因妄下而胃中虛寒。故用薑朮。尙協表熱。故倍桂甘。此因發汗不如法。亡津液而經絡空虛。故加人參。胃氣未傷。不須白朮。胃中不寒。故不用乾薑。此溫厚和平之劑。

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

發汗後反惡寒。裏虛也。表雖不解。急當救裏。若反與桂枝攻表。此誤也。故于桂枝湯去桂薑棗。加附子以溫經散寒。助芍藥甘草以和中耳。脚攣急。與芍藥甘草湯。本治陰虛。此陰陽俱虛。故加附子。皆仲景治裏不治表之義。

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主之。

汗多則心液虛。心氣餒。故悸。叉手自冒。則外有所衞。得按則內有所憑。則望之而知其虛矣。桂枝爲君。獨任甘草爲佐。去薑之辛散。棗之泥滯。并不用芍藥。不藉其酸收。且不欲其苦泄。甘溫相得。氣血和而悸自平。與心中煩。心下有水氣而悸者迴別。

發汗後。其人臍下悸。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

心下悸欲按者。心氣虛。臍下悸者。腎水乘火而上尅。豚爲水畜。奔則昂首疾馳。酷肖水勢上干之象。然水勢尚在下焦。欲作奔豚。尚未發也。當先其時而治之。茯苓以伐腎邪。桂枝以保心氣。甘草大棗。培土以制水。甘瀾水狀似奔豚。而性則柔弱。故名勞水。用以先煑茯苓。取其下伐腎邪。一惟趨下也。本方取味皆下。以畏其泛耳。

奔豚氣上衝胸。腹痛往來。寒熱。奔豚湯主之。

甘草　川芎　當歸　半夏　黃芩

生葛　芍藥　生薑　甘李根皮

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

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小便利則愈。

汗出不徹而遽下之。心下之水氣凝結。故反無汗而外不解。心下滿而微痛也。然病根在心下。而病機在膀胱。若小便利。病爲在表。仍當發汗。如小便不利。病爲在裏。是太陽之本病而非桂枝症未罷也。故去桂枝。而君以苓朮。則薑芍卽散邪行水之法。佐甘棗效培土制水之功。此水結中焦。只可利而不可散。所以與小青龍五苓散不同法。但得膀胱水去。而太陽表裏症悉除。所謂治病必求其本也。

太陽病。二三日不得臥。但欲起。心下必結。脈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結胸。未止者。四日復下之。此作協熱利也。

不得臥。但欲起。在二三日。似乎與陽明併病。必心下有結。故作此狀。然結而不硬。脈微弱而不浮大。此其人素有久寒宿飲結于心下。非亡津液而胃家實也。與小青龍以逐水氣。而反下之。表實裏虛。當利不止。若利自止者。是太陽之熱入與心下之水氣交持不散。必作結胸矣。若利未止者。裏既已虛。表尚未解。宜葛根湯、五苓散輩。醫以心下結爲病不盡而復下之。表熱裏寒不解。此協熱利

所由來也。

太陽病。外症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

上條論協熱之因。此明下利之治也。外熱未除。是表不解。利下不止。是裏不解。此之謂有表裏症。然病根在心下。非辛熱何能化痞而軟硬。非甘溫無以止利而解表。故用桂枝、甘草爲君。佐以乾薑、參朮。先煎四物。後內桂枝。使和中之力饒。而解肌之氣銳。於以奏雙解表裏之功。又一新加法也。

太陽病。桂枝症。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連黃芩湯主之。

桂枝症上復冠太陽。見諸經皆有桂枝症。是桂枝不獨爲太陽設矣。葛根豈獨爲陽明藥乎。桂枝症。脈本弱。誤下後而反促者。陽氣重故也。邪束於表。陽擾於內。故喘而汗出。利遂不止者。所謂暴注下迫。皆屬於熱。與脈弱而協熱下利不同。此微熱在表。而大熱入裏。固非桂枝、芍藥所能和。厚朴、杏仁所宜加矣。故君葛根之輕清以解肌。佐連芩之苦寒以清裏。甘草之甘平以和中。喘自除而利

自止。脈自舒而表自解。與補中逐邪之法逈別。上條脈症是陽虛。此條脈症是陽盛。上條表熱裏寒。此條表裏俱熱。上條表裏俱虛。此條表裏俱實同一協熱利。同是表裏不解。而寒熱虛實攻補不同。補中亦能解表。亦能除痞。寒中亦能解表。亦能止利。神化極矣。

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若微惡寒者。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主之。

促為陽脈。胸滿為陽症。然陽盛則促。陽虛亦促。陽盛則胸滿。陽虛亦胸滿。此下後脈促而不汗出。胸滿而不喘。非陽盛也。是寒邪內結。將作結胸之症。桂枝湯陽中有陰。去芍藥之酸寒。則陰氣流行。而邪自不結。卽扶陽之劑矣。若微惡寒。則陰氣凝聚。恐薑桂之力不能散。必加附子之辛熱。仲景於桂枝湯一加一減。遂成三法。

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主之。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仁佳。

喘為麻黃症。治喘者功在杏仁。此妄下後。表雖不解。腠理已疎。故不宜麻黃而

宜桂枝。桂枝湯中有芍藥。若但加杏仁。喘雖微。恐不勝任。復加厚朴以佐之。喘隨汗解矣。

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而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黄湯主之。

腹滿時痛。因於下後。是陽邪轉屬。非太陰本病。表症未罷。故仍用桂枝湯解外。滿痛既見。故倍加芍藥以和裏。此病本於陽。故用陰以和陽。若因下後而腹大實痛。是太陽轉屬陽明而胃實。尙未離乎太陽。此之謂有表裏症。仍用桂枝湯加大黄。以除實痛。此雙解表裏法也。凡妄下必傷胃氣。胃氣虛則陽邪襲陰。故轉屬太陰。胃氣實則兩陽相搏。故轉屬陽明。太陰則滿痛不實。陰道虛也。陽明則大實而痛。陽道實也。滿而時痛。下利之兆。大實而痛。是燥屎之徵。桂枝加芍藥。卽建中之方。桂枝加大黄。卽調胃之劑。

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沉緊。發汗則動經。身爲振振搖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

傷寒初起。正宜發表。吐下非法也。然吐下後不轉屬太陰。而心下逆滿。氣上衝

胸。陽氣內擾也。起則頭眩。表陽虛也。若脈浮者。可與桂枝湯如前法。今脈沉緊。是爲在裏。反發汗以攻表。經絡更虛。故一身振搖也。夫諸緊爲寒。而指下須當深辨。浮沉俱緊者。傷寒初起之本脈也。浮緊而沉不緊者。中風脈也。若下後結胸熱實。而脈沉緊。便不得謂之裏寒。此吐下後而氣上衝者。更非裏寒之脈矣。蓋緊者弦之别名。弦如弓弦。言緊之體。緊如轉索。謂弦之用。故弦緊二字可以並稱。亦可互見。浮而緊者名弦。是風邪外傷。此沉緊之弦。是木邪內發。觀厥陰爲病。氣上撞心。正可爲此症發明也。吐下後。胃中空虛。木邪爲患。故君茯苓以清胸中之肺氣而治節出。用桂枝。散心下之逆滿。而君主安。白朮培既傷之胃土。而元氣復。佐甘草以調和氣血。而營衞以行。頭自不眩。身自不搖矣。若遇粗工。鮮不認爲真武病。

燒鍼令其汗。鍼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小腹上衝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

寒氣不能外散。發爲赤核。是奔豚之兆也。從小腹衝心。是奔豚之氣象也。此陽氣不舒。陰氣反勝。必灸其核。以散寒邪。服桂枝以補心氣。更加桂者。不特益火

之陽。且以制木邪而逐水氣耳。 前條發汗後。臍下悸。是水邪欲乘虛而犯心。故君茯苓以正治之。則奔豚自不發。此表寒未解。而小腹氣衝。是木邪挾水氣以凌心。故於桂枝湯倍加桂。以平肝氣而奔豚自除。前在裏而未發。此在表而已發。故治有不同。

傷寒脈浮。醫以火迫劫之。亡陽必驚狂。起臥不安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主之。

傷寒者。寒傷君主之陽也。以火迫劫汗。幷亡離中之陰。此爲火逆矣。妄汗亡陰。而曰亡陽者。心爲陽中之太陽。故心之液。爲陽之汗也。驚狂者。神明擾亂也。陰不藏精。驚發於內。陽不能固。狂發於外。起臥不安者。起則狂。臥則驚也。凡發熱自汗者。是心液不收。桂枝方用芍藥。是酸以收之也。此因迫汗。津液既亡。無液可斂。故去芍藥。加龍骨者。取其鹹以補心。重以鎮怯。濇以固脫。故曰救逆也。且去逆藥之酸。則肝家得辛甘之補。加牡蠣之鹹。腎家有既濟之力。此虛則補母之法。又五行承制之妙理也。蜀漆不見本草。未詳何物。諸云常山苗則謬。

火逆下之。因燒鍼煩躁者。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主之。

三番誤治。陰陽俱虛竭矣。煩躁者。驚狂之漸。起臥不安之象也。急用此方。以安神救逆。

右論桂枝壞病十八條。凡壞病不屬桂枝者。見各症中。

桂枝症附方

桂枝二麻黃一湯

本桂枝湯二分。麻黃湯一分。合爲二升。分再服。後人合一方。失仲景異道同歸之活法。

白虎加人參湯

石　膏一斤碎　甘　草二兩炙　粳　米六兩　人參三兩

以水一斗。煑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桂枝加附子湯

本方加　附　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煎服。不須啜粥。

桂枝去芍藥生薑新加人參湯

本方去　芍　藥、生　薑　加　人　參三兩

芍藥甘草附子湯

芍　藥　甘　草各二兩炙　附　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水五升。煑一升五合。分溫三服。

桂枝甘草湯

桂　枝四兩去皮　甘　草二兩炙

水二升。煑一升。頓服。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茯　苓半觔　桂　枝四兩去皮　甘　草二兩　大　棗十二枚

以甘瀾水一斗。先煑茯苓減二升。內諸藥。煑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

芍　藥　生　薑　白　朮　茯　苓各三兩

甘　草二兩炙　大　棗十二枚　水八升。煑三升。溫服一升。

桂枝人參湯

桂　枝四兩　人　參四兩　甘　草四兩炙　白　朮三兩　乾　薑五兩

水九升。先煑四味。取五升。內桂。煑三升。溫服。日再服。夜一服。

葛根黃連黃芩湯

葛　根半觔　黃　連三兩　黃　芩三兩　甘　草二兩炙

水八升。先煑葛根減二升。內諸藥。煑取二升。分溫二服。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

桂　枝四兩　生　薑三兩　甘　草二兩炙　大　棗十二枚　附　子三枚

水六升。煑二升。分溫三服。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本方加　厚　朴二兩去皮　杏　仁五十枚

水七升。微火煑三升。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

桂枝加芍藥湯

本方加　芍　藥三兩

桂枝加大黃湯

本方加　大　黃二兩　芍　藥三兩

按、論中無芍藥。疑誤。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

茯苓四兩　桂枝三兩　白朮二兩　甘草二兩

水六升。煮三升。分溫三服。

桂枝加桂湯

本方加桂枝二兩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

桂枝　蜀漆　生薑各三兩　甘草二兩　大棗十二枚

龍骨四兩　牡蠣五兩

水一斗二升。煮蜀漆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三升。溫服一升。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

桂枝一兩　甘草　龍骨　牡蠣各二兩熬

水五升。煮二升半。溫服八合。

右方共一十八首。

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得

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即伸。若胃氣不和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

此非桂枝症。而形似桂枝症。碔砆類玉。大宜着眼。

桂枝症以自汗出爲提綱。然除頭痛發熱。惡寒惡風。及鼻鳴乾嘔外。有一件不合桂枝者。即不得以自汗出爲主張矣。此條中脚攣急一件不合桂枝症。便當於其合處推求。而自汗出是合桂枝症。便當於自汗出處推求。太陽有自汗症。陽明亦有自汗症。則心煩微惡寒。是陽明表症小便數。脚攣急。是陽明裏症。便當認爲陽明傷寒。而非太陽中風矣。然症不在表。不當用桂枝湯。不在裏。不當用承氣湯。症在半表半裏。法當去桂枝薑棗之散。而任芍藥甘草之和矣。芍藥酸寒。用以止煩斂自汗而利小便。甘草甘平。用以瀉心散微寒而緩攣急。斯合乎不從標本。從乎中治之法也。反用桂枝湯攻汗。津液越出。汗多亡陽。脚攣急者。因而厥逆矣。咽乾煩躁吐逆。皆因胃陽外亡所致。必甘草乾薑湯救桂枝之誤。而先復其胃脘之陽。陽復則厥愈而足溫矣。變症雖除。而芍藥甘草之症未罷。必更行芍藥甘草湯。滋其陰而脚即伸矣。或胃實而譫語。是薑桂遺熱所致

也。少與調胃承氣和之。仗硝黃以對待乎薑桂。仍不失陽明燥化之治法耳。

問曰。六經皆始於足。脚攣急。獨歸陽明者何。曰陽明乃血所生病。血虛則筋急。且攣急爲燥症。燥化又屬陽明故也。曰太陽主筋所生病。非太陽乎。曰太陽脈盛於背。故背中脈。太陽居其四行。陽明脈盛於足。故兩足脈。陽明居其六行。內經曰。身重難以行者。胃脈在足也。是脚攣當屬陽明矣。故頭痛强背强腰脊强。凡身以後者屬太陽。頸動几几。脚攣急。凡身以前者屬陽明。即如痓病項强急。時發熱。獨頭搖。卒口噤。背反張者。太陽也。胸滿口噤。臥不着席。必齘齒脚攣急者。陽明也。愚謂仲景雜病論。亦應分六經者。此類是與。

自汗心煩惡寒。皆陽虛症。獨以脚攣急。認是陰虛咽乾煩躁。皆陽盛症。獨以厥認爲亡陽。獨處藏奸。惟仲景獨能看破。

曰反與。曰少與。是用成方。曰作。曰更作。是製新方。

兩若字。有不必然意。

甘草乾薑湯

炙甘草四兩　乾薑二兩　水三升。煑一升五合。分溫再服。

芍藥甘草湯

芍　藥四兩　炙　草四兩　法如前。

問曰。仲景每用桂附以回陽。此只用芍藥乾薑者何。曰。斯正仲景治陽明之大法也。太陽少陰。從本從標。其標在上。其本在下。其標在外。其本在內。所謂亡陽者。亡腎中之陽也。故用桂附之下行者回之。從陰引陽也。陽明居中。故不從標本。從乎中治。所謂陽者。胃陽也。用甘草乾薑以回之。從乎中也。然太少之陽不易回。回則諸症悉解。陽明之陽雖易回。回而諸症仍在。變症又起。故更作芍藥甘草湯繼之。少與調胃承氣和之。是亦從乎中也。此兩陽合明。氣血俱多之部。故不妨微寒之而微利之。與他經亡陽之治不同。此又用陰和陽之法。桂枝辛甘。走而不守。即佐以芍藥。亦能亡陽。乾薑辛苦。守而不走。故君以甘草。便能回陽。以芍藥之酸收。協甘草之平降。位同力均。則直走陰分。故脚攣可愈。甘草乾薑得理中之半。取其守中。不須其補中。芍藥甘草湯得桂枝之半。用其和裏。不許其攻表。

右論疑似桂枝症。

傷寒來蘇集

漢　南陽　張　機仲景原文
清　慈谿　柯　琴韻伯編註
清　崑山　馬中驊驥北較訂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二

麻黃湯證上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

太陽主一身之表。風寒外束。陽氣不伸。故一身盡疼。太陽脈抵腰中。故腰痛。太陽主筋所生病。諸筋者。皆屬於節。故骨節疼痛。從風寒得。故惡風。風寒客於人則皮毛閉。故無汗。太陽爲諸陽主氣。陽氣鬱於內。故喘。太陽爲開。立麻黃湯以開之。諸症悉除矣　麻黃八症。頭痛發熱惡風。同桂枝症。無汗身疼。同大青龍

症。本症重在發熱身疼。無汗而喘。

本條不冠傷寒。又不言惡寒。而言惡風。先輩言麻黃湯主治傷寒。不治中風。似非確論。蓋麻黃湯、大青龍湯治中風之重劑。桂枝湯葛根湯治中風之輕劑。傷寒可通用之。非主治傷寒之劑也。

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麻黃湯。脈浮而數者。可發汗。宜麻黃湯。

前條論症。此條論脈。言浮而不言遲弱者。是浮而有力也。然必審其熱在表。乃可用。若浮而大有熱屬藏者。當攻之。不令發汗矣。若浮數而痛偏一處者。身雖疼。不可發汗。

數者急也。卽緊也。緊則爲寒。指受寒而言。數則爲熱。指發熱而言。辭雖異而意則同。故脈浮緊者。卽是麻黃湯症。

脈浮而數。浮爲風。數爲虛。風爲熱。虛爲寒。風虛相搏。則洒淅惡寒也。

脈浮爲在表者何。以表有風邪故也。邪之所凑。其氣必虛。數本爲熱。而從浮見。則數爲虛矣。風爲陽邪。陽浮則熱自發。數爲陽虛。陽虛則畏寒。凡中風寒。必發熱惡寒者。風虛相搏而然也。

諸脈浮數。當發熱而洒淅惡寒。若有痛處。飲食如常者。畜積有膿也。

浮數之脈。而見發熱惡寒之症。不獨風寒相同。而癰瘍亦有然者。此浮爲表而非風。數爲實熱而非虛矣。發熱爲陽浮而惡寒非陽虛矣。若欲知其不是風寒。當以內外症辨之。外感則頭項痛。身痛。骨節痛。腰脊痛。非痛偏一處也。外感則嘔逆或乾嘔。不得飲食。飲食如常。如此審之。有畜積而成癰膿者。庶不致誤作風寒治。則擧瘡家一症。例之治傷寒者。見脈症之相同。皆當留意也。

瘡家身雖疼。不可發汗。汗出則痓。

瘡家病與外感不同。故治法與風寒亦異。若以風寒之法治之。其變亦不可不知也。瘡雖痛偏一處。而血氣壅遏。亦有偏身疼者。然與風寒有別。汗之則津液越出。筋脈血虛。攣急而爲痓矣。諸脈症之當審正此故耳。

脈浮數者。法當汗出而愈。若身重心悸者。不可發汗。當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脈微。此裏虛。須表裏實。津液自和。便汗出愈。

脈浮數者。於脈法當汗。而尺中微。則不敢輕汗。以麻黃爲重劑故也。此表指身。裏指心。有指營衛而反遺心悸者。非也。身重是表熱。心悸是裏虛。然悸有因心

下水氣者。亦當發汗。故必審其尺脈。尺中脈微爲裏虛。裏虛者。必須實裏。欲津液和。須用生津液。若坐而待之。則表邪愈盛。心液愈虛。焉能自汗。此表是帶言。只重在裏。至於自汗出。則裏實而表和矣。

寸口脈浮而緊。浮則爲風。緊則爲寒。風則傷衞。寒則傷營。營衞俱病。骨肉煩疼。當發其汗也。

風寒本自相因。必風先開腠理。寒得入於經絡。營衞俱傷。則一身內外之陽不得越。故骨肉煩疼。脈亦應其象而變見於寸口也。緊爲陰寒。而從浮見。陰盛陽虛。汗之則愈矣。

緊者急也。卽數也。緊以形象言。數以至數言。緊則爲寒。指傷寒也。數則爲熱。指發熱也。辭異而義則同。故脈浮數浮緊者。皆是麻黃症。

脈法以浮爲風。緊爲寒。故提綱以脈陰陽俱緊者名傷寒。大青龍脈亦以浮中見緊。故名中風。則脈但浮者。正爲風脈。宜麻黃湯。是麻黃湯固主中風脈症矣。麻黃湯症。發熱骨節疼。便是骨肉煩疼。卽是兩寒兩傷。營衞俱病。先輩何故以大青龍治營衞兩傷。麻黃湯治寒傷營而不傷衞。桂枝湯治風傷衞而不傷營。

曷不以桂枝症之惡寒。麻黃症之惡風。一反勘耶。要之冬月風寒。本同一體。故中風傷寒皆惡風惡寒。營病衛必病。中風之重者。便是傷寒。傷寒之淺者。便是中風。不必在風寒上細分。須當在有汗無汗上着眼耳。

太陽病。脉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症仍在。此當發其汗。麻黃湯主之。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

脉症同大青龍而異者。外不惡寒。內不煩躁耳。發於陽者七日愈。八九日不解。其人陽氣重可知。然脉緊無汗。發熱身疼。是麻黃症未罷。仍與麻黃。只微除在表之風寒。而不解內擾之陽氣。其人發煩目瞑。見不堪之狀。可知陽絡受傷。必逼血上行而衄矣。血之與汗異名同類。不得汗。必得血。不從汗解。而從衄解。此與熱結膀胱。血自下者。同一局也。

太陽脉從自目內眥。絡陽明。脉於鼻。鼻者陽也。目者陰也。血雖陰類。從陽氣而升。則從陽竅而出。故陽盛則衄。陽盛則陰虛。陰虛則目瞑也。

解後復煩。煩見於內。此餘邪未盡。故用桂枝更汗。微除發煩。是煩於外見。此大邪已解。故不可更汗。仲景每有倒句法。前輩隨文衍義。謂當再用麻黃以散餘

邪。不知得衄乃解句何處着落。

傷寒脈浮緊者。麻黃湯主之。不發汗。因致衄。

脈緊無汗者。當用麻黃湯發汗。則陽氣得泄。陰血不傷。所謂奪汗者無血也。不發汗陽氣內擾。陽絡傷則衄血。是奪血者無汗也。若用麻黃湯再汗。液脫則斃矣。言不發汗因致衄。豈有因致衄更發汗之理乎。觀少陰病無汗而強發之則血從口鼻而出。或從目出。能不懼哉。愚故亟爲校正。恐誤人者多耳。

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

汗者心之液。是血之變。見於皮毛者也。寒邪堅斂於外。腠理不能開發。陽氣大擾於內。不能出玄府而爲汗。故逼血妄行。而假道於肺竅也。今稱紅汗。得其旨哉。

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緊急。目直視不能眴。不得眠。

太陽之脈。起自目內眥上額。已脫血而復汗之。津液枯竭。故脈緊急。而目直視也。亦心腎俱絕矣。目不轉。故不能眴。目不合。故不得眠。

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以營氣不足。血少

故也。

脈浮緊者。以脈法論。當身疼痛。宜發其汗。然寸脈雖浮緊。而尺中遲。則不得據此法矣尺主血。血少則營氣不足。雖發汗。決不能作汗。正氣反虛。不特身疼不除而亡血亡津液之變起矣。假令是設辭。是深一層看法。此與脈浮數而尺中微者同義陽盛者不妨發汗。變症惟衄。衄乃解矣。陰虛者不可發汗。亡陽之變。恐難爲力。

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麻黃湯主之。

三陽俱受氣於胸中。而部位則屬陽明。若喘屬太陽。嘔屬少陽。故胸滿而喘者。尙未離乎太陽。雖有陽明可下之症而不可下。如嘔多。雖有陽明可攻之症。而不可攻。亦以未離乎少陽也。

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

太陽有麻黃症。陽明亦有麻黃症。則麻黃湯不獨爲太陽設也。見麻黃症卽用麻黃湯。是仲景大法。

右論麻黃湯脈症

太陽病。十日已去。脈浮細而嗜臥者。外已解也。設胸滿脇痛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者。與麻黃湯。

脈微細但欲寐。少陰症也。浮細而嗜臥。無少陰症者。雖十日後。尚屬太陽。此表解而不了了之謂。設見胸滿嗜臥。亦太陽之餘邪未散。兼脇痛。是太陽少陽合病矣。以少陽脈弦細也。少陽爲樞。樞機不利。一陽之氣不升。故胸滿脇痛而嗜臥。與小柴胡和之。若脈浮而不細。是浮而有力也。無胸脇痛。則不屬少陽。但浮而不大。則不涉陽明。是仍在太陽也。太陽爲開。開病反闔。故嗜臥。與麻黃湯以開之使衛氣行陽。太陽仍得主外而喜寤矣。與太陽初病用以發汗不同。當小其制而少與之。

右論麻黃湯柴胡湯相關脈症。

麻黃湯

麻黃二兩去節　桂枝二兩　甘草一兩炙　杏仁七十個去尖

水九升。先煑麻黃減一升。去沫。內諸藥。煑二升半。溫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

麻黄色青入肝。中空外直。宛如毛竅骨節狀。故能旁通骨節。除身疼。直達皮毛。爲衞分驅風散寒第一品藥。然必藉桂枝入心通血脈。出營中汗。而衞分之邪。乃得盡去而不留。故桂枝湯不必用麻黄。而麻黄湯不可無桂枝也。杏爲心果。溫能散寒。苦能下氣。故爲驅邪定喘之第一品藥。桂枝湯發營中汗。須啜稀熱粥者。以營行脈中。食入於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故耳。麻黄湯發衞中汗。不須啜稀熱粥者。此汗是太陽寒水之氣。在皮膚間。腠理開而汗自出。不須假穀氣以生汗也。

一服汗者。停後服。汗多亡陽。遂虛。惡風煩躁不得眠也。汗多者。溫粉撲之。

此麻黄湯禁也。麻黄湯爲發汗重劑。故愼重如此。其用桂枝湯。若不汗更服。若病重更作服。若不出汗。可服至二三劑。又刺後可復汗。汗後可復汗。下後可復汗。此麻黄湯但云溫服八合。不言再服。則一服汗者。停後服。汗出多者。溫粉撲之。自當列此。後大青龍煩躁在未汗先。是爲陽盛。此煩躁在發汗後。是爲陰虛。陰虛則陽無所附。宜白虎加人參湯。若用桂附以回陽。其不殺人者鮮矣。

麻黄湯證下

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圊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脈微緩者。爲欲愈也。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得小汗出。身必癢。宜桂枝麻黃合半湯。

太陽病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七八日不解。惡寒發熱如瘧。是將轉係少陽矣。太陽以陽爲主。熱多寒少。是主勝而客負。此爲將解之症。若其人不嘔。是胃無寒邪。圊便。是胃無熱邪。脈微緩。是脈有胃氣。一日二三度發。是邪無可容之地。斯正勝而邪却。可勿藥也。若其人熱多寒少。脈甚微而無和緩之意。是弱多胃少曰脾病。此至陰虛矣。但惡寒而不惡熱。是二陽虛矣。陰陽俱虛。當調其陰陽。陰陽和而病自愈。不可更用汗吐下法也。若其人熱多寒少。而面色緣緣正赤者。是陽氣怫鬱在表。而不得越。當汗不汗。其身必癢。汗出不徹。未欲解也。可小發汗。故將桂枝麻黃湯。各取三分之一。合爲半服而與之。所以然者。以八九日來。正氣已虛。邪猶未解。不可更汗。又不可不汗。故立此和解法耳。

舊本俱作各半。今從宋本校正。

麻黃桂枝合半湯

桂枝湯三合。麻黃湯三合。併爲六合。頓服。
後人算其分兩合作一方。大失仲景製方之意。
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
此條與上條中節同義。
本論無越婢症。亦無越婢湯方。金匱要略有越婢湯方。世本取合者即是也。仲景言不可發汗。則不用麻黃可知。言無陽。則不用石膏可知。若非方有不同。必抄錄者誤耳。寧缺其方。勿留之以滋惑也。
右論麻黃桂枝合半湯脈症。
麻黃湯變症汗後虛症
未持脈時。病人叉手自冒心。師因教試令咳而不欬者。此必兩耳聾無聞也。所以然者。以重發汗。虛。故如此。
汗出多則心液虛。故叉手外衞。此望而知之。心寄竅於耳。心虛故耳聾。此問而知之。
病人脈數。數爲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此以發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脈乃數也。

數爲客熱。不能消穀。以胃中虛冷。故吐也。

上條因發汗而心血虛。此因發汗而胃氣虛也。與服桂枝湯而吐者不同。此因症論脈。不是拘脈談症。未汗浮數是衞氣實。汗後浮數。是胃氣虛。故切居四診之末。當因症而消息其虛實也。

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蚘。

有寒是未病時原有寒也。內寒則不能化物。飲食停滯而成蚘。以內寒之人。復感外邪。當溫中以逐寒。若復發其汗。汗生於穀。穀氣外散。胃脘陽虛。無穀氣以養其蚘。故蚘動而上從口出也。蚘多不止者死。吐蚘不能食者亦死。

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主之。

此條不是妄汗。以其人本虛故也。上條汗後見不足症。此條汗後反見有餘症。邪氣盛則實。故用厚朴薑夏散邪以除腹滿。正氣虛。故用人參甘草補中而益元氣。

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爲逆。若更發汗。必吐不止。

陽重之人。大發其汗。有升無降。故水藥拒膈而不得入也。若認爲中風之乾嘔。

傷寒之嘔逆。而更汗之。則吐不止。胃氣大傷矣。此熱在胃口。須用梔子湯。瓜蒂散。因其勢而吐之。亦通因通用法也。五苓散亦下劑。不可認爲水逆而妄用之。

汗家重發汗。必恍惚心亂。小便已陰疼。與禹餘糧丸。

汗家。平素多汗人也。心液大脫。故恍惚心亂。甚於心下悸矣。心虛於上。則腎衰於下。故陰疼。餘糧土之精氣所融結。用以固脫而鎮怯。故爲丸以治之。

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

厚朴半斤去皮炙　生薑半斤切　半夏半斤切　甘草二兩炙　人參二兩

水一斗。煑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右論汗後虛症。

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無汗而喘。舊本有無字大熱者。可與麻黃杏子甘草石膏湯。

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若無汗而喘。大熱者。可與麻黃杏子甘草石膏湯。

二條無字。舊本訛在大熱上。前輩因循不改。隨文衍義。爲後學之迷途。仲景每於汗下後。表不解者。用桂枝更汗而不用麻黃。此則內外皆熱而不惡寒。必其用麻黃湯後寒解而熱反甚。與發汗解半日許復煩。下後而微喘者不同。發汗

而不得汗。或下之而仍不汗。喘不止。其陽氣重也。若與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下咽即斃矣。故於麻黃湯去桂枝之辛熱。加石膏之甘寒。佐麻黃而發汗。助杏仁以定喘。一加一減。溫解之方。轉爲涼散之劑矣。未及論症。便言不可更行桂枝湯。見得汗下後。表未解者。更行桂枝湯。是治風寒之常法。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麻黃四兩　杏仁五十粒　甘草二兩炙　石膏半斤

水七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溫服一升。

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處無汗。至頸而還。小便不利。身必發黃也。

寒氣侵人。人即發熱以拒之。是爲發陽。助陽散寒。一汗而寒熱盡解矣。不發汗而反下之。熱反內陷。寒氣隨熱而入。入於胸必結。瘀熱在裏故也。熱氣炎上。不能外發。故頭有汗而身無汗。若小便利。則濕熱下流。即內亦解。不利則濕熱內蒸於藏府。黃色外見於皮膚矣。

傷寒瘀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翹赤小豆湯主之。

熱反入裏。不得外越。謂之瘀熱。非發汗以逐其邪。濕氣不散。然仍用麻黃桂枝。是抱薪救火矣。於麻黃湯去桂枝之辛甘。加連翹梓皮之苦寒。以解表清火而利水。一劑而三善備。且以見太陽發熱之治與陽明迥別也。

麻黃連翹赤小豆湯

麻黃　連翹　甘草　生薑各二兩　赤小豆一升

生梓白皮一斤　杏仁四十粒　大棗十二枚

以潦水一升。先煑麻黃。再沸去上沫。內諸藥。煑取三升。分溫三服。半日服盡。

此湯以赤小豆梓白皮爲君。而反冠以麻黃者。以玆湯爲麻黃湯之變劑也。瘀熱在中。則心肺受邪。營衞不利。小豆赤色。心家之穀。入血分而通經絡。致津液而利膀胱。梓皮色白。專走肺經。入氣分而理皮膚。清胸中而散瘀熱。故以爲君。更佐連翹、杏仁、大棗之苦甘。瀉心火而和營。麻黃、生薑、甘草之辛甘。瀉肺火而調衞。潦水味薄。能降火而除濕。故以爲使。半日服盡者。急方通劑。不可緩也。此發汗利水。又與五苓雙解法徑庭矣。

右論麻黃湯變症。

葛根湯證

太陽病。項背强几几。無汗惡風者。葛根湯主之。

太陽病。項背强几几。而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

足太陽脈。自絡腦而還出下項。挾背脊。此從風池而入。不上干於腦而下行於背。故頭不痛而項背强也。几几。項背牽動之象。動中見有强意。凡風傷衞分則皮毛閉。故無汗。風傷營分。則血動搖。故汗自出。不可以本症之無汗爲傷寒。他條之自汗出爲中風也。桂枝大青龍症。惡風兼惡寒者。是中冬月之陰風。此惡風不惡寒者。是感三時鼓動之陽風。風勝而無寒。故君葛根之甘涼。減桂枝之辛熱。大變麻桂二湯溫散之法。

內經云。東風生於春。病在肝。俞在頭項。中央爲土。病在脾。俞在脊。又秋氣者。病在肩背。則知頸項强。不屬冬月之寒風。

易以艮爲山。又以艮爲背。山主靜。人以背應之。故元首四肢俱主動。而背獨主靜。葛根稟氣輕淸。而賦體厚重。此不惟取其輕以去實。復取其重以鎭動也。此

又培土寧風之法。

太陽與陽明合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

不言兩經相合何等病。但舉下利而言。是病偏於陽明矣。太陽主表。則不合下利。下利而曰必。必陽并於表。表實而裏虛耳。葛根爲陽明經藥。惟表實裏虛者宜之。而胃家實非所宜也。故仲景於陽明經中反不用葛根。若謂其能亡津液而不用。則與本草生津之義背矣。若謂其能大開肌肉。似反加於汗出惡風之合病乎。有汗無汗。下利不下利。俱得以葛根主之。是葛根與桂枝同爲解肌和中之劑。與麻黃之專於發表不同。

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

太陽陽明合病。太陽少陽合病。陽明少陽合病。必自下利。則下利似乎合病當然之症。今不下利而嘔。又似乎與少陽合病矣。於葛根湯加半夏。兼解少陽半裏之邪。便不得爲三陽合病。

葛根湯

葛根四兩　麻黃二兩　生薑三兩　桂枝二兩　芍藥二兩

甘　草一兩　大　棗十枚

水一斗。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沫內諸藥。煮取三升。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

輕可以去實。麻黃葛根是也。去沫者。止取其清陽發腠理之義也。葛根能佐麻黃而發表。佐桂枝以解肌。不須啜粥者。開其腠理而汗自出。凉其肌肉而汗自止。是凉散以驅風。不必溫中以逐邪矣。

桂枝加葛根湯

本方加　葛　根四兩　舊本有麻黃者誤。

葛根加半夏湯

本方加　半　夏半升

大青龍湯證

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

風有陰陽。太陽中風。汗出脈緩者。是中於鼓動之陽風。此汗不出而脈緊者。中

於凜列之陰風矣。風令脈浮。浮緊而沉不緊。與傷寒陰陽俱緊之脈有別也。發熱惡寒。與桂枝症同。身疼痛不汗出。與麻黃症同。惟煩躁是本症所獨。故與此方以治風熱相搏耳。熱淫於內則心神煩擾。風淫末疾。故手足躁亂。此即如狂之狀也。風盛於表。非發汗不解。陽鬱於內。非大寒不除。此本麻黃症之劇者。故於麻黃湯倍麻黃以發汗。加石膏以除煩。　凡云太陽便具惡寒頭痛。若見重者。條中必更提之。凡稱中風則必惡風。桂枝症復提惡風者。見惡寒不甚。此惡寒甚。故不見其更惡風也。

傷寒脈浮緩。發熱惡寒無汗煩躁。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症者。大青龍湯發之。

寒有重輕。傷之重者。脈陰陽俱緊而身疼。傷之輕者。脈浮緩而身重。亦有初時脈緊漸緩。初時身疼繼而不疼者。診者勿執一以拘也。本論云。傷寒三日。陽明脈大。少陽脈小。脈弦細者屬少陽。脈浮緩者係太陰。可以見傷寒無定脈也。然脈浮緊者。必身疼。脈浮緩者。身不疼。中風傷寒皆然。又可謂之定脈定症矣。脈浮緩下。當有發熱惡寒無汗煩躁等證。蓋脈浮緩身不疼。見表症亦輕。但身重

乍有輕時。見表症將罷。以無汗煩躁。故合用大青龍。無少陰症。仲景正爲不汗出而煩躁之症。因少陰亦有發熱惡寒無汗煩躁之症。與大青龍同。法當溫補。若反與麻黃之散石膏之寒。真陽立亡矣。必細審其所不用。然後不失其所當用也。

前條是中風之重症。此條是傷寒之輕症。仲景只爲補無少陰句。與上文煩躁互相發明。意不重在傷寒。蓋煩躁是陽邪。傷寒之輕者有之。重者必嘔逆矣。

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爲逆也。

大青龍名重劑。不特少陰傷寒不可用。卽太陽中風亦不可輕用也。此條與桂枝方禁對照。脈浮緊汗不出。是麻黃症。不可與桂枝湯。以中有芍藥能止汗也。脈微弱自汗出。是桂枝症。不可與大青龍。以中有麻黃石膏故也。夫脈微而風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用麻黃發汗。脈微弱而自汗出。是無陽也。不可用石膏清裏。蓋石膏瀉胃脘之陽。服之則胃氣不至於四肢。必手足厥逆。麻黃散衞外之陽。服之則血氣不周於身。必筋惕肉瞤。此仲景所深戒也。且脈緊身疼宜以汗解者。只尺中遲。卽不可發汗。況微弱乎。

大青龍症之不明於世者。許叔微始之作俑也。其言曰。桂枝治中風。麻黃治傷寒。大青龍治中風見寒脈。傷寒見風脈。三者如鼎立。此三大綱所由來乎。愚謂先以脈論。夫中風脈浮緊。傷寒脈浮緩。是仲景互文見意處。言中風脈多緩然亦有脈緊者。傷寒脈當緊。然亦有脈緩者。蓋中風傷寒。各有淺深。或因人之強弱而異。或因地之高下。時之乖和而殊。症固不可拘。脈亦不可執。如陽明中風而脈浮緊。太陰傷寒而脈浮緩。不可謂脈緊必傷寒。脈緩必中風也。按內經脈滑曰風。則風脈原無定象。又盛而緊曰脹。則緊脈不專屬傷寒。又緩而滑曰熱中。則緩脈又不專指中風矣。且陽明中風。有脈浮緊者。又有脈浮大者。必欲以脈浮緩爲中風。則二條將屬何症耶。今人但以太陽之脈緩自汗。脈緊無汗以分風寒列營衞。並不知他經皆有中風。卽陽明之中風。無人談及矣。請以太陽言之。太陽篇言中風之脈症有二。一曰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一曰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以二症相較。陽浮見寒之輕。浮緊見寒之重。汗出見寒之輕。不汗出見寒之重。嗇嗇淅

淅見風寒之輕。翕翕見發熱之輕。發熱惡寒。覺寒熱之俱重。鼻鳴見風之輕。身疼見風之重。自汗乾嘔。見煩之輕。不汗煩躁見煩之重也。言傷寒脈症者二。一曰太陽病。或未發熱。或已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一曰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以二症相較。微惡寒見必惡寒之重。體痛覺攣急之輕。自汗出。小便數。心煩見傷寒之輕。或未發熱見發熱之難必先嘔逆。見傷寒之重。脈浮。見寒之輕。陰陽俱緊。見寒之重。中風傷寒。各有輕重如此。今人必以傷寒為重中風為輕。但知分風寒之中傷而不辨風寒之輕重。於是有傷寒見風中風見寒之遁辭矣。合觀之。則不得以脈緩自汗為中風定局。更不得以脈緊無汗為傷寒而非中風矣。由是推之。太陽中風。以火發汗者。無汗可知。其脈緊亦可知。太陽中風。下利嘔逆。其人漐漐汗出。其脈緩亦可知也。要知仲景憑脈辨症。只審虛實。不論中風傷寒。脈之緊緩。但於指下有力者為實。脈弱無力者為虛。不汗出而煩躁者為實。汗出多而煩躁者為虛。症在太陽而煩躁者為實。症在少陰而煩躁者為虛。實者可服大青龍。虛者便不可服。此最易曉也。要知仲景立方。因症而設。不專因脈而設。大青龍湯為風

寒在表而兼熱中者設。不專爲無汗而設。故中風有煩躁者可用。傷寒而煩躁者亦可用。蓋風寒本是一氣。故湯劑可以互投。論中有中風傷寒互稱者。如青龍是也。中風傷寒並提者。如小柴胡是也。仲景細審脈症而施治。何嘗拘拘於中風傷寒之名是別乎。若仲景既拘拘於中風傷寒之別。卽不得更有中風見寒。傷寒見風之渾矣。

夫風爲陽邪。寒爲陰邪。雖皆因於時氣之寒。而各不失其陰陽之性。故傷寒輕者全似中風。獨脚攣急不是。蓋腰已上爲陽。而風傷於上也。中風重者全似傷寒。而煩躁不是。蓋寒邪嘔而不煩。逆而不躁也。然陰陽互根。煩爲陽邪。煩極致躁。躁爲陰邪。躁極致煩。故中風輕者煩輕。重者煩躁。傷寒重者煩躁。輕者微煩。微煩則惡寒亦微。陽足以勝微寒。故脈浮不緊。

蓋仲景製大青龍。全爲太陽煩躁而設。又恐人誤用青龍。不特爲脈弱汗出者禁。而在少陰尤宜禁之。蓋少陰亦有發熱惡寒身疼無汗而煩躁之症。此陰極似陽。寒極反見熱化也。誤用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所必致矣。故必審其症之非少陰。則爲太陽煩躁無疑。太陽煩躁爲陽盛也。非大青龍不解。故不特脈浮緊

之中風可用。卽浮緩而不微弱之傷寒亦可用也。不但身疼重者可用。卽不身疼與身重而乍有輕時者。亦可用也。蓋胃脘之陽。內鬱於胸中而煩。外擾於四肢而躁。若但用麻黃發汗於外。而不加石膏洩熱於內。至熱併陽明。而斑黃狂亂。是乃不用大青龍之故耳。

大青龍湯

麻　黃六兩　桂　枝二兩　甘　草二兩　杏　仁四十枚　生　薑三兩

大　棗十枚　石　膏打碎

以水九升。先煑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煑取三升。溫服一升。取微似有汗。

此卽加味麻黃湯也。諸症全是麻黃。而有喘與煩躁之不同。喘者是寒鬱其氣。升降不得自如。故多杏仁之苦以降氣。煩躁是熱傷其氣。無津不能作汗。故特加石膏之甘以生津。然其質沉。其性寒。恐其內熱頓除。而外之表邪不解。變爲寒中而協熱下利。是引賊破家矣。故必倍麻黃以發汗。又倍甘草以和中。更用薑棗以調營衛。一汗而表裏雙解。風熱兩除。此大青龍清內攘外之功。所以佐麻桂二方之不及也。

麻黃湯症。熱全在表。桂枝症之自汗。大青龍之煩躁。皆兼裏熱。仲景於表劑中便用寒藥以清裏。蓋風爲陽邪。惟煩是中風面目。自汗乃煩之兆。躁乃煩之徵汗出則煩得泄。故不躁。宜微酸微寒之味以和之。汗不出則煩不得泄。故躁。必甘寒大寒之品以清之。夫芍藥石膏。俱是裏藥。今人見仲景入表劑中。疑而畏之。故不敢用。當用不用。以至陽明實熱。斑黃狂亂也。夫青龍以發汗名。其方分大小。在麻黃之多寡。而不在石膏。觀小青龍之不用可知。石膏不能驅在表之風寒。獨清中宮之燔灼。觀白虎湯之多用可知。世不審石膏爲治煩。竟以發汗用十劑云。輕可去實。豈以至堅至重之質而能發散哉。汗多亡陽者。過在麻黃耳。用石膏以清胃火。是仲景於太陽經中。預保陽明之先着。加薑棗以培中氣。又慮夫轉屬太陰也

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欬。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

發熱是表未解。乾嘔而欬。是水氣爲患。水氣者。太陽寒水之氣也。太陽之化。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其傷人也淺者皮肉筋骨。重者害及五藏。心下有水氣。是傷

藏也。水氣未入於胃。故乾嘔。咳者。水氣射肺也。皮毛者。肺之合。表寒不解。寒水已留其合矣。心下之水氣。又上至於肺則肺寒。內外合邪。故欬也。水性動其變多。水氣下而不上。則或渴或利。上而不下。則或噎或喘。留而不行。則小便不利。而小腹因滿也。製小青龍以兩解表裏之邪。復立加減法。以治或然之症。此爲太陽樞機之劑。水氣畜於心下。尚未固結。故有或然之症。若誤下。則硬滿而成結胸矣

小青龍湯

桂枝　芍藥　甘草　麻黃　細辛　乾薑各三兩　半夏　五味子各半斤

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溫服一升。若渴去半夏。加括蔞根三兩。若微利去麻黃。加芫花。如鷄子大。熬令赤色。若噎者。去麻黃。加附子一枚炮。若小便不利。少腹滿者。去麻黃。加茯苓四兩。若喘者。去麻黃。加杏仁半升。去皮尖。

表雖未解。寒水之氣已去營衞。故於桂枝湯去薑棗。加細辛、乾薑、半夏、五味。辛

以散水氣而除嘔。酸以收逆氣而止欬。治裏之劑多於發表焉。　小青龍與小柴胡俱爲樞機之劑故皆設或然症。因各立加減法。蓋表症旣去其半。則病機偏於向裏。故二方之症多屬裏。仲景多用裏藥。少用表藥。未離於表。故爲解表之小方。然小青龍主太陽之半表裏。尙用麻黃、桂枝。還重視其表。小柴胡主少陽之半表裏。只用柴胡生薑。但微解其表而已。此緣太少之陽氣不同。故用表藥之輕重亦異。　小青龍設或然五症。加減法內卽備五方。小柴胡設或然七症。卽具加減七方。此仲景法中之法。方外之方。何可以三百九十七一百一十三拘之。

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發熱不渴。小青龍湯主之。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

水氣在心下則欬。爲必然之症。喘爲或然之症。亦如柴胡湯症。但見一症卽是。不必悉具。欬與喘。皆水氣射肺所致。水氣上升。是以不渴。服湯已而反渴。水氣內散。寒邪亦外散也。此條正欲明服湯後渴者。是解候。恐人服止渴藥。反滋水氣。故先提不渴二字作服後提出渴者以明之。服湯卽小青龍湯若寒旣欲解。

而更服之。不惟不能止渴。且重亡津液。轉屬陽明而成胃實矣。能化胸中之熱氣而爲汗。故名大青龍。能化心下之水氣而爲汗。故名小青龍。蓋大青龍表症多。只煩躁是裏症。小青龍裏症多。只發熱是表症。故有大小發汗之殊耳。發汗利水。是治太陽兩大法門。發汗分形層之次第。利水定三焦之淺深。故發汗有五法。麻黃湯汗在皮膚。乃外感之寒氣。桂枝湯汗在經絡。乃血脈之精氣。葛根湯汗在肌膚。乃津液之清氣。大青龍汗在胸中。乃內擾之陽氣。小青龍汗在心下。乃內畜之水氣。其治水有三法。乾嘔而欬。是水在上焦。在上者發之。小青龍是也。心下痞滿。是水在中焦。中滿者瀉之。十棗湯是也。小便不利。是水在下焦。在下者引而竭之。五苓散是也。其他壞症變症雖多。而大法不外是矣。

五苓散證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症。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多服煖水汗出愈。

表熱不解。內復煩渴者。因於發汗過多。反不受水者。是其人心下有水氣。因離

中之真水不足。則膻中之火用不宣。邪水凝結於內。水飲拒絕於外。既不能外輸於玄府。又不能上輸於口舌。亦不能下輸於膀胱。此水逆所由名也。勢必藉四苓輩。味之淡者。以滲泄其水。然水氣或降。而煩渴未必除。表熱未必散。故必藉桂枝之辛溫。入心而化液。更仗煖水之多服。推陳而致新。斯水精四布而煩渴解。輸精皮毛而汗自出。一汗而表裏頓除。又大變乎麻黃、桂枝、葛根、青龍等法也。煖水可多服。則逆者是冷水。熱淫於內故不受寒。反與桂枝煖水。是熱因熱用法。五苓因水氣不舒而設。是小發汗。不是生津液。是逐水氣。不是利水道。

發汗已。脈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

上條有表裏之症。此條有表裏之脈。互相發明五苓雙解之義。雖經發汗而表未盡除。水氣內結。故用五苓。若無表症。當用白虎加人參湯矣。傷寒發汗解。復煩而脈浮數者。熱在表未傳裏也。故用桂枝。此更加渴則熱已在裏。而表邪未罷。故用五苓。脈浮而數者。可發汗。病在表之表。宜麻黃湯。病在表之裏。宜桂枝湯。病在裏之表。宜五苓散。若病裏之裏。當用猪苓湯。但利其水。不可用五

苓散。兼發其汗矣。要知五苓是太陽半表半裏之劑。歸重又在半表。

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五散苓主之。

妄發其汗。津液太洩。故胃中乾。汗爲心液。汗多則離中水虧。無以濟火。故煩。腎中水衰。不能制火。故躁。精氣不能遊溢以上輸於脾。脾不能爲胃行其津液。胃不和。故不得眠。內水不足。須外水以相濟。故欲飲水。此便是轉屬陽明症。水能制火而潤土。水土合和。則胃家不實。故病愈。但勿令恣飲。使水氣爲患而致悸喘等症也。所以然者。其人內熱尙少。飲不能多。勿多與耳。如飲水數升而不解者。又當與人參白虎湯矣。若發汗後。脈仍浮。而微熱猶在表。未盡除也。雖不煩而渴特甚。飲多卽消。小便反不利。水氣未散也。傷寒者。傷於冬時寒水之氣。太陽衞外之陽微。不足以禦邪。故寒水得以內侵。所以心下有水氣。胸中之陽。又不足以散水氣。故煩渴而小便不利耳。小便由於氣化。肺氣不化。金不生水。不能下輸膀胱。心氣不化。離中水虛。不能下交於坎。必上焦得通。津液得下。桂枝色赤入丙。四苓色白歸辛。丙辛合爲水運。用之爲散。散於胸中。必先上焦如霧。

然後下焦如瀆。何有煩渴癃閉之患哉。要知五苓。重在脈浮微熱。不重在小便不利。

太陽病。其人發熱汗出。不惡寒而渴者。此轉屬陽明也。渴欲飲水者。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宜五苓散。

此與前上半條同義。前條在大汗後。此在未汗前。卽是太陽溫病。要知太陽溫病。卽是陽明來路。其徑最捷。不若傷寒中風。止從亡津液而後轉屬也。飲水是治溫大法。庶不犯汗吐下溫之誤。夫五苓散。又是治飲多之法。夫曰轉屬是他經戾及。其人平日未必胃實。故預立此法。以防胃家虛耳。仲景治太陽不特先爲胃家惜津液。而且爲胃家慮及痼瘕穀癉等症矣。　全條見陽明篇此節文以備五苓症。

發汗後。飲水多者必喘。以水灌之亦喘。

未發汗。因風寒而喘者。是麻黃症。下後微喘者。桂枝加厚朴杏仁症。喘而汗出者。葛根黃連黃芩症。此汗後津液不足。飲水多而喘者。是五苓症。以水灌之亦喘者。形寒飲冷。皆能傷肺。氣迫上行。是以喘也。漢時治病。有火攻水攻之法。故

仲景言及之。

太陽病。飲水多。小便利者。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裏急也。

此望問法內經所云一者。因得之審其上下得一之情者是也。見其飲水。即問其小便。小便利。則水結上焦。不能如霧。故心下悸可必。小便少則水畜下焦。不能如瀆。故裏急可必。火用不宣。致水停心下而悸。水用不宣。致水結膀胱而裏急也。

傷寒汗出。而心下悸。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

汗出下當有心下悸三字。看後條可知。不然汗出而渴。是白虎湯症。汗後不渴而無他症。是病已差。可勿藥矣。二方皆因心下有水氣而設。渴者。是津液已亡。故少用桂枝。多服煖水。微發其汗。不渴者。津液未亡。故仍用桂加減。更發其汗。上條言症而不及治。此條言方而症不詳。當互文以會意也。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

與瀉心湯。而痞不除。必心下有水氣故耳。其症必兼燥煩。而小便不利。用五苓

散入心而逐水氣。則痞自除矣。

大下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

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

前條用五苓者。以心下有水氣。是逐水非利小便也。若心下無水氣。則發汗後。津液既亡。小便不利者。亦將何所利乎。勿治之。是禁其勿得利小便。非待其自愈之謂也。然以亡津液之人。勿生其津液。焉得小便利。欲小便利。治在益其津液也。其人亡血亡津液。陰陽安能自和。欲其陰陽自和。必先調其陰陽之所自。陰自亡血。陽自亡津。益血生津。陰陽自和矣。要知不益津液。小便必不得利。不益血生津。陰陽必不自和。凡看仲景書。當於無方處索方。不治處求治。纔知仲景無死方。仲景無死法。

五苓散

猪　苓去皮　白　朮　茯　苓各十八銖　澤　瀉一兩六錢　桂　枝半兩

右五味。擣爲末。以白飲和服方寸匕。

猪苓色黑入腎。澤瀉味鹹入腎。具水之體。茯苓味甘入脾。色白入肺。清水之源。

桂枝色赤入心。通經發汗。爲水之用。合而爲散。散於胸中則水精四布。上滋心肺。外溢皮毛。通調水道。一汗而解矣。本方治汗後表裏俱熱。燥渴煩躁不眠等症。全同白虎。所異者。在表熱未解。及水逆與飲水多之變症耳。若謂此方是利水而設。不識仲景之旨矣。若謂用此以生津液。則非滲泄之味所長也。

傷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當用茯苓甘草湯。却治其厥。不爾水漬入胃。必作利也。

心下悸是有水氣。今乘其未及漬胃時。先治之。不致厥利相連。此治法有次第也。

茯苓甘草湯

茯苓　桂枝各一兩　甘草一兩炙　生薑三兩

右四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此方從桂枝加減。水停而悸。故去大棗。不煩而厥。故去芍藥。水宜滲泄。故加茯苓。既云治水。仍任薑桂以發汗。不用猪澤以利小便者。防水漬入胃故耳。與五苓治煩渴者不同法。

十棗湯證

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漐漐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硬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

中風下利嘔逆。本葛根加半夏症。若表既解而水氣淫溢。不用十棗攻之。胃氣大虛。後難爲力矣。然下利嘔逆。固爲裏症。而本於中風。不可不細審其表也。若其人漐漐汗出。似乎表症。然發作有時。則病不在表矣。頭痛是表症。然既不惡寒。又不發熱。但心下痞硬而滿。脇下牽引而痛。是心下水氣泛溢。上攻於腦而頭痛也。與傷寒不大便六七日而頭痛。與承氣湯同。乾嘔汗出爲在表。然而汗出而有時。更不惡寒。乾嘔而短氣。爲裏症也明矣。此可以見表之風邪已解。而裏之水氣不和也。然諸水氣爲患。或喘、或渴、或噎、或悸、或煩、或利而不吐。或吐而不利。或吐利而無汗。此則外走皮毛而汗出。上走咽喉而嘔逆。下走腸胃而下利。浩浩莫禦。非得利水之峻劑以直折之。中氣不支矣。此十棗之劑。與五苓、青龍、瀉心等法懸殊矣。

太陽陽明合病。太陽少陽合病。俱下利嘔逆。皆是太陽中風病根。

十棗湯

芫花熬赤　甘遂　大戟各等分

右三味。各異搗篩。稱已合治之。以水一升半。煮大肥棗十枚。取八合。去棗。內藥末。強人服一錢七。羸人半錢。溫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愈者。明日更服加半錢得快下利後。糜粥自養。

陷胸湯證

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

陽者。指外而言。形軀是也。陰者。指內而言。胸中心下是也。此指人身之外為陽。內為陰。非指陰經之陰。亦非指陰症之陰。發陰發陽。俱指發熱。結胸與痞。俱是熱症。作痞不言熱入者。熱原發於裏也。誤下而熱不得散。因而痞硬。不可以發陰作無熱解也。若作痞謂非熱症。瀉心湯不得用芩連大黃矣。若梔子豉之心

中懊憹。瓜蒂散之心中溫溫欲吐。與心下滿而煩。黃連湯之胸中有熱。皆是病發於陰

結胸無大熱。但頭微汗出者。此爲水結在胸脇也。大陷胸湯主之。

上條言熱入是結胸之因。此條言水結是結胸之本。互相發明結胸病源。若不誤下。則熱不入。熱不入。則水不結。若胸脇無水氣。則熱必入胃而不結於胸脇矣。此因誤下熱入。太陽寒水之邪。亦隨熱而內陷於胸脇間。水邪熱邪結而不散。故名曰結胸。粗工不解此義。竟另列水結胸一症。由是多歧滋惑矣。不思大陷胸湯丸。仲景用甘遂、葶藶何爲耶。無大熱。指表言。未下時大熱。下後無大熱。可知大熱乘虛入裏矣。但頭微汗者。熱氣上蒸也。餘處無汗者。水氣內結也。水結於內。則熱不得散。熱結於內。則水不得行。故用甘遂以直攻其水。任硝黃以大下其熱。所謂其次治六府也。又大變乎五苓、十棗等法。 太陽誤下。非結胸即發黃。皆因其先失於發汗。故致溼熱之爲變也。身無大熱。但頭汗出。與發黃症同。只以小便不利。知水氣留於皮膚。尙爲在表。仍當汗散。此以小便利。知水氣結於胸脇。是爲在裏。故宜下解。

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脈沉緊。心下痛。按之石硬者。大陷胸湯主之。

前條言病因與外症。此條言脈與內症。又當於熱實二字着眼。六七日中。詳辨結胸有熱實。亦有寒實。太陽病誤下。成熱實結胸。外無大熱。內有大熱也。太陰病誤下。成寒實結胸。胸中結硬。外內無熱症也。沉爲在裏。緊則爲寒。此正水結胸脇之脈。心下滿痛。按之石硬。此正水結胸脇之症。然其脈其症。不異於寒實結胸。故必審其爲病發於陽。誤下熱入所致。乃可用大陷胸湯。是謂治病必求其本耳。

太陽病。重發汗而復大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小有潮熱。從心下至小腹硬滿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

此妄汗妄下。將轉屬陽明而尙未離乎太陽也。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渴。日晡潮熱。是陽明病矣。然心下者。太陽之位。小腹者。膀胱之室也。從心下至小腹硬滿而痛不可近。是下後熱入水結所致。而非胃家實。故不得名爲陽明病也。若復用承氣下之。水結不散。其變不可勝數矣。

大陷胸湯

大　黄六兩　芒　硝一升　甘　遂七分一錢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煑大黄取二升。去滓。内芒硝。煑一二沸。内甘遂末。溫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

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痓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丸。

頭不痛而項猶強。不惡寒而頭汗出。故如柔痓狀。此表未盡除。而裏症又急。丸以緩之。是以攻劑爲和劑也。　此是結胸症中或有此狀。若謂結胸者必如是。則不當有湯丸之别矣。

大陷胸丸

大　黄八兩　芒　硝　杏　仁　葶藶子各半升

右大黄葶藶擣篩。内杏仁芒硝。合研如脂和散。取彈丸一枚。别擣甘遂末一錢七。白蜜二合。水二升。煑取一升。溫頓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爲效。

硝黄血分藥也。葶杏氣分藥也。病在表用氣分藥。病在裏用血分藥。此病在表裏之間。故用藥亦氣血相須也。且小其制。而復以白蜜之甘以緩之。留一宿乃下。一以待表症之先除。一以保腸胃之無傷耳。

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滑者。小陷胸湯主之。

結胸有輕重。立方分大小。從心下至小腹。按之石硬而痛不可近者。爲大結胸。正在心下未及脇腹。按之則痛。未曾石硬者。爲小結胸。大結胸是水結在胸腹。故脈沉緊。小結胸是痰結於心下。故脈浮滑。水結宜下。故用甘遂葶杏硝黃等下之。痰結可消。故用黃連栝蔞半夏以消之。水氣能結而爲痰。其人之陽氣重可知矣。

小陷胸湯

黃　連一兩　半　夏半升　大栝蔞實一枚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煑栝蔞取三升。去渣。內諸藥。煑取二升。去渣。分溫三服。

結胸症。其脈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

陽明脈浮大。心下反鞕。有熱屬藏者。可攻之。太陽結胸熱實。脈浮大者。不可下。何也。蓋陽明燥化。心下硬。是浮大爲心脈矣。火就燥。故急下之以存津液。釜底抽薪法也。結胸雖因熱入所致。然尙浮大。仍爲表脈。恐熱未實。則水未結。若下之。利不止矣。故必待沉緊。始可下之。此又憑脈不憑症之法也。

結胸症具煩躁者亦死。

結胸是邪氣實。煩躁是正氣虛。故死。

問曰病有結胸有藏結。其狀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脈浮。關脈沈。名曰結胸也。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時下利。寸脈浮。關脈小細沈緊。名曰藏結。舌上白胎滑者難治。

結胸之脈沈緊者可下。浮大者不可下。此言其略耳。若按部推之。寸爲陽浮爲陽。陽邪結胸而不散。必寸部仍見浮脈。關主中焦。妄下而中氣傷故沈。寒水留結於胸脇之間故緊。不及尺者。所重在關。故舉關以統之也。如結胸狀而非結胸者。結胸則不能食。不下利。舌上燥而渴。按之痛。脈雖沈緊而實大。此則結在藏而不在府。故見症種種不同。夫硬而不通。謂之結。此能食而利亦謂之結者。是結在無形之氣分。五藏不通。故曰藏結。與陰結之不能食而大便硬不同者。是陰結尙爲胃病。而無關於藏也。五藏以心爲主。而舌爲心之外候。舌胎白而滑。是水來尅火。心火幾於熄矣。故難治。

藏結無陽症。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

結胸是陽邪下陷。尙有陽症見於外。故脈雖沈緊。有可下之理。藏結是積漸凝

結而爲陰。五藏之陽已竭也。外無煩躁潮熱之陽。舌無黃黑芒刺之胎。雖有硬滿之症。愼不可攻。理中四逆輩溫之。尚有可生之義。

病人脇下素有痞。連在臍傍。痛引小腹。入陰筋者。此名藏結。死。

藏結有如結胸者。亦有如痞狀者。素有痞而在脇下。與下後而心下痞不同矣。臍爲立命之原。臍傍者。天樞之位。氣交之際。陽明脈之所合。少陽脈之所出。肝脾腎三藏之陰。凝結於此。所以痛引小腹入陰筋也。此陰常在。絕不見陽。陽氣先絕。陰氣繼絕。故死。少腹者。厥陰之部。兩陰交盡之處。陰筋者。宗筋也。今人多有陰筋上衝小腹而痛死者。名曰疝氣。卽是此類。然痛止便蘇者。金匱所云入藏則死。入府則愈也。治之以茴香、吳茰等味而痊者。亦可明藏結之治法矣。盧氏將種種異症。盡歸藏結。亦好奇之過也。

瀉心湯證

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硬。乾嘔食臭。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

汗出而解。太陽症已罷矣。胃中不和。是太陽之餘邪。與陰寒之水氣。雜處其中故也。陽邪居胃之上口。故心下痞硬。乾嘔而食臭。水邪居胃之下口。故腹中雷鳴而下利也。火用不宣則痞硬。水用不宣則乾嘔。邪熱不殺穀則食臭脇下卽腹中也。土虛不能制水。故腸鳴。此太陽寒水之邪。侵於形軀之表者已罷。而入於形軀之裏者未散。故病雖在胃。而不屬陽明。仍屬太陽寒水之變耳。

生薑瀉心湯

生薑四兩　人參　黃芩　甘草各三兩　半夏半升

乾薑　黃連各一兩　大棗十二枚

右八味。以水一斗。煑取六升。去滓。再煎至二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心下痞。是太陽之裏症。太陽之上。寒氣主之。中見少陰。少陰者心也。心爲陽中之太陽。必其人平日心火不足。胃中虛冷。故太陽寒水得以內侵。虛陽鬱而不舒。寒邪凝而不解。寒熱交爭於心下。變症蜂起。君主危矣。用熱以攻寒。恐不戢而自焚。用寒以勝熱。恐召寇而自衞。故用乾薑芩連之苦入心化痞。人參甘草之甘瀉心和胃。君以生薑。佐以半夏。倍辛甘之發散。兼苦寒之湧洩。水氣有

不散者乎。名曰瀉心。止戈爲武之意也。

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硬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空虛。客氣上逆。故使鞕也。甘草瀉心湯主之。

上條是汗解後水氣下攻症。此條是誤下後客氣上逆症。總是胃虛而稍有分別矣。上條腹鳴下利。胃中猶寒熱相半。故云不和。此腹鳴而完穀不化。日數十行。則痞爲虛痞。硬爲虛硬。滿爲虛滿也明矣。上條因水氣下趨。故不煩不滿。此虛邪逆上。故心煩而滿。蓋當汗不汗。其人心煩。故於前方去人參而加甘草。下利清穀。又不可攻表。故去生薑而加乾薑。不曰理中仍名瀉心者。以心煩痞硬。病本於心耳。

傷寒中風。是病發於陽。誤下熱入。而其人下利。故不結胸。若心下痞硬乾嘔心煩。此爲病發於陰矣。而復下之。故痞益甚也。

甘草瀉心湯

前方去　人參　生薑　加　甘草一兩　乾薑二兩　餘同前法。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症具。而以他藥下之。若心下滿而硬痛者。此爲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爲痞。柴胡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

嘔而發熱者。小柴胡症也。嘔多雖有陽明症。不可攻之。若有下症。亦宜大柴胡。而以他藥下之誤矣。誤下後有二症者。少陽爲半表半裏之經。不全發陽。不全發陰。故誤下之變。亦因偏於半表者成結胸。偏於半裏者心下痞耳。此條本爲半夏瀉心而發。故只以痛不痛分結胸與痞。未及他症。

半夏瀉心湯

前方加半夏半斤 乾薑二兩 去生薑餘同法。

瀉心湯。卽小柴胡去柴胡加黃連乾薑湯也。三方分治三陽。在太陽用生薑瀉心湯。以未經誤下而心下痞硬。雖汗出表解。水猶未散。故君生薑以散之。仍不離太陽爲開之義。在陽明用甘草瀉心湯者。以兩番誤下。胃中空虛。其痞益甚。故倍甘草以建中。而緩客氣之上逆。仍是從乎中治之法也。在少陽用半夏瀉心者。以誤下而成痞。邪既不在表。則柴胡湯不中與之。又未全入裏。則黃芩湯亦不中與之矣。胸脇苦滿。與心下痞滿。皆半表裏症也。於傷寒五六日。未經下

而胸脇苦滿者。則柴胡湯解之。傷寒五六日。誤下後。心下滿而胸脇不滿者。則去柴胡生薑。加黃連乾薑以和之。此又治少陽半表裏之一法也。然倍半夏而去生薑。稍變柴胡半表之治。推重少陽半裏之意耳。君火以明。相火以位。故仍名曰瀉心。亦以佐柴胡之所不及。

傷寒吐下後。復發汗。虛煩。脈甚微。八九日。心下痞硬。脇下痛。氣上衝咽喉。眩冒。經脈動惕者。久而成痿。

此以八九日吐下復汗。其脈甚微。看出是虛煩。則心下痞硬。脇下痛。經脈動惕。皆屬於虛。氣上衝咽喉。眩冒皆虛煩也。此亦半夏瀉心症。治之失宜。久而成痿矣。若用竹葉石膏湯。大謬。

太陽病。已發汗。仍發熱惡寒。復下之。心下痞。表裏俱虛。陰陽氣並竭。無陽則陰獨。復加燒鍼。因胸煩。面色青黃。膚瞤者難治。今色微黃。手足溫者。易愈。

此亦半夏瀉心症。前條因吐下後復汗。以致虛煩。此因汗下後加燒鍼。以致虛煩。多汗傷血。故經脈動惕。燒鍼傷肉。故面青膚瞤。色微黃。手足溫。是胃陽漸回。故愈。

傷寒本自寒下。醫復吐下之。寒格。若食入口卽吐。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主之。

治之小誤。變症亦輕。故製方用瀉心之半。上焦寒格。故用參薑。心下蓄熱。故用芩連。嘔家不喜甘。故去甘草。不食則不吐。是心下無水氣。故不用薑夏。要知寒熱相阻。則爲格症。寒熱相結。則爲痞症。

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

乾薑　黃連　黃芩　人參各二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煑取二升。分溫再服。

心下痞。按之濡。大便硬而不惡寒。反惡熱。其脈關上浮者。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

大黃黃連瀉心湯

大黃二兩　黃連一兩

右二味。以麻沸湯一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分溫再服。

濡當作硬。按之濡下。當有大便硬。不惡寒反惡熱句。故立此湯。觀瀉心湯治痞。是攻補兼施。寒熱並馳之劑。此則盡去溫補。獨任苦寒下泄之品。且用麻沸湯漬。絞濃汁而生用之。利於急下如此。而不言及熱結當攻諸症。謬矣。夫按之濡

爲氣痞。是無形也。則不當下。且結胸症。其脈浮大者。不可下。則心下痞而關上浮者。反可下乎。小結胸。按之痛者。尙不用大黃。何此比陷胸湯更峻。是必有當急下之症。比結胸更甚者。故製此峻攻之劑也。學者用古方治今病。如據此條脈症。而用此方。下咽卽死耳。勿以斷簡殘文尊爲聖經。而曲護其說。以遺禍後人也。

心下痞。大便硬。心煩不得眠。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主之。

附子瀉心湯

大黃二兩　黃連　黃芩各一兩　附子一枚別煮取汁

右三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內附子汁。分溫再服。

心下痞。下當有大便硬。心煩不得眠句。故用此湯。夫心下痞而惡寒者。表未解也。當先解表。宜桂枝加附子。而反用大黃。謬矣。旣加附子。復用芩連。抑又何也。若汗出是胃實。則不當用附子。若汗出爲亡陽。又烏可用芩連乎。許學士云。但師仲景意。不取仲景方。蓋謂此耳。

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硬。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醫以理中

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粮湯主之。復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

服湯藥而利不止。是病在胃。復以他藥下之。而利不止。則病在大腸矣。理中非不善。但遲一着耳。石脂餘粮。助燥金之令。濇以固脫。庚金之氣收。則戊土之濕化。若復利不止者。以腎主下焦。爲胃之關也。關門不利。再利小便。以分消其濕。蓋穀道既塞。水道宜通。使有出路。此理下焦之二法也。

赤石脂禹餘粮湯

赤石脂　禹餘粮各一斤

右二味。以水六升。溫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利在下焦。水氣爲患也。唯土能制水。石者。土之剛也。石脂禹粮。皆土之精氣所結。石脂色赤。入丙。助火以生土。餘粮色黃。入戊。實胃而濇腸。雖理下焦。實中宮之劑也。且二味皆甘。甘先入脾。能堅固隄防而平水氣之亢。故功勝於甘朮耳。

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硬。噫氣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湯主之。

傷寒者。寒傷心也。既發汗復吐下之。心氣太虛。表寒乘虛而結於心下。心氣不

得降而上出於聲。君主出亡之象也。噫者傷痛聲。不言聲而曰氣者。氣隨聲而見於外也。

旋覆代赭石湯

旋覆花　甘草各三兩　人參二兩　半夏半升　代赭石一兩　生薑五兩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煑六升。去渣再煑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此生薑瀉心去芩連乾薑。加旋覆代赭石方也。以心虛不可復瀉心。故製此劑耳。心主夏。旋覆花生於夏末。鹹能補心。能軟硬。能消結氣。半夏生於夏初。辛能散邪。能消痞。能行結氣。代赭稟南方之火色。入通於心。散痞硬而鎮虛熱。參甘大棗之甘。佐旋覆以瀉虛火。生薑之辛。佐半夏以散水結。斯痞硬消。噫氣自除矣。若用芩連以瀉心。能保微陽之不滅哉。

抵當湯證

太陽病。六七日。表症仍在。而反下之。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

焦。少腹當硬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抵當湯主之。

此亦病發於陽。誤下熱入之症也。表症仍在。下當有而反下之句。太陽病。六七日不解。脈反沉微。宜四逆湯救之。此因誤下熱邪。隨經入府。結於膀胱。故少腹硬滿而不結胸。小便自利而不發黃也。太陽經少氣多血。病六七日而表症仍在。陽氣重可知。陽極則擾陰。故血燥而蓄於中耳。血病則知覺昏昧。故發狂。此經病傳府。表病傳裏。氣病傳血。上焦病而傳下焦也。少腹居下焦。爲膀胱之室。厥陰經脈所聚。衝任血海所由。瘀血留結。故硬滿。然下其血而氣自舒。攻其裏而表自解矣。難經云。氣結而不行者。爲氣先病。血滯而不濡者。爲血後病。深合此症之義。

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硬。小便不利者。爲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結症也。抵當湯主之。

太陽病。發黃與狂。有氣血之分。小便不利而發黃者。病在氣分。麻黃連翹赤小豆湯症也。若小便自利而發狂者。病在血分。抵當湯症也。濕熱留於皮膚而發

黃。衞氣不行之故也。燥血結於膀胱而發黃。營氣不敷之故也。沉爲在裏。凡下後熱入之症。如結胸發黃蓄血。其脈必沉。或緊或微或結。在乎受病之輕重。而不可以因症分也。水結血結。俱是膀胱病。故皆少腹硬滿。小便不利。是水結。小便自利。是血結。如字助語辭。若以如字實講。與蓄血發狂分輕重。則謬矣。

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爲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

有熱卽表症仍在。少腹滿而未硬。其人未發狂。只以小便自利。預知其爲有蓄血。故小其制。而丸以緩之。

抵當湯

水　蛭熬　蝱　蟲各三十個去翅足熬　桃　仁二十粒　大　黃三兩酒洗

右四味。以水五升。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不下再服。

抵當丸

水　蛭三十個　蝱　蟲二十五個　桃　仁二十個　大　黃三兩

右四味。杵分爲四丸。以水二升。煑一丸。取七合服之。晬時當下血。若不下者更服。

蛭、昆蟲之飲血者也。而利於水。蝱、飛蟲之吮血者也。而利於陸。以水陸之善取

血者。用以攻膀胱蓄血。使出乎前陰。佐桃仁之苦甘。而推陳致新。大黃之苦寒。而蕩滌邪熱。名之曰抵當者。直抵其當攻之處也。

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仁承氣湯。

陽氣太重。標本俱病。故其人如狂。血得熱則行。故尿血也。血下則不結。故愈。衝任之血。會於少腹。熱極則血不下而反結。故急。然病自外來者。當先審表熱之輕重。以治其表。繼用桃仁承氣。以攻其裏之結血。此少腹未硬滿。故不用抵當。然服五合取微利。亦先不欲下意。

首條以反不結胸句。知其爲下後症。此以尚未可攻句。知其爲未下症。急結者宜解。只須承氣。硬滿者不易解。必仗抵當。表症仍在。竟用抵當。全不顧表者。因邪甚於裏。急當救裏也。外症已解。桃仁承氣。未忘桂枝者。因邪甚於表。仍當顧表也。

桃仁承氣湯

桃　仁五十個　甘　草　桂　枝　芒　硝各二兩略　大　黃四兩

右五味。以水七升。煑取二升半。去渣。內芒硝。更上火微沸。下火先食溫服五合。日三服。當微利。

陽明病。其人喜忘者。必有畜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屎雖硬。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當湯下之。

瘀血是病根。喜忘是病情。此陽明未病前症。前此不知。今因陽明病。而究其自也。屎硬爲陽明病。硬則大便當難而反易。此病機之變易見矣。原其故必有宿血。以血主濡也。血久則黑。火極反見水化也。此以大便反易之機。因究其色之黑。乃得其病之根。因知前此喜忘之病情耳。承氣本陽明藥。不用桃仁承氣者。以大便易。不須芒硝。無表症。不得用桂枝。瘀血久。無庸甘草。非蝱蟲水蛭不勝其任也。

病人無表裏症。發熱七八日。不大便。雖脈浮數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脈數不解。合熱則消穀善饑。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也。宜抵當湯。若脈數不解。而下利不止。必協熱而便膿血也。

不頭痛惡寒。爲無表症。不煩燥嘔渴。爲無裏症。非無熱也。七八日下。當有不大

便句。故脈雖浮數。有可下之理。觀下後六七日。猶然不便可知。合熱協熱。內外熱也。前條據症推原。此條憑脈辨症。表裏熱極。陽盛陰虛。必傷陰絡。故仍不大便者。必有蓄血。熱利不止。必大便膿血矣。宜黃連阿膠湯主之。上條大便反易。知瘀血留久。是驗之於已形。此條仍不大便。知瘀血已結。是料之於未形。六經惟太陽陽明有蓄血症。以二經多血故也。故脈症異而治則同。
太陽協熱利。有虛有熱。陽明則熱而不虛。少陰便膿血屬於虛。陽明則熱。數爲虛熱。不能消穀。消穀善饑。此爲實熱矣。

火逆諸證

太陽病中風。以火劫發汗。邪風被火熱。血氣流溢。失其常度。兩陽相熏灼。身體則枯燥。但頭汗出。劑頸而還。其身發黃。陽盛則欲衄。陰虛則小便難。陰陽俱虛竭。腹滿而喘。口渴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譫語。甚者至噦。手足躁擾。捻衣摸牀。小便利者。其人可治。

太陽中風。不以麻黃青龍發汗。而以火攻其汗。則不須言風邪之患。當知火邪

之利害矣。血得熱則流。氣得熱則溢。血氣不由常度。而變猶生也。風爲陽邪。火爲陽毒。所謂兩陽也。兩陽相灼。故卽見兩陽合明之病。身體枯燥。身無汗也。故身發黃。頭汗至頸。故但身黃。而頭至頸不黃也。首爲元陽之會。不枯燥。是陽未虛竭。有汗出。是陰未虛竭。此兩陽尚熏於形身。而未內灼於藏府也。此血氣流溢之輕者。若其人陽素盛者。因熏灼而傷血。其鼻必衄。其人陰素虛者。因熏灼而傷津。小便必難。若其人陰陽之氣俱虛竭者。胸滿而喘。口乾咽爛而死者有矣。或胃實而譫語。或手足躁擾。而至於撚衣摸牀者有矣。皆氣血流溢。失其常度故也。小便利。是反應小便難句。凡傷寒之病。以陽爲主。故最畏亡陽。而火逆之病。則以陰爲主。故最怕陰竭。小便利者爲可治。是陰不虛。津液未亡。太陽膀胱之氣化猶在也。陽盛陰虛。是火逆一症之綱領。陽盛則傷血。陰虛則亡津。又是傷寒一書之大綱領。

太陽病二日。煩躁。反熨其背。而大汗出。大熱入胃。胃中水竭。躁煩必發譫語。十餘日振慄自下利者。此爲欲解也。故其汗。從腰以下不得汗。故小便不得。反嘔欲失溲。足下惡風。大便硬。小便當數。而反不數。及多大便已。頭卓然而痛。其人足心必

熱。穀氣下流故也。

此指火熱之輕者言之。太陽病經二日。不汗出而煩躁。此大青龍症也。不知發汗而兼以清火。而反以火熨其背。背者。太陽之部也。太陽被火迫。因轉屬陽明。胃者。陽明之府。水穀之海也。火邪入胃。胃中水竭。屎必燥硬。煩躁不止。譫語所由發也。非調胃承氣下之。胃氣絕矣。十餘日句。接大汗出來。蓋其人雖大汗出。而火熱未入胃中。胃家無恙。譫語不發。煩躁已除。至二候之後。火氣已衰。陽氣微。故振慄而解。陰氣復。故自利而解。此陰陽自和而自愈者也。故其汗至未。是倒句法。釋未利未解前症。遡其因而究其由也。言所以能自下利者。何以故因其自汗出時。從腰已下不得汗。夫腰已下爲地。地爲陰。是火邪未陷入於陰位也。二陽膀胱之液俱未傷也。欲小便不得而反嘔欲失溲。此非無小便也。其津液在上焦。欲還入胃中故也。凡大便硬者。小便當數而不多。今小便反不數而反多。此應前欲小便不得句。正以明津液自還入胃中而下利之意也。利是通利。非瀉利之謂。觀大便已可知矣。頭爲諸陽之會。卓然而痛者。陰氣復則陽氣虛也。足心必熱。反應足下惡風句。前大汗出。則風已去。故身不惡風。汗出不至

足。故足下惡風也。今火氣下流。故足心熱。火氣下流。則穀氣因之下流。故大便自利也。大便已頭疼。可與小便已陰疼者參之。欲小便不得。反失溲。小便當數。反不數。反多。與上條小便難。小便利。俱是審其陰氣之虛不虛。津液之竭不竭耳。

太陽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過經不解。必圊血。名爲火邪。

首條以火劫發汗而衄血。是陽邪盛於陽位。故在未過經時。此條以火熏不得汗而圊血。是陽邪下陷入陰分。故在過經不解時。次條大汗出後十餘日。振慄下利而解。此條不得汗。過經圊血而猶不解。可知劫汗而得汗者。其患速。不得汗者。其患遲。名爲火邪。則但治其火。而不慮其前此之風寒矣。

傷寒脈浮。醫以火迫劫之亡陽。必驚狂起臥不安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主之。

上文皆陽盛之症。以中風爲陽邪也。此後是陽虛之症。以傷寒爲陰邪也。陽盛者。輕則發狂譫語。重則衄血圊血。此不戢自焚者也。陽虛者。神不守舍。起居如驚。其人如狂。是棄國而逃者也。

方註詳桂枝篇。
右論火逆症。
太陽傷寒者。加溫鍼必驚也。
溫鍼者。卽燒鍼也。燒之令其溫耳。寒在形軀。而用溫鍼刺之。寒氣內迫於心。故振驚也。
若重發汗。復加燒鍼者。四逆湯主之。
重發汗而病不解。則不當汗矣。復加燒鍼。以迫其汗。寒氣內侵。當救其裏。燒鍼後宜有脫文。
火逆下之。因燒鍼煩躁者。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主之。
方註詳桂枝篇。
其脈沉者。營氣微也。營氣微者。加燒鍼。則血流不行。更發熱而煩躁也。
按、流行二字。必有一誤。此陰陽俱虛竭之候也。
燒鍼令其汗。鍼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少腹上衝者。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

方註詳桂枝篇。

右論火鍼症。

脈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無從出。因火而盛。病從腰以下必重而痺。名火逆也。

脈浮熱甚。反灸之。此爲實。實以虛治。因火而動。必咽燥吐血。

微數之脈。愼不可灸。因火爲邪。則爲煩逆。追虛逐實。血散脈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

此皆論灸之而生變也。腰以下重而痺者。因腰以下不得汗也。咽燥吐血者。亦陽盛而然也。比鍼加甚矣。當知灸法爲虛症設。不爲風寒設。故叮嚀如此。

右論火灸症。

痙溼暑證

太陽病。痙濕暑三症。宜應別論。以傷寒所致。與傷寒相似。故此見之。

太陽主表。六氣皆得而傷之。三種。故與傷寒不同。然亦有因於傷寒。而見症與傷寒相似。故論及之耳。

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痙。脈沉而細。身熱足寒。頭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脈赤。獨頭面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痙病也。

太陽病。其證備。身體強几几。然脈反沉遲。此爲痙。栝蔞桂枝湯主之。

太陽病。無汗而小便反少。氣上衝胸。口噤不能語。欲作剛痙。葛根湯主之。

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發汗太多。則無液養筋。筋傷則攣急而反張矣。太陽主筋所生病矣。要知痙之一症。非無因而至。蓋因於傷寒發汗不如法所致耳。

痙爲病。胸滿口噤。臥不著席。脚攣急。必齘齒。可與大承氣湯。

太陽脈本浮。今反沉者。營氣微也。細者。陽氣少也。身熱而足寒者。下焦虛也。頭痛雖止。而頸項強急惡寒之症未罷。更時見面赤目赤。是將轉屬於陽明。然諸症皆與傷寒相似而非。痙獨有頭面動搖。卒然口噤。背反如張弓者。與傷寒不相似。故名之曰痙耳。此汗多亡液。不轉屬陽明而成痙者。以發汗太驟。形身之津液暴脫。而胃家津液未乾。故變見者。仍是太陽表症。而治法當滋陰以急相其裏。勿得以沉細爲可溫也。炙甘草湯主之。金匱用桂枝湯加栝蔞根。恐不勝

其任。

太陽病。發熱無汗。反惡寒者。名曰剛痙。太陽病。發熱汗出。不惡寒者。名曰柔痙。剛痙葛根湯主之。柔痙括蔞桂枝湯主之。

此以表氣虛實分剛柔。原其本而名之也。亦可以知其人初病之輕重。禀氣之強弱而施治矣。金匱用葛根湯則謬。

右論痙症。

病者一身盡疼。發熱。日晡所劇者。此名風濕。此病傷于汗出當風。或久傷寒冷所致也。

汗出當風。寒則汗不越。久留骨節。故一身盡疼。玄府反閉。故發熱。日晡爲陽明主時。太陰濕土鬱而不伸。故劇。此雖傷於濕。而實因於風寒也。金匱用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

風濕爲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時瘈瘲。

脈浮爲風。陰陽俱浮。自汗出者。風濕相搏於內也。溼流骨節。故身重。溼勝則衞

氣行陰。不得行陽。故好眠也。睡則氣從鼻出。風出而溼留之。呼吸不利。故鼻息必鼾。濕留會厭。則重而難發聲。如從室中言。是中氣之濕矣。法當汗解而反下之。大便利。則小便必不利。心肺之氣化不宣。胃家之關門不利。脾土之承制不行。故直視失溲也。若以火劫之。受火氣之輕者。濕不得越。因熱而發黃。受火氣之重者。必亡陽而如驚癇狀。液脫而時見瘈瘲之形矣。

問曰。值天陰雨不止。風濕相搏。一身盡疼。法當汗出而解。醫云。此可發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答曰。發其汗。汗大出者。但風氣去。濕氣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風濕者。發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風濕俱去也。

上條備言風濕諸症。未及身疼。要知風濕與傷寒之身疼不同。傷寒身疼無止時。風濕相搏而痛。多在日晡時發。若更值陰雨。是風濕與天氣合。故疼痛更甚。不必在日晡時也。陰雨不止。疼痛亦不止。法當汗解。汗大出濕反不去者。風爲陽邪。其入淺。濕爲陰邪。其入深。又風傷於上。濕傷於下。淺者上者易去。而深者下者難出。故微汗之。令徧身漐漐乃佳耳。

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煩疼。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濇者。桂枝附

子湯主之。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朮湯主之。

脈浮爲在表。虛爲風。濇爲濕。身體煩疼。表症表脈也。不嘔不渴。是裏無熱。故於桂枝湯加桂。以治風寒。去芍藥之酸寒。易附子之辛熱以除寒濕。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者。表症未除。病仍在表。不是因於胃家實。而因於脾氣虛矣。蓋脾家實。腐穢當自去。脾家虛。濕土失職。不能制水。濕氣留於皮膚。故大便反見燥化。不嘔不渴。是上焦之化源清。故小便自利。濡濕之地。風氣常在。故風濕相搏不解也。病本在脾。法當君以白朮。代桂枝以治脾。培土以勝濕。土旺則風自平矣。前條風勝濕輕。故脈陰陽俱浮。有內熱。故汗自出。宜桂枝湯。此濕勝風微。故脈浮虛而濇。內無熱而不嘔不渴。故可加附子桂枝。理上焦。大便硬。小便利。是中焦不治。故去桂。大便不硬。小便不利。是下焦不治。故仍須桂枝。

桂枝附子湯

桂　枝四兩　附　子三枚炮　大　棗十二枚　生　薑三兩　甘　草二兩

右五味。以水六升。煑取二升。去渣。分溫三服。

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朮湯

前方去桂枝加白朮四兩餘同前法。

初服。其人身如痺。半日許。復服之。三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以朮附并走皮肉。逐水氣未得除。故使然耳。法當加桂四兩。此本一方二法。以大便硬。小便自利。去桂也。以大便不通。小便不利。當加桂。附子三枚恐多也。虛弱家及產婦宜減之。

風濕相搏。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劇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

身腫痛劇。不得屈伸。濕盛於外也。惡風不欲去衣。風淫於外也。汗出短氣。小便不利。化源不清也。君桂枝。以理上焦而散風邪。佐朮附甘草。以除濕而調氣。

風濕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己黃耆湯主之。

防己　黃耆　甘草　白朮　薑棗

喘加麻黃。胃中不和。少加芍藥。氣上衝者。加桂枝。下有阻寒者。稍加細辛。

甘草附子湯

甘草炙　白朮兩各二　桂枝四兩　附子二枚

右四味。水六升。煑取三升。去渣。溫服一升。日三。初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復煩者。服三合。

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脈沉而細者。此名濕痺。濕痺之候。其人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當利其小便。

內經曰。風寒濕三氣。合而爲痺。痛者。寒氣多也。煩者。陽遭陰也。夫脈浮爲風。細爲濕。太陽脈本浮。風濕爲病。脈陰陽俱浮。而浮虛而濇。合關節煩疼。脈反沉細者。是發汗不如法。但風氣去。濕流骨節爲着痺也。濕氣留着於身形。脾氣不能上輸。肺氣不能下達。膀胱之液不藏。胃家之關不啓。故小便不利。脾土上應濕化。不能制水。故大便反快。但利其小便。安能聚水而爲患哉。風濕相搏者。當發汗。風去濕在者。當利小便。此兩大法。吐下火攻。非其治矣。

濕家之爲病。一身盡疼。發熱。身色如熏黃。

凡濕不得洩。熱不得越。則身黃。若傷寒發黃。時身疼已解。此濕流關節。故不解也。須五苓以除其濕。

濕家但頭汗出。背強。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則噦。胸滿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

丹田有熱。胸中有寒。渴欲得水而不能飲。口燥煩也。

但頭汗。若小便利。則不發黃。背強惡寒。尙是太陽寒濕。法當汗解。若下之。陽氣擾於胸中故滿。中傷胃氣故噦。下焦虛不能制水。故小便不利也。如舌上有胎。不是心家熱。以上焦之濕不除。胸中之寒不解。惟丹田之有熱不安於下焦。而上走空竅。故口燥煩而舌上胎耳。不能飲水。可見濕猶在中。又當從五苓去桂枝易肉桂之法矣。

濕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下利不止者亦死。

濕痺本無死症。皆因妄治而死。火逆則驚癇瘈瘲。下之則直視失溲。舌胎而噦。皆死兆也。夫額上汗出而小便不利。是痺不得洩。故發黃。此更微喘。是水氣入肺。當不能通調水道。而小便反利者。是膀胱不藏。水泉不止也。若下利不止。是倉廩不藏。門戶不要也。失守者死矣。

濕家病。身上疼痛發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其脈大。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病在頭中寒濕。故鼻塞。內藥鼻中則愈。

種種皆是表症。鼻塞而不鳴。脈大而不浮。不關風矣。脈不沉細。非濕痺矣。腹初

不滿。則非痰熱在裏。重干頭痛。是頭中寒濕可知。寒濕從鼻而入。故鼻塞亦當從鼻而出。內藥鼻中。塞因塞用法也。

右論濕症。

太陽中暑者。身熱疼重而惡寒。脈微弱。此以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

中暑與傷寒迥殊。而亦有因於傷寒者。太陽之氣。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冬月之傷寒。傷於天之寒風。夏月之傷寒。傷於地之寒水也。脈微亡陽。脈弱發熱。此身熱脈微。本是暑傷於氣。而疼重惡寒。實由於寒水沐浴。留在皮膚而然。亦是傷寒所致耳。金匱用瓜蒂湯非是。宜五苓散藿香飲之類。

太陽中暑者。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其脈弦細芤遲。小便已。洒洒然毛聳。手足逆冷。小有勞。身卽熱。口開。前板齒燥。若發汗。則惡寒甚。加溫鍼。則發熱甚。下之則淋甚。

弦細芤遲。不得連講。言中暑夾寒之脈。或微弱。或弦細。或芤遲。皆是虛脈。如脈浮而緊者。名曰弦。弦而細則爲虛矣。脈弦而大則爲芤。芤固爲虛。芤而遲。更爲寒矣。以此脈而見發熱惡寒。身重疼痛等症。雖當炎夏。而虛寒可知。更當審其

小便。小便者。寒水之氣化也。寒水留在皮膚。不得下行。故小便已而洒然毛聳。其短濇可知。手足爲諸陽之本。小便已而逆冷。其寒水留於四肢可知。夏行冬令。不可謂非傷寒所致耳。仍以中暑名之者。以其人陰氣素虛。因小有勞。身即發熱。內熱更熾。見其開口以出之。板齒枯燥。故知其本乎中暑耳。若汗之表陽愈虛。陰寒反甚。火攻則陰津愈虛。發熱反甚。下之水行穀道。小便更短濇而成淋矣。此東垣補中益氣。深合仲景心也。

太陽中暑。其人汗出惡寒。身熱而渴也。

中暑夾寒。有不因乎浴水。而因乎乘涼者。或因露風。或因曠宇。或因夜風陰寒。先著於肌膚。而暑氣內傷於心脈。故惡寒身熱汗出而渴也。清暑益氣湯東垣得之矣。

右論暑症。

三症皆本於傷寒。故惡寒發熱身疼。皆與傷寒相例。痙者脈同濕家。中暑則大同小異。三脈迥殊於傷寒。治之者當以脈別症。更當從脈施治耳。

傷寒來蘇集

漢　南陽　張　機仲景原文
清　慈谿　柯　琴韻伯編註
清　崑山　馬中驊驤北較訂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三

陽明脈證上

陽明之爲病。胃家實也。

陽明爲傳化之府。當更實更虛。食入胃實而腸虛。食下腸實而胃虛。若但實不虛斯爲陽明之病根矣。胃實不是陽明病。而陽明之爲病。悉從胃實上得來。故以胃家實爲陽明一經之總綱也。然致實之由最宜詳審。有實于未病之先者。有實于得病之後者。有風寒外束。熱不得越而實者。有妄汗吐下。重亡津液而

實者。有從本經熱盛而實者。有從他經轉屬而實者。此只舉其病根在實。而勿得以胃實卽爲可下之症。按陽明提綱。與內經熱論不同。熱論重在經絡。病爲在表。此以裏證爲主。裏不和。卽是陽明病。他條或有表證。仲景意不在表。或兼經病。仲景意不在經。陽明爲闔。凡裏證不和者。又以闔病爲主。不大便固闔也。不小便亦闔也。不能食。食難用飽。初欲食。反不能食。皆闔也。自汗出。盜汗出。表開而裏闔也。反無汗。內外皆闔也。種種闔病。或然或否。故提綱獨以胃實爲正。胃實不是竟指燥屎堅鞕。只對下利言。下利是胃家不實矣。故汗出解後。胃中不和而下利者。便不稱陽明病。如胃中虛而不下利者。便屬陽明。卽初鞕後溏者。總不失爲胃家實也。所以然者。陽明太陰同處中州。而所司各別。胃司納。故以陽明主實。脾司輸。故以太陰主利。同一胃府而分治如此。是二經所由分也。

問曰。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

陽明主裏。而亦有外證者。有諸中而形諸外。非另有外證也。胃實之外見者。其身則蒸蒸然。裏熱熾而達於外。與太陽表邪發熱者不同。其汗則濈濈然。從內溢而無止息。與太陽風邪爲汗者不同。表寒已散。故不惡寒。裏熱閉結。故反惡

熱。只因有胃家實之病根。卽見身熱自汗之外證。不惡寒反惡熱之病情。然此但言病機發現。非卽可下之證也。宜輕劑以和之。必譫語、潮熱、煩躁、脹滿、諸證兼見。纔爲可下。

陽明病。脈浮而緊者。必潮熱。發作有時。但浮者。必盜汗出。

四證是陽明外證之提綱。故胃中虛冷。亦得稱陽明病者。因其外證如此也。陽明脈證。與太陽脈證不同。太陽脈浮緊者。必身疼痛。無汗。惡寒發熱不休。此則潮熱有時。是惡寒將自罷。將發潮熱時之脈也。此緊反入裏之謂。不可拘緊則爲寒之說矣。太陽脈但浮者。必無汗。今盜汗出。是因於內熱。且與本經初病但浮無汗而喘者不同。又不可拘浮爲在表之法矣。脈浮緊。但浮而不合麻黃證。身熱汗出而不是桂枝證。麻桂下咽。陽盛則斃耳。此脈從經異。非脈從病反。要知仲景分經辨脈。勿專據脈談證。

傷寒三日。陽明脈大

脈大者。兩陽合明。內外皆陽之象也。陽明受病之初。病爲在表。脈但浮而未大。與太陽同。故亦有麻黃桂枝證。至二日惡寒自止。而反惡熱。三日來。熱勢大盛。

故脈亦應其象而洪大也。此為胃家實之正脈。若小而不大。便屬少陽矣。內經云。陽明之至。短而濇。此指秋金司令之時脈。又曰陽明脈象大浮也。此指兩陽合明之病脈。

脈浮而大。心下反鞕。有熱。屬藏者。攻之不令發汗。屬府者。不令溲數。溲數則大便鞕。汗多則熱愈。汗少則便難。脈遲尚未可攻。

此治陽明之大法也。陽明主津液所生病。津液乾。則胃家實矣。津液致乾之道有二。汗多則傷上焦之液。溺多則傷下焦之液。一有所傷。則大便鞕而難出。故禁汗與溲。夫脈之浮而緊。浮而緩。浮而數。浮而遲者。皆不可攻而可汗。此浮而大。反不可汗而可攻者。以為此陽明三日之脈。當知大為病進。不可拘浮為在表也。心下者。胃口也。心下鞕。已見胃實之一班。以表脈不當見裏證。故曰反鞕耳。有熱屬藏。是指心肺有熱。不是竟指胃實。攻之是攻其熱。非攻其實。即與黃芩湯徹其熱之義也。不令者。禁止之辭。便見瀉心之意。上焦得通。津液自下。胃氣因和耳。屬府指膀胱。亦不指胃。膀胱熱。故溲數。不令處亦見當滋陰之義矣。屬府是陪說。本條重在藏熱。汗多句直接發汗句來。蓋汗為心液。汗出是有熱

屬藏之徵也。所以不令發汗者何。蓋汗出多津液亡而火就燥。則愈熱而大便難。卽汗出少。亦未免便鞕而難出。故利於急攻耳。仲景治陽明。不患在胃家實而患在藏有熱。故急於攻熱而緩以下。其實禁汗與溲所以存其津。正以和其實耳。然證有虛實。脈有真假。假令脈遲。便非藏實。是浮大皆爲虛脈矣。仲景特出此句。正發明心下鞕一證。有無熱屬藏者爲妄攻其熱者禁也。其慎密如此。

陽明病。心下鞕滿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

陽明證具。而心下鞕。有可攻之理矣。然鞕而尚未滿。是熱邪散漫。胃中尚未乾也。妄攻其熱。熱去寒起。移寒於脾。實反成虛。故利遂不止也。若利能自止。是其人之胃不虛而脾家實。腐穢去盡而邪不留。故愈　上條熱旣屬藏。利於急攻。所以存津液也。此條熱邪初熾。禁其妄攻。所以保中氣也。要知腹滿已是太陰一班。陽明太陰相配偶。胃實則太陰轉屬於陽明。胃虛則陽明轉屬於太陰矣。此仲景大有分寸處。診者大宜着眼。

傷寒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

嘔多是水氣在上焦。雖有胃實證。只宜小柴胡以通液。攻之恐有利遂不止之

禍。要知陽明病。津液未亡者。愼不可攻。蓋腹滿嘔吐。是太陰陽明相關證。胃實胃虛。是陽明太陰分別處。胃家實雖變證百出。不失爲生陽下利不止。參附不能挽回。便是死陰矣。

陽明病。自汗出。若發汗。小便自利。此爲津液內竭。大便雖鞕。不可攻之。當須自欲大便。宜蜜煎導而通之。若土瓜根。及與大猪膽汁。皆可爲導。

本自汗。更發汗。則上焦之液已外竭。小便自利。則下焦之液又內竭。胃中津液兩竭。大便之鞕可知。雖鞕而小便自利。是內實而非內熱矣。蓋陽明之實。不患在燥而患在熱。此內既無熱。只須外潤其燥耳。連用三自字。見胃實而無變證者。當任其自然而不可妄治。更當探苦欲之病情。於欲大便時。因其勢而利導之。不欲便者。宜靜以俟之矣。此何以故。蓋胃家實。固是病根。亦是其人命根。禁攻其實者。先慮其虛耳。

陽明病。本自汗出。醫更重發汗。病已差。尙微煩不了了者。此必大便鞕故也。以亡津液。胃中乾燥。故令大便鞕。當問其小便日幾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爲小便數少。以津液當還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

治病必求其本。胃者。津液之本也。汗與溲皆本於津液。本自汗出。本小便利。其人胃家之津液本多。仲景提出亡津液句。為世之不惜津液者告也。病差。指身熱汗出言。煩即惡熱之謂。煩而微。知惡熱將自罷。以尚不了。故大便鞕耳。數少。即再行之謂。大便鞕。小便少。皆因胃亡津液所致。不是陽盛於裏也。因胃中乾燥。則飲入於胃。不能上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故小便反少。而游溢之氣。尚能輸精於脾。津液相成。還歸於胃。胃氣因和。則大便自出。更無用導法矣。以此見津液素盛者。雖亡津液而津液終自還。正以見胃家實者。每躊躇顧慮。示人以勿妄下與勿妄汗也。歷舉治法。脈遲不可攻。心下滿不可攻。嘔多不可攻。小便自利與小便數少不可攻。總見胃家實。不是可攻證。

蜜煎方

蜜七分

右一味。於銅器內煎凝如飴狀。攪之。勿令焦着。欲可丸。併手捻作挺。令頭銳。大如指。長二寸許。當熱時急作。冷則硬。以內穀道中。欲大便時乃去之。

猪膽汁方

大猪膽一枚。瀉汁加醋少許。灌穀道中。如一食頃。當大便出宿食惡物甚效。

問曰。病有得之一日不發熱而惡寒者何也。答曰。雖得之一日。惡寒將自罷。卽自汗出而惡熱也。

陽明受病當二三日發。上條是指其已發熱言。此追究一日前未發熱時也。初受風寒之日。尙在陽明之表。與太陽初受時同。故陽明亦有麻黃桂枝證。二日來。表邪自罷。故不惡寒。寒止熱熾。故汗自出而反惡熱。兩陽合明之象見矣。陽明病。多從他經轉屬。此因本經自受寒邪。胃陽中發。寒邪卽退。反從熱化故耳。若因亡津液而轉屬。必在六七日來。不在一二日間。本經受病之初。其惡寒雖與太陽同。而無頭項強痛爲可辨。卽發熱汗出。亦同太陽桂枝證。但不惡寒反惡熱之病情。是陽明一經之樞紐。　本經受邪。有中面中膺之別。中面則有目疼鼻乾。邪氣居高。卽熱反勝寒。寒邪未能一日遽止。此中於膺部位近於胃。故退寒最捷。

問曰。惡寒何故自罷。答曰。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始雖惡寒。二日自止。此爲陽明病也。

太陽病八九日。尚有惡寒證。若少陽寒熱往來。三陰惡寒轉甚。非發汗溫中何能自罷惟陽明惡寒。未經表散卽能自止與他經不同。始雖惡寒二句。語意在陽明居中句上。夫知陽明之惡寒易止。便知陽明爲病之本矣。胃爲戊土位處中州。表裏寒熱之邪無所不歸。無所不化。皆從燥化而爲實。實則無所復傳。此胃家實所以爲陽明之病根也。

右論胃實證。

問曰。太陽緣何而得陽明病。答曰。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胃實大便難。此名陽明也。

此明太陽轉屬陽明之病。因有此亡津液之病機。成此胃家實之病根也。按、仲景陽明病機其原本經脈篇。主津液所生病句來。故雖有熱論中身熱鼻乾等症。總歸重在津液上。如中風之口苦咽乾。鼻乾不得汗。身目黃。小便難。皆津液不足所致。如腹滿小便不利。水穀不別等症。亦津液不化使然。故仲景諄諄以亡津液爲治陽明者告也。

陽脈微而汗出少者。爲自和也。汗出多者爲太過。陽脈實。因發其汗。出多者亦爲

太過。太過爲陽實於裏。亡津液。大便因鞕也。
陽明主津液所生病者也。因妄汗而傷津液。致胃家實耳。桂枝證本自汗。自汗多則亡津。麻黃證本無汗。發汗多亦亡津。此雖指太陽轉屬。然陽明表證亦有之。

本太陽病。初得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也。
徹、止也。卽汗出多之互辭。

傷寒轉屬陽明者。其人濈然微汗出也。
此亦汗出不止之互辭。槪言傷寒。不是專指太陽矣。

傷寒發熱無汗。嘔不能食而反汗出濈濈然者。是轉屬陽明也。
胃實之病機在汗出多。病情在不能食。初因寒邪外束。故無汗。繼而胃陽遽發。故反汗多。卽嘔不能食時。可知其人胃家素實。與乾嘔不同。而反汗出。則非太陽之中風。是陽明之病實矣。

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也。如不下者。病人不惡寒而渴者。此轉屬陽明也。小便數者。大便必鞕。不大便十日。

無所苦也。渴欲飲水者。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宜五苓散。
此病機在渴。以桂枝脈證而兼渴。其人津液素虧可知。小便數。則非消渴矣。以此知大便雖鞕。是津液不足。不是胃家有餘。即十日不便。而無痞滿硬痛之苦。不得爲承氣證。飲水利水。是胃家實而脈弱之正治也。不用猪苓湯用五苓散者。以表熱未除故耳。此爲太陽陽明之併病。餘義見五苓證中。
傷寒脈浮緩。手足自溫者。繫在太陰。太陰者。身當發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大便鞕者。爲陽明病也。
太陰受病。轉屬陽明者。以陽明爲燥土。故非經絡表裏相關所致。總因亡津液而致也。此病機在小便。小便不利。是津液不行。故溼土自病。病在肌肉。小便自利。是津液越出。故燥土受病。病在胃也。
客曰。病在太陰。同是小便自利。至七八日暴煩下利者。仍爲太陰病。大便鞕者。轉爲陽明病。其始則同。其終則異。何也。曰。陰陽異位。陽道實。陰道虛。故脾家實。則腐穢自去。而從太陰之開。胃家實。則地道不通。而成陽明之闔。此其別也。
右論他經轉屬證。

問曰。脈有陽結陰結。何以別之。答曰。其脈浮而數。能食。不大便者。此爲實。名曰陽結也。期十七日當劇。其脈沉而遲。不能食。身體重。大便反鞕。名曰陰結也。期十四日當劇。

脈以浮爲陽。爲在表。數爲熱。爲在府。沉爲陰。爲在裏。遲爲寒。爲在藏。證以能食者爲陽。爲內熱。不能食者爲陰。爲中寒。身輕者爲陽。重者爲陰。不大便者爲陽。自下利者爲陰。此陽道實陰道虛之定局也。然陽證亦有自下利者。故陰證亦有大便鞕者。實中有虛。虛中有實。又陰陽更盛更虛之義。故胃實因於陽邪者。爲陽結。有因於陰邪者。名陰結耳。然陽結能食而不大便。陰結不能食而能大便。何以故。人身腰以上爲陽。腰以下爲陰。陽結則陰病。故不大便。陰結則陽病。故不能食。此陽勝陰病。陰勝陽病之義也。凡三候爲半月。半月爲一節。凡病之不及太過。斯皆見矣。能食不大便者。是但納不輸爲太過。十七日劇者。陽主進。又合乎陽數之奇也。不能食而硬。便仍去者。是但輸不納爲不足。十四日劇者。陰主退。亦合乎陰數之偶也。脈法曰。計其餘命。生死之期。期以月節尅之。內經曰。能食者過期。不能食者不及期。此之謂也。

此條本爲陰結發論。陽結卽是胃實。爲陰結作伴耳。陰結無表證。當屬之少陰。不可以身重不能食爲陽明應有之證。沉遲爲陽明當見之脈。大便鞕爲胃家實。而不敢用溫補之劑也。且陰結與固瘕穀疸有別。彼溏而不便。是虛中有實。此鞕而有便。是實中有虛。急須用參附以回陽。勿淹留期至而不救。

右論陰陽結證。

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

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

此陽明之表證表脈也。二證全同太陽。而屬之陽明者。不頭項強痛故也。要知二方專爲表邪而設。不爲太陽而設。見麻黃證。卽用麻黃湯。見桂枝證。卽用桂枝湯。不必問其爲太陽陽明也。若惡寒一罷。則二方所必禁矣。

陽明病。脈浮而緊者。必潮熱發作有時。但浮者。必盜汗出。

上條脈證與太陽相同。此條脈證與太陽相殊。此陽明半表半裏之脈證。麻桂下咽。陽盛則斃耳。故善診者。必據證辨脈。勿據脈談證。 全註解見本篇之前。

脈浮而遲。面熱赤而戰惕者。六七日當汗出而解。遲爲無陽。不能作汗。其身必癢

也。

此陽明之虛證虛脈也。邪中於面。而陽明之陽上奉之。故面熱而色赤。陽併於上。而不足於外。衞寒邪切膚。故戰惕耳。此脈此證。欲其惡寒自止。於二日間。不可得矣。必六七日胃陽來復。始得汗出溱溱而解。所以然者。汗爲陽氣。遲爲陰脈。無陽不能作汗。更可以身癢驗之。此又當助陽發汗者也。

陽明病。法多汗。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膚中。此久虛故也。

陽明氣血俱多。故多汗。其人久虛。故反無汗。此又當益津液。和營衞。使陰陽自和而汗出也。

陽明病。反無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嘔而欬。手足厥者。必苦頭痛。若不欬不嘔。手足不厥者。頭不痛。

小便利。則裏無瘀熱可知。二三日無身熱汗出惡熱之表。而卽見嘔欬之裏。似乎熱發乎陰。更手足厥冷。又似病在三陰矣。若頭痛。又似太陽之陰證。然頭痛必因欬嘔厥逆。則頭痛不屬太陽。欬嘔厥逆。則必苦頭痛。是厥逆不屬三陰。斷乎爲陽明半表半裏之虛證也。此胃陽不敷布於四肢。故厥。不上升於額顱。故

痛。緣邪中於膺。結在胸中。致嘔欬而傷陽也。當用瓜蒂散吐之。嘔欬止。厥痛自除矣。兩者字作時字看更醒。

陽明病。但頭眩。不惡寒。故能食而欬。其人必咽痛。若不欬者。咽不痛。

不惡寒頭不痛但眩。是陽明之表已罷。能食而不嘔不厥但欬。乃是欬爲病本也。咽痛因於欬。頭眩亦因於欬。此邪結胸中。而胃家未實也。當從小柴胡加減法。

陽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嚥者。此必衄。

脈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者則衄。

此邪中於面。而病在經絡矣。液之與血。異名而同類。津液竭。血脈因之而亦傷。故陽明主津液所生病。亦主血所生病。陽明經起於鼻。繫於口齒。陽明病則津液不足。故口鼻乾燥。陽盛則陽絡傷。故血上溢而爲衄也。口鼻之津液枯涸。故欲漱水不欲嚥者。熱在口鼻。未入乎內也。能食者胃氣強也。以脈浮發熱之證。而見口乾鼻燥之病機。如病在陽明。更審其能食不欲嚥水之病情。知熱不在氣分。而在血分矣。此問而知之也

按、太陽陽明。皆多血之經。故皆有血證。太陽脈當上行。營氣逆不循其道。反循巔而下至目內眥。假道於陽明自鼻額而出鼻孔。故先目瞑頭痛。陽明脈當下行。營氣逆而不下。反循齒環唇而上循鼻外至鼻額而入鼻。故先口燥鼻乾。異源而同流者。以陽明經脈起於鼻之交頞中旁納太陽之脈故也。二條但言病機。不及脈法主治。宜桃仁承氣、犀角地黃輩。

右論陽明在表脈證。

傷寒四五日。脈沉而喘滿。沉爲在裏。而反發其汗。津液越出。大便爲難。表虛裏實、久則譫語。

喘而胸滿者。爲麻黃證。然必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今脈沉爲在裏。則喘滿屬於裏矣。反攻其表則表虛。故津液大泄。喘而滿者滿而實矣因轉屬陽明。此譫語所由來也。宜少與調胃。汗出爲表虛。然是陪話。歸重只在裏實。

發汗多。若重發汗者。亡其陽。譫語脈短者死。脈自和者不死。

上條論譫語之由。此條論譫語之脈。亡陽卽津液越出之互辭。心之液爲陽之汗。脈者血之府也。心主血脈。汗多則津液脫。營血虛。故脈短是營衞不行。藏府

不通。則死矣。此譫語而脈自和者。雖津液妄泄。而不甚脫。一惟胃實。而營衛通調。是脈有胃氣。故不死。此下歷言譫語不因於胃者。

譫語。直視喘滿者死。下利者亦死。

上條言死脈。此條言死證。蓋譫語本胃實。而不是死證。若譫語而一見虛脈虛證。則是死證。而非胃家實矣。藏府之精氣。皆上注於目。目不轉睛。不識人。藏府之氣絕矣。喘滿見於未汗之前。爲裏實。見於譫語之時。是肺氣已敗。呼吸不利。故喘而不休。脾家大虛。不能爲胃行其津液。故滿而不運。若下利不止。是倉廩不藏。門戶不要也。與大便難而譫語者。天淵矣。

夫實則譫語。虛則鄭聲。鄭聲重語也。

同一譫語。而有虛實之分。邪氣盛則實。言雖妄誕。與發狂不同。有莊嚴狀。名曰譫語。正氣奪則虛。必目見鬼神。故鄭重其語。有求生求救之狀。名曰鄭聲。此即從譫語中分出。以明譫語有不因胃實而發者。更釋以重語二字。見鄭重之謂。而非鄭重之音也。若造字出於喉中。與語多重復叮嚀者不休等義。誰不知其虛。仲景爲庸辨。

陽明病。下血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但頭汗出者。刺期門。其隨實而瀉之。濈然汗出則愈。

血室者。肝也。肝為藏血之臟。故稱血室。女以血用事。故下血之病最多。若男子非損傷。則無下血之病。惟陽明主血所生病。其經多血多氣。行身之前。鄰於衝任。陽明熱盛。侵及血室。血室不藏。溢出前陰。故男女俱有是證。血病則魂無所歸。心神無主。譫語必發。要知此非胃實。因熱入血室而肝實也。肝熱心亦熱。熱傷心氣。既不能主血。亦不能作汗。但頭有汗。而不能遍身。此非汗吐下法可愈矣。必刺肝之募。引血上歸經絡。推陳致新。使熱有所洩。則肝得所藏。心得所主。魂有所歸。神有所依。自然汗出週身。血不妄行。譫語自止矣。按、畜血便膿血。總是熱入血室。入於腸胃。從肛門而下者。謂之便血膿血。蓋女子經血出自子戶。與溺道不同門。男子精血溺三物內異道而外同門。精道由腎。血道由肝。水道由膀胱。其源各別。而皆出自前陰。

期門肝之募也。又足太陰厥陰陰維之會。太陰陽明為表裏。厥陰少陽為表裏。陽病治陰。故陽明少陽血病。皆得刺之。

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而脈遲身凉。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譫語者。此爲熱入血室也。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

人之十二經脈。應地之十二水。故稱血爲經水。女子屬陰而多血。脈者。血之府也。脈以應月。故女子一月經水溢出。應時而下。故人稱之爲月事也。此言婦人適於經水來時。中於風邪。發熱惡寒。此時未慮及月事矣。病從外來。先解其外可知。至七八日熱除身凉。脈遲爲愈。乃反見胸脇苦滿。而非結胸。反發譫語。而非胃實。何也。脈遲故也。遲爲在藏。必其經水適來時。風寒外來。內熱乘肝。月事未盡之餘。其血必結。當刺其募以瀉其結熱。滿自消而譫語自止。此通因塞用法也。

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則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狀。此爲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下焦。必自愈。

前言中風。此言傷寒者。見婦人傷寒中風。皆有熱入血室證也。然此三條。皆因譫語而發。不重在熱入血室。更不重在傷寒中風。要知譫語多有不因於胃者。不可以譫語爲胃實而犯其胃氣也。發熱不惡寒。是陽明病。申酉譫語疑爲胃

實。若是經水適來。固知熱入血室矣。此經水未斷。與上條血結不同。是肝虛魂不安而妄見。本無實可瀉。固不得妄下以傷胃氣。亦不得刺之令汗。以傷上焦之陽。刺之出血。以傷下焦之陰也。俟其經盡。則譫語自除。而身熱自退矣。當以不治治之。

熱入血室。寒熱如瘧而不譫語者。入柴胡證。

右論陽明譫語脈證。

陽明脈證下

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腹滿微喘。發熱惡寒。脈浮而緊。若下之。則腹滿小便難也。

本條無目疼鼻乾之經病。又無尺寸俱長之表脈。微喘惡寒。脈浮而緊。與太陽麻黃證同。口苦咽乾。又似太陽少陽合病。更兼腹滿。又似太陽太陰兩感。他經形證互呈。本經形證未顯。何以名爲陽明中風耶。以無頭項強痛。則不屬太陽。不耳聾目赤。則不屬少陽。不腹痛自利。則不關太陰。是知口爲胃竅。咽爲胃門。腹爲胃室。喘爲胃病矣。今雖惡寒。二日必止。脈之浮緊。亦潮熱有時之候也。此

爲陽明初病在裏之表。津液素虧。故有是證。若以腹滿爲胃實而下之。津液既竭。腹更滿而小便難。必大便反易矣。此中風轉中寒。胃實轉胃虛。初能食而致反不能食之機也。傷寒中風。但見有柴胡一證便是。則口苦咽乾。當從少陽證治。脈浮而緊者。當曰弦矣。

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部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臥。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脈弦浮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若不尿。腹滿加噦者。不治。

本條不言發熱。看中風二字。便藏表熱在內。外不解。卽指表熱而言。卽暗伏內已解句。病過十日。是內已解之互文也。當在外不解句。上無餘證句。接外不解句來。刺之。是刺足陽明。隨其實而瀉之。少差句。言內能俱減。但外證未解耳。非刺耳前後。其腫少差之謂也。脈弦浮者。向之浮大減小而弦尚存。是陽明之脈證已罷。惟少陽之表邪尚存。故可用小柴胡以解外。若脈但浮而不弦大。則非陽明少陽脈。無餘證。則上文諸證悉罷。是無陽明少陽證。惟太陽之表邪未散。故可與麻黃湯以解外。所以然者。以陽明居中。其風非是太陽轉屬。卽是少陽

轉刺。兩陽相熏灼。故病過十日。而表熱不退也。無餘證可憑。只表熱不解。法當憑脈。故弦浮者。可知少陽轉屬之遺風。但浮者。是太陽轉屬之餘風也。若不尿腹滿加噦。是接耳前後腫來。此是內不解。故小便難者。竟至不尿。腹部滿者竟不減。時時噦者更加噦矣。非刺後所致。亦非用柴胡麻黃後變證也。　太陽主表。故中風多表證。陽明主裏。故中風多裏證。　弦爲少陽脈。耳前後脇下爲少陽部。陽明中風。而脈證兼少陽者。以膽爲風府故也。若不兼太陽少陽脈證。只是陽明病。而不名中風矣。參看口苦咽乾。知陽明中風。從少陽轉屬者居多。本條多中風而不言惡風。亦不言惡熱。要知始雖惡寒。二日自止。風邪未解。故不惡熱。是陽明中風。與太少不同。而陽明過經。留連不解之風。亦與本經初中迥別也。

右論陽明中風證。

陽明病。若能食。名中風。不能食。名中寒。

太陽主表。病情當以表辨。陽明主裏。證雖在表。病情仍以裏辨。此不特以能食不能食別風寒。更以能食不能食。審胃家虛實也。要知風寒本一體。隨人胃氣

而別。此條本為陽明初受表邪。先辨胃家虛實。為診家提綱。使其着眼處。不是為陽明分中風傷寒之法也。

陽明病。若中寒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此欲作固瘕。必大便初鞕後溏。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穀不別故也。

胃實則中熱。故能消穀。胃虛則中寒。故不能食。陽明以胃實為病根。更當以胃寒為深慮耳。凡身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稱陽明病。今但手足汗出。則津液之泄於外者尚少。小便不利。則津液不泄於下。陽明所慮在亡津液。此更慮其不能化液矣。

固瘕。即初鞕後溏之謂。肛門雖固結。而腸中不全乾也。溏即水穀不別之象。以癥瘕作解者謬矣。按、大腸小腸俱屬於胃。欲知胃之虛實。必於二便驗之。小便利。屎定鞕。小便不利。必大便初硬後溏。今人但知大便硬。大便難。不大便者。為陽明病。亦知小便難。小便不利。小便數少或不尿者。皆陽明病乎。

陽明病。不能食。攻其熱必噦。所以然者。胃中虛冷故也。以其人本虛。故攻其熱必噦。

初受病。便不能食。知其人本來胃虛。與中有燥屎而反不能食者。有別也。噦爲胃病。病深者。其聲噦矣。

若胃中虛冷。不能食者。飲水則噦。

要知陽明病不能食者。雖身熱惡熱。而不可攻其熱。不能食。便是胃中虛冷。用寒以徹表熱。便是攻。非指用承氣也。傷寒治陽明之法利在攻。仲景治陽明之心。全在未可攻。故諄諄以胃家虛實相告耳。

陽明病。脈遲。腹滿。食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必小便難。此欲作穀疸。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

陽明脈浮而弦大。爲中風。若脈遲。爲中寒爲無陽矣。食難用飽。因於腹滿。腹滿因於小便難。煩眩又因於食飽耳。食入於胃。濁氣歸心。故煩。虛陽不能化液。則清中清者不上升。故食穀則頭眩。濁中清者不下輸。故腹滿而小便難。胃脘之陽。不達於寸口。故脈遲也。金匱曰。穀氣不消。胃中苦滿。濁氣下流。小便不通。身體盡黃。名曰穀疸。當用五苓散調胃利水。而反用茵陳湯下之。腹滿不減。而除中發噦所由來矣。所以然者。蓋遲爲在藏。脾家實。則腐穢自去。食難用飽者。脾

不磨也。下之則脾家愈虛。不化不出。故腹滿如故。

傷寒脈遲。六七日。而反與黃芩湯徹其熱。脈遲爲寒。今與黃芩湯。復除其熱。腹中應冷。當不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必死。

凡首揭陽明病者。必身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也。此言傷寒則惡寒可知。言徹其熱。則發熱可知。脈遲爲無陽。不能作汗。必服桂枝湯啜稀熱粥。令汗生於穀耳。黃芩湯本爲協熱下利而設。不爲脈遲表熱而設。今不知脈遲爲裏寒。但知清表之餘熱。熱去寒起。則不能食者爲中寒。反能食者爲除中矣。除中者。胃陽不支。假穀氣以自救。凡人將死。而反強食者是也。

陽明病。初欲食。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調。其人骨節疼。翕翕然如有熱狀。奄然狂發。濈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勝穀氣。與汗共併。脈緊則愈。

初欲食則胃不虛冷。小便不利。是水氣不宣矣。大便反調。胃不實可知。骨節疼者。濕流關節也。翕翕如有熱。而不甚熱者。燥化不行。而濕在皮膚也。其人胃本不虛。因水氣怫鬱。鬱極而發。故忽狂。汗生於穀。濈然汗出者。水氣與穀氣併出而爲汗也。脈緊者。對遲而言。非緊則爲寒之謂。

若脈遲。至六七日不欲食。此爲晚發。水停故也。爲未解。食自可者。爲欲解。

初能食至六七日陽氣來復之時。反不欲食。是胃中寒冷。因水停而然。名曰晚發。因固瘕穀疸等爲未除也。食自可。則胃陽已復。故欲解。

傷寒。大吐大下之。極虛。復極汗者。以其人外氣怫鬱。復與之水。以發其汗。因得噦。所以然者。胃中虛冷故也。

陽明居中。或亡其津而爲實。或亡其津而爲虛。皆得轉爲陽明。其傳爲實者可下。其傳爲虛者當溫矣。

右論陽明中寒證。

陽明病。欲解時。從申至戌止。

申酉爲陽明主時。即日晡也。凡稱欲解者。俱指表而言。如太陽頭痛自止。惡寒自罷。陽明則身不熱。不惡熱也。

右論陽明病解時。

梔子豉湯證

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躁。心憒憒而譫語。若加燒鍼。心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憹。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

脈證與陽明中風同。彼以惡寒。故名中風。此反惡熱。故名陽明病。陽明主肌肉。熱甚無津液以和之。則肉不和。故身重。此陽明半表裏證也。邪已入腹。不在營衞之間。脈雖浮。不可爲在表而發汗。脈雖緊。不可以身重而加溫鍼。胃家初實。尙未燥硬。不可以喘滿惡熱而攻下。若妄汗之。則腎液虛。故躁。心液亡。故昏昧而憒憒。胃無津液。故大便燥硬而譫語也。若謬加溫鍼。是以火濟火。故心恐懼而怵惕。土水皆因火侮。故煩躁而不得眠也。陽明中風病在氣分。不可妄下。此既見胃實之證。下之亦不爲過。但胃中以下而空虛。喘滿汗出。惡熱身重等證或罷。而邪之客上焦者。必不因下除。故動於陽而心中懊憹不安也。病在陽明。以妄汗爲重。妄下爲輕。舌上胎句。項上四段來。不惡反惡。皆由心主。憒憒怵惕懊憹之象。皆心病所致。故當以舌驗之。舌爲心之外候。心熱之微甚。與胎之厚薄。色之淺深。爲可徵也。梔子豉湯主之。是總結上四段症。要知本湯是胃家初

受雙解表裏之方。不只爲誤下後立法。蓋陽明初病。不全在表。不全在裏。諸證皆在裏之半表間。汗下溫鍼。皆在所禁。將何以治之。惟有吐之一法。爲陽明表邪之出路耳。然病在胸中。宜瓜蒂散。此已在腹中。則瓜蒂散不中與也。梔子豉湯主之。外而自汗惡熱身重可除。內而喘滿咽乾口苦自解矣。

陽明之有梔豉湯。猶太陽之有桂枝湯。既可以驅邪。亦可以救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耳。

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上文是陽邪自表入裏。此條則自淺入深之證也。咽燥口苦惡熱。熱雖在裏。尚未犯心。憒憒怵惕懊憹。雖入心尚不及胃。燥渴欲飲。是熱已入胃尚未燥硬。用白虎加人參湯。瀉胃火而扶元氣。全不涉汗吐下三法矣。

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

上條根首條諸證。此條又根上文飲水來。連用五若字。見仲景說法禦病之詳。梔豉湯所不及者。白虎湯繼之。白虎湯不及者。猪苓湯繼之。此陽明起手之三法。所以然者。總爲胃家惜津液。既不肯令胃燥。亦不肯令水漬入胃耳。　餘義

見猪苓湯證。

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梔子豉湯主之。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主之。

虛煩是陽明之壞病。便從梔子湯隨證治之。猶太陽壞病。多用桂枝湯加減法也。以吐易溫鍼。以懊憹概憒憒怵惕。可互文見意。梔豉湯本爲治煩躁設。又可以治虛煩。以此治陽明之虛。與太陽之虛不同。陽明之煩。與太陽之煩有別矣。首句雖兼汗吐下。而大意單指下後言。以陽明病多誤在早下故也。反覆顛倒四字。切肖不得眠之狀。爲虛煩二字傳神。此火性搖動。心無依著故也。心居胃上。卽陽明之表。凡心病皆陽明表邪。故制梔豉湯因而越之。蓋太陽之表。當汗而不當吐。陽明之表。當吐而不當汗。太陽之裏。當利小便而不當下。陽明之裏。當下而不當利小便。今人但知汗爲解表。不知吐亦爲解表。故於仲景大法中。但知汗下。而遺其吐法耳。若少氣若嘔。又從虛煩中分出。煩必傷氣。加甘草以益氣。虛熱相搏。必欲嘔。加生薑以散邪。

發汗。若下之。而發煩熱。胸中窒者。梔子豉湯主之。

窒者。痞塞之謂。煩爲虛煩。則熱亦虛熱。窒亦虛窒矣。此熱傷君主。心氣不足而然。梔豉治之。是益心之陽。寒亦通行之謂歟。誤下後。痞不在心下而在胸中。故仍用梔豉。與太陽下後外不解者。仍用桂枝同法。蓋病不變。則方不可易耳。

下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爲虛煩也。宜梔子豉湯。

更煩是既解而復煩也。心下軟。對胸中窒而言。與心下反硬者懸殊矣。要知陽明虛煩。對胃家實熱而言。是空虛之虛。不是虛弱之虛。

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憹。饑不能食。但頭汗出者。梔子豉湯主之。

外有熱。是身熱未除。手足溫。尚未濈然汗出。此猶未下前證。見不當早下也。不結胸。是心下無水氣。知是陽明之燥化。心中懊憹。是上焦之熱不除。饑不能食。是邪熱不殺穀。但頭汗出而不發黃者。心火上炎。而皮膚無水氣也。此指下後變證。夫病屬陽明。本有可下之理。然外證未除。下之太早。胃雖不傷。而上焦火鬱不達。仍與梔子豉湯吐之。心清而內外自和矣。

傷寒五六日。大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未欲解也。梔子豉湯主之。

病發於陽而反下之。外熱未除。心中結痛。雖輕於結胸。而甚於懊憹矣。結胸是水結胸脇。用陷胸湯。水鬱則折之也。此乃熱結心中。用梔豉湯。火鬱則發之也。

梔子豉湯

梔　子十四枚　香　豉四合綿裹

右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得二升半。內豉。煮取升半。去渣。分爲二服。溫進一服。得吐止後服。

梔子甘草豉湯

本方加　甘　草二兩　餘同前法。

梔子生薑豉湯

本方加　生　薑五兩　餘同前法。

此陽明半表半裏涌泄之劑也。少陽之半表是寒。半裏是熱。而陽明之熱。自內達外。有熱無寒。其外證身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或目疼鼻乾不得臥。其內證咽燥口苦。舌胎煩躁。渴欲飲水。心中懊憹。腹滿而喘。此熱半在表半在裏也。脉雖浮緊。不得爲太陽病。非汗劑所宜。又病在胸腹。而未入胃府。則不當下。

法當湧吐以發散其邪。梔子苦能洩熱。寒能勝熱。其形象心。又赤色通心。故除心煩憒憒懊憹結痛等症。豆形象腎。製而爲豉。輕浮上行。能使心腹之邪上出於口。一吐而心腹得舒。表裏之煩熱悉除矣。所以然者。二陽之病發心脾已上諸證。是心脾熱。而不是胃家熱。卽本論所云有熱屬藏者。攻之。不令發汗之謂也。若夫熱傷氣者。少氣加甘草以益氣。虛熱相搏者多嘔。加生薑以散邪。梔豉湯。以梔配豉。瓜蒂散。以赤豆配豉。皆心腎交合之義。

傷寒。醫以丸藥大下之。身熱不去。微煩者。梔子乾薑湯主之。

攻裏不遠寒。用丸藥大下之。寒氣留中可知。心微煩而不懊憹。則非吐劑所宜也。用梔子以解煩。倍乾薑以逐內寒而散表熱。寒因熱用。熱因寒用。二味成方。而三法備矣。

傷寒下後。心煩腹滿。起臥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

心煩則難臥。腹滿則難起。起臥不安。是心移熱於胃。與反覆顚倒之虛煩不同。梔子以治煩。枳朴以洩滿。此兩解心腹之妙劑也。熱已入胃。則不當吐。便未燥硬。則不可下。此爲小承氣之先着。

梔子乾薑湯

梔　子十四枚　乾　薑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

梔子厚朴湯

梔　子十四枚　厚　朴四兩　枳　實　餘同前法。

夫梔子之性。能屈曲下行。不是上湧之劑。惟豉之腐氣。上熏心肺。能令人吐耳。觀瓜蒂散必用豉汁和劑服。是吐在豉而不在梔也。此梔子乾薑湯去豉用薑。是取其橫散。梔子厚朴湯以枳朴易豉。是取其下洩。皆不欲上越之義。舊本兩方後。槪云得吐止後服。豈不謬哉。觀梔子柏皮湯與茵陳湯中。俱有梔子。俱不言吐。又病人舊微溏者不可與。則梔子之性自明。

傷寒身熱發黃者。梔子柏皮湯主之。

身熱汗出。爲陽明病。若寒邪太重。陽氣怫鬱在表。亦有汗不得出。熱不得越而發黃者矣。黃爲土色。胃火內熾。津液枯涸。故黃見於肌肉之間。與太陽誤下。寒水留在皮膚者迥別。非汗吐下三法所宜也。必須苦甘之劑以調之。梔柏甘草。

皆色黃而質潤。梔子以治內煩。柏皮以治外熱。甘草以和中氣。形色之病。仍假形色以通之。神乎神矣。

梔子柏皮湯

梔子十五枚　甘草二兩　黃柏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

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者。身必發黃。

陽明病法多汗。反無汗。則熱不得越。小便不利。則熱不得降。心液不支。故雖未經汗下。而心中懊憹也。無汗小便不利。是發黃之原。心中懊憹。是發黃之兆。然口不渴。腹不滿。非茵陳湯所宜。與梔子柏皮湯。黃自解矣。

陽明病。被火。額上微汗出。而小便不利者。必發黃。

陽明無表證。不當發汗。況以火劫乎。額爲心部。額上微汗。心液竭矣。心虛腎亦虛。故小便不利而發黃。非梔子柏皮湯。何以挽津液於涸竭之餘耶。

陽明病。面合赤色。不可下之。必發熱色黃。小便不利也。

面色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當以汗解。而反下之。熱不得越。故復發熱。而赤轉

爲黃也。上條因於火逆。此條因於妄下。前以小便不利而發黃。此條先黃而小便不利。總因津液枯涸。不能通調水道而然。須梔子柏皮。滋化源而致津液。非滲洩之劑所宜矣。黃未發宜梔子豉湯。已黃宜梔子柏皮湯。

仲景治太陽發黃有二法。但頭汗出。小便不利者。麻黃連翹湯汗之。少腹硬。小便自利者。抵當湯下之。治陽明發黃二法。但頭汗小便不利腹滿者。茵陳大黃以下之。身熱發黃與誤治而致者。梔子柏皮以清之。總不用滲洩之劑。要知仲景治陽明。重在存津液。不欲利小便。惟恐胃中燥耳。所謂治病必求其本。

凡用梔子湯。病人舊微溏者。不可與服之。

向來胃氣不實。卽梔子亦禁用。用承氣者。可不慎之歟。

瓜蒂散證

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強。寸脈微浮。胸中痞鞕。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此爲胸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蒂散。

病如桂枝。是見發熱汗出惡風鼻鳴乾嘔等證。頭不痛。項不強。則非太陽中風。

未經汗下而胸中痞硬。其氣上衝。便非桂枝證矣。病機在胸中痞硬。便當究痞硬之病因。思胸中痞硬之治法矣。胸中者。陽明之表也。邪中於面。則入陽明。中於膺。亦入陽明。則鼻鳴發熱汗出惡風者。是邪中於面。在表之表也。胸中痞硬。氣上衝不得息者。邪中膺在裏之表也。寒邪結而不散。胃陽抑而不升。故成此痞象耳。胃者土也。土生萬物。不吐者死。必用酸苦湧洩之味。因而越之。胃陽得升。胸寒自散。裏之表和。表之表亦解矣。此瓜蒂散爲陽明之表劑。

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心下滿而煩。飢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吐之。宜瓜蒂散。

手足爲諸陽之本。厥冷則胃陽不達於四肢。緊則爲寒。乍緊者。不厥時不緊。言緊與厥相應也。此寒結胸中之脈證。心下者。胃口也。滿者。胃氣逆。煩者。胃火盛。火能消物。故飢。寒結胸中。故不能食。此陰併於上。陽併於下。故寒傷形。熱傷氣也。非汗下溫補之法所能治。必瓜蒂散吐之。此塞因通用法。又寒因寒用法。

上條是陽明中風脈證。此條是陽明傷寒脈證。上條是陽明小結胸。此條是陽明大結胸。太陽結胸因熱入硬滿而痛爲有形。故製大陷胸下之。陽明結胸因

寒。塞。硬滿不痛爲無形。故製瓜蒂散吐之。

少陰證。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此胸中實。不可下也。當吐之。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當溫之。宜四逆湯。

欲吐而不吐者。少陰虛證。此飲食入口卽吐。非胃寒矣。心下溫卽欲吐。溫止則不欲吐矣。復不能吐者。寒氣在胸中。似有形而實無形。非若飲食有形而可直拒之也。此病升而不降。宜從高者抑之之法。下之則愈矣。而不敢者。以始得病時手足寒。脈弦遲。疑其爲寒。今以心下溫證之。此爲熱實。然實不在胃而在胸中。則不可下也。當因其勢而利導之。不出高者越之之法。然病在少陰。嘔吐多屬於虛寒。最宜細究。若膈上有寒飲。與心下溫者不同。而反乾嘔者。與飲食卽吐者不同矣。瓜蒂散不中與也。氣上衝。滿而煩。心下溫。皆是瓜蒂散作眼處。手足寒。脈弦遲。有心溫膈寒二證。須着眼。

瓜蒂散

赤小豆　瓜蒂 熬黄各一分

二味。各别擣篩爲散。合治之。取一錢匕。以香豉一合。用熱湯七合。煑作稀糜。去渣

取汁。和散溫頓服。不吐。少少加。得快吐乃止。諸亡血虛家。不可與之。

瓜爲甘果。曲熱於長夏。清胃熱者也。其蒂。瓜之生氣所繫也。色青味苦。象東方甲木之化。得春升生發之機。故能提胃中之氣。除胸中實邪。爲吐劑中第一品藥。故必用穀氣以和之。赤小豆甘酸下行而止吐。取爲反佐。制其太過也。香豉本性沉重。糜熟而使輕浮。苦甘相濟。引陽氣以上升。驅陰邪而外出。作爲稀糜。調二散。雖快吐而不傷神。仲景製方之精義。赤豆爲心穀而主降。香豉爲腎穀而反升。既濟之理也。

太陽病。當惡寒發熱。今自汗出。不惡寒發熱。關上脈細數者。以醫吐之過也。此爲小逆。一二日吐之者。腹中飢。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以醫吐之所致也。

言太陽病。頭項強痛可知。今自汗出而不惡寒發熱。疑非桂枝證。以脈辨之。關上者。陽明脈位也。細數而不洪大。雖自汗而不惡熱。則不是與陽明併病。不口乾煩滿而自汗出。是不與少陰兩感。原其故。乃庸醫妄吐之所致也。吐後惡寒發熱之表雖除。而頭項強痛仍在。則自汗爲表虛。脈細數爲裏熱也。此其人胃

氣未傷。猶未至不能食。尙爲小逆。其誤吐而傷及胃氣者。更當計日以辨之。若一二日間。熱正在表。當汗解而反吐之。寒邪乘虛入胃。故饑不能食。三四日間。熱發於裏。當淸解而反吐之。胃陽已亡。故不喜穀食。而反喜瓜果。是除中也。邪熱不化物。故朝食暮吐。生意盡矣。此爲大逆。

按、三陽皆受氣於胸中。在陽明以胸爲表。吐之陽氣得宣。故吐中便寓發散之意。太陽以胸爲裏。故有乾嘔嘔逆之證。而不可吐。吐之則傷胃而爲逆。少陽得胸中之表。故亦有喜嘔證。吐之則悸而驚矣。

太陽病吐之。但太陽病當惡寒。今反不惡寒。不欲近衣。此爲吐之內煩也。

上條因吐而亡胃脘之陽。此因吐而傷膻中之陰。前條見其人之胃虛。此條見其人之陽盛。前條寒入太陰而傷脾精。此條熱入陽明而成胃實。皆太陽妄吐之變證。是瓜蒂散所禁。不特亡血虛家也。

白虎湯證

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

參湯主之。

白虎湯治結熱在裏之劑。先示所禁。後明所用。見白虎爲重。則不可輕用也。脈浮發熱無汗。麻黃證尙在。即是表不解。更兼渴欲飲水。又是熱入裏。此謂有表裏證。當用五苓。多服煖水發汗矣。若外熱已解。是無表證。但渴欲飲水。是邪熱內攻。熱邪與元氣不兩立。急當救裏。故用白虎加人參以主之。若表不解而妄用之。熱退寒起。亡可立待矣。

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前條詳證。此條詳脈。　全註見桂枝篇。

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傷寒六七日。無大熱。其人躁煩。爲陽去入陰。此雖不躁而口渴心煩。陽邪入裏明矣。無大熱。指表言。見微熱猶在。背微惡寒。見惡寒將罷。此雖有表裏證而表邪已輕。裏熱已甚。急與白虎加人參湯。裏和而表自解矣。

傷寒若吐若下。得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傷寒七八日尙不解者。當汗不汗。反行吐下。是治之逆也。吐則津液亡於上。下則津液亡於下。表雖不解。熱已入於裏矣。太陽主表。陽明主裏。表裏俱熱。是兩陽併病也。惡風爲太陽表證未罷。然時時惡風。則有時不惡。表將解矣。與背微惡寒同。煩躁舌乾大渴。爲陽明證。欲飲水數升。裏熱罷而不散。急當救裏以滋津液。裏和表亦解。故不須兩解之法。

陽明病。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白虎所治。皆陽明燥證。揭爲陽明主方。信爲有見。

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遺尿。發汗則譫語。下之則額上汗出。手足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

此本陽明病。而略兼太少也。胃氣不通。故腹滿。陽明主肉。無氣以動。故身重難以轉側者。少陽行身之側也。口者。胃之門戶。胃氣病。則津液不能上行。故不仁。陽明則顏黑。少陽病面微有塵。陽氣不榮於面。故垢。膀胱不約爲遺溺。遺溺者。太陽本病也。雖三陽合病。而陽明證多。則當獨取陽明矣。無表證。則不宜汗。胃未實。則不當下。此陽明半表裏證也。裏熱而非裏實。故當用白虎。而不當用承

氣。若妄汗。則津竭而譫語。誤下。則亡陽而額汗出。手足厥也。此自汗出。爲內熱甚者言耳。接遺尿句來。若自汗而無大煩大渴證。無洪大浮滑脈。當從虛治。不得妄用白虎。若額上汗出。手足冷者。見煩渴譫語等證。與洪滑之脈。亦可用白虎湯。

三陽合病。脈浮大。在關上。但欲睡眠。合目則汗。

上條言病狀及治方。此條詳病脈。探病情。究病機。必兩條合參。而合病之大要始得。脈大爲陽。關上陽所治也。是爲重陽矣。但欲睡眠。是陽入於陰矣。合目則衞氣行陰。而兼汗出。熱淫於內矣。與上文自汗同。此少陰脈微細而但欲寐。不同。

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裏有邪。白虎湯主之。

此條論脈而不及證。因有白虎湯證。而推及其脈也。勿只據脈而不審其證。脈浮而滑爲陽。陽主熱。內經云。脈緩而滑曰熱中。是浮爲在表。滑爲在裏。舊本作裏有寒者誤。此雖表裏並言。而重在裏熱。所謂結熱在裏。表裏似熱者也。

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

脈微而厥爲寒厥。脈滑而厥爲熱厥。陽極似陰之證。全憑脈以辨之。然必煩渴引飲能食而大便難。乃爲裏有熱也。白虎湯石膏一斤碎綿裹知母六兩甘草二兩粳米六合水一斗米熟湯成溫服一升日三服

白虎加人參湯

石膏一斤碎綿裹 知母六兩 甘草二兩 粳米六合 人參三兩

水一斗。煑米熟湯成。溫服一升。日三服。

經曰。火生苦。又曰。以苦燥之。又曰。味過於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以是知苦從火化。火能生土。則土燥火炎。非苦寒之味所能治矣。經曰。甘先入脾。又曰。以甘瀉之。又曰。飲入於胃。輸精於脾。上歸於肺。水精四布。五經並行。以是知甘寒之品。乃瀉胃火生津液之上劑也。石膏大寒。寒能勝熱。味甘歸脾。質剛而主降。備中土生金之體。色白通肺。質重而含脂。具金能生水之用。故以爲君。知母氣寒主降。苦以洩肺火。辛以潤肺燥。內肥白而外皮毛。肺金之象。生水之源也。故以爲臣。甘草皮赤中黃。能土中瀉火。爲中宮舟楫。寒藥得之緩其寒。用此爲佐。沉降之性。亦得留連於脾胃之間矣。粳米稼穡作甘。氣味溫和。稟容平之德。爲後天養命之資。得此爲佐。陰寒之物。則無傷損脾胃之慮也。煑湯入胃。輸脾歸肺。

水精四布。大煩大渴可除矣。白虎爲西方金神。用以名湯者。秋金得令。而暑清陽解。此四時之序也。更加人參。以補中益氣而生津。協和甘草粳米之補。承制石膏知母之寒。瀉火而火不傷。乃操萬全之術者。

茵陳湯證

陽明病。發熱汗出。此爲熱越。不能發黃也。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腹滿。小便不利。渴飲水漿。此爲瘀熱在裏。身必發黃。茵陳蒿湯主之。

陽明多汗。此爲裏實表虛。反無汗。是表裏俱實矣。表實則發黃。裏實則腹滿。但頭汗出。小便不利。與麻黃連翹證同。然彼屬太陽。因誤下而表邪未散。熱雖裏而未深。故口不渴。腹不滿。仍當汗解。此屬陽明。未經汗下。而津液已亡。故腹滿小便不利。渴欲飲水。此瘀熱在裏。非汗吐所宜矣。身無汗。小便不利。不得用白虎。瘀熱發黃。內無津液。不得用五苓。故製茵陳湯以佐梔子承氣之所不及也。但頭汗。則身黃而面目不黃。若中風不得汗。則一身及面目悉黃。以見發黃是津液所生病。

傷寒七八日。身黄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茵陳蒿湯主之。

傷寒七八日不解。陽氣重也。黄色鮮明者。汗在肌肉而不達也。小便不利。內無津液也。腹微滿。胃家實也。調和二便。此茵陳之職。

茵陳蒿湯

茵陳蒿六兩　梔子十四枚　大黄一兩

以水一斗。先煑茵陳減六升。內二味。煑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小便當利。尿如皂角汁狀。色正赤。一宿腹減。黄從小便去。

茵陳稟北方之色。經冬不凋。受霜承雪。故能除熱邪留結。梔子以通水源。大黄以調胃實。令一身內外之瘀熱。悉從小便出。腹滿自減。而津液無傷。此茵陳湯爲陽明利水之妙劑也。

傷寒發汗已。身目爲黄。所以然者。以寒濕在裏。不解故也。不可下。於寒溼中求之。

發黄有因瘀熱者。亦有因寒邪者。有因於燥令者。亦有因於濕化者。則寒濕在裏。與瘀熱在裏不同。是非汗下清三法所可治矣。傷寒固宜發汗。發之而身目反黄者。非熱不得越。是發汗不如法。熱解而寒濕不解也。太陰之上。濕氣主之。

則身自黃而面不黃。以此知繫在太陰。而非陽明病矣。當溫中散寒而除濕。於真武五苓輩求之。

承氣湯證

傷寒不大便六七日。不惡寒反惡熱。頭痛身熱者。與承氣湯。

受病後。便不大便。胃家實也。至六七日而頭痛身熱不解。足見陽氣之重。其不惡寒反惡熱更可知矣。此太陽陽明合病。已合陽數之期而不愈者。當知不大便之病爲在裏。不必拘頭痛身熱之表爲未解也。所謂陽盛陰虛。汗之則死。下之卽愈。可不知要害乎哉。

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脈實者宜下之。與承氣湯。

煩熱自汗似桂枝證。寒熱如瘧似柴胡證。然日晡潮熱。期屬陽明。而脈已沉實。確爲可下。是承氣主證主脈也。當與不大便六七日。互相發明。

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頭不痛。項不強。不惡寒。反惡熱。蒸蒸發熱者。屬胃也。調胃

承氣湯主之。

病經三日。已經發汗。陽氣得洩則熱。熱當解而內熱反熾。與中風翕翕發熱不同。必其人胃家素實。曰發汗亡津液而轉屬陽明也。三日正陽明發汗之期。此太陽證已罷。雖熱未解。而頭不痛。項不強。不惡寒。反惡熱。可知熱已入胃。便和其胃。調胃之名以此。　日數不必拘。要在脈證上講求。

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不惡寒反惡熱者。實也。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

虛實俱指胃言。汗後正氣奪則胃虛。故用附子芍藥。邪氣盛則胃實。故用大黃芒硝。此自用甘草。是和胃之意。此見調胃承氣。是和劑而非下劑也。

若胃氣不和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

承者順也。順之則和。少與者。即調之之法。

傷寒吐後。腹脹滿者。與調胃承氣湯。

妄吐而亡津液。以致胃實而腹脹。吐後上焦虛可知。腹雖脹滿。病在胃而不在胸。當和胃氣而枳朴非其任矣。

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可與調胃承氣湯。

言陽明病則身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矣。若吐下後而煩爲虛邪。宜梔子豉湯。未經吐下而煩。是胃火乘心。從前來者爲實邪。調其胃而心自和。此實則瀉子之法。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溫溫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滿。鬱鬱微煩。先其時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

過經不解十餘日。病不在太陽矣。仍曰太陽病者。以此爲太陽之壞病也。心中不煩而心下溫。腹中不痛而胸中痛。是上焦因極吐而傷矣。心下者。胃口也。心下溫溫時即欲吐。胃口有遺熱。腹微滿而鬱鬱時便微煩。是胃家尙未虛。胃中有燥屎矣。大便當硬而反溏。是下焦因極下而傷也。欲吐而不得吐。當利而不利。總因胃氣不和。大便溏而胃家仍實也。少與調胃承氣湯微和之。三焦得和矣。

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譫語者。以有熱故也。當以湯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當硬。而反下利。脈調和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脈當微。今反和者。此爲內實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經者常也。過經是過其常度。非經絡之經也。發於陽者七日愈。七日已上自愈。以行其經盡故也。七日不愈。是不合陰陽之數。便爲過經。非十三日不解爲過經也。凡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此十三日而尚身熱不解。便見其人之陽有餘。過經而譫語。足徵其人之胃家實。此內外有熱。自陽盛陰虛也。當以承氣湯下之。而醫以丸藥下之。是因其病久不敢速下。恐傷胃氣之意。而實非傷寒過經之治法也。下之不利。今反下利。疑爲胃虛而身熱譫語未除。非虛也。凡下利者。小便當不利。小便利者。大便當硬。今小便利而反下利。疑爲胃虛。恐熱爲協熱。而語爲鄭聲也。當以脈別之。諸微亡陽。若胃虛而下利者。脈當微。今調和而不微。是脈有胃氣。胃實可知也。是丸藥之沉遲。利在下焦。故胃實而腸虛。調其胃則利自止矣。

上條大便反溏。此條反下利。從假不足處得其真實。

右論調胃承氣證。

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微煩。小便數。大便因鞕者。小承氣湯和之愈。

此亦太陽之壞病。轉屬陽明者也。微煩小便數。大便尚不當硬。因妄治亡津液

而硬也。用小承氣和之。潤其燥也。此見小承氣亦和劑。不是下劑。

得病二三日。脈弱。無太陽柴胡證。煩躁。心下鞕。至四五日。雖能食。以小承氣湯。少少與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與承氣湯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雖不能食。但初頭硬。後必溏。未定成硬。攻之必溏。須小便利。屎定硬。乃可攻之。宜大承氣湯。

得病二三日。尚在三陽之界。其脈弱。恐爲無陽之徵。無太陽桂枝證。無少陽柴胡證。則病不在表。而煩躁心下硬。是陽邪入陰。病在陽明之裏矣。辨陽明之虛實。在能食不能食。若病至四五日尚能食。則胃中無寒。而便硬可知。少與小承氣微和其胃。令煩躁少安。不竟除之者。以其人脈弱。恐大便之易動故也。猶太陰脈弱。當行大黃芍藥者減之之意。至六日復與小承氣一升。至七日仍不大便。胃家實也。欲知大便之燥硬。既審其能食不能食。又當問其小便之利不利。而能食必大便硬。後不能食。是有燥屎。小便少者。恐津液還入胃中。故雖不能食。初頭硬後必溏。小便利者。胃必實。屎定硬。乃可攻之。所以然者。脈弱是太陽中風。能食是陽明中風。非七日後不敢下者。以此爲風也。須過經乃可下之。下

之若早。語言必亂。正此謂也。

陽明病。脈遲微汗出。不惡寒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手足濈然而汗出者。此大便已鞕也。大承氣湯主之。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洩下。

脈遲而未可攻者。恐爲無陽。恐爲在藏。故必表證悉罷。裏證畢具。方爲下證。若汗雖多而微惡寒。是表證仍在。此本於中風。故雖大滿不通。只可微和胃氣。令小安。勿使大洩。過經乃可下耳。胃實諸證。以手足汗出爲可據。而潮熱尤爲親切。以四肢爲諸陽之本。而日晡潮熱。爲陽明主時也。

陽明病。潮熱。大便硬者。可與大承氣湯。不硬者。不可與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與小承氣湯。湯入腹中。轉矢氣者。此有燥屎。乃可攻之。若不轉矢氣者。此但初頭硬。後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欲飲水者。與水則噦。其後發熱者。必大便硬而少也。以小承氣湯和之。不轉矢氣者。慎不可攻也。

此必因脈之遲弱。卽潮熱尚不足據。又立試法。如胃無燥屎而攻之。胃家虛脹。

故不能食。雖復潮熱。便硬而少者。以攻後不能食故也。要知不轉矢氣者。即渴欲飲水。尚不可與。況攻下乎。以小承氣爲和。即以小承氣爲試。仍與小承氣爲和。總是慎用大承氣耳。

陽明病。譫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承氣湯主之。因與承氣湯一升。腹中轉矢氣者。更服一升。若不轉矢氣者。勿更與之。明日不大便脈反微濇者。裏虛也。爲難治。不可更與承氣湯也。

脈滑而疾者。有宿食也。譫語潮熱。下證具矣。與小承氣試之。不轉矢氣。宜爲易動。明日而仍不大便。其胃家似實。而脈反微濇。微則無陽。濇則少血。此爲裏虛。故陽證反見陰脈也。然胃家未實。陰脈尚多。故脈遲脈弱者。始可和而久可下。陽脈而變爲陰脈者。不惟不可下。更不可和。脈滑者生。脈濇者死。故爲難治。然滑有不同。又當詳明。夫脈弱而滑。是有胃氣。此脈來滑疾。是失其常度。重陽必陰。仲景早有成見。故少與小承氣試之。若據譫語潮熱。而與大承氣。陰盛已亡矣。此脈證之假有餘。小試之而即見真不足。憑脈辨證。可不慎哉。　宜蜜煎導而通之。虛甚者。與四逆湯。陰得陽則解矣。

傷寒若吐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若劇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脈弦者生。濇者死。微者但發熱譫語。大承氣湯主之。若一服利。止後服。

壞病有微劇之分。微者是邪氣實。當以下解。若一服利。止後服。只攻其實。無乘其虛也。劇者。邪正交爭。當以脈斷其虛實。弦者是邪氣實。不失爲下證。故生。濇者是正氣虛。不可更下。故死。如見鬼狀獨語。與鄭聲譫語不同。潮熱不惡寒。不大便。是可下證。目直視不識人。循衣摸床等證。是日晡發熱時事。不發時自安。故勿竟斷爲死證。還將脈推之。凡譫語脈短者死。濇者短也。短則氣病。弦者長也。長則氣治。凡直視譫語喘滿者死。此微喘而不滿。只是氣之不承。非氣之不治耳。

陽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鞕。鞕則譫語。小承氣湯主之。若一服譫語止。更莫復服。

陽明主津液所生病。故陽明病多汗。多汗是胃燥之因。便硬是譫語之根。一服譫語止。大便雖未利。而胃濡可知矣。

下利譫語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氣湯。

下利是大腸虛。譫語是胃氣實。胃實腸虛。宜大黃以濡胃。無庸芒硝以潤腸也。

汗出譫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爲風也。須下之。過經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語言必亂。表虛裏實故也。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首二句是冒頭。末二句是總語。言汗出必亡津。譫語因胃實。則汗出譫語。以胃中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下之。然汗出譫語有二義。有陽明本病多汗亡津而譫語者。有中風汗出早下而譫語者。如脈滑曰風。其譫語潮熱下之。與小承氣湯不轉矢氣。勿更與之。如能食曰風。其煩躁心下硬。少與小承氣微和之。令小安。非七日後屎定硬。不敢妄下者。以此爲風也。七日來行經已盡。陽邪入陰。乃可下之。若不知此義而早下之。表以早下。而虛熱不解。裏以早下。而胃家不實。如十三日不解。過經下利而譫語。與下後不解至十餘日不大便日晡潮熱獨語如見鬼狀者是也。

陽明病。譫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宜大承氣湯下之。若能食者。但硬耳。

初能食。反不能食。胃實可知。若能食而大便硬。是腸實而胃未實。恐本於中風未可下也。譫語潮熱。屎有燥硬之辨。

陽明病下之。心中懊憹而煩。胃中有燥屎者。可攻之。宜大承氣湯。腹微滿。初頭硬後必溏。不可攻之。

下後心中懊憹而煩。梔子豉證。若腹大滿不通。是胃中燥屎上攻也。若微滿。猶是梔子厚朴湯證。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也。

發作有時。是日晡潮熱之時。　二腸附臍。故繞痛。痛則不通矣。

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臥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

小便不利。故大便有乍易。津液不得還入胃中。故喘冒不得臥。時有微熱。即是潮熱。

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以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氣湯。

未病時本有宿食。故雖大下之後。仍能大實。痛隨利減也。

脈滑而數者。有宿食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數爲在府。故滑爲有食。數以至數言。是本來面目。疾以體狀言。在譫語潮熱時見。故爲失度。

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下後無變證。則非妄下。腹滿如故者。下之未盡耳。故當更下之也。

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濈濈汗出。大便難而譫語者。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太陽證罷。是全屬陽明矣。先揭二陽併病者。見未罷時便有可下之證。今太陽一罷。則種種皆下證矣。

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表雖不解。邪甚於裏。急當救裏。裏和而表自解矣。

陽明病。發熱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前條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未可與承氣。總爲脈遲者言耳。若脈大而不惡寒。蒸蒸發熱。汗多亡津者。當急下以存津液。而勿以潮熱爲拘也。

傷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無表裏證。大便難。身微熱者。此爲實也。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傷寒七日不愈。陽邪入陰矣。目不了了。目睛不和。何以故。身微熱。是表證已罷。不煩躁。是裏證未見。無表裏證也。惟不大便爲內實。斯必濁邪上升。陽氣閉塞。下之而濁陰出下竅。清陽走上竅矣。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不大便。口咽氣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熱淫于內。腎水枯涸。因轉屬陽明。胃火上炎。故口燥咽乾。急下之。火歸于坎。津液自升矣。此必有大便證。若非本有宿食。何得二三日便當急下。

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舌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今自利清水。疑其爲寒矣。而利清水時。必心下痛。必口燥舌乾。是土燥火炎。脾氣不濡。胃氣反厚。水去而穀不去。故純青也。雖曰通因通用。仍是通因塞用。

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六七日當解不解。因轉屬陽明。是藏氣實而不能入。還之于府也。急攻之。所謂

已入于府者。可下也。

三陽惟少陽無承氣證。三陰惟少陰有承氣證。蓋少陽爲陽樞。陽稍虛。邪便入于陰。故不可妄下。以虛其陽。少陰爲陰樞。陽有餘。邪便傷其陰。故宜急下以存其陰。且少陽屬木。邪在少陽。惟畏其尅土。故無下證。少陰主水。邪在少陰。更畏有土制。故當急下。蓋真陰不可虛。陽强不可縱也。

調胃承氣湯

大　黃三兩　炙甘草一兩　芒　硝半斤

右三味。㕮咀。以水三升。煑取一升。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煑令沸。少少溫服。

亢則害。承乃制。承氣所由名也。不用枳朴而任甘草。是調胃之義。胃調則諸氣皆順。故亦以承氣名之。此方專爲燥屎而設。故芒硝分兩多于大承氣。前輩見條中無燥屎字。便云未燥堅者用之。是未審之耳。

大承氣湯

大　黃四兩酒洗　厚　朴半斤　枳　實五枚炙　芒　硝三合

水一斗。先煑二物。取五升。去滓。內大黃。煑二升。去滓。再內芒硝。上火微一二沸。分

溫再服。得下。餘勿服。

小承氣湯

大黃四兩　厚朴去皮二兩　枳實三枚

水四升。煑取一升二合。分溫三服。初服湯當大便。不爾者盡飮之。若得大便勿服。

諸病皆因于氣。穢物之不去。由氣之不順也。故攻積之劑。必用氣分之藥。故以承氣名湯。分大小有二義焉。厚朴倍大黃。是氣藥爲君。味多性猛。製大其服。欲令大泄下也。大黃倍厚朴。是氣藥爲臣。味少性緩。製小其服。欲微和胃氣也。前法更有妙義。大承氣之先後作三次煎者。何哉。蓋生者氣銳而先行。熟者氣純而和緩。欲使芒硝先化燥屎。大黃繼通地道。而後枳朴除其痞滿也。若小承氣三物同煑。不分次第。只服四合。但求地道之通。而不用芒硝之峻。且遠于大黃之銳。故稱微和之劑云。

少陽脈證

少陽之爲病。口苦咽乾目眩也。

太陽主表。頭項強痛爲提綱。陽明主裏。胃家實爲提綱。少陽居半表半裏之位。仲景特揭口苦咽乾目眩爲提綱。奇而至當也。蓋口咽目三者。不可謂之表。又不可謂之裏。是表之入裏。裏之出表處。所謂半表半裏也。三者能開能闔。開之可見。闔之不見。恰合樞機之象。故兩耳爲少陽經絡出入之地。苦乾眩者。皆相火上走空竅而爲病也。此病自內之外。人所不知。惟病人獨知。診家所以不可無問法。　三證爲少陽一經病機。兼風寒雜病而言。但見一證卽是。不必悉具。

傷寒脈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少陽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此屬胃。胃和則愈。胃不和則煩而躁

少陽初受寒邪。病全在表。故頭痛發熱與太陽同。與五六日而往來寒熱之半表之不同也。弦爲春脈。細則少陽初出之象也。但見頭痛發熱。而不見太陽脈證。則弦細之脈。斷屬少陽。而不可作太陽治之矣。少陽少血。雖有表證。不可發汗。發汗則津液越出。相火燥。必胃實而譫語。當與柴胡以和之。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若加煩躁。則爲承氣證矣。

少陽中風。兩耳無所聞。目赤。胸中滿而煩者。不可吐下。吐下則悸而驚。

少陽經絡。縈于頭目。循于胸中。爲風木之藏。主相火。風中其經。則風動火炎。是以耳聾目赤。胸滿而煩也。耳目爲表之裏。胸中爲裏之表。當用小柴胡雙解法。或謂熱在上焦。因而越之。誤吐者有矣。或謂釜底抽薪。因而奪之。誤下者有矣。或謂火鬱宜發。因而誤汗者有矣。少陽主膽。膽無出入。妄行吐下。津液重亡。膽虛則心亦虛。所生者受病。故悸也。膽虛則肝亦虛。府病及藏。故驚也。上條汗後而煩。因於胃實。此未汗而煩。虛風所爲。上條煩而躁。病從胃來。此悸而驚。病迫心膽。上條言不可發汗。此言不可吐下。互相發明。非謂中風可汗。而傷寒可吐下也。此雖不言脈。可知其弦而浮矣。不明少陽脈證。則不識少陽中風。不辨少陽脈狀。則不識少陽傷寒也。

傷寒三日。少陽脈小者。欲已也。

陽明受病。當二三日發。少陽受病。當三四日發。若三日脈大。則屬陽明。三日弦細。則屬少陽。小卽細也。若脈小而無頭痛發熱等證。是少陽不受邪。此卽傷寒三日。少陽證不見。爲不傳也。

少陽病。欲解時。從寅至辰上。

寅卯主木。少陽始生。卽少陽主時也。主氣旺。則邪自解矣。辰上者。卯之盡。辰之始也。

太陽與少陽併病。脈弦。頭項強痛。或眩冒。時如結胸。心下痞鞕者。當刺大椎第一間。肺俞肝俞。愼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若譫語不止。當刺期門。

脈弦屬少陽。頭項強痛屬太陽。眩冒結胸心下痞。則兩陽皆有之證。兩陽併病。陽氣重可知。然是經脈之爲眚。汗吐下之法。非少陽所宜。若不明刺法。不足以言巧。督主諸陽。刺大椎以泄陽氣。肺主氣。肝主血。肺肝二俞。皆主太陽。調其氣血。則頭項強痛可除。脈之弦者可和。眩冒可清。結胸痞硬等證。可不至矣。若發汗。是犯少陽。膽液虛。必轉屬胃而譫語。此譫語雖因胃實。而兩陽之證未罷。亦非下法可施也。土欲實。木當平之。必肝氣淸而水土治。故刺期門。而三陽自和。

太陽少陽併病。心下鞕。頭項強而眩者。當刺大椎肺俞肝俞。愼勿下之。

太陽少陽併病。而反下之。成結胸。心下鞕。下利不止。水漿不下。其人心煩。

併病無結胸證。但陽氣怫鬱於內。時時若結胸狀耳。併病在兩陽而反下之。如結胸者。成眞結胸矣。結胸法當下。今下利不止。水漿不入。是陽明之闔病于下。

太陽之開病於上。少陽之樞機無主。其人心煩。是結胸證具。煩躁者死也。

柴胡湯證

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脇下痞鞕。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咳者。小柴胡湯主之。

此言非傷寒五六日而更中風也。言往來寒熱有三義。少陽自受寒邪。陽氣衰少。既不能退寒。又不能發熱。至五六日。鬱熱內發。始得與寒氣相爭。而往來寒熱之一也。若太陽受寒。過五六日。陽氣始衰。餘邪未盡。轉屬少陽。此往來寒熱之二也。風爲陽邪。少陽爲風藏。一中於風。便往來寒熱。不必五六日而始見三也。少陽脈循胸脇。邪入其經。故苦滿。膽氣不舒。故默默。木邪犯土。故不欲飲食。相火內熾。故心煩。邪正相爭。故喜嘔。蓋少陽爲樞。不全主表。不全主裏。故六證皆在表裏之間。仲景本意重半裏。而柴胡所主又在半表。故少陽證。必見半表。正宜柴胡加減。如悉入裏。則柴胡非其任矣。故小柴胡稱和解表裏之主方。

寒熱往來。病情見於外。苦喜不欲。病情得於內。看喜苦欲等字。非真嘔真滿不能飲食也。看往來二字。見有不寒熱時。寒熱往來。胸脇苦滿。是無形之半表。心煩喜嘔。默默不欲飲食。是無形之半裏。雖然七證皆偏於裏。惟微熱爲在表。皆屬無形。惟心下悸爲有形。皆風寒通證。惟脇下痞硬屬少陽。總是氣分爲病。非有實可據。故皆從半表半裏之治法。

血弱氣虛。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脇下。正邪分爭。往來寒熱。休作有時。默默不欲飲食。藏府相連。其痛不下。邪高痛下。故使嘔也。

此仲景自註柴胡證。首五句。釋胸脇苦滿之因。正邪三句。釋往來寒熱之義。此下多有闕文。故文理不連屬也。

小柴胡湯

柴胡半斤　半夏半斤　人參　甘草　黃芩

生薑各三兩　大棗十二枚

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渣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若胸中煩而不嘔者。去半夏人參。加栝蔞實一枚。　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參合前成四兩半。加栝

蔞根四兩。若腹中痛者。去黃芩。加芍藥三兩。若脇下痞硬。去大棗。加牡蠣四兩。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黃芩加茯苓四兩。若不渴。外有微熱者。去人參。加桂枝三兩。溫服。取微汗愈。若欬者。去人參大棗生薑。加五味子半升。乾薑二兩。

柴胡感一陽之氣而生。故能直入少陽。引淸氣上升而行春令。爲治寒熱往來之第一品藥。少陽表邪不解。必需之。

半夏感一陰之氣而生。故能開結氣。降逆氣。除痰飲。爲嘔家第一品藥。若不嘔而胸煩口渴者去之。以其散水氣也。

黃芩外堅內空。故能內除煩熱。利胸膈逆氣。腹中痛者。是少陽相火爲害。以其苦從火化。故易芍藥之酸以瀉之。心下悸。小便不利者。以苦能補腎。故易茯苓之淡以滲之。

人參甘草。補中氣和營衛。使正勝則邪却。內邪不留。外邪勿復入也。仲景於表證不用人參。此因有半裏之無形證。故用之以扶元氣。使內和而外邪勿入也。身有微熱。是表未解。不可補。心中煩與欬。是逆氣有餘。不可益氣。故去之。如

太陽汗後身痛。而脈沉遲。下後協熱利。而心下硬。是太陽之半表半裏證也。表雖不解。因汗下後重在裏。故參桂兼用。先輩論此湯轉旋在柴芩二味。以柴胡清表熱。黃芩清裏熱也。盧氏以柴胡半夏得二至之氣而生。爲半表半裏之主治。俱似有理。然本方七味中。半夏黃芩俱在可去之例。惟不去柴胡甘草。當知寒熱往來。全賴柴胡解外。甘草和中。故大柴胡去甘草。便另名湯。不入加減法。

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

柴胡爲樞機之劑。凡寒氣不全在表。未全入裏者。皆服之。證不必悉具。故方亦無定品。

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

傷寒則嘔逆。中風則乾嘔。凡傷寒中風。無麻黃桂枝證。但見喜嘔一證。則發熱者。便可用柴胡湯。不必寒熱往來而始用也。發熱而嘔。則人參當去。而桂枝非所宜矣。其目赤耳聾。胸滿而煩者。用柴胡去參夏加栝蔞實之法。脈弦細而頭痛發熱者。從柴胡去參加桂之法。

傷寒五六日。頭痛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鞕。脈沉細者。此爲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裏也。脈沉亦在裏也。汗出爲陽微結。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悉入在裏矣。此爲半在裏半在表也。脈雖沉細。不得爲少陰病。所以然者。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可與小柴胡湯。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

大便硬謂之結。脈浮數能食曰陽結。沉遲不能食曰陰結。此條俱是少陰脈。謂五六日又少陰發病之期。若謂陰不得有汗。則少陰亡陽脈緊汗出者有矣。然亡陽與陰結有別。亡陽咽痛吐利。陰結不能食而大便反硬也。亡陽與陽結亦有別。三陰脈不至頭。其汗在身。三陽脈盛於頭。陽結則汗在頭也。邪在陽明。陽盛。故能食此謂純陽結。邪在少陽。陽微。故不欲食此謂陽微結。宜屬小柴胡矣。然欲與柴胡湯。必究其病在半表而微惡寒。亦可屬少陰。但頭汗。始可屬之少陽。欲反覆講明頭汗之義。可與小柴胡而勿疑也。上焦得通。則心下不滿而欲食。津液得下。則大便自軟而得便矣。此爲少陰少陽之疑似證。

右論小柴胡主證。

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頭項強。脇下滿。手足溫而渴者。小柴胡湯主之。

身熱惡風。頭項強。桂枝證未罷。脇下滿。已見柴胡一證。便當用小柴胡去參夏。加桂枝栝蔞。以兩解之。不任桂枝而主柴胡者。從樞故也。

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脇滿者。小柴胡湯主之。

潮熱已屬陽明。然大便溏而小便自可。未爲胃實。胸脇苦滿。便用小柴胡和之。熱邪從少陽而解。不復入陽明矣。上條經四五日。是太陽少陽併病。此是陽明少陽合病。若謂陽明傳入少陽。則謬矣。

陽明病。脇下硬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者。可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也。

不大便屬陽明。然脇下硬滿而嘔。尙在少陽部。舌上白胎者。痰飲溢於上焦也。與小柴胡湯。則痰飲化爲津液而燥土和。上焦仍得汗出而充身澤毛矣。

傷寒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

嘔者。水氣在上焦。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矣。

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也。以法治之。

柴胡湯有苓參甘棗。皆生津之品。服之反渴者。必胃家已實。津液不足以和胃

也當行白虎承氣等法。仍用柴胡加減。非其治矣。此少陽將轉屬陽明之證。

右論兩經合併病。

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此爲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發作有時。小柴胡湯主之。

中風至七八日。寒熱已過。復得寒熱。發作有期。與前之往來寒熱無定期者不侔。此不在氣分而在血分矣。凡診婦人。必問月事。經水適斷於寒熱時。是不當止而止也。必其月事下而血室虛。熱氣乘虛而入。其餘血之未下者。乾結於內。故適斷耳。用小柴胡和之。使結血散。則寒熱自除矣。餘義詳陽明篇。

右論熱入血室。

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肢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柴胡桂枝湯主之。

傷寒至六七日。正寒熱當退之時。反見發熱惡寒證。此表證而兼心下支結之裏證。表裏未解也。然惡寒微。則發熱亦微。但肢節煩疼。則一身骨節不煩疼可知。支如木之支。卽微結之謂也。表證微。故取桂枝之半。內證微。故取柴胡之半。

此因內外俱虛。故以此輕劑和解之也。

右論柴胡桂枝各半證。

柴胡桂枝湯

柴　胡四兩　黃　芩　人　參　生　薑　芍　藥

桂　枝各一兩半　甘　草一兩半　夏二合半　大　棗六枚

以水七升。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桂芍甘草。得桂枝之半。柴參芩夏。得柴胡之半。薑棗得二方之半。是二方合半非各半也。與麻黃桂枝合半湯又不同。

傷寒。陽脈濇。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先用小建中湯。不差者。小柴胡湯主之。

前條偏於半表。此條偏於半裏。註詳建中湯證中。

本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者。脇下硬滿。乾嘔不能食。往來寒熱。尙未吐下。脈弦細者。與小柴胡湯。若吐下。發汗溫鍼。譫語。柴胡證罷。此爲壞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

少陽爲樞。太陽外證不解。風寒從樞而入少陽矣。若見脇下硬滿。乾嘔不能食。往來寒熱之一。便是柴胡證未罷。卽誤於吐下發汗溫鍼。尙可用柴胡治之。若

誤治後不見半表半裏證。而發譫語。是將轉屬陽明。而不轉屬少陽矣。柴胡湯不中與之。亦不得以譫語卽爲胃實也。知犯何逆。治病必求其本也。與桂枝不中與同義。此太陽壞病。而非少陽壞病也。

凡柴胡湯病而反下之。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

此與下後復用桂枝同局。因其人不虛。故不爲壞病。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若心下滿而硬痛者。此爲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爲痞。柴胡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

註詳瀉心湯證中。此爲柴胡壞證。故不中與之。

得病六七日。脈遲浮弱。惡風寒。手足溫。醫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脇下滿痛。面目及身黃。頸項強。小便難者。與柴胡湯。後必下重。本渴而飲水。嘔。食穀噦者。柴胡不中與也。

浮弱爲桂枝脈。惡風寒爲桂枝證。然手足溫而身不熱。脈遲爲寒。爲無陽。爲在藏。是表裏虛寒也。法當溫中散寒。而反二三下之。胃陽喪亡。不能食矣。食穀則

嘰。飲水則嘔。虛陽外走。故一身面目悉黃。肺氣不化。故小便難而渴。營血不足。故頸項強。少陽之樞機無主。故脇下滿痛。此太陽中風誤下之壞病。非柴胡證矣。柴胡證不欲食。非不能食。小便不利。非小便難。脇下痞硬不是滿痛。或渴不是不能飲水。喜嘔不是飲水而嘔。與小柴胡湯後。必下利者。雖有參甘不禁柴芩栝蔞之寒也。此條亦是柴胡疑似證。而非柴胡壞證。前條似少陰而實少陽。此條似少陽而實太陽壞病得一證相似處。大宜着眼。

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也。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初服微煩。復服汗出便愈。

汗下後。而柴胡證仍在者。仍用柴胡湯加減。此因增微結一證。故變其方名耳。此微結與陽微結不同。陽微結對純陰結而言。是指大便硬病在胃。此微結對大結胸而言。是指心下痞。其病在胸脇。與心下痞硬心下支結同義。

柴胡桂枝乾薑湯

柴　胡半斤　黃　芩　桂　枝各三兩　栝蔞根四兩　乾　薑

牡　蠣　甘　草各二兩　煎服同前法。

此方全是柴胡加減法。心煩不嘔而渴。故去參夏加栝蔞根。胸脇滿而微結。故去棗加蠣。小便雖不利。而心下不悸。故不去黃芩不加茯苓。雖渴而表未解。故不用參而加桂。以乾薑易生薑。散胸脇之滿結也。初服煩卽微者。黃芩栝蔞之效。繼服汗出週身而愈者。薑桂之功也。小柴胡加減之妙。若無定法而實有定局矣。

傷寒八九日。下之。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譫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主之。

妄下後。熱邪內攻。煩驚譫語者。君主不明。而神明內亂也。小便不利者。火盛而水虧也。一身盡重者。陽內而陰反外也。難以轉側者。少陽之樞機不利也。此下多亡陰。與火逆亡陽不同。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柴胡四兩　黃芩　人參　生薑　茯苓

鉛丹　桂枝　龍骨　牡蠣各一兩半　大黃二兩

半夏一合　大棗六枚

水八升。煑取四升。內大黃。更煑一二沸。去渣。溫服一升。此方取柴胡湯之半。以除胸滿心煩之半裏。加鉛丹龍蠣。以鎮心驚茯苓以利小便。大黃以止譫語。桂枝者。甘草之誤也。身無熱無表證。不得用桂枝去甘草。則不成和劑矣。心煩譫語而不去人參者。以驚故也。

傷寒十三日。下之。胸脇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證。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潮熱者實也。先宜小柴胡以解外。後以柴胡加芒硝湯主之。

日晡潮熱。已屬陽明。而微利可疑。利既不因於下藥。潮熱嘔逆。又不因利而除。故知誤不在下而在丸藥也。丸藥發作既遲。又不能蕩滌腸胃。以此知日晡潮熱。原因胃實。此少陽陽明併病。先服小柴胡二升。以解少陽之表。其一升加芒硝。以除陽明之裏。不加大黃者。以地道原通。不用大柴胡者。以中氣已虛也。後人有加大黃桑螵蛸者。大背仲景法矣。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溫溫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滿。鬱鬱微煩。先其時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若不爾者。不可與。但欲嘔。胸中痛。微溏者。此非柴胡

證。以嘔。故知極吐下也。

太陽居三陽之表。其病過經不解。不轉屬陽明。則轉少陽矣。心煩喜嘔。爲柴胡證。然柴胡證或胸中煩而不痛。或大便微結而不溏。或腹中痛而不滿。此則胸中痛大便溏。腹微滿。皆不是柴胡證。但以欲嘔一證似柴胡。當深究其欲嘔之故矣。夫傷寒中風。有柴胡證。有半表證也。故嘔而發熱者主之。此病旣不關少陽寒熱往來。脇下痞硬之半表。見太陽過經而來。一切皆屬裏證。必十日前吐下而誤之壞病也。胸中痛者。必極吐可知。腹微滿。便微溏。必誤下可知。是太陽轉屬陽明。而不屬少陽矣。今胃氣雖傷。而餘邪未盡。故與調胃承氣和之。不用枳朴者。以胸中痛。上焦傷。卽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謂也。若未經吐下。是病氣分而不在胃。則嘔不止。而鬱鬱微煩者。當屬之大柴胡矣。此陽明少陽疑似證。前條得壞病之虛。此條得壞病之實。

右論柴胡變證。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爲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則愈。

病從外來者。當先治外。而後治其內。此屢經妄下。半月餘而柴胡證仍在。因其人不虛。故樞機有主。而不爲壞病。與小柴胡和之。表證雖除。內尚不解。以前此妄下之藥。但去腸胃有形之物。而未洩胸膈氣分之結熱也。急者滿也。但滿而不痛。即痞也。薑夏以除嘔。柴芩以去煩。大棗和裏。枳芍舒急。而曰下之則愈者。見大柴胡爲下劑。非和劑也。若與他藥和下之。必有變證。意在言外。　嘔不止。屬有形。若欲嘔。屬無形。

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

裏者對表而言。不是指胃。此熱結氣分。不屬有形。故十餘日復能往來寒熱。若熱結在胃。則蒸蒸發熱。不復知有寒矣。往來寒熱。故倍生薑。佐柴胡以解表。結熱在裏。故去參甘之溫補。加枳芍以破結。

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硬。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主之。

汗出不解。蒸蒸發熱者。是調胃承氣證。汗出解後。心下痞硬。下利者。是生薑瀉心證。此心下痞硬。協熱而利。表裏不解。似桂枝人參證。然彼在妄下後而不嘔。則此未經下而嘔。則嘔而發熱者。小柴胡主之矣。然痞硬在心下而不在脇下。

斯虛實補瀉之所由分也。故去參甘之甘溫益氣。而加枳芍之酸苦湧泄耳。

右論大柴胡證。

大柴胡湯

小柴胡湯去人參甘草。加生薑二兩芍藥三兩枳實四枚

餘同小柴胡法。

按、大柴胡是半表半裏氣分之下藥。並不言大便。其心下急與心下痞硬。是胃口之病。而不在胃中。結熱在裏。非結實在胃。且下利則地道已通。仲景不用大黃之意曉然。若以下之二字。妄加大黃。則十棗湯攻之二字。如何味乎。大小柴胡。俱是兩解表裏而有主和主攻之異。和無定體。故有加減。攻有定局。故無去取之法也。

建中湯證

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

傷寒二三日。無陽明證。是少陽發病之期。不見寒熱頭痛。胸脇苦滿之表。又無

腹痛苦嘔。或欬或渴之裏。但心悸而煩。是少陽中樞受寒。而木邪挾相火爲患。相火旺則君火虛。離中真火不藏。故悸。離中真火不足。故煩。非辛甘以助陽酸苦以維陰。則中氣亡矣。故制小建中以理少陽。佐小柴胡之不及。心煩心悸。原屬柴胡證。而不用柴胡者。首揭傷寒不言發熱。則無熱而惡寒可知。心悸而煩。是寒傷神。熱傷氣矣。二三日間。熱已發裏。寒猶在表。原是半表半裏證。然不往來寒熱。則柴胡不中與也。心悸。當去黃芩。心煩不嘔。當去參半。故君桂枝通心而散寒。佐甘草半飴助脾安悸。倍芍藥瀉火除煩。任生薑佐金平木。此雖桂枝加飴而倍芍藥。不外柴胡加減之法。名建中。寓發汗於不發之中。曰小者。以半爲解表。不全固中也。少陽妄汗後。胃不和。因煩而致躁。宜小柴胡清之。未發汗。心已虛。因悸而致煩。宜小建中和之。

傷寒陽脈濇。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先用小建中湯。不差者。小柴胡湯主之。

尺寸俱弦。少陽受病也。今陽脈濇而陰脈弦。是寒傷厥陰。而不在少陽也。寸爲陽。陽主表。陽脈濇者。陽氣不舒。表寒不解也。弦爲木邪。必挾相火。相火不能禦寒。必還入厥陰而爲患。厥陰抵少腹。挾胃屬肝絡膽。則腹中皆厥陰部也。尺爲

陰。尺主裏。今陰脈弦。爲肝脈。必當腹中急痛矣。肝苦急。甘以緩之。酸以瀉之。辛以散之。此小建中。爲厥陰驅寒發表平肝逐邪之先着也。然邪在厥陰。腹中必痛。原爲險症。一劑建中。未必成功。設或不差。當更用柴胡。令邪走少陽。使有出路。所謂陰出之陽則愈。又以小柴胡佐小建中之不及也。

前條辨證。此條辨脈。前條是少陽相火犯心而煩。其證顯。此條是厥陰相火攻腹而痛。其證隱。若腹痛而非相火。不得用芍藥之寒。內經暴注脹大。皆屬於熱。此腹痛用芍藥之義。

或問腹痛。前以小建中溫之。後以小柴胡涼之。仲景豈姑試之乎。曰非也。不差者。但未愈。非更甚也。先以建中解肌而發表。止痛在芍藥。繼以柴胡補中而達邪。止痛在人參。按柴胡加減法。腹中痛者。去黃芩加芍藥。其功倍於建中。豈有溫涼之異乎。陽脈仍濇。故用人參以助桂枝。陰脈仍弦。故用柴胡以助芍藥。若一服差。又何必更用人參之溫補。柴胡之升降乎。仲景有一證用兩方者。如用麻黃汗解。半日復煩。用桂枝更汗同法。然皆設法禦病。非必然也。先麻黃繼桂枝。是從外之內法。先建中繼柴胡。是從內之外法。

嘔家不可用建中湯。以甘故也。

此建中湯禁。與酒客不可與桂枝同義。心煩喜嘔。嘔而發熱。柴胡證也。胸中有熱。腹痛欲嘔。黃芩湯證也。太少合病。自利而嘔。黃芩湯證也。

小建中湯

桂枝去粗皮　生薑各三兩　芍藥六兩　炙甘草二兩　大棗十二枚擘

膠飴一升

水七升。煑取三升。去滓。內膠飴。更上微火消解。溫服一升。日三服。

黃連湯證

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主之。

此熱不發於表而在胸中。是未傷寒前所蓄之熱也。邪氣者。卽寒氣。夫陽受氣於胸中。胸中有熱。上形頭面。故寒邪從脇入胃。內經所謂中於脇則下少陽者是也。今胃中寒邪阻隔。胸中之熱不得降。故上炎作嘔。胃脘之陽不外散。故腹中痛也。熱不在表。故不發熱。寒不在表。故不惡寒。胸中爲裏之表。腹中爲裏之

裏。此病在焦府之半表裏。非形軀之半表裏也。往來寒熱者。此邪由頰入經。病在形身之半表裏。如五六日而胸脇苦滿。心煩喜嘔。此傷於寒而傳爲熱。非素有之熱。或腹中痛者。是寒邪自胸入腹。與此由脇入胸胃不同。故君以黃連。亦以佐柴胡之不及也。

欲嘔而不得嘔。腹痛而不下利。似乎今人所謂乾霍亂絞腸痧等症。

黃連湯

黃　連三兩　乾　薑三兩　炙甘草二兩　桂　枝三兩　人　參二兩　半　夏半升　大　棗十二枚擘

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夜二服。

此亦柴胡加減方也。表無熱。腹中痛。故不用柴芩。君黃連以瀉胸中積熱。薑桂以驅胃中寒邪。佐甘棗以緩腹痛。半夏除嘔。人參補虛。雖無寒熱往來於外。而有寒熱相持於中。仍不離少陽之治法耳。

此與瀉心湯大同。而不名瀉心者。以胸中素有之熱。而非寒熱相結於心下也。看其君臣更換處。大有分寸。

黃芩湯證

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

兩陽合病。陽盛陰虛。陽氣下陷入陰中。故自下利。太陽與陽明合病。是邪初入陽明之裏。與葛根湯辛甘發散。以從陽也。又下者舉之之法。太陽與少陽合病。是邪已入少陽之裏。與黃芩湯酸苦涌泄。以爲陰也。又通因通用之法。

黃芩湯　又外臺治乾嘔下利　黃芩　人參　桂枝　大棗　乾薑　半夏

黃芩三兩　甘草三兩炙　芍藥三兩　大棗十二枚

水一斗。煑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服。夜一服。嘔者。加半夏半升。生薑三兩。

此小柴胡加減方也。熱不在半表。已入半裏。故以黃芩主之。雖非胃實。亦非胃虛。故不須人參補中也。

陽明少陽合病。必自下利。其脈不負者順也。負者失也。互相尅賊。名爲負。若少陽負趺陽者爲順也。

兩陽合病。必見兩陽之脈。陽明脈大。少陽脈弦。此爲順脈。若大而不弦。負在少

陽。弦而不大。負在陽明。是互相尅賊。皆不順之候矣。然木尅土。是少陽爲賊邪。若少陽負而陽明不負。亦負中之順脈。

傷寒來蘇集

漢　南陽　張　機仲景原文
清　慈谿　柯　琴韻伯編註
清　崑山　馬中驊驥北較訂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四

太陰脈證

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鞕。

陽明三陽之裏。故提綱屬裏之陽證。太陰三陰之裏。故提綱皆裏之陰證。太陰之上。濕氣主之。腹痛吐利。從濕化也。脾爲濕土。故傷于濕。脾先受之。然寒濕傷人。入于陰經。不能動藏。則還于府。府者胃也。太陰脈布胃中。又發于胃。胃中寒濕。故食不內而吐利交作也。太陰脈從足入腹。寒氣時上。故腹時自痛。法宜溫

中散寒。若以腹滿爲實而誤下。胃口受寒。故胸下結鞕。

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藏有寒故也。當溫之。宜四逆輩。

傷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轉氣下趨少腹者。此欲自利也。

上條明自利之因。此條言自利之兆。四五日是太陰發病之期。

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繫在太陰。太陰當發身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雖暴煩下利日十餘行。必自止。以脾家實。腐穢當去故也。

前條是太陰寒濕。脈當沉細。此條是太陰濕熱。故脈浮緩。首揭傷寒。知有惡寒證。浮而緩是桂枝脈。然不發熱而手足溫。是太陽傷寒。非太陽中風矣。然亦暗對不發熱言耳。非太陰傷寒。必手足溫也。夫病在三陽。尙有手足冷者。何況太陰。陶氏分太陰手足溫。少陰手足寒。厥陰手足厥冷。是大背太陰四肢煩疼。少陰一身手足盡熱之義。第可言手足爲諸陽之本。尙自溫。不可謂脾主四肢。故當溫也。凡傷寒則病熱。太陰爲陰中之陰。陰寒相合。故不發熱。太陰主肌肉。寒濕傷于肌肉。而不得越於皮膚。故身當發黃。若水道通調。則濕氣下輸膀胱。便不發黃矣。然寒濕之傷於表者。因小便而出。濕熱之蓄於內者。必從大便而出

也。發於陰者六日愈。至七八日陽氣來復。因而暴煩下利。雖日十餘行。不須治之。以脾家積穢臭塞於中。盡自止矣。手足自溫。是表陽猶在。暴煩是裏陽陡發。此陰中有陽。與前藏寒不同。能使小便利。則利自止。不須溫亦不須下也。

傷寒下利。日十餘行。脈反實者死。

脾氣虛而邪氣盛。故脈反實也。

太陰病脈弱。其人續自便利。設當行大黃芍藥者。宜減之。以其胃氣弱。易動故也。

太陰脈本弱。胃弱則脾病。此內因也。若因於外感。其脈或但浮。或浮緩。是陰病見陽脈矣。下利爲太陰本證。自利因脾實者。腐穢盡則愈。自利因藏寒者。四逆輩溫之則愈。若自利因太陽誤下者。則腹滿時痛。當加芍藥。而大實痛者。當加大黃矣。此下後脈弱。胃氣亦弱矣。小其制而與之。動其易動。合乎通因通用之法。

大黃瀉胃。是陽明血分下藥。芍藥瀉脾。是太陰氣分下藥。下利腹痛。熱邪爲患。宜芍藥下之。下利腹痛爲陰寒者。非芍藥所宜矣。仲景於此。芍藥與大黃並提。勿草草看過。

惡寒脈微而復利。亡血也。四逆加人參湯主之。

方註見四逆湯註中。

右論太陰傷寒脈證。

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

太陰主裏。故提綱皆屬裏證。然太陰主開。不全主裏也。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太陰亦然也。尺寸俱浮者。太陰受病也。沉爲在裏。當見腹痛吐利等證。此浮爲在表。當見四肢煩疼等證。裏有寒邪。當溫之。宜四逆輩。表有風熱。可發汗。宜桂枝湯。太陽脈沉者。因於寒。寒爲陰邪。沉爲陰脈。太陰脈浮者。因乎風。風爲陽邪。浮爲陽脈也。謂脈在三陰則俱沉。陰經不當發汗者。非也。但浮脈是麻黃脈。沉脈不是桂枝證。而反用桂枝湯者。以太陰是裏之表證。桂枝是表之裏藥也。

太陰中風。四肢煩疼。陽微陰濇而長者。爲欲愈。

風爲陽邪。四肢爲諸陽之本。脾主四肢。陰氣衰少。則兩陽相搏。故煩疼。脈濇與長。不是並見。濇本病脈。濇而轉長。病始愈耳。風脈本浮。今而微。知風邪當去。濇則少氣少血。今而長則氣治。故愈。

四肢煩疼。是中風未愈。前證微濇而長。是中風將愈之脈。宜作兩截看。
太陽以惡風惡寒別風寒。陽明以能食不能食別風寒。太陰以四肢煩溫別風寒。是最宜着眼。少陽爲半表半裏。又屬風藏。故傷寒中風互稱。少陰厥陰則但有欲愈脈。無未愈證。惜哉。

右論太陰中風脈證。

太陰病。欲解時。從亥至丑上。

經曰。夜半後而陰隆爲重陰。又曰。合夜至鷄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脾爲陰中之至陰。故主亥子丑時。

三白散證

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白小陷胸湯。爲散亦可服。

太陽表熱未除。而反下之。熱邪與寒水相結。成熱實結胸。太陰腹滿時痛。而反下之。寒邪與寒藥相結。成寒實結胸。無熱證者。不四肢煩疼者也。名曰三白者。三物皆白。別於黃連小陷胸也。舊本誤作三物。以黃連栝蔞投之。陰盛則亡矣。

又誤作白散。是二方矣。黃連巴豆。寒熱天淵。云亦可服。豈不誤人。且妄編於太陽篇中水潠證後。而方後又以身熱皮粟一段雜之。使人難解。今移太陰胸下結鞕之後。其證其方若合符節。

按、三白小陷胸。非是兩湯。係三白可陷下胸中之結耳。不可作兩句看。蓋既稱寒實。小陷胸是大寒之藥。乃下井投石耳。

三物白散

桔　梗　　貝　母各二錢　　巴　豆一分去皮熬黑研如脂

右二味爲散。內巴豆。更於臼中杵勻。以白飲和服。強人半錢匕。羸者減之。

貝母主療心胸鬱結。桔梗能開提血氣。利膈寬胸。然非巴豆之辛熱斬關而入。何以勝硝黃之苦寒。使陰氣流行而成陽也。白飲和服者。甘以緩之。取其留戀於胸。不使速下耳。散者散其結塞。比湯以蕩之更精。

病在膈上者必吐。在膈下者必利。

本證原是吐利。因胸下結鞕。故不能通。因其勢而利導。是則結鞕自除矣。

不利。進熱粥一杯。利過不止。進冷粥一杯。

東垣云。淡粥爲陰中之陽。所以利小便。今人服大黃後。用粥止利。卽此遺意耳。

少陰脈證

少陰之爲病。脈微細。但欲寐也。

三陽以少陽爲樞。三陰以少陰爲樞。弦爲木象。浮而弦細者。陽之少也。微爲水象。沉而微細者。陰之少也。衞氣行陽則寤。行陰則寐。日行二十五度。常從足少陰之間。分行藏府。今少陰病則入陽分多。故欲寐。欲寐是病人意中。非實能寐也。少陽提綱。各臻其妙。

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虛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悉具。小便色白者。以下焦虛有寒。不能制水故也。

欲吐而不得吐者。樞病而開闔不利也。與喜嘔同。少陽脈下胸中。故胸煩。是病在表之裏也。少陰經出絡心。故心煩。是病在裏之裏也。欲吐不得吐。欲寐不得寐。少陰樞機之象也。五六日。正少陰發病之期。太陰從溼化。故自利不渴。少陰從火化。故自利而渴。少陰主下焦。輸津液司閉藏者也。下焦虛則坎中之陽。引

水上交於離而未能。故心煩而渴。關門不閉。故自利。不能制火。由於不能制水故耳。然必驗小便者。以少陰主水。熱則黃赤。寒則清白也。若不於此詳察之。則心煩而渴。但治上焦之實熱。而不顧下焦之虛寒。則熱病未除。下利不止矣。

按、自利不渴屬太陰。而渴則屬少陰也。

少陰病。脈沉細數。病爲在裏。不可發汗。

前條詳證。後條詳脈。脈浮爲在表。然亦有裏證。如脈浮而大。心下反鞕。有熱屬藏者是矣。沉爲在裏。然亦有表證。如少陰病。反發熱者是矣。少陰脈沉者。當溫。然數則爲熱。又不可溫。而數爲在藏。是爲在裏。更不可汗。可不審之精而辨之確乎。

少陰病脈微。不可發汗。亡陽故也。陽已虛。尺中弱濇者。復不可下之。

少陰之不可汗下。與少陽同。因反發熱。故用麻黃微汗。因裏熱甚。故用承氣急下。此病反其本。故治亦反其本。微爲無陽。濇爲少血。汗之亡陽。下之亡陰。陽虛者既不可汗。卽不可下。玩復字可知。其尺脈弱濇者。復不可下。亦不可汗也。若謂無陽是陰邪而下之。其誤人甚矣。

病人脈陰陽俱緊。反汗出者。亡陽也。此屬少陰。法當咽痛而復吐利。

太少陰陽各異。或脈同證殊。或脈證相同。從脈從證之時。大宜詳審。脈沉發熱。爲太陽少陰相似證。前重言之矣。陰陽俱緊。爲太陽少陰相似脈。尙未有知之者。緊脈爲寒。當屬少陰。然病發於陰。不當有汗。反汗出者。陰極似陽也。蓋太陽主外。陽虛不能作汗。故發熱而反無汗。少陰主裏。陰虛生內熱。故身無熱而汗反出。亡陽者。虛陽不歸。其邪皆由少陰不藏所致。故上焦從火化而咽痛嘔吐。下焦從陰虛而下利不止也。宜八味腎氣丸主之。

脈陰陽俱緊者。口中氣出。脣口燥乾。鼻中涕出。倦臥足冷。舌上胎滑。勿妄治也。到七日以來。其人微發熱。手足溫者。此爲欲解。或到八日已上。反大發熱者。此爲難治。設使惡寒者。必欲嘔也。腹內痛者。必欲利也。

此是少陰經文。與此上下文符合。王氏集脈法中。以無少陰二字也。少陰脈絡肺。肺主鼻。故鼻中涕出。少陰脈絡舌本。故舌上胎滑。少陰大絡注諸絡以溫足脛。故足冷。諸證全似亡陽。而不名亡陽者。外不汗出。內不吐利者。口中氣出脣口燥乾。鼻中涕出。此爲內熱。陰陽脈緊舌上胎滑。踡臥足冷。又是內寒。此少陰

爲樞。故見寒熱相持。病雖發於陰。而口舌脣鼻之半表裏。恰與少陽口咽目之半表裏相應也。治之者。與少陽不同。當神而明之。汗吐下溫清補之法。勿妄用也。與其用之不當。寧靜以待之。若至七日。一陽來復。微發熱。手足溫。是陰得陽則解也。陰陽自和。緊脈自去矣。若微熱不解。八日以上反大熱。此爲晚發。恐畜熱有餘。或發癰膿。或便腸血。爲難治耳。若七日來。設使其人不能發熱。以陰陽俱緊之脈。反加惡寒。是寒甚於表。上焦應之。必欲嘔矣。如反加腹痛。是寒甚於裏。中焦受之。必欲利矣。

脈陰陽俱緊。至於吐利。其脈獨不解。緊去人安。此爲欲解。

陰陽俱緊。至於吐利。緊脈不去。此亡陽也。緊去則吐利自止。其人可安。此據脈辨證法。

少陰病脈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爲欲解也。雖煩下利。必自愈。

前條是亡陽脈證。此條是同陽脈證。前條是反叛之反。此條是反正之反。玩反溫。前此已冷可知。微本少陰脈。煩利本少陰證。至七八日。陰盡陽復之時。緊去

微見。所謂穀氣之來也。徐而和矣。煩則陽已反於中宮。溫則陽已歛於四末。陰平陽祕。故煩利自止。

少陰中風。脈陽微陰浮者。爲欲愈。

陽微者。復少陰之本體。陰浮者。知坎中之陽囘。微則不緊。浮則不沉。即暴微而緊反去之謂也。邪從外來者。仍自內而出。故愈。

少陰病。欲解時。從子至寅上。

天以一生水而開於子。故少陰主於子。

少陰病。若利自止。惡寒而踡臥。手足溫者可治。

少陰病。惡寒身踡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

傷寒以陽爲主。不特陰證見陽脈者生。又陰病見陽證者可治。背爲陽。腹爲陰。陽盛則作痓。陰盛則踡臥。若利而手仍溫。是陽囘故可治。若利不止而手足逆冷。是純陰無陽。所謂六府氣絕於外者。手足寒。五藏氣絕於內者。下利不禁矣。

少陰病。惡寒而踡。時自煩。欲去衣被者可治。

少陰病。四肢冷逆。惡寒而踡。脈不至。不煩而躁者死。

陽盛則煩。陰極則躁。煩屬氣。躁屬形。煩發於內。躁見於外。形從氣動也。時自煩。是陽漸回。不煩而躁。是氣已先亡。惟形獨存耳。

少陰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脈不至者。灸少陰七壯。

少陰病吐利。煩躁四逆者死。

上吐下利。胃脘之陽將脫。手足不逆冷。諸陽之本猶在。反發熱。衞外之陽尚存。急灸少陰。則脈可復而吐利可止也。若吐利而兼煩躁。四肢俱冷。純陰無陽。不可復生矣。

少陰動脈在太谿。取川流不息之義也。其穴在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陷中。主手足厥冷。寒至節。是少陰之原。此脈絕則死。伏留在足內踝骨上二寸動脈陷中。灸之能還大脈。是少陰之經。

少陰病。脈微濇。嘔而汗出。大便數而少者。宜溫其上。灸之。

少陰病。脈沉微細。但欲臥。汗出不煩。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復煩躁。不得臥寐者。死。

脈微而濇。嘔而汗出。陽已亡矣。大便數少而不下利。是下焦之陽尚存。急灸百

會以溫其上。則陽猶可復也。脈沉微細。是少陰本脈。欲臥欲吐。是少陰本證。當心煩而反不煩。心不煩而反汗出。亡陽已兆於始得之日矣。五六日自利。而反煩躁不得臥。是微陽將絕。無生理矣。　同是惡寒蹉臥。利止手足溫者可治。利不止。手足逆冷者不治。時自煩欲去衣被者可治。不煩而躁。四逆而脈不至者死。同是吐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煩躁四逆者死。同是嘔吐汗出。大便數少者可治。自利煩躁。不得臥者死。蓋陰陽互爲其根。陰中有陽則生。無陽則死。獨陰不生故也。是以六經以少陰爲樞。

少陰病。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死。

冒家自汗則愈。今頭眩而時時自冒。清陽之氣已脫。此非陽回而利止。是水穀已竭。無物更行也。

少陰病六七日。息高者死。

氣息者。乃腎間動氣。藏府之本。經脈之根。呼吸之蔕。三焦生氣之原也。息高者。但出心與肺。不能入肝與腎。生氣已絕於內也。六經中獨少陰歷言死證。他經無死證。甚者但曰難治耳。知少陰病是生死關。

病六七日。手足三部脈皆至。大煩而口噤不能言。其人躁擾者。必欲解也。若脈和。其人大煩。目重瞼內際黃者。此欲解也。

脈者。資始於腎。朝會於肺。腎氣絕則脈不至。三部手足皆至。是脈道已通。有根有本。非暴出可知。大煩躁擾者。是陰出之陽。非陰極而發也。口噤不能言。因脈氣初復。營血未調。脾濇不運故耳。若所至之脈和調。雖大煩不解。亦不足慮。再視其人之目重瞼內際。此屬於脾。若色黃而不雜他藏之色。是至陰未虛。雖口噤亦不足慮矣。此以脾爲五藏之母。又水位之下。土氣承之也。

麻黃附子證

少陰病。始得之。無汗惡寒。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

太陽主表。病發於陽。故當發熱。少陰主裏。病發於陰。只當內熱。今始得寒邪。即便發熱。似乎太陽而屬之少陰者何。內經曰。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故反熱而脈則沉也。腎爲坎象。二陰不藏。則一陽無蔽。陰邪始得而內侵。孤陽因得以外散耳。病在表。脈浮者。可發汗可知。病在表。脈沉者。亦不可不汗矣。然沉

爲在裏。而反發其汗。津液越出。亡陽則陰獨矣。故用麻黃開腠理。細辛散浮熱。而無附子固元陽。則熱去寒起。亡可立待也。其人不知養藏之道。逆冬氣而傷腎。故有此證。能不擾乎陽。無洩皮膚。去寒就溫。詎有此患哉。本條當有無汗惡寒證。

少陰病。始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也。

言無裏證。則有表證可知。以甘草易細辛。故曰微發汗。要知此條是微惡寒微發熱。故微發汗也。皮部論云。少陰之陰。其入於經也。從陽部注於經。其出者。從陰內注於骨。此證與附子湯證。皆是少陰表證。發熱脈沉。無裏證者。從陽部注於經也。身體骨節痛。手足寒。背惡寒。脈沉者。從陰內注於骨也。從陽注經。故用麻黃細辛。從陰注骨。故用參苓朮芍。口中和。樞無熱。皆可用附子。

麻黃附子細辛湯

麻黃 細辛各二兩 附子一枚炮去皮

水一斗。先煑麻黃。減二升。去沫。內諸藥。煑取三升。去渣。溫服一升。日三服。

麻黃附子甘草湯

前方去細辛。加甘草二兩。水七升。煎法同。亦見微發汗之意

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便血也。

此藏病傳府。陰乘陽也。氣病而傷血。陽乘陰也。亦見少陰中樞之象。發於陰者六日愈。到七日其人微發熱。手足溫者。此陰出之陽則愈也。到八日以上。反大發熱者。腎移熱於膀胱。膀胱熱則太陽經皆熱。太陽主一身之表。爲諸陽主氣。手足者。諸陽之本。故一身手足盡熱。太陽經多血。血得熱則行。陽病者上行極而下。故尿血也。此裏傳表證。是自陰轉陽則易解。故身熱雖甚不死。輕則猪苓湯。重則黃連阿膠湯可治。與太陽熱結膀胱。血自下者。證同而來因則異。

少陰傳陽證者有二。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是傳陽明。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是傳太陽。

下利便膿血。指大便言。熱在膀胱而便血。是指小便言。

少陰病。欬而下利譫語者。被火氣劫故也。小便必難。以強責少陰汗也。

上欬下利。津液喪亡。而譫語非轉屬陽明。腎主五液。入心爲汗。少陰受病。液不上升。所以陰不得有汗也。少陰發熱。不得已用麻黃發汗。卽用附子以固裏。豈

可以火氣劫之。而強發汗也。少陰脈入肺。出絡心。肺主聲。心主言。火氣迫心肺。故欬而譫語也。腎主二便。治下焦。濟泌別汁。滲入膀胱。今少陰受邪。復受火侮。樞機無主。大腸清濁不分。膀胱水道不利。故下利而小便難也。小便利者。其人可治。此陰虛。故小便難。

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出。或從口鼻。或從目出。是名下厥上竭。爲難治。

陽氣不達於四肢。故厥。厥爲無陽。不能作汗。而強發之。血之與汗。異名同類。不奪其汗。必動其血矣。上條火劫發汗。上傷心肺。下竭膀胱。猶在氣分。其害尚輕。峻劑發汗。傷經動血。若陰絡傷而下行。猶或可救。若陽絡傷而上溢。不可復生矣。妄汗之害如此。

附子湯證

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湯主之。

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當灸之。附子湯主之。

少陰主水。於象爲坎。一陽居其中。故多熱證。是水中有火。陰中有陽也。此純陰無陽。陰寒切膚。故身疼。四肢不得稟陽氣。故手足寒。寒邪自經入藏。藏氣實而不能入。則從陰內注於骨。故骨節疼。此身疼骨痛。雖與麻黃證同。而陰陽寒熱彼此判然。脈沉者。少陰不藏。腎氣獨沉也。口中兼咽與舌言。少陰之脈循喉嚨挾舌本。故少陰有口乾舌燥咽痛等證。此云和者。不燥乾而渴。火化幾於息矣。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故五藏之俞。皆係於背。背惡寒者。寒氣化薄。陰寒得以乘之也。此陽氣凝聚而成陰。必灸其背俞。使陰氣流行而爲陽。急溫以附子湯。壯火之陽。而陰自和矣。

附子湯

附　子二枚炮　白　朮四兩　人　參二兩　芍　藥　茯　苓各三兩

水八升。煑取三升。去渣。溫服一升。日三服。

此傷寒溫補第一方也。與真武湯似同而實異。倍朮附去薑加參。是溫補以壯元陽。真武湯還是溫散而利腎水也。

真武湯證

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爲有水氣。其人或欬。或小便利。或下利。嘔者。真武湯主之。

爲有水氣。是立真武湯本意。小便不利是病根。腹痛下利。四肢沉重疼痛。皆水氣爲患。因小便不利所致。然小便不利。實由坎中之無陽。坎中火用不宣。故腎家水體失職。是下焦虛寒。不能制水故也。法當壯元陽以消陰翳。逐留垢以清滲源。因立此湯。末句語意。直接有水氣來。後三項是真武加減證。不是主證。若雖有水氣。而不屬少陰。不得以真武主之也。

真武湯

茯苓　芍藥　生薑各三兩　白朮二兩　附子一枚炮

水八升。煮取三升。溫服七合。日三服。欬者。加五味半升。細辛一兩。小便利而下利者。去芍藥茯苓。加乾薑一兩。嘔者。去附子。加生薑。足前成半斤。

真武北方水神也。坎爲水。而一陽居其中。柔中之剛。故名真武。是陽根於陰。靜爲動本之義。蓋水體本靜。動而不息者。火之用也。火失其位。則水逆行。君附子之辛溫。以奠陰中之陽。佐芍藥之酸寒。以收炎上之用。茯苓淡滲。以正潤下之

體。白朮甘苦。以制水邪之溢。陰平陽秘。少陰之樞機有主。開闔得宜。小便自利。腹痛下利自止矣。生薑者。用以散四肢之水氣。與膚中之浮熱也。欬者。是水氣射肺所致。加五味子之酸溫。佐芍藥以收腎中水氣。細辛之辛溫。佐生薑以散肺中水氣。小便自利而下利者。胃中無陽。則腹痛不屬相火。四肢困于脾溼。故去芍藥之酸寒。加乾薑之辛熱。即茯苓之甘平亦去之。此爲溫中之劑。而非利水之劑矣。嘔者是水氣在中。故中焦不治。四肢不利者。不涉少陰。由於太陰溼化不宣也。與水氣射肺不同法。不須附子之溫腎。倍加生薑以散邪。此和中之劑。而非下焦之藥矣。附子、芍藥、茯苓、白朮。皆真武所重。若去一。即非真武湯。

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

腎液入心而爲汗。汗出不能偏身。故不解。所以然者。太陽陽微。不能衛外而爲固。少陰陰虛。不能藏精而起亟也。仍發熱而心下悸。坎陽外亡而腎水凌心耳。頭眩身瞤。因心下悸所致。振振欲擗地。形容身瞤動之狀。凡水從火發。腎火上

炎。水邪因得上侵。若腎火歸原。水氣自然下降。外熱因之亦解。此條用真武者。全在降火利水。重在發熱而心下悸。並不在頭眩身瞤故也。如傷寒厥而心下悸。宜先治水。亦重在悸。不重在厥。但彼本於太陽寒水內侵。故用桂枝。此則少陰邪水泛溢。故用附子。會仲景此方。爲少陰治水而設。附會三綱之說者。本爲誤服青龍而設。不知服大青龍而厥逆筋惕肉瞤。是胃陽外亡。輕則甘草乾薑湯。重則建中理中輩。無暇治腎。卽欲治腎。尚有附子湯之大溫補。而乃用真武耶。要知小便自利。心下不悸。便非真武湯證。

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上吐下利者。名曰霍亂。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

理中丸　人參　甘草　白朮　乾薑

擣篩爲末蜜和丸如雞黃大以沸湯數合和一丸研碎溫服之日三四夜二服腹中未熱加至三四丸然不及湯湯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若臍上築者。腎氣動也。去朮加桂。　吐多者去朮加生薑三兩。　下多者還用朮。悸者加茯苓。　腹中痛。虛者加人參。　腹滿者去朮。加附子一枚。

霍亂轉筋。吐利不止。頭目昏眩。四肢逆冷。須臾不救者。吳茱萸湯主之。　腹中疠

痛。吐利之後。甚則轉筋。此兼風也。手足厥冷。氣少脣青。此兼寒也。身熱煩渴。氣粗口燥。此兼暑也。四肢重著。骨節煩疼。此兼溼也。　風暑合病。宜石膏理中湯　暑溼相搏。二香散主之。　夏月中暑霍亂者。香薷飲主之。桂苓白朮湯亦可。

桃花湯證

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本證與真武不同。彼以四肢沉重疼痛。是爲有水氣。此便膿血。是爲有火氣矣。盍不清火。反用溫補。蓋治下焦水氣。與心下水氣不同法。下焦便膿血。與心下痛。心中煩。亦應異治也。心爲離火。而真水居其中。法當隨其勢之潤下。故用苦寒以泄之。坎爲水。而真火居其中。法當從其性之炎上。故用苦溫以發之。火鬱於下。則尅庚金。火炎於上。則生戊土。五行之理。將來者進。已往者退。土得其令。則火退位矣。水歸其職。腹痛自除。膿血自清。小便自利矣。故制此方。不清火。不利水。一惟培土。又全賴乾薑轉旋。而石脂秔米。得收平成之績也。名桃花者。取春和之義。非徒以色言耳。

桃花湯

赤石脂用一斤一半全用一半篩　乾薑一兩　秔米一升

石脂性濇以固脫。色赤以和血。味甘而酸。甘以補元氣。酸以收逆氣。辛以散邪氣。故以爲君。半爲塊而半爲散。使濁中清者。歸心而入營。濁中濁者。入腸而止利。火曰炎上。又火空則發。得石脂以濇腸。可以遂其炎上之性矣。炎上作苦。佐乾薑之苦溫。以從火化。火鬱則發之也。火亢則不生土。臣以秔米之甘。使大有火生。遂成有用之火。土中火用得宣。則水中火體得位。下陷者上達。妄行歸原。火自升而水自降矣。

少陰病。腹痛下利。是坎中陽虛。故眞武有附子。桃花用乾薑。不可以小便不利作熱治。眞武是引火歸原法。桃花是升陽散火法。

坎陽有餘。能出形軀之表而發熱。麻黃附子湯是矣。坎陽不虛。尚能發熱於軀內之上焦。如口燥、舌乾、咽痛、心煩、胸滿、心痛、等證是矣。坎陽不足。不能發熱於腰以上之陽。僅發熱於腰以下之陰。如小便不利。下利便膿血者是矣。此爲伏陽屈伏之火。與升陽之火不同。

少陰病。便膿血者可刺。
便膿血亦是熱入血室所致。刺期門以瀉之。病在少陰而刺厥陰。實則瀉其子也。

四逆湯證上

脈浮而遲。表熱裏寒。下利清穀者。四逆湯主之。
脈浮爲在表。遲爲在藏。浮中見遲。是浮爲表虛。遲爲藏寒。未經妄下而利清穀。是表爲虛熱。裏有真寒矣。仲景凡治虛證。以裏爲重。協熱下利。脈微弱者。便用人參。汗後身疼。脈沉遲者。便加人參。此脈遲而利清穀。且不煩不欬。中氣大虛。元氣已脫。但溫不補。何以救逆乎。觀茯苓四逆之煩躁。且以人參。況通脈四逆。豈得無參。是必因本方之脫落而成之耳。
此是傷寒證。然脈浮表熱。亦是病發於陽。世所云漏底傷寒也。必其人胃氣本虛。寒邪得以直入脾胃。不犯太少二陽。故無口苦咽乾頭眩項強痛之表證。然全賴此表熱。尙可救其裏寒。

下利清穀。不可攻表。汗出必脹滿。

裏氣大虛。不能藏精而爲陽之守。幸表陽之尚存。得以衞外而爲固。攻之更虛其表。汗生於穀。汗出陽亡。藏寒而生滿病也。

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先溫其裏。

傷寒下之後。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宜四逆湯。

下利是裏寒。身痛是表寒。表宜溫散。裏宜溫補。先救裏者。治其本也。

病發熱頭疼。脈反沉。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裏。宜四逆湯。

此太陽麻黃湯證。病爲在表。脈當浮而反沉。此爲逆也。若汗之不差。卽身體疼痛不罷。當憑其脈之沉而爲在裏矣。陽證見陰脈。是陽消陰長之兆也。熱雖發於表。爲虛陽。寒反據於裏。是真陰矣。必有裏證伏而未見。藉其表陽之尚存。乘其陰之未發。迎而奪之。庶無吐利厥逆之患。裏和而表自解矣。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脈有餘。而證不足。則從證。證有餘。而脈不足。則從脈。有餘可假。而不足爲真。此仲景心法。

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湯主之。

大汗則亡陽。大下則亡陰。陰陽俱虛。故厥冷。但利非清穀。急溫之。陽回而生可望也。

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四逆湯主之。

治之失宜。雖大汗出而熱不去。惡寒不止。表未除也。內拘急而下利。裏寒已發。四肢疼而厥冷。表寒又見矣。可知表熱裏寒者。即表寒亡陽者矣。

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

嘔而發熱者。小柴胡證。此脈弱而微熱。非相火明矣。內無熱。故小便利。表寒虛。故見厥。是膈上有寒飲。故嘔也。傷寒以陽爲主。陽消陰長。故難治。

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者。四逆湯主之。

吐利交作。中氣大虛。完穀不化。脈微欲絕。氣血喪亡矣。小便復利而大汗出。是門戶不要。玄府不閉矣。所幸身熱未去。手足不厥。則衛外之陽。諸陽之本猶在。脈尚未絕。有一線之生機。急救其裏。正勝而邪可却也。

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湯主之。

此吐利非清穀。汗出不大。而脈不微弱。賴此發熱之表陽。助以四逆而溫裏。尚

有可生之望。

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藏有寒故也。當溫之。宜四逆輩。

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宜四逆湯。

若膈上有寒飲者。當溫之。宜四逆湯。

惡寒脈微而復利。利止亡血也。四逆加人參湯主之。

利雖止而惡寒未罷。仍宜四逆。以其脈微爲無血。當仍加人參以通之也。

右論四逆脈證。

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脈不出者。通脈四逆湯主之。

此寒熱相半證。下利清穀。陰盛於裏也。手足厥逆。寒盛於外也。身不惡寒面赤。陽鬱在表也。咽痛利止。陽回於內也。腹痛乾嘔。寒熱交爭也。溫裏通脈。乃扶陽之法。脈爲司命。脈出則從陽而生。厥逆則從陰而死。

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下利脈沉而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下利清穀者。必鬱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陽。下虛

故也。

此比上條脈證皆輕。故能自作鬱冒汗出而解。面赤爲戴陽。陽在上也。因其戴陽。故鬱冒而汗出。因其下虛。故下利清穀而厥逆。熱微厥亦微。故面亦少赤。此陰陽相等。寒熱自和。故易愈。

吐已下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脈微欲絕者。通脈四逆加猪膽汁湯主之。

此必有陰盛格陽之證。故加膽汁爲反佐。閱白通證可知。

吐利止而脈平。小煩者。以新虛不勝穀氣故也。

四逆湯

甘草二兩炙　乾薑一兩半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右三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二合。去渣。分溫再服。強人可大附子一枚。乾薑三兩。

通脈四逆湯

甘草二兩炙　附子大者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乾薑三兩強人可四兩

右三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二合。去渣。分溫再服。其脈卽出者愈。面色赤者。加葱九莖。腹中痛者。去葱。加芍藥二兩。嘔者。加生薑二兩。咽痛去芍藥。加桔梗

一兩。　利止脈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參二兩。　病皆與方相應者乃服之。

傷寒六七日。大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冷。下部脈不至。咽喉不利。吐膿血。泄利不止者。爲難治。

寸脈沉遲。氣口脈平矣。下部脈不至。根本已絕矣。六府氣絕於外者。手足寒。五藏氣絕於內者。利下不禁。咽喉不利。水穀之道絕矣。汁液不化而成膿血。下濡而上逆。此爲下厥上竭。陰陽離決之候。生氣將絕於內也。舊本有麻黃升麻湯。其方味數多而分兩輕。重汗散而畏溫補。乃後世粗工之伎。必非仲景方也。此證此脈。急用參附以回陽。尚恐不救。以治陽實之品。治亡陽之證。是操戈下石矣。敢望其汗出而愈哉。絕汗出而死。是爲可必。仍附其方。以俟識者。

麻黃升麻湯

麻黃二兩半去節　升麻一兩一錢　當歸一兩一錢　黃芩　萎蕤各六銖

芍藥　知母十八銖　天冬去心　桂枝去皮　乾薑

甘草炙　石膏碎綿裹　白朮　茯苓各六錢

右十四味。以水一斗。先煑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煑取三升。去渣。分溫三服。

相去如炊三斗米頃。令盡汗出愈。

四逆湯證下

手足厥冷。脈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上篇論外熱內寒。兼吐利嘔逆煩躁等證。此篇但論厥陰脈證。雖無外衞之微陽。亦未見內寒諸險證也。

當歸四逆湯

當歸　桂枝　芍藥　細辛各三兩　甘草炙　通草各二兩　大棗二十五枚擘一法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渣。溫服一升。日三服。

此條證爲在裏。當是四逆本方加當歸。如茯苓四逆之例。若反用桂枝湯攻表。誤矣。旣名四逆湯。豈得無薑附。

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宜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

卽前方加吳茱萸一兩生薑半斤

右九味。以水六升。清酒六升和煑。取五升。去渣。溫分五服。

此本是四逆與吳茱萸相合而爲偶方也。吳萸配附子。生薑佐乾薑。久寒始去。

凡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爲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

手足六經之脈。皆自陰傳陽。自陽傳陰。陰氣勝。則陽不達於四肢。故爲寒厥。

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虛家亦然。

熱厥者。有可下之理。寒厥爲虛。則宜溫補。

傷寒五六日。不結胸。腹濡脈虛。復厥者。不可下。此爲亡血。下之死。

其脈空虛。此無血也。

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結胸。小腹滿。按之痛者。此冷結在膀胱關元也。

關元在臍下三寸。小腸之募。三陰任脈之會。宜灸之。按此二條。當知結胸證有熱厥者。

傷寒脈促。手足厥者。可灸之。

促爲陽脈。亦有陽虛而促者。亦有陰盛而促者。要知促與結。皆代之互文。皆是

虛脈。火氣雖微。內攻有力。故灸之。

傷寒六七日。脈微。手足厥冷。煩躁。灸厥陰。厥不還者死。

厥陰肝脈也。應春生之氣。故灸其五俞而陽可回也。

右論厥陰脈證。

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

未經汗下而煩躁。爲陽盛。汗下後而煩躁。是陽虛。汗多既亡陽。下多又亡陰。故熱仍不解。薑附以回陽。參苓以滋陰。則煩躁止而外熱自除。此又陰陽雙補法。

茯苓四逆湯

茯苓四兩　人參一兩　附子一枚去皮生用切八片　甘草二兩炙

乾薑一兩五錢

右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二服。

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

當發汗而反下之。下後不解。復發其汗。汗出而裏陽將脫。故煩躁也。晝日不得

眠。虛邪獨據陽熱分也。夜而安靜。知陰不虛也。不嘔渴。是無裏熱。不惡寒頭痛是無表證。脈沉微。是純陰無陽矣。身無大熱。表陽將去矣。幸此微熱未除煩躁不寧之際。獨在乾薑生附。以急回其陽此四逆之變劑也。

乾薑附子湯

乾　薑一兩　附　子一枚去皮生用切八片

右二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去滓頓服。

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脈微細。所以然者。內外俱虛故也。

內陽虛。故脈微細。外陽虛。故振慄惡寒。卽乾薑附子證。

右論四逆加減證。

吳茱萸湯證

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

少陰病吐利。煩躁四逆者死。四逆者。四肢厥冷。兼臂脛而言。此云手足。是指指掌而言。四肢之陽猶在。岐伯曰。四末陰陽之會氣之大路也。四街者氣之經絡

也。絡絕則經通。四末解則氣從合。故用吳茱萸湯以溫之。吐利止而煩躁除。陰邪入於合者。更得從陽而出乎井矣。

乾嘔。吐涎沫。頭痛者。吳茱萸湯主之。不頭痛者。半夏乾薑湯主之。

嘔而無物。胃虛可知矣。吐惟涎沫。胃寒可知矣。頭痛者陽氣不足。陰寒得以乘之也。吳茱萸湯溫中益氣。升陽散寒。嘔痛盡除矣。乾嘔吐涎是二證。不是並見。

食穀欲嘔者。屬陽明也。吳茱萸湯主之。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

胃熱則消穀善饑。胃寒則水穀不納。食穀欲嘔。固是胃寒。服湯反劇者。以痰飲在上焦爲患。嘔盡自愈。非謂不宜服也。此與陽明不大便。服柴胡湯胃氣因和者不同。

吳茱萸湯

吳茱萸一升湯先七次　人參三兩　生薑六兩　大棗十二枚

水七升。煑取二升。溫服七合。日三服。

吳萸溫中散寒。則吐利可除。人參安神定志。則煩躁可止。薑棗調和營衞。則手足自溫。頭痛自瘳矣。

諸嘔穀不得下者。小半夏湯主之。
反胃嘔吐者。大半夏湯主之。
反胃吐而渴欲飲水者。茯苓澤瀉湯主之。
茯苓澤瀉湯
茯苓　桂枝　白朮　澤瀉　甘草
生薑
乾嘔噦。若手足厥者。橘皮湯主之。
橘皮湯
橘皮　生薑
嘔逆者。橘皮竹茹湯主之。
橘皮竹茹湯
橘皮　竹茹　大棗　生薑　甘草
人參
白通湯證

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猪膽汁湯主之。服湯後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下利脈微。是下焦虛寒不能制水故也。與白通湯以通其陽。補虛却寒而制水。服之利仍不止。更厥逆。反無脈。是陰盛格陽也。如乾嘔而煩。是陽欲通而不得通也。猪者水畜。屬少陰也。膽者甲木。從少陽也。法當取猪膽汁之苦寒爲反佐。加入白通湯中。從陰引陽。則陰盛格陽者。當成水火既濟矣。脈暴出者。孤陽獨行也。故死。微續者。少陽初生也。故生。

白通湯

葱白四莖　乾薑一兩　附子一枚去皮生用

右三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去滓。分溫再服。

白通加猪膽汁湯

本方加　人尿五合　猪膽汁一合　和合相得。分溫再服。無猪膽汁亦可服。

葱辛溫而莖白。通肺以行營衛陰陽。故能散邪而通陽氣。率領薑附。入陽明而止利。入少陰而生脈也。附子生用。亦取其勇氣耳。論中不及人尿。而方後反云

無猪膽汁亦可服者。以人尿鹹寒。直達下焦。亦能止煩除嘔矣。
下利手足逆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若脈不還。反微喘者死。
下利後脈絕。手足厥冷。晬時脈還。手足溫者生。脈不還者死。
此不嘔不煩。不須反佐而服白通。外灸少陰及丹田氣海。或可救于萬一。

黃連阿膠湯證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心中煩。不得臥。黃連阿膠湯主之。
此病發於陰。熱爲在裏。與二三日無裏證。而熱在表者不同。按少陰受病。當五六日發。然發於二三日居多。二三日背惡寒者。腎火衰敗也。必溫補以益陽。反發熱者。腎水不藏也。宜微汗以固陽。口燥咽乾者。腎火上走空竅。急下之以存津液。此心中煩不得臥者。腎火上攻於心也。當滋陰以涼心腎。

黃連阿膠湯

黃　連四兩　阿　膠三兩　黃　芩　芍　藥各二兩　鷄子黃二枚

右五味。以水六升。先煑三物。取二升。去渣。內阿膠烊盡。少冷。內鷄子黃攪令相得。

溫服七合。日三服。

鷄感巽化。得心之母氣者也。黃稟內南方火色。率芍藥之酸。入心而斂神明。引芩連之苦。入心而清壯火。驢皮被北方水色。入通於腎。濟水性急趨下。內合於心。與之相溶而成膠。是火位之下。陰精承之。凡位以內爲陰。外爲陽。色以黑爲陰。赤爲陽。鷄黃赤而居內。驢皮黑而居外。法坎宮陽內陰外之象。因以制壯火之食氣耳。

猪苓湯證

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猪苓湯主之。

少陰病。但欲寐。心煩而反不得臥。是黃連阿膠證也。然二三日心煩是實熱。六七日心煩是虛煩矣。且下利而熱渴。是下焦虛不能制水之故。非芩連芍藥所宜。欬嘔煩渴者。是腎水不升。下利不眠者。是心火不降耳。凡利水之劑。必先上升而後下降。故用猪苓湯主之。以滋陰利水而升津液。斯上焦如霧。而欬渴除。中焦如漚。而煩嘔靜。下焦如瀆。而利自止矣。

猪苓湯

猪苓　澤瀉　茯苓　滑石　阿膠各一兩

右五味。以水四升。先煑四味。取二升。內阿膠烊盡。溫服七合。日一服。

五味皆潤下之品。爲少陰樞機之劑。猪苓阿膠黑色通腎。理少陰之本也。茯苓滑石。白色通肺。滋少陰之源也。澤瀉阿膠鹹先入腎。壯少陰之體。二苓滑石淡滲膀胱。利少陰之用。故能升水降火。有治陰和陽通理三焦之妙。

陽明病。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

脈證全同五苓。彼以太陽寒水利於發汗。汗出則膀胱氣化而小便行。故利水之中。仍兼發汗之味。此陽明燥土最忌發汗。汗之則胃亡津液而小便更不利。所以利水之中。仍用滋陰之品。二方同爲利水。太陽用五苓者。因寒水在心下。故有水逆之證。桂枝以散寒。白朮以培土也。陽明用猪苓者。因熱邪在胃中。故有自汗證。滑石以滋土。阿膠以生津也。散以散寒。湯以潤燥。用意微矣。二方皆是散飲之劑。太陽轉屬陽明者。其渴尚在上焦。故仍用五苓入心而生津。陽明自病而渴者。本於中焦。故又藉猪苓入胃而通津液。

陽明病。汗多而渴者。不可與猪苓湯。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湯復利其小便故也。
陽明病。重在亡津液。飲水多而汗不多。小便不利者。可與猪苓湯利之。若汗出多。以大便燥。飲水多。卽無小便。不可利之。不知猪苓湯本爲陽明飲多而用。不爲陽明利水而用也。不可與猪苓湯。卽屬腑者不令溲數之意。以此見陽明之用猪苓亦仲景不得已之意矣。汗多而渴。當白虎湯。胃中燥。當承氣湯。其在言外。

猪膚湯證

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者。猪膚湯主之。
少陰下利。下焦虛矣。少陰脈循喉嚨。其支者。出絡心注胸中。咽痛胸滿心煩者。腎火不藏。循經而上走於陽分也。陽併於上。陰併於下。火不下交於腎。水不上承於心。此未濟之象。猪爲水畜。而津液在膚。君其膚以除上浮之虛火。佐白蜜白粉之甘瀉心潤肺而和脾。滋化源。培母氣。水升火降。上熱自除而下利止矣。

猪膚湯

猪膚一兩

右一味。以水一斗。煑取五升。去渣。加白蜜一升。白粉五合。熬香。和合相得。溫分六服。

附咽痛諸方

少陰病。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者。與桔梗湯。但咽痛而無下利胸滿心煩等證。但甘以緩之足矣。不差者。配以桔梗。辛以散之也。其熱微。故用此輕劑耳。

甘草湯

甘草二兩

右一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半。去渣。分溫再服。

桔梗湯

甘草　桔梗各二兩　餘同前法。

少陰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湯主之。

半夏散

半夏　桂枝　甘草

右三味。各等分。各擣篩已。合治之。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二服。若不能散服。以水一升。煎七沸。內散方寸匕。更煑三沸。下火令少冷。少少嚥之。

此必有惡寒欲嘔證。故加桂枝以散寒。半夏以除嘔。若夾相火。則辛溫非所宜矣。

少陰病。嘔而咽中傷。生瘡不能語。聲不出者。苦酒湯主之。

苦酒湯

半夏（十四枚洗破如棗核大）　鷄子（一枚去黃存白留殼中）

右二味。內半夏。苦酒著鷄子內。以鷄子置刀鐶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滓。少少含嚥之。不差。更作三劑。

取苦酒以斂瘡。鷄子以發聲。而兼半夏者。必因嘔而咽傷。胸中之痰飲尚在。故用之。且以散鷄子苦酒之酸寒。但令滋潤其咽。不令泥痰於胸膈也。置刀鐶中放火上。只三沸。即去滓。此略見火氣。不欲盡出其味。意可知矣。雞子黃走血分。故心煩不臥者宜之。其白走氣分。故聲不出者宜之。

四逆散證

少陰病四逆。洩利下重。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者。四逆散主之。四肢爲諸陽之本。陽氣不達於四肢。因而厥逆。故四肢多屬於陰。此則洩利下重。是陽邪下陷入陰中。陽內而陰反外。以致陰陽脈氣不相順接也。可知以手足厥冷爲熱厥。四肢厥寒爲寒厥者。亦鑿矣。條中無主證。而皆是或然證。四逆下必有闕文。今以洩利下重四字。移至四逆下。則本方乃有綱目。或欬或利或小便不利。同小青龍證。厥而心悸。同茯苓甘草證。或欬或利或腹中痛或小便不利。又同真武證。種種是水氣爲患。不發汗利水者。洩利下重故也。洩利下重。又不用白頭翁湯者。四逆故也。此少陰樞無主。故多或然之證。因取四物以散四逆之熱邪。隨症加味以治或然證。此少陰氣分之下劑也。所謂厥應下之者。此方是矣。

四逆散

甘草炙　枳實　柴胡　芍藥

右四味各十分。擣篩。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　咳者。加五味子乾薑各五分。併主下利。　悸者。加桂枝五分。　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五分。　腹中痛者。加附子一枚。炮令拆。　洩利下重者。先以水五升。內薤白三升。煑取三升。去渣。以散三方寸匕。內湯中。煑取一升半。分溫再服。

此倣大柴胡之下法也。以少陰爲陰樞。故去黃芩之苦寒。薑夏之辛散。加甘草以易大棗。良有深意。然服方寸匕。恐不濟事。少陽心下悸者。加茯苓。此加桂枝。少陽腹中痛者。加芍藥。此加附子。其法雖有陰陽之別。恐非泄利下重者宜加也。薤白性滑。能洩下焦陰陽氣滯。然辛溫太甚。葷氣逼人。頓用三升。而入散三匕。只聞薤氣而不知藥味矣。且加味俱用五分。而附子一枚。薤白三升。何多寡不同若是。不能不致疑於叔和編集之誤耳。

厥陰脈證

厥陰之爲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食卽吐蚘。下之利不止。

太陰厥陰。皆以裏證爲提綱。太陰主寒。厥陰主熱。太陰爲陰中之至陰。厥陰爲

陰中之陽也。太陰腹滿而吐食不下。厥陰饑不欲食。食卽吐蚘。同是不能食。而太陰則滿。厥陰則饑。同是一吐。而太陰吐食。厥陰吐蚘。此又主脾主肝之別也。太陰病則氣下陷。故腹時痛而自利。厥陰病則氣上逆。故心疼熱而消渴。此溼土風木之殊也。太陰主開。本自利而下之。則開折。胸下結鞕者。開折及闔也。厥陰主闔。氣上逆而下之。則闔折。利不止者。闔折反開也。按兩陰交盡。名曰厥陰陰盡而陽生。故又名陰之絕陽。則厥陰爲病。宜無熱病矣。以厥陰脈絡於少陽。厥陰熱症。皆相火化令耳。厥陰經脈。上膈貫肝。氣旺故上撞心。氣有餘卽是火。故消渴而心中疼熱。火能消物故饑。肝脈挾胃。肝氣旺。故胃口閉塞而不欲食也。蟲爲風化。厥陰病則生蚘。蚘聞食臭則上入於膈而從口出也。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則氣無止息而利不止矣。烏梅丸主之。可以除蚘。亦可以止利。

傷寒腹滿讝語。寸口脈浮而緊。此肝乘脾也。名曰縱。刺期門。

腹滿讝語。得太陰陽明內證。脈浮而緊。得太陽陽明表脈。陰陽表裏疑似難明。則證當詳辨。脈宜類推。脈法曰。脈浮而緊者。名曰弦也。弦爲肝脈。內經曰。諸腹脹大。皆屬於熱。又曰。肝氣甚則多言。是腹滿由肝火。而讝語乃肝旺所發也。肝

旺則侮其所勝。直犯脾土。故曰縱。刺期門以瀉之。庶不犯厥陰汗下禁。

上條是肝乘心。此條是肝乘脾。下條是肝乘肺。肝爲相火。有瀉無補者。此類是也。

傷寒發汗。嗇嗇惡寒。大渴欲飲水。其腹必滿。此肝乘肺也。名曰橫。刺期門。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

發熱惡寒。寒爲在表。渴欲飲水。熱爲在裏。其腹因飲多而滿。非太陰之腹滿。亦非厥陰之消渴矣。此肝邪挾火而尅金。脾精不上歸於肺。故大渴。肺氣不能通調水道。故腹滿。是侮所不勝。寡於畏也。故名曰橫。必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得自汗。則惡寒發熱自解。得小便利。則腹滿自除矣。

厥陰病。渴欲飲水者。少少與之愈。

水能生木。能制火。故厥陰消渴最宜之。

厥陰中風。脈微浮。爲欲愈。不浮爲未愈。

厥陰受病。則尺寸微緩而不浮。今微浮。是陰出之陽。亦陰病見陽脈也。有厥陰中風欲愈脈。則應有未愈證。夫以風木之藏。值風木主氣時。復中於風。

則變端必有更甚他經者。不得一焉。不能無闕文之憾。

厥陰病。欲解時。從丑至卯上。

木尅於丑。旺於寅卯。故主此三時。

凡傷寒病後。腹中有動氣者。不可汗。亦不可下。 在右肺之動也。在左肝之動也。在上心之動也。在下腎之動也。

烏梅丸證

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爲藏厥。非蚘厥也。蚘厥者。其人當吐蚘。今病者靜而復時煩。此非藏寒。蚘上入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蚘聞食臭出。其人故吐蚘。吐蚘者。烏梅丸主之。又主久利。

傷寒脈微厥冷。煩躁者。在六七日。急灸厥陰以救之。此至七八日而膚冷不煩而躁。是純陰無陽。因藏寒而厥。不治之證矣。然蚘厥之證。亦有脈微膚冷者。是內熱而外寒。勿遽認爲藏厥而不治也。其顯證在吐蚘。而細辨在煩躁。藏寒則躁而不煩。內熱則煩而不躁。其人靜而時煩。與躁而無暫安者迴殊矣。此與氣

上撞心。心中疼熱。饑不能食。食卽吐蚘者。互文以見意也。夫蛔者蟲也。因所食生冷之物。與胃中濕熱之氣。相結而成。今風木爲患。相火上攻。故不下行穀道。而上出咽喉。故用藥亦寒熱相須也。此是胸中煩而吐蚘。不是胃中寒而吐蚘。故可用連柏。要知連柏是寒因熱用。不特苦以安蚘。看厥陰諸證。與本方相符。下之利不止。與又主久利句合。則烏梅丸爲厥陰主方。非只爲蚘厥之劑矣。

烏梅丸

烏梅二百枚　細辛六兩　乾薑十兩　黃連十六兩　當歸四兩
附子六兩去皮炮　蜀椒四兩出汗　桂枝六兩去皮　人參六兩　黃柏六兩

右十味。異擣篩。合治之。以苦酒漬烏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飯熟。擣成泥。和藥令相得。內臼中。與蜜杵二千下。丸如梧桐子大。先食飲服十丸。日三服。稍加至二十丸。禁生冷滑物臭食等。

蚘從風化。得酸則靜。得辛則伏。得苦則下。故用烏梅苦酒至酸者爲君。薑椒辛附連柏。大辛大苦者爲臣。佐參歸以調氣血。桂枝以散風邪。藉米之氣以和胃。蜜之味以引蚘。少與之而漸加之。則煩漸止而蚘漸化矣。食生冷則蚘動。得滑

物則蚘上入膈。故禁之。
蚘蟲之爲病。令人吐涎心痛。發作有時。毒藥不止。甘草粉蜜湯主之。將甘草先煎。納粉蜜攪和服。

白頭翁證

熱利下重者。白頭翁湯主之。
暴注下迫屬于熱。熱利下重。乃溼熱之穢氣。發過廣腸。故魄門重滯而難出也。內經曰。小腸移熱於大腸爲虛瘕。即此是也。
下利欲飲水者。以有熱故也。白頭翁湯主之。
下利屬胃寒者多。此欲飲水。其內熱可知。
下利脈沉弦者。下重也。脈大者爲未止。脈微弱數者。爲欲自止。雖發熱不死。
前條論證。此條言脈。互相發明。復出發熱二字。見熱利指內熱。不是協熱。沉爲在裏。弦爲少陽。此膽氣不升。火邪下陷。故下重也。脈大爲陽明。兩陽相熏灼。大則病進。故爲未止。微弱爲虛。利後而數亦爲虛。故欲自止。發熱者。熱自裏達外。

陰出之陽。故不死。

下利微熱而渴。脈弱者。令自愈。

發熱而微。表當自解矣。熱利脈弱。裏當自解矣。可不服白頭翁。而待其自愈也。乃渴欲飲水之互文。

下利脈數。有微熱。汗出令自愈。設脈復緊。爲未解。

汗出是熱從汗解。內從外解之兆。緊卽弦之互文。

下利脈數而渴者。令自愈。設不差。必圊膿血。以有熱故也。

脈數有虛有實。渴亦有虛有實。若自愈則數爲虛熱。渴爲津液未復也。若不差。則數爲實熱。渴爲邪火正熾矣。

下利寸脈反浮數。尺中自濇者。必圊膿血。

寸爲陽。沉數是陽陷陰中。故圊血。今脈反浮。是陰出之陽。利當自愈矣。濇爲少血。因便膿血後見于尺中。亦順脈也。前條是未圊膿血。因不差而預料之辭。此在膿血已圊後。因寸浮尺濇而揣摩之辭。不得以必字作一例看。

傷寒六七日不利。復發熱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陰無陽故也。

六七日當陰陽自和。復發熱而利。正氣虛可知。汗出不止。是陽亡而不能衞外也。有陰無陽。指內而言。此爲亡陽與熱利之發熱不死。汗出自利者天淵矣。

白頭翁湯

白頭翁二兩　黃連　黃蘗　秦皮各三兩

右四味。以水七升。煑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

四物皆苦寒除濕勝熱之品也。白頭翁臨風偏靜。長于驅風。蓋藏府之火。靜則治。動則病。動則生風。風生熱也。故取其靜以鎭之。秦皮木小而高。得清陽之氣。佐白頭升陽。協連柏而淸火。此熱利下重之劑。

婦人產後下利極虛。白頭翁加甘草阿膠主之。

熱厥利證

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厥應下之。而反發汗者。必口傷爛赤。

其四五日來。惡寒無熱可知。手足爲諸陽之本。陰盛而陽不達。故厥冷也。傷寒

三日。三陽爲盡。四五日而厥者。三陰受邪也。陰經受邪。無熱可發。陰主藏。藏氣實而不能入。則還之于府。必發熱者。寒極而生熱也。先厥後熱。爲陽乘陰。陰邪未散。故必復發。此陰中有陽。乃陰陽相搏而爲厥熱。與厥陰亡陽者迥別也。欲知其人陽氣之多寡。卽觀其厥之微甚。厥之久者。鬱熱亦久。厥之輕者。鬱熱亦輕。故熱與厥相應耳。若陽虛而不能支。卽成陰厥而無熱矣。熱發三陽。未入于府者。可汗。熱在三陰。已入于府者。可下。陰不得有汗。而強發之。此爲逆也。陽虛不能外散而爲汗。必上走空竅。口傷爛赤。所由至矣。然此指熱傷氣而言。若動其血。或從口鼻。或從目出。其害有不可言者。下之淸之。謂對汗而言。是胃熱而不是胃實。非三承氣所宜。厥微者。當四逆散。芍藥枳實以攻裏。柴胡甘草以和表也。厥深者。當白虎湯。參甘粳米以扶陽。石膏知母以除熱也。

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

上條明熱厥之理。此條明熱厥之脈。幷熱厥之方。脈弱以滑。是有胃氣。緩而滑。名熱中。與寒厥之脈微欲絕者。大相徑庭矣。當知有口燥舌乾之證。與口傷爛赤者照應焉。

傷寒病。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厥終不過五日。故知自愈。

陰盛格陽。故先厥。陰極陽生。故後熱。熱與厥相應。是謂陰陽和平。故愈。厥終即不厥也。不過五日。即六日不復厥之謂。愈指熱言。

傷寒熱少厥微。指頭寒。默默不欲飲食。煩躁數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熱除也。欲得食。其病爲愈。若厥而嘔。胸脇逆滿者。其後必便血。

身無大熱。手足不冷。但指頭寒。此熱微厥亦微也。凡能食不嘔。是三陰不受邪。若其人不嘔。但默默不欲飲食。此內寒亦微。煩躁是內熱反盛。數日來小便之難者已利。色赤者仍白。是陰陽自和。熱除可知。不欲食者。今欲得食。不厥可知矣。若其人外雖熱少厥微。而嘔不能食。內寒稍深矣。胸脇逆滿。內熱亦深矣。熱深厥深。不早治之。致熱傷陰絡。其後必便血也。此少陽半表半裏症。微者小柴胡和之。深者大柴胡下之。

傷寒發熱四日。厥反三日。復熱四日。厥少熱多。其病當愈。四日至七日。熱不除者。其後必便膿血。

傷寒以陽爲主。熱多當愈。熱不除爲太過。熱深厥微。必傷陰絡。醫者當于陽盛

時。預滋其陰。以善其後也。四日至七日。自發熱起至厥止而言。熱不除。指復熱四日。復熱四日句。語意在其病當愈下。

傷寒厥四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其病爲進。寒多熱少。陽氣退。故爲進也。

凡厥與熱不相應。便謂之反。上文先熱後厥。是陽爲主。此先厥後熱。是陰爲主。熱不及厥之一。厥反進熱之二。熱微而厥反勝。此時不急扶其陽。陰盛以亡矣。

傷寒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凡厥利者。當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爲除中。食以素餅。不發熱者。知胃氣尚在。必愈。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也。後三日脈之。其熱續在。脈和者。期之是日夜半愈。所以然者。本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復發熱三日。并前六日。亦爲九日。與厥相應。故期之是日夜半愈。後三日脈之而脈數。其熱不罷者。此爲熱氣有餘。必發癰膿也。

病雖發于陽而陰反勝之厥利。此胃陽將乏竭矣。如胃陽未亡。腹中不冷。尚能化食。故食之自安。若除中。則反見善食之狀。如中空無陽。今俗云食祿將盡者是也。此爲陽邪入陰。原是熱厥熱利。故能食而不爲除中。其人必有煩躁見于外。是厥深熱亦深。故九日復能發熱。復熱則厥利自止可知。曰熱續在。則與暴

出有別。續熱三日來。其脉自和可知。熱當自止。正與厥相應。故愈。此愈指熱言。夜半者。陽得陰則解也。若續熱三日而脉數可知。熱之不止。是陽氣有餘。必有癰膿之患。便膿血。是陽邪下注于陰竅。發癰膿。是陽邪外溢于形身。俗所云

傷寒留毒者是也。

發熱而厥。七日下利。爲難治。

發于陽者。當七日愈。今厥不止而反下利。恐爲除中。故難治。若躁煩而能食。尙爲熱厥利耳。便膿血發癰膿者。是不足而往。有餘從之也。發熱而厥除中者。是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也。

傷寒先厥後發熱而利者。必自止。見厥復利。

先厥利而後發熱者。寒邪盛而陽氣微。陽爲陰抑故也。其始也。無熱惡寒而復厥利。疑爲無陽。其繼也。發熱而厥利自止。是爲晚發。此時陰陽自和則愈。若陰氣勝則虛熱外退。而眞寒內生。厥利復作矣。厥與利相應則愈。是陽消陰長之機。

傷寒先厥。後發熱。而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喉爲痺。發熱無汗。而利

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膿血。便膿血者。其喉不痺。

此與上條同爲先陰後陽。寒盛生熱之證。而陽氣虛實不同。上條陽不敵陰。故陽退而陰進。此熱雖發汗。厥後而陽能勝陰。故厥利自止而不復發。然陽氣有餘者。又有犯上陷下之不同。卽可以發熱時有汗無汗爲區別。下利不當有汗。有汗是陽反上升。故咽中痛而成喉痺。無汗是陽從中發。熱與厥應。厥利止而而寒熱自解矣。若厥止而熱與利不止。是陽邪下陷。必便膿血下而不上。故咽不痛而喉不痺。

上段似少陰之亡陽。下段似陽明之協熱利。汗因于心。無汗則心氣平。故火不上炎而咽不痛。利因于胃。利止則胃液藏。故火不下陷而無膿血。

傷寒發熱。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

傷寒發熱。下利厥逆。躁不得臥者死。

厥利不止。藏府氣絕矣。躁不得臥。精神不治矣。微陽不久留故死。

復脈湯證

傷寒脈結代。心動悸者。炙甘草湯主之。

寒傷心主。神明不安。故動悸。心不主脈。失其常度。故結代也。結與代皆爲陰脈。傷寒有此。所謂陽證見陰脈者死矣。不忍坐視。姑製炙甘草湯。名曰復脈云。以見仁人君子之用心。更欲挽回于天事已去之候耳。收檢餘燼。背城借一。猶勝于束手待斃乎。

炙甘草湯

甘草四兩炙　桂枝　生薑各三兩　麥門冬半升
棗仁半升舊本用麻仁者誤　人參　阿膠各二兩　大棗三十枚
生地黃一斤

右九味。以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渣。內膠。得令溫。服一升。日三服。

一百十三方。未有用及地黃麥冬者。恐亦叔和所附。然以二味已載神農本經。爲滋陰之上品。因傷寒一書故置之不用耳。此或陽亢陰竭而然。復出補陰制陽之路。以開後學滋陰一法乎。地黃麥冬阿膠滋陰。人參桂枝清酒以通脈。甘草薑棗以和營衛。酸棗仁以安神。結代可和而悸動可止矣。所謂補心之陽。寒

亦通行者歟。

脈來緩。時一止復來者。名曰結。脈來數。時一止復來者。名曰促。陽盛則促。陰盛則結。此皆病脈。

持其脈口五十動而不一止者。五藏皆受氣。呼吸閏息。脈以五至爲平。太過不及。是陰陽偏勝失其常度矣。偏勝之脈。更爲邪阻。則止而不前。陽邪盛。而數中見止。名曰促。有急趨忽蹶之象也。陰邪盛。而緩中見止。名曰結。有綿綿瀉漆之狀也。陽盛。可知爲陰虛之病脈。陰盛。可知爲陽虛之病狀矣。

又脈來動而中止。更來小數。中有還者反動。名曰結。陰也。脈來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者。名曰代。陰也。得此脈者難治。

陰陽相搏而脈動。傷寒見此。是形冷惡寒。三焦皆傷矣。况有動中見止。更來小數中有還者反動。宛如雀啄之狀。不以名促。反從結名者。以其爲心家真藏之陰脈也。更有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宛如蝦游之狀。不可名結。因得代名者。以乍疎乍數。爲脾家將絕之陰脈也。

脈瞥瞥如羹上肥者。陽氣衰也。脈縈縈如蜘蛛絲者。陰氣衰也。浮而虛大者。陽已

無根。沉而虛細者。陰已無根。

其脈浮而汗出如流珠者。衛氣衰也。脈綿綿如瀉漆之絕者。亡其血也。

脈浮爲陽盛。法當無汗。而反汗出如流珠。是陽虛不能衛外而爲固。絕汗出矣。陰虛不能藏精而主血。綿綿其去如瀉漆矣。

傷寒。欬逆上氣。其脈散者死。謂其形損故也。

外寒傷形。內熱傷氣。欬逆不止。氣升而不下。脈散而不朝。心肺之氣已絕矣。原其欬逆之故。因于寒傷形。形氣不相保耳。

脈浮而洪。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水漿不下。形體不仁。乍靜乍亂。此爲命絕也。

脈浮而洪。不是死脈。而汗出如油。是心液盡脫。陽反獨留之脈也。治節不行。倉廩不納。形神無主。無生理矣。

又未知何藏先受其災。若汗出髮潤。喘不休者。此爲肺先絕也。陽反獨留。形體如烟熏。直視搖頭者。此爲心絕也。脣吻反青。四肢漐習者。此爲肝絕也。環口黧黑。柔汗發黃者。此爲脾絕也。溲便遺失。狂言。目反視者。此爲腎絕也。

又未知何藏陰陽先絕者。陽氣前絕。陰氣後竭者。其人死。身色必青。陰氣前絕。陽

氣後竭者。其人死。身色必赤。腋下溫。心下熱也。
五藏相生。一藏受災。四藏不救。陰陽相須。彼氣先絕。此氣不存。有司命之責者。可不調于未災未絕之先乎。

陰陽易證

傷寒陰陽易之爲病。其人身體重。少氣。少腹裏急。小便不利。陰中拘攣。熱上衝胸。頭重不欲舉。眼中生花。膝脛拘急者。燒裩散主之。

此證無內外因。本非傷寒而冠以傷寒者。原其因也。無惡寒發熱之表證。無胃實自利之裏因。淫情之不禁。而餘邪得以投其隙。移禍于不病之人。頓令一身之精氣神形。皆受慾火之爲害。是不病於傷寒。而病於陰陽之易也。勿得以男女分名也。夫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而淫邪湊之。故少氣而熱上衝胸。氣少不能運軀。故頭重不舉。身體皆重。邪中於陰。故陰中拘攣。衝任脈傷。故小腹裏急。精神散亂。故眼中生花。搖動筋骨。故膝脛拘急。病由於腎。毒侵水道。故小便不利耳。諒非土木金石之味所能愈。仍須陰陽感召之理以制之。斯

裩襠之以意相求也。

燒裩散

右取婦人中裩近隱處者。剪燒灰。以水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卽利。陰頭微腫則愈。婦人病取男子裩襠燒灰。

諸寒熱證

病人身大熱。反欲近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病人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

此屬內因。不是外感。亦不關於七情。病在形軀。不涉藏府。亦不犯於經絡。故無六經脈證之可憑。非天時寒熱所可拘也。是病只在骨髓。不在皮膚皮膚寒熱。是指天時。不是指病。兩身字言身當其時也。若指皮膚。則不可爲骨髓非身矣。風寒之邪得之于驟。故無定體。或發熱惡寒。或骨內熱而藏府寒。或手足寒而腸胃熱。或內外皆寒。或表裏俱熱。此骨髓之邪積漸使然。故無定體。傷寒中風之寒。是時令之邪氣。故感其邪者。畏而惡之。此大熱大寒。是時令之正氣。因病

非外來。故反欲之。傷寒中風之發熱。是人身之陽氣。故能與寒氣相爭。此骨髓之寒熱。是漸積之伏邪。故雖逢天令之大寒大熱。亦不能除。時大熱而身反欲複衣。時大寒而反欲裸身。此病在骨髓。與病營衞者不同。法當以六味八味二丸。補腎中之真陰真陽。而骨髓之畜熱痼寒。可得漸平耳。原化嗣伯水攻之法。但可以資譚柄。而不可爲繼也。

問曰。病有洒淅惡寒而復發熱者何。答曰。陰脈不足。陽往從之。陽脈不足。陰往乘之。曰。何謂陽不足。答曰。假令寸口脈微。名曰陽不足。陰氣上入陽中。則洒淅惡寒也。曰。何謂陰不足。答曰。尺脈弱。名曰陰不足。陽氣下陷入陰中。則發熱也。

前條病在骨髓。故着而不移。此病在經絡。故寒熱反覆。然與外感之往來寒熱。瘧疾之鼓頷戰慄又不同。病得之外感而惡寒發熱者。必見有餘之脈。病得之內因而惡寒發熱者。全是不足之脈。見脈之不足。則寒固爲虛寒。而熱亦爲虛熱矣。寸者。陽所治也。寸口脈微。則微爲無陽。是陽脈不足。故下焦之陰寒。得以上乘陽位。而洒淅惡寒也。尺者。陰所治也。尺脈弱爲血虛。是陰脈不足。故上焦虛陽。得以下陷陰部而發熱也。人身陰陽之氣。互爲之根。而又以陽爲主。故陽

脈微則陰脈亦弱。其始也。乘陽而惡寒。陰不平則陽不秘。故繼也。從陽不發熱。夫陽為陰乘。陽脈固見其不足。而陰脈亦不見其有餘。陽雖微。尚能發熱。不終惡寒。猶不失陽道實陰道虛之定局耳。亡陽則陰不獨存矣。故治之者。當以扶陽為急。此補中益氣之方。為功最巨也。

病人脈微而濇者。此為醫所病也。大發其汗。又數大下之。其人亡血。病當惡寒。後乃發熱無休止時。夏月盛熱。欲着複衣。冬月盛寒。欲裸其身。所以然者。陽微則惡寒。陰弱則發熱。此醫發其汗。使陽氣微。又大下之。令陰氣弱。五月之時。陽氣在表。胃中虛冷。以陽氣內微。不能勝冷。故欲着複衣。十一月之時。陽氣在裏。胃中煩熱。以陰氣內弱。不能勝熱。故欲裸其身。又陰脈遲濇。故知亡血也。

先寒後熱。陽微陰弱。具證與上文同。前條病因在血脈虛。此病因在妄汗下。以致亡血而脈微濇也。夏月四句。是寫寒熱發作時狀。始而惡寒。雖在盛夏。欲着複衣。繼而發熱。雖當隆冬。欲裸其身。此是設辭。勿以無休止時作綿連冬夏解也。醫發其汗以下。又重釋前義。亦蛇足矣。

此條又可分作四證者。寒熱往來不休如瘧者。為一證。或陽氣內微。但惡寒不

發熱。病在盛暑而欲着複衣者。爲一證。或陰氣內弱。但發熱不惡寒。病在隆冬而欲裸身者。爲一證。或其人綿連冬夏。在盛暑反惡寒。隆冬反惡熱爲一證。此各從元氣之厚薄。而寒熱爲之淺深耳。

陽毒之爲病。面赤。斑斑如錦紋。咽喉痛。吐膿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鱉甲湯主之。

陰毒之爲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鱉甲湯。去雄黃蜀附主之。

升麻鱉甲湯

升麻　蜀附　當歸　雄黃　甘草

鱉甲

傷寒來蘇集終

〔清〕柯琴 編撰

傷寒論翼

中國醫學大成

馮序

從來言醫者曰意也。愧余未達軒歧書。尚未能解是言也。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凡寶石之所秘藏。皆神聖之所論著。然著作固難。註疏尤不易也。軒歧以來。代有傳述。而靈素秘旨。至漢張仲景先生得其精微。所撰傷寒金匱雜病一書。誠可謂以述之明。而繼作之聖歟。迨西晉王叔和次仲景傷寒方論。其書固已殘缺。而六朝高陽生。又竊叔和之名。顛倒仲景詞旨。是叔和書有錯簡。未必非高陽生之僞訛。有以甚之。惟國朝柯韻伯先生。爲吾慈庠彥。不得志於時。遂棲息虞山。豈非天抑其遺際。以畢志纂脩。潛通靈素幽隱。上接仲景淵源哉。孟子云。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其斯之謂與。所以正其僞。訂其訛。分門別類。靡弗縷晰條分。時吳門葉天士先生至虞。且展卷而異之。以爲有如是之註疏。實闡先聖不傳之秘。堪爲後學指南。惜其力綿未及剞劂耳。余於客舍往來。奉爲金鍼玉律。以作壽世真傳。假令崑山馬氏中驊。宗其原本。付之梓人。將見曩哲導其先路。初學步其後塵。則斯道之門。人人可入。乃知傷寒翼論。裨益誠非淺鮮。而葉先生之贊。亶不誣也。奈何

師心自用。妄爲筆削。意欲駕韻伯而上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條例猶夫手足。倒置刪改。等諸魚目混淆。非特仲景罪人。適爲韻伯亂賊矣。嗚呼余與韻伯同里。相去不數十年。倘坐視韻伯註疏之苦衷。無補仲景著作之精。是陽生竊叔和名。而混亂於前。中驊復竊韻伯書。而接踵於後。始以僞釀成訛。旋且以訛迷於僞。抑思韻伯所註何註。所疏何疏。包含靡窮。寧得以傷寒一證。畢其蘊耶。意美法良。奚忍任其湮沒。至此坊集忽覯。乍喜此書得大行。披閱之餘。轉憾此書反復晦。謹以抄錄原稿質證同志。敢謂闢異端而衛正道耶。聊以尊所問行所知云爾。即起韻伯于九泉而問焉。當亦曰此物此意也夫。

乾隆甲申暮春同邑馮 綸明五氏謹識

季序

伏羲神農黃帝之書。尚有存焉者也。曰辭雖存。禮則亡矣。何以言之。曰卜筮始於疇易。至京關而歧矣。今之所爲卜筮。不知易也。不知疇也。醫學始於靈素。至和扁而歧矣。今之所爲醫者。不知靈素也。傷寒始於仲景。至劉李而歧矣。今之治傷寒家。不知仲景也。夫聖人之道。至今不廢者。若陶之爲器。無二範也。若匠之銷木。無二規矩也。本經、素問、靈樞、難經。其爲經也四。仲景因之而論傷寒。若陶之不離範而匠之繩墨也。循其乃繼起者則不然。如朱奉議、劉河間、張易州、李東垣、王好古、陶節庵輩。相襲而相悖。相引而相反。辭愈煩而理愈昧。譬之於陶。以仲景爲範而中其式者鮮矣。譬之於材。以仲景爲規矩而合其繩墨者寡矣。即其善者。猶耳目口鼻。各有偏長。而不相能者。世徒知通三才者爲儒。而不知不通三才之理者。更不可以言醫。醫也者。非從經史百家。探其源流。則不能廣其識。非參老莊之要。則不能神其用。非參三藏真諦。則勿能究其奧。故凡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星辰。風雨寒暑。山川草木。鳥獸蟲魚。遐方異域之物。與夫人身之精氣神形。藏府陰陽。毛髮

皮膚。血脈筋骨肌肉津液之屬。必極其理。夫然後可以登歧伯之堂。入仲景之室耳。奈何縉紳先生。以方術視醫道之晦蝕也久。又粗工曲學。家自立幟。人自爲書。醫道之離畔又久。今業醫者。或襲其膚。或剽其似。冥行以趨。貿貿奚之。誠大道陵夷。微言將絕之會乎。此韻伯先生所以有傷寒之註疏也。先生好學博聞。吾輩以大器期之。今棼書棄舉。矢志於歧黃之學。此正讀書恥爲俗儒。業醫恥爲庸醫者。其內經合璧一書。既爲歧伯開生面矣。今復註疏傷寒。發仲景之精微。破諸家之僻見。千載迷途。一朝指破。豈特爲醫林幸哉。吾以爲天下幸。且爲後世幸。學者先看諸家諸議論。即細閱茲編。始知先生慧眼超越前人耳目。筆下箇端。以供同志之鑒賞焉。虞山友人季　諾楚重氏題

孫序

余少時多病。閒嘗留心於醫。幾二十年。見世之所謂醫者。大率以人命爲嘗試者也。夫古之人。診病先望色。及形之肥瘠。次審其聲屬何音。及飲食起居。始病與今病。然後按其三部九候。批其隙而導其竅。鮮有不中者矣。今之醫者。徒有切脈之名。不知四診之理。陰陽虛實之別。立方而君臣倒置。處劑而寒熱誤投。於七情六淫內傷外感。茫乎其未之講也。病欲不甚。其可得乎。余自春間病欬血。旋愈旋作。初用芩連而愈。繼而寒涼不效。更進參芪而愈。後用溫補不愈。復用寒涼而又不愈。以余一人之身。先後異施。至不可解。於是而歎醫道之難言也。斯必有要領於其閒矣。比至虞山。見吾鄉似峰先生。儒者也。好爲古文辭。又工於詩。余目爲一書生耳。余未嘗言及病。先生亦無一言及於醫也。葉君天樂言先生精於醫。因就而商焉。先生曰。斯未求其本耳。諸寒之而熱者。取諸陰。所謂求屬也。君病陰虛而陽盛。以寒藥治之。陽少衰。故病少愈耳。復進寒涼。而陽亦虛。得溫補而病稍愈耳。再進溫補。而陰愈虛。復進寒涼。而陰陽俱虛。故綿連而不解矣。豈知藏府之源。有寒

熱溫涼之主哉。必壯水之主。以制陽光。斯爲合法。因立加減腎氣湯方。一劑而喘嗽寧。再劑而神氣爽。余乃服其得四診之要妙。而深明夫陰陽虛實之源者也。而其儒而兼醫。故理易明耳。吾謂必如似峰先生者。始可言醫矣。且時醫嘵嘵。而似峰恂恂。其立品高矣。立品高。則立言亦高。觀其論翼一書。上下千載。馳騁百家。前無古。後無今。竭志談心。窮晰至理。揆之岐伯仲景之所傳。錙銖不爽。余一十年來。所見種種醫書。未有如是之明且快也。斯真傳世之文哉。惜其貧不能自振。行其道於通都大國。而棲息於虞山之邑。又不敢以醫自鳴。故鮮有知之者。即有知之者。又鮮有豪俠者。爲之吹噓於王公貴人間。此其名未之揚。書未之廣也。吾以慰先生其多書廣聞見。凝神養氣。以極其理。徐以俟運會之來世。自有知己者。時在己酉仲秋後二日。同邑人孫金礪介夫氏拜題。

自序

世之補傷寒者百餘家。究其所作。不出二義。一則因論本文爲之註疏。猶公穀說春秋也。一則引仲景之文而爲立論。猶韓嬰說詩而爲外傳也。然引徵者。固不得斷章取義之理。而註疏者。反多以辭害義之文。初不知仲景先師著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良法大備。此靈素已具諸病之體。而明鍼法之巧妙。至仲景復備諸病之用。而詳方藥之準繩。其常中之變。變中之常。靡不曲盡。使全書具在。尋其所集。盡可以見病知源。自王叔和編次傷寒雜病。分爲兩書。於本論削去雜病。然論中雜病。留而未去者尚多。是叔和有傷寒論之專名。終不失傷寒雜病合論之根蒂也。名不副實。是非混淆。古人精義弗彰。是以讀之者鮮。而旁門歧路。莫知適從。豈非叔和編次之謬。以禍之歟。世謂治傷寒。即能治雜病。豈知仲景雜病論。即在傷寒論中。且傷寒中又最多雜病夾雜其間。故傷寒與雜病合論。則傷寒雜病之症治井然。今傷寒與雜病分門。而頭緒不清。必將以雜病混傷寒而妄治之矣。乃後人專爲傷寒著書。自朱奉議出而傷寒之書日多。而傷寒之病日混。非其欲傷寒

之混也。由不識何病是傷寒也。陶節菴出而傷寒之書更多。非真傷寒多也。卽金匱中雜病。亦盡指爲傷寒也。世錮於邪說。反以仲景書爲難讀。而不知仲景書皆叔和改頭換面。非本來面目也。冠脈法序例於前集。可汗不可汗等於後。引痓濕暍於太陽之首。霍亂勞復等於厥陰之外。雜鄙見於六經之中。是一部王叔和之書矣。林億諸公校正。不得仲景原集。惑於傷寒論之名。又妄編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數。以附會叔和所定之傷寒。於是欲知仲景之道。更不可得。成無己信古篤好。矯然特出。惜其生林億之後。欲爲仲景功臣。無由得其真傳。故註仲景之書。而仲景之旨多不合。作明理論。而傷寒之理反不明。因不得仲景傷寒雜病合論之旨。故不能辨。許叔微三方鼎立之謬。反集之於註。開疑端於後人。豈非爲三百九十七法等說所誤乎。由是方中行有條辨之作。而仲景之規矩準繩。更加敗壞。名爲翻叔和之編。實以滅仲景之活法也。盧子由疏抄不編林億之數目。不宗方氏之三綱。意甚有見。而又以六經謬配六義。增標本形層。本氣化氣等說。仲景之法。又何堪如此撓亂哉。近日作者蜂起。尙論愈奇。去理愈遠。條分愈新。古法愈亂。仲景六經反茅塞而莫辨。不深可惘耶。原夫仲景之六經。爲百病立法。不專

爲傷寒一科。傷寒雜病。治無二理。咸歸六經之節制。六經各有傷寒。非傷寒中獨有六經也。治傷寒者。但拘傷寒不究其中有雜病之理。治雜病者。以傷寒論爲無關於雜病。而置之不問。將參贊化育之書。悉歸狐疑之域。愚甚爲斯道憂之於仲景書究心有年。愧未深悉。然稍見此中微理。敢略陳固陋。名曰傷寒論翼。不兼雜病者。恐人未知原文合論之旨。以雜病爲不足觀耳。其常與否自有能辨之者。

甲寅春。慈谿柯　琴序。

傷寒論翼目錄

卷上

卷下

傷寒論翼

清　慈谿　柯琴韻伯編
清　崑山　馬中驊驤北較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上

全論大法第一

按仲景自序。言作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則傷寒雜病。未嘗分爲兩書也。凡條中不貫傷寒者。卽與雜病同義。如太陽之頭項強痛。陽明之胃實。少陽之口苦咽乾目眩。太陰之腹滿吐利。少陰之欲寐。厥陰之消渴氣上衝心等症。是六經之爲病。不是六經之傷寒。乃六經分司諸病之提綱。非專爲傷寒一症立法也。觀五經提綱。皆指內症。惟太陽提綱。爲寒邪傷表立法。因太陽主表。其提綱爲外感立法。故叔和將仲景之合論全屬傷寒。不知仲景已自明其書不獨爲傷寒設。所以太陽

篇中。先將諸病線索。逐條提清。比他經更詳也。其曰。太陽病。或已發熱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是傷寒另有提綱矣。此不特爲太陽傷寒之提綱。卽六經總綱。觀仲景獨於太陽篇。別其名曰傷寒。曰中風。曰中暑。曰溫病。曰濕痺。而他經不復分者。則一隅之中。可以尋其一貫之理也。其他結胸藏結陽結陰結。瘀熱發黃。熱入血室。譫語如狂等症。或因傷寒。或非傷寒。紛紜雜沓之中。正可思傷寒雜病合論之旨矣。蓋傷寒之外皆雜病。病不脫六經。故立六經而分司之。傷寒之中最多雜病。內外夾雜。虛實互呈。故將傷寒雜病而合參之。此扼要法也。叔和不知此旨。謂痙濕暍三種。宜應別論。則中風溫病。何得與之合論耶。以三症爲傷寒所致。與傷寒相似。故此見之。則中風非傷寒所致。溫病與傷寒不相似者。何不爲之另立耶。霍亂屬肝木爲患。陰陽易差後勞復。皆傷筋動血所致。咸當屬於厥陰。何得另立篇目。叔和分太陽三症於前。分厥陰諸症於後。豈知仲景約法。能合百病。兼該於六經。而不能逃六經之外。只在六經上求根本。不在諸病名目上求枝葉。叔和以私意紊亂仲景之原集。於勞復後重集可發汗不可發汗諸篇。如弱反在關。濡反在巔。微反在上。濇反在下。不知如何名反。豈濡微弱濇等脈有定

位乎。其云大法春夏宜發汗。春宜吐。秋宜下。設未值其時。當汗不汗。當下不下。必待其時耶。而且利水清火溫補和解等法。概不言及。所以今人稱仲景只有汗吐下三法。實由於是。夫四時者。衆人所同。受病者。因人而異。汗吐下者。因病而施也。立法所以治病。非以治時。自有此大法之謬。後人因有隨時用藥之迂論。麻黃桂枝湯者。謂宜於冬月嚴寒。而三時禁用。論白虎湯者。謂宜於夏。而大禁於秋分後與立夏之前。夫寒熱溫凉之逆用。此必先歲氣。獨不曰有假者反之。有是症因有是方。仲景因症立方。豈隨時定劑哉。當知仲景治法。悉本內經。按岐伯曰。調治之方。必別陰陽。陽病治陰。陰病治陽。定其中外。各守其鄉。外者外治。內者內治。從外之內者。治其外。從內之外者。調其內。從內之外而盛於外者。先調其內。後治其外。從外之內而盛於內者。先治其外。後調其內。中外不相及。則治主病。微者調之。其次平之。盛者奪之。寒熱溫凉。衰之以屬。隨其攸利。此大法也。仲景論所稱發熱惡寒發於陽。無熱惡寒發於陰者。是陰陽之別也。陽病用白虎承氣以存陰。陰病用附子吳萸以扶陽。外者用麻桂以治表。內者用硝黃以治裏。其於表裏虛實。表熱裏寒。發表和表。攻裏救裏。病有淺深。治有次第。方有輕重。是以定其中外。各守其

鄉也。太陽陽明併病。小發汗。太陽陽明合病。用麻黃湯。是從外之內者。治其外也。陽明病。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用梔子豉湯。是從內之外者。調其內也。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從內之外而盛於外。調胃承氣。先調其內。表未解而心下痞者。從外之內而盛於內。當先解表。乃可攻痞。是先治其外。後調其內也。中外不相及。是病在半表半裏。大小柴胡湯治主病也。此卽所謂微者調之。其次平之。用白虎梔豉小承氣之類。盛者奪之。大承氣、陷胸、抵當之類矣。所云觀其脈症。知犯何逆。以法治之。則寒熱溫涼。衰之以屬。隨其攸利之謂也。若分四時以拘法限三法以治病。遇病之變遷。則束手待斃矣。且汗吐下出於岐伯。而利水淸火調補等法悉具。其曰有邪者。漬形以爲汗。在皮者。汗而發之。實者。散而瀉之。此汗家三法中滿者。瀉之於內。血實者。決之。是下之二法。高者因而越之。謂吐。下者引而竭之。爲利小便。慓悍者。按而收之。是淸火法。氣虛宜掣引之。是調補法也。夫邪在皮毛。猶未傷形。故製麻黃湯。急汗以發表。邪入肌肉。已傷其形。故製桂枝湯。啜稀粥以解肌。是漬形以爲汗。若邪正交爭。內外皆實。寒熱互呈。故製大青龍加石膏以瀉火。是散以瀉之也。吐劑。有梔豉、瓜蒂。分胸中虛實之相殊。下劑有大小承氣。調胃、抵當。

分氣血淺深之不同。利水有猪苓、真武輩。寒熱之懸絕。清火有石膏、芩連輩。輕重之差等。陽氣虛。加人參於附子吳萸中以引陽。陰氣虛加人參於白虎瀉心中以引陰。諸法井然。質之岐伯。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愚更有議焉。仲景言平脈辨症爲傷寒雜病論。是脈與症。未嘗分也。夫因病而平脈。則平脈卽在辨症中。脈有陰陽。發熱惡寒發於陽。無熱惡寒發於陰。是病之陰陽也。當列前論之首。浮大動滑數名陽。沉濇弱弦微名陰。是脈之陰陽也。此條當爲之繼。叔和旣採仲景舊論。錄其症候診脈。是知叔和另立脈法。從此搜採耳。試觀大陽篇云。脈浮者。病在表。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脈浮數者。法當汗出愈。諸條脈法。不入辨脈平脈篇。是叔和搜採未盡。猶遺仲景舊格也。由此推之。知寸口脈浮爲在表。及寸口脈浮而緊。脈浮而數諸條。皆從此等處採出。脈有陰結陽結條。未始不在陽明中風中寒之間。洒淅惡寒而復發熱者。未始不在少陽寒熱往來之部。脈陰陽俱緊者。未必非少陰之文。陰陽相搏條。未必不在傷寒脈結代之際。設仲景另集脈法。或有上下之分。決無辨平之別矣。名平名辨。皆叔和搜採諸說。仲景所云各承家伎者是也。叔和旣改換仲景原文。獨爲傷寒立論。十六卷中。不知遺棄幾何。而今六經之文夾雜

者亦不少。豈猶然仲景舊集哉。世以金匱要略爲仲景雜病論。其經魔魅之後乎。

六經正義第二

仲景於諸病之表裏陰陽。分爲六經。淸理脈症之異同。寒熱之虛實。使治病只在六經。夫一身之病。俱受六經範圍者。猶周禮分六官以總百職。四時分六氣以紀生成也。若傷寒不過是六經中一症。叔和不知仲景之六經。是經界之經。而非經絡之經。妄引內經熱病論作序例。以冠仲景之書。而混其六經之症治。六經之理因不明。而仲景之平脈辨症。能盡合諸病之權衡廢矣。夫熱病之六經。專主經脈爲病。但有表裏之實熱。幷無表裏之虛寒。雖因於傷寒。已變成熱病。故竟稱熱病。而云傷寒之類。要知內經熱病。卽溫病之互名。故無惡寒症。但有可汗可泄之法。並無可溫可補之例。觀溫病名篇。亦稱評熱病論。其義可知矣。夫仲景之六經。是分區地面所該者廣。雖以脈爲經紀。凡風寒溫熱。內傷外感。自表及裏。熱寒虛實。無乎不包。而總名傷寒雜病論。所以六經提綱。各立一局。不爲經絡所拘。勿爲風寒劃定也。仲景既云撰用素問。乃素問皮部論云。皮有分部。脈有經紀。其生病各

異。別其部分。左右上下。陰陽所在。諸經始終。此仲景創立六經部位之源。又曰。陽主外。陰主內。故仲景以三陽主外。三陰主內。又曰。在陽者主內。在陰者主出。以滲于內。故仲景又以陽明主內。少陰亦有反發熱者。故仲景于表劑中用附子。是固其滲也。又曰。少陰之陰。名曰樞儒。其入于經也。從陽部注于經。其出者。從陰內注于骨。故仲景製麻黃附子湯。治發熱脈沉。無裏症者。是從陽部注經之義也。製附子湯。治身體骨節痛。手足寒。背惡寒。脈沉者。是從陰內注于骨之義也。又陰陽離合論。太陰爲開。故仲景以之主表。而以脈浮惡寒。頭項強痛爲提綱。立言與熱病頗同。而立意自別。陽明爲闔。故以之主裏。而以胃實爲提綱。雖有目痛鼻乾等症。而所主不在是。少陽爲樞。少陰亦爲樞。故皆有半表半裏症。少陽爲陽樞。歸重在半表。故以口苦咽乾目眩爲提綱。而不及胸脇痛硬。少陰爲陰樞。故其欲寐不寐。欲吐不吐。亦半表半裏症。雖有咽乾口燥等症。而不入提綱。歸重在半裏也。豈惟陽明主裏。三陰亦皆主裏。而陰陽異位。故所主各不同。陽明主裏症之陽。陽道實。故以胃實陽明。太陰主裏症之陰。陰道虛。以自利屬太陰。太陰爲開。又爲陰中之至陰。故主裏寒而自利。厥陰爲闔。又爲陰中之陽。故主裏熱而氣逆。少陰爲陰中

之樞。故所主或寒或熱之不同。或表或裏之無定。與少陽相似也。請以地理喻。六經猶列國也。腰以上爲三陽地面。三陽主外而本乎裏。心者三陽夾界之地也。內由心胸。外自巔頂。前至額顱。後至肩背。下及乎足。內合膀胱。是太陽地面。此經統理營衞。主一身之表症。猶近邊禦敵之國也。內自心胸至胃及腸。外自頭顱。由面及腹。下及於足。是陽明地面。由心至咽。出口頰。上耳目。斜至巔。外至脇。內屬膽。是少陽地面。此太陽差近陽明。猶京畿矣。腰以下爲三陰地面。三陰主裏而不及外。腹者三陰夾界之地也。自腹由脾及二腸魄門。爲太陰地面。自腹至兩腎及膀胱溺道。爲少陰地面。自腹由肝上膈至心。從脇肋下及于小腸宗筋。爲厥陰地面。此經通三焦。主一身之裏症。猶近京夾輔之國矣。太陰陽明。同居異治。猶周召分政之義。四經部位。有內外出入。上下牽引之不同。猶定地犬牙相制之理也。若經絡之經。是六經道路。非六經地面矣。六經之有正邪客邪。合病併病。屬脾屬胃者。猶寇盜充斥。或在本境。或及鄰國。或入京師之義也。太陽地面最大。內隣少陰。外隣陽明。故病有相關。如小便不利。本膀胱病。少陰病而小便不利者。邪入太陽之界也。腰痛本腎病。太陽病而腰痛者。是邪及少陰之界也。六七日不大便。反頭痛身

熱者。是陽明熱邪。侵入太陽之界也。頭項強痛。兼鼻鳴乾嘔者。是太陽風邪。侵入陽明之界也。心胸是陽明地面。而爲太陽之通衢。因太陽主營衞。心胸是營衞之本。營衞環周不休。猶邊邑之吏民士卒。會於京畿。往來不絕也。如喘胸滿者。是太陽外邪入陽明地面而騷擾。故稱爲太陽陽明合病。若頭不痛。項不強。胸中痞硬。氣衝咽喉不得息者。此邪不自太陽來。乃陽明熱邪結於胸中。猶亂民聚本境爲患也。心爲六經之主。故六經皆有心煩之症。如不頭項強痛。則煩不屬太陽。不往來寒熱。則煩不屬少陽。不見三陰症者。則煩不屬三陰矣。故心憒憒。心愓愓。心中懊憹。一切虛煩。皆屬陽明。以心居陽明地面也。陽明猶京師。故心腹皆居其地。邪在心爲虛煩。在腹爲實熱。心爲陽而屬無形。腹爲陰而屬有形也。夫人身之病。動關心腹。陽邪聚於心。陰邪聚於腹。肝爲陰中之陽。故能使陰邪之氣撞於心。陽明主在裏之陽。故能使陽邪入聚於腹耳。更請以兵法喻。兵法之要。在明地形。必先明六經之路。纔知賊寇所從來。知某方是某府來路。某方是某府去路。來路猶邊關。三陽是也。去路是內境。三陰是也。六經來路各不同。太陽是大路。少陽是僻路。陽明是直路。太陰近路也。少陰後路也。厥陰邪路也。客邪多由三陽來。正邪多由

三陰起。猶外寇自邊關至。亂民自內地生也。明六經之地形。始得握百病之樞機。詳六經之來路。乃能操治病之規則。如以證論。傷寒大寇也。病從外來。中風流寇也。病因旁及。雜病亂民也。病由中起。既認為何等之賊。又知為何地所起。發於其境。便禦之本境。移禍鄰郡。即兩路夾攻。如邪入太陽地面。即汗而散之。猶陳利兵於要害。乘其未定而擊之也。邪之輕者在衞。重者在營。尤重者在胸膈。猶寇之淺者在關外。深者在關上。尤深者在關內也。麻黃為關外之師。桂枝葛根為關上之師。大青龍為關內之師。凡外寇不靖。內地盜賊必起而應之。因立兩解法。故有大小青龍、及桂枝麻黃加減諸方。如前軍無紀。致內亂蜂起。當重內輕外。因有五苓、十棗、陷胸、瀉心、抵當等湯。邪入少陽地位。宜雜用表裏寒熱攻補之品。為防禦解利之法。如偏僻小路。利於短兵。不利於矛戟。利於守備。不利於戰爭也。邪之輕者入腠理。重者入募原。尤重者入脾胃。小柴胡腠理之劑也。大柴胡募原之劑也。小建中半夏瀉心黃芩黃連四物。少陽之脾劑也。柴胡加芒硝加牡蠣二方。少陽之胃劑也。如太陽少陽有合併病。是一軍犯太陽。一軍犯少陽矣。用柴胡桂枝湯。是兩路分擊之師也。甚至三陽合病。是三面受敵矣。法在獨取陽明。陽明之地面清

肅。則太少兩路之陽邪。不攻自解。但得內寇寧而外患自息。此白虎所由奏捷耳。若陽邪不戢于內地。用大承氣以急下之。是攻邪以護主。若陰邪直入于中宮。用四逆湯以急救其裏。是強主以逐寇也。陽明爲內地。陽明界上。卽太陽少陽地面。邪入陽明之界。雖不犯太陽。太陽之師。不得坐視而不救。故陽明之營衞病。卽假麻桂等方以汗之。邪近少陽地面。少陽之師。不得高壘而無戰。故陽明之腠理病。卽假柴胡以解之。是知陽明之失守。非太陽不固。卽少陽無備。所以每每兩陽相合而爲病也。若邪已在陽明地面。必出師奮擊。以大逐其邪。不使稍留。故用瓜蒂梔豉之吐法。以迅掃之。若深入內地。不可復驅。則當清野千里。使無所剽掠。是又白虎得力處也。若邪在內廷。又當清宮除道。此三承氣所由取勝。如茵陳猪苓輩。又爲失紀之師立法矣。太陰亦內地。少陰厥陰爲夾界。太陰居中州。雖外通三陽。而陰陽旣以殊途。心腹更有膈膜之藩蔽。故寒水之邪。從太陽外屬者輕。由少陰內授者重。風木之邪。自少陽來侵者輕。因厥陰上襲者甚。如本經正邪轉屬陽明而爲實。猶邪老勢窮。可下之而愈。如陽明實邪轉屬本經而成虛。則邪盛正虛。溫補挽回者甚難。蓋太陰陽明地面雖分。並無阻隔。元氣有餘。則邪入陽明。元氣不

足。則邪入太陰。但在陽明。則陳師鞠旅。可背城一戰。取勝須臾。在太陰。則焚劫積蓄。倉廩空虛。無能禦敵耳。厥陰之地。相火遊行之區也。其本氣則爲少火。若風寒燥濕之邪。一入其境。悉化爲熱。卽是壯火。其少火爲一身之生機。而壯火爲心腹之大患。且其地面通三焦。邪犯上焦。則氣上撞心。心中疼熱。消渴口爛。咽痛喉痺。逼上中焦。卽手足厥冷。脈微欲絕。饑不欲食。食卽吐蚘。移禍下焦。則熱利下重。或便膿血。爲害非淺。猶跋扈之師矣。仲景製烏梅丸。寒熱並用。攻補兼施。通理氣血。調和三焦。爲平治厥陰之主方。猶總督內地之大師也。其與之水以治消渴。茯苓甘草湯以治水。炙甘草湯以復脈。當歸四逆以治厥。是間出銳師。分頭以救上焦之心主。而安神明也。用白虎承氣輩。清胃而平中焦之實熱。白頭翁、四逆散。清胃而止下焦之熱利。是分頭以救腹中之陰。而扶胃脘之元氣耳。腎爲一府。而分陰陽二經。少陰一經。而兼陰陽兩藏者。皆爲根本之地故也。邪有陰陽兩途。藏分陰陽二氣。如陽邪犯少陰之陽。反發熱心煩。咳渴咽痛。陽邪犯少陰之陰。則腹痛自利。或便膿血。陰邪犯少陰之陽。則身體骨節痛。手足逆冷。背惡寒而身踡臥。陰邪犯少陰之陰。則惡寒嘔吐。下利清穀。煩躁欲死。仲景製麻黃、附子、細辛、黃連、阿膠、

甘草、桔梗、猪膚、半夏、苦酒等湯。禦陽邪犯少陰之陽也。其與桃花、猪苓等湯。禦陽邪入少陰之陰也。附子、吳茰、四逆等湯。禦陰邪犯少陰之陽也。通脈四逆、茯苓四逆、乾薑附子等湯。禦陰邪入少陰之陰也。少陰爲六經之根本。而外通太陽。內接陽明。故初得之而反發熱。與八九日而一身手足盡熱者。是少陰陽邪侵及太陽地面也。自利純清水。心下痛。口燥舌乾者。少陰陽邪侵及陽明地面也。出太陽則用麻黃爲銳師。而督以附子。入陽明則全大承氣而不設監制。是猶用嚮道與本部不同法也。其陰邪侵入太陰。則用理中四逆。加人尿猪膽。亦猶是矣。嗟乎。不思仲景所集。安能見病知源哉。

合併啓微第三

病有定體。故立六經而分司之。病有變遷。更求合病併病而互參之。此仲景立法之盡善也。夫陰陽互根。氣雖分而神自合。三陽之裏。便是三陰。三陰之表。即是三陽。如太陽病而脈反沉。便合少陰。少陰病而反發熱。便合太陽。陽明脈遲。即合太陰。太陰脈緩。即合陽明。少陽脈小。是合厥陰。厥陰脈浮。是合少陽。雖無合并之名。而

有合并之實。或陽得陰而解。陰得陽而解。或陽入陰而危。陰亡陽而逆。種種脈症不一。學者當于陰陽兩症中。察病勢之合不合。更于三陽三陰中。審其症之併不併。陰病治陽。陽病治陰。扶陽抑陰。瀉陽補陰等法。用之恰當矣。三陽皆有發熱症。三陰皆有下利症。如發熱而下利。是陰陽合病也。陰陽合病。陽盛者屬陽經。則下利爲實熱。如太陽陽明合病。陽明少陽合病。太陽少陽合病。必自下利。用葛根黃芩等湯是也。陰盛者屬陰經。則下利爲虛寒。如少陰病吐利。反發熱者不死。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不惡寒而面色赤。用通脈四逆者是也。若陽與陽合。不合于陰。卽是三陽合病。則不下利而自汗出。爲白虎症也。陰與陰合。不合于陽。卽是三陰合病。不發熱而吐利厥逆。爲四逆症也。併病與合病稍異。合則一時並見。併則以次相乘。如太陽之頭項強痛未罷。遞見脈弦眩冒心下痞硬。是與少陽併病。更見譫語。卽三陽併病矣。太陽與陽明併病。太陽症未罷者。從太陽而小發汗。太陽病已罷者。從陽明而下之。其機在惡寒發熱而分也。然陽明之病。在胃家實。太陽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恐胃家未實耳。若陽明與太少合病。必自下利。何以得稱陽明。要知協熱下利。卽胃實之始。內經所云暴注下迫。皆屬于熱。其脈

必浮大弦大。故得屬之陽明。而不係太陰也。若下利清穀。裏寒外熱。脈浮而遲者。則浮不得屬之表。而遲則爲在藏。若見脈微欲絕。卽身不惡寒而面色赤者。又當屬之少陰。蓋太陰陽明下利之辨。在清穀不清穀。而太陰少陰之清穀。又在脈之遲與微爲辨也。夫陽明主胃實而有協熱利。太陰主下利清穀。又因脈微細而屬少陰。脈微下利。反見陽明之不惡寒而面色赤。若不于合併參之。安知病情之變遷若是。而爲之施治哉。

風寒辨惑第四

風寒二氣。有陰陽之分。又相因爲患。蓋風中無寒。卽是和風。一夾寒邪。中人而病。故得與傷寒相類。亦得以傷寒名之。所以四時皆有風寒。而冬月爲重。傷寒中風。各有輕重。不在命名而在見症。太陽篇言中風症者二。一曰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一曰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以二症相較。陽浮見寒之輕。浮緊見寒之重。汗出見寒之輕。不汗見寒之重。

嗇嗇淅淅。見風寒之輕。翕翕。見發熱之輕。發熱惡寒。見寒熱之俱重。鼻鳴見風之輕。身疼見風之重。自汗乾嘔。見煩之輕。不汗煩躁。見煩之重也。言傷寒脈症有二。一曰太陽病。或未發熱。或已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一曰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以二症相較。微惡寒。見必惡寒之重。體痛。覺脚攣急之輕。自汗出。小便數。心煩。見傷寒之輕。或未發熱。見發熱之難。必先嘔逆。見傷寒之重。脈浮。見寒之輕。陰陽俱緊。見寒之重。中風傷寒。各有輕重若此。今人但知分風寒之中傷。而不知分風寒之輕重。于是有傷寒見風。中風見寒之遁辭矣。夫風爲陽邪。寒爲陰邪。各不失其陰陽之性。故傷寒輕者。全似中風。獨脚攣急不似。蓋腰以上爲陽。而風傷于上也。中風重者。全似傷寒。而煩躁不似。蓋寒邪嘔而不煩。逆而不躁也。然陰陽互根。煩爲陽邪。煩極致躁。躁爲陰邪。躁極致煩。故中風輕者煩輕。中風重者煩躁。傷寒重者煩躁。傷寒輕者微煩。微煩故脈不浮緊。如本論所云。凡欲自解者。必當先煩。乃有汗而解。以脈不緊。知汗出解也。凡傷寒見煩。則寒氣欲解。煩躁則陽爲寒鬱而邪轉盛。故傷寒一日。若煩躁者。爲欲傳。六七日。躁煩者。爲陽去入陰也。因病人所稟之陽氣不同。而受邪之部位。

陰陽更不類。故陽有多少。熱有微甚。如太陽爲先天之巨陽。其熱發于營衛。故一身手足壯熱。陽明乃太少兩陽相合之陽。其熱發于肌肉。故蒸蒸發熱。少陽爲半表半裏之陽。其熱發于腠理。時開時闔。故往來寒熱。此三陽發熱之差別也。太陰爲至陰。無熱可發。而爲胃行其津液。以貫四旁。故得主四肢。而發熱于手足。所以太陰傷寒。手足自溫。太陰中風。四肢煩疼耳。少陰爲封蟄之本。若少陰不藏。則坎陽無蔽。故有始受風寒而脈浮發熱者。或始無表熱。八九日來。熱入膀胱。致一身手足盡熱者。厥陰當兩陰交盡。一陽之初生。其傷寒也。有從陰而先厥後熱者。有從陽而先熱後厥者。或陽進而熱多厥少。或陽退而熱少厥多。或陰陽停而厥與熱相應者。是三陰發熱之差別也。太陽爲父。多陽盛之病。如初服桂枝而反煩。解半日許而復煩。下之而脈仍浮。氣上衝。與不汗出而躁煩。服藥微除而煩瞑發衄者。皆陽氣重故也。少陰爲雌。多亡陽之病。如下利清穀。手足厥逆。脈微欲絕。惡寒踡臥。吐利汗出。裏寒外熱。不煩而躁。皆亡陽也。又內經病形篇云。邪中于項。則下太陽。中于面。則下陽明。中于頰。則下少陽。其中膺背兩脅。亦中其經。故本論太陽實邪。有中項中背之別。中項則頭項強痛。中背則肩背几几也。陽明有中面中膺之別。

中面則目疼鼻乾。中膺則胸中痞硬也。少陽有中頰中脅之別。中頰則口苦咽乾。中脅則脅下痞硬也。此岐伯中陽溜經之義。又云。邪中于陰。從臂胻始。自經及藏。藏氣實而不能容。則邪還于府。故本論三陰皆有自利症。是寒邪還府也。三陰皆有可下症。是熱邪還府也。此岐伯中陰溜府之義。本論傳經傳字之義。各各不同。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爲不傳。是指熱傳本經。陽明無所復傳。始雖惡寒。二日自止。是指寒傳本經。太陽至七日已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言七日當來復之晨。太陽一經之病當盡。非日傳一經。七日復傳太陽之謂。若復傳。不當曰盡。若日一經。不當曰行其經矣。若欲再作經。是太陽不罷而併病。陽明使經不傳。是使陽明之經不傳太陽之熱。非再傳少陽之謂也。以上已非七日傳經之義矣。太陽與陽明少陽地位相近。故太陽陽盛而不罷。便轉屬陽明。陽已衰而不罷。便轉係少陽。若陽陷便轉係太陰。陽虛則轉入少陰。陽逆則轉屬厥陰矣。陽明萬物所歸。故六經皆得轉屬。而陽明無所復傳。是知陽明無轉屬少陽之症矣。陽明太陰。俱屬于胃。胃實則太陰轉屬陽明。胃虛則陽明轉屬太陰矣。少陰與二陰地位相近。受太陰之寒。則吐利清穀。受厥陰之熱。則咽痛便血也。厥陰爲陰之盡。亦如

陽明之無所復傳。然陰出之陽。則熱多厥少。陰極亡陽。則熱少厥多。此卽少陽往來寒熱之變局也。按本論云。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爲中風。又云。太陽中風。脈浮緊。不汗出而煩躁。又云。陽明中風。脈弦浮大。不得汗。合觀之。不得以無汗爲非中風矣。本論云。太陽病。或未發熱。或已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傷寒。而未嘗言無汗。又云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此不冠以傷寒。又不言惡寒。又云。傷寒脈浮。自汗出。微惡寒。合觀之。不得以有汗爲非傷寒矣。今人但據桂枝條之中風自汗。而不究傷寒亦有自汗出者。但以麻黃症之無汗爲傷寒。而不究中風最多無汗者。謂傷寒脈浮緊。中風脈浮緩。而不知傷寒亦有浮緩。中風亦有浮緊者。知三陽脈浮。三陰脈沉。不知三陰亦有浮脈。三陽亦有沉脈者。總是據一條之說。不理會全書耳。當知麻黃大青龍治中風之重劑。桂枝葛根湯治中風之輕劑。傷寒可通用之。非主治傷寒之劑也。世皆推桂枝爲中風主劑。而不敢以大青龍爲中風之劑者。是惑于中風見寒脈。傷寒見風脈之謬也。不敢以麻黃爲中風之劑者。是疑于有汗爲中風。無汗爲傷寒之謬也。風爲陽邪。因四時之氣八方之來而爲變遷。且一日亦具有四時之

氣。氣運更有淫鬱勝復之不同。故有麻黃桂枝葛根青龍等法。當知四時俱有中風。俱有傷寒。不得拘春傷于風。冬傷于寒之一說矣。太陽經多中風方。麻黃、桂枝、葛根、大青龍是也。少陰經多傷寒方。如麻黃、附子、細辛、真武、附子、茱萸、白通、四逆、通脈等湯是也。中風諸方。可移治傷寒。傷寒諸方。不可移治中風。寒可溫而風不可以熱治也。風爲陽邪。故中風雖在少陰。每多陽症。寒爲陰邪。故傷寒雖在太陽。每多陰症。太陽經多中風症。陽從陽也。少陰經多傷寒症。陰從陰也。夫風者。善行而數變。故脈症皆不可拘。自變者觀之。其症或自汗鼻鳴。或無汗而喘。或不汗出而煩躁。或下利嘔逆。或渴欲飲水。或往來寒熱。或口苦咽乾。或短氣腹滿鼻鳴嗜臥。或目赤耳聾。胸滿而煩。或四肢煩疼。種種不同。其脈或浮緩。或浮緊。或弦而浮大。或陽微陰濇。或陽微陰浮。亦種種不同。自不變者而觀之。惟浮是中風之主脈。惡風是中風之定症。蓋風脈變態不常。而浮爲真體。風症變幻多端。而惡風其真情也。仲景廣設諸方。以曲盡其變耳。蓋寒之傷人也有三。霧露風雨。冬春霜雪。此天之寒氣也。幽居曠室。磚地石堦。大江深澤。邃谷高山。地之寒氣也。口食寒物。藏冰瓜果。人之寒氣也。此義最淺。諸書莫之或及。而以冬寒春溫時疫之三症掩之。

何不求致病之因。而歸時令之變耶。夫寒固爲冬氣。三時豈必無寒。第寒有輕重。傷亦有輕重。不拘定于冬溫。固爲春氣。而三時亦病溫。且溫隨時。其因冬月傷寒而致者少。即冬時病溫。亦因其人陰虛而發。豈冬時之煖氣。即有毒以傷人乎。若時行疫氣。正天地溫熱之毒。凉風一起。疫邪自散。豈遇寒而反重耶。疫與寒。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何得以寒冠時行之疫。若爲暴寒所折而病。即是三時之傷寒。勿得妄以疫名。謂三四月尙陽氣弱。爲寒折而病熱輕。五六月陽氣已盛。爲寒折而病熱重。八九月陽氣已衰。爲寒折而病熱微。此叔和無稽之說也。夫病寒病熱。當審其人陰陽之盛衰。不得拘天氣之寒熱。天氣之寒熱傷人。必因其人陰陽之多少。元氣之虛實爲輕重。不全憑時令之陰陽爲轉移也。仲景製方。以平脈辨症爲急務。不拘受病之因。不局發病之時爲施治。今謂麻桂二湯。只宜于冬月之正傷寒。而三時不可輕用。其失豈不多乎。傷寒二字。顧名思義。寒傷于表。法當溫散。寒傷于裏。法當溫補。仲景治傷寒。止有溫散溫補二法。其淸火凉解吐下等劑。正謂溫暑時疫而設。所以治熱。非以治寒。治熱淫于內。非治寒傷于表也。今傷寒家。皆曰仲景治溫暑治。必另有方。傷寒只有汗吐下三法。將溫補正法。置之勿用。反曰傷

寒無補法。於是人傷於天地之寒者輕。傷于醫師之法者重矣。

溫暑指歸第五

內經論傷寒。而反發熱者有三義。有當時卽發者。曰人傷于寒。則爲病熱也。有過時發熱者。曰冬傷于寒。春必病溫也。有隨時易名者。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爲病溫。後夏至日爲病暑也。夫病溫暑。當時卽病者不必論。凡病傷寒而成者。雖由于冬時之傷寒。而根實種于其人之鬱火。內經曰。藏于精。春不病溫。此時冬傷于寒。春必病溫之源。先夏至爲病溫。後夏至爲病暑。申明冬不藏精。夏亦病溫之故。夫人傷于寒。則爲病熱。其恆耳。此至春夏而病者。以其人腎陽有餘。好行淫慾。不避寒冷。爾時雖外傷于寒。而陽氣足禦。但知身着寒。而不爲寒所病。然表寒雖不得內侵。而虛陽亦不得外散。仍下陷入陰中。故身不知熱。而亦不發熱。所云陽病者。上行極而下也。冬時收藏之令。陽不遽發。寒愈久而陽愈匿。陽日盛而陰愈虛。若寒日少而蓄熱淺。則陽火應春氣而病溫。寒日多而鬱熱深。則陽火應夏氣而病暑。此陰消陽熾。從內而達于外也。叔和不知此義。謂寒毒藏于肌膚。至

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暑病。夫寒傷于表。得熱則散。何以能藏。設無熱以禦之。必深入藏府。何以止藏于肌膚。且能藏者不能變。何以時換而變其所藏乎。不知原其人之自傷而但咎其時之外傷。只知傷寒之因。不究熱傷其本。妄擬寒毒之能變熱。不知內陷之陽邪。發見其本來面目也。又謂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病。皆因冬時觸寒所致。而非時行之氣。不知辛苦動搖筋骨。凡動則爲陽。往往觸寒卽散。或因飢寒而病者有之。或因勞倦而發熱者有之。故春夏因虛而感時行之氣者不少矣。若夫春夏溫熱。由冬時觸寒所致者。偏在飽煖淫慾之人。不知持滿。竭津耗真。陽強不能密。精失守而陰虛。故遺禍至春夏也。內經論之脈症治法甚詳。學者多不得其要領。仲景獨挈發熱而渴。不惡寒爲提綱。洞悉溫病之底蘊。今內經冬不藏精之指熱論。以口燥舌乾而渴屬少陰。少陰者。封蟄之本。精之處也。少陰之表。名曰太陽。太陽根起于至陰。名曰陰中之陽。故太陽病當惡寒。此發熱而不惡寒。是陽中無陰矣。而卽見少陰之渴。太陽之根本悉露矣。於此見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孤陽無附。而發爲溫病也。溫病症治。散見六經。如傷寒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是傷寒溫病之關。寒去而熱罷。卽傷寒欲解症。寒去而熱不解。是

溫病發見矣。如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卽是溫勢猖獗。用白虎加人參。預保元氣於淸火之時。是凡病傷寒而成溫者之正法也。因所傷之寒邪。隨大汗而解。所成之溫邪。隨大汗而發。爲得無虛。設不加參。則熱邪因白虎而解。安保寒邪不因白虎而來耶。是傷寒者當補治病必求其本耳。如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也。以法治之。夫柴胡湯有參甘芩棗。皆生津之品。服已反渴。是微寒之劑。不足以解溫邪。少陽相火。直走陽明也。是當用白虎加人參法。若柴胡加人參法。非其治矣。夫相火寄甲乙之間。故肝膽爲發溫之原。腸胃爲市。故陽明爲成溫之藪。若夫溫熱不因傷寒而致者。只須扶陰抑陽。不必補中益氣矣。且溫邪有淺深。治法有輕重。如陽明病。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瘀熱在裏。不得越。身體發黃。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茵陳湯主之。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大承氣湯急下之。厥陰病。下利欲飲水者。白頭翁湯主之。此仲景治溫之大略也。夫溫與暑。偶感天氣而病者輕。因不藏精者其病重。此爲自傷。若再感風土之異氣。此三氣相合而成溫疫也。溫熱利害。只在一人。溫疫移害。禍延隣里。今人不分溫熱溫疫。渾名溫病。令人惡聞。以辭害義矣。吳又可溫疫論。程郊倩

熱病註。俱有至理。愚不復贅。

痓痙異同第六

六氣爲病。皆能發熱。然寒與熱相因。暑與濕相從。獨燥與濕相反。濕病多得之地氣。燥病多得之內因。此病因之殊同也。病機十九條。燥症獨無。若諸痙項強。皆屬於濕。愚竊疑之。今本論有痙濕之分。又曰。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痓。則痓之屬燥無疑也。夫痓以狀命名。因血虛而筋急耳。六氣爲患。皆足以致痓。然不熱則不燥。不燥則不成痓矣。六經皆有痓病。須審部位以別之。身以後者屬太陽。則頭項強急。項背几几。脊強反張。腰似折。髀不可以曲。膕如結。皆其症也。身之前者屬陽明。頭面動搖。口噤齒齘。缺盆紐痛。脚攣急。皆其症也。身之側者屬少陽。口眼喎斜。手足牽引。兩脅拘急。半身不遂。皆其症也。若腹內拘急。因吐利而四肢拘急。是太陰痓。惡寒踡臥。尻以代踵。脊以代頭。俛而不能仰者。是少陰痓。睪丸上升。宗筋下注。少腹裏急。陰中拘攣。膝脛拘急者。厥陰痓也。若痓之挾風寒者。其症發熱無汗而惡寒。氣上衝胸。而小便少。其脈必堅緊。其狀必強直而口噤。此得之天氣。內經所

云諸暴強直皆屬於風者是也。其勢勇猛。故曰剛痓。病因外來。當逐邪而解外。痓有挾本邪而爲患者。其邪從內出。故發熱汗出而不惡寒。其脈則沉遲。其狀則項背強几几。此得之地氣。內經云。諸痙項強。皆屬於濕者是也。其勢弱耎。故名柔痓。病因於內。當滋陰以和內。要知屬風之痓。不因風而因熱。屬濕之痓。不因濕而因燥。治風君葛根。治濕君栝蔞根者。非以治風。實以生津。非以治濕。實以潤燥耳。夫痓之始也。本非正病。必夾雜於他症之中。人之病此者。世醫但指爲風。所以不明其理。善醫者。必於他症中審察而預防之。如項強痛。卽痓之一端。是太陽之血虛。故筋急也。治風寒不惜津液。所以發汗太多。因致痓者多矣。夫痓本有由來。一經妄治。卽奇形畢現。項背強几几。是痓之微兆。故用葛根。身體強。是痓之已著。故用栝蔞根。臥不着席。脚攣急。口噤齒齘。是痓之劇甚。故用大黃芒硝。無非取多津液之品。以滋養陰血。不得與當汗不汗者同例也。觀傷寒脈浮。自汗心煩惡寒。而見脚攣急。是痓之勢成。便當滋陰存液。而不得仍作傷寒主治。故與桂枝湯則厥。芍藥甘草湯其脚卽伸。此明驗矣。第以表症未除。不得用承氣。若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是又與不着席者。與大承氣湯。同此機彀也。凡痓之爲病。因外邪傷筋者少。

因血虛筋急者多。誤作風治。則辛散助陽。眞陰愈虛。燥劑驅風。血液愈涸。故痓得之暴起者少妄治而致者多。虛而不補。不死何待。非調治營衛未易奏捷也。

內經曰。諸濕腫滿。皆屬於脾。又曰。濕勝則濡瀉。此指濕傷於內者言也。又曰。地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肉筋骨。又曰。因於濕。首如裹。此指濕傷於外者言也。若濕而兼熱。則大筋緛短。小筋弛長。即柔痓之變見矣。陽明篇有濕熱發黃之症。叔和不爲別論。獨取太陽之風濕相搏者。亦搜採之疎失也。內經曰。陽受風氣。陰受濕氣。故傷風上先受之。傷濕下先受之。皆風濕對言。本論則風濕合言也。風濕相合。則陰陽相搏。上下內外皆病矣。所以身體煩疼。不能轉側。骨節掣痛。不能屈伸。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也。內經曰。風濕之傷人也。血氣與邪。幷客於分腠之間。其脈堅大。故曰實。寒濕之中人也。皮膚不收。肌肉堅固。營血濇。衞氣去。故曰虛。此又以濕家。虛實。因風寒而分也。本論傷寒發汗。寒濕在裏不解。身目爲黃。與陽明之熱不得越。瘀熱在裏。身體發黃者。當下不當下。亦以寒濕濕熱分虛實矣。內經以風寒濕三氣合而成痺。本論又合風寒濕熱四氣而名濕痺。當知痺與痓。皆由濕變。夫同一濕也。濕去燥極則爲痓。久留而着則爲痺。痺爲實。痓爲虛。痓濕異形。虛實亦殊因。

不得妄以痙屬風。亦不得以因於濕。而竟視痙爲濕矣。

平脉準繩第七

上古以三部九候決死生。是遍求法。以人迎寸口趺陽辨吉凶。是扼要法。自難經獨取寸口之說行。人迎趺陽不參矣。氣口成寸。爲脉之大會。死生吉凶之係焉。是亦可取。然自有脉經以來。諸家繼起。各以脉名取勝。泛而不切。在診法取其約。於脉名取其繁。此仲景所云馳競浮華者是也。仲景立脉法。只在脉之體用上推求。不在脉之名目上分疏。故以陰陽爲體。則以浮大動滑數爲陽之用。沉濇弱弦遲爲陰之用。以表裏爲體。則以浮爲表用。沉爲裏用。以藏府爲體。則以數爲府用。遲皆藏用。如以浮沉爲體。則以浮中沉各有遲數爲用。以浮爲體。則大動滑數爲用之常。濇弱弦遲。爲用之變。體用之間。見脉之變化。而致病之因。與病情之虛實。病機之輕重轉移。亦隨之而見。全在診脉之巧。看法之細耳。脉理大綱。不外名陽名陰之十種。陰陽配偶。惟見五端。浮沉是脉體。大弱是脉勢。滑濇是脉氣。動弦是脉形。數遲是脉息。不得概以脉象視之。脉有對看法。有正看法。有反看法。有平看法。

有變看法。有徹底看法。如有浮卽有沉。有大卽有弱。與滑濇遲數合之。於病則浮爲在表。沉爲在裏。大爲有餘。弱爲不足。滑爲血多。濇爲氣少。動爲搏陽。弦爲搏陰。數爲在府。遲爲在藏。此對看法也。如浮大動數滑。脈氣之有餘者名陽。沉濇弱弦遲。脈氣之不足者名陰。此正看法也。當知其中有陰陽勝復之病機。夫陰陽之轉旋也。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故其始也。爲浮爲大爲數爲動爲滑。其繼也。反沉反弱反弦反濇反遲。此是陽消陰長之機。其始也。爲沉爲弱爲弦爲濇爲遲。其繼也。微浮微大微數微動微滑。此是陽進陰退之機。皆病爲欲愈。此反看法也。浮而更兼大動滑數之陽脈。是爲純陽。必陽盛陰虛之病矣。沉而更兼弱濇弦遲之陰脈。是爲重陰。必陰盛陽虛之病矣。此爲平看法。如浮弱浮濇浮弦浮遲。此陽中有陰。其人陽虛而陰氣伏於陽中也。將有亡陽之變。當以扶陽爲急務矣。如沉大沉滑沉數。此陰中有陽。其人陰虛而陽邪下陷於陰中也。將有陰竭之患。當以存陰爲深慮矣。此爲變看法。如五陽之脈體雖不變。始之有力終之無力而微。知陽將絕矣。五陰之脈。喜變爲陽。若忽見五陽之狀。是陰極似陽。此反照不長。餘燼易滅也。是爲徹底看法。更有真陰真陽看法。凡陰病見陽者生。陽病見

陰者死也。成註只據傷寒說。觀凡字知脈法不專爲傷寒說。此見仲景活法矣。脈以胃氣爲本。名陽名陰。本非陰陽之實。因胃氣稍虛。則陰陽偏重。較之平脈有餘名陽。不足名陰耳。如陽病兼外傷六氣。陰病兼內傷精氣。若專指傷寒之陰症陽症。則淺矣。陽脈指胃脘之真陽。經所謂二十五陽者是也。陰病見陽脈。是胃氣未傷。故主生。內經所云别於陽者。知病起時也。陰脈見五藏之真陰。因胃脘之陽。不至於手太陰。五藏之真陰來見。是脈無胃氣。故見陰主死。內經所謂别於陰者。知死生之期也。要見沉濇弱弦遲。是病脈不是死脈。其見於陽病最多。陽病見浮大動數滑之不休。卽是死脈。陰病見浮大動數滑之脈。每見陰極似陽。未必卽可生之機也。若真藏脈至。如肝脈之中外急。心脈堅而搏。肺脈浮而大。腎脈彈石。脾脈如距喙。皆反見有餘之象。豈可以陽名之。經曰邪氣來也。緊而疾。穀氣來也。徐而和。則又不得以遲數論陰陽矣。凡脈之不浮不沉而在中。不遲不數而五至者。謂之平脈。是有胃氣。可以神求。不可以象求也。若一見浮沉遲數之象斯爲病脈矣。浮沉遲數。本不可以藏府分。既有陰陽之可名。卽以陽表陰裏。府陽藏陰定之。以爲病所在耳。試觀脈之浮爲在表。應病亦爲在外。然脈浮亦有裏症。或表邪初陷。

或裏邪欲出。究竟不離於表。故主表其大綱也。沉爲在裏。應病亦爲在裏。然亦有表症。或陽病見陰而危。或陰出之陽而愈。究竟病根於裏。故主裏其大綱也。數陽主熱。而數有浮沉。浮數主表熱。沉數主裏熱。有病在藏者。然其由必自府。以陽脈營其府。故主府也。遲陰主寒。而遲亦有浮沉。浮遲應表寒。沉遲應裏寒。有病在府者。然其根必自藏。以陰脈營其藏。故主藏也。脈象種種。總括於四者之中。又以獨見爲準。則獨見何部。卽以其部定表裏藏府之所在。病無遁情矣。然陰陽之十脈。表裏藏府之四診。皆指脈之體用言。若診法之體用。則又以病爲體。脈爲用。請以浮脈言之。其他可類推。如脈浮者病在表。則必有發熱惡寒之表症。必有三部皆同無遲數動滑大小。此太陽之脈體因風寒在表。而巨陽之陽禦之。然脈不但浮。必有兼見發熱有發熱之脈象。惡寒有惡寒之脈象。如寸口脈浮而緊。是浮爲風象。緊爲寒象也。此爲陽中有陰。乃陽之變見。然寒不協風。則寒在皮毛。玄府不開。風不夾寒。但能鼓動衞氣。不能深入於營。而發熱惡寒。頭項骨節俱痛。惟風挾寒邪。其勢始猛。此風則傷衞。寒則傷營。初非有二義也。衞氣不能衞外。內擾營氣而爲煩。營氣不得交通。內迫於骨節而作痛。營衞俱病。發熱所由來矣。如脈浮而數。

爲陽中見陽。是陽脈之正局。然不得卽認陽爲有餘。實因陽氣不足。反見有餘之象也。夫脈爲血府。實由氣行。長則氣治。短則氣病。弦脈象長。數脈象短。數脈因於風。氣之不足。則數爲虛。可知風爲陽邪。風則爲熱。虛爲寒邪。虛則爲寒。虛寒相搏於營衞。營衞之氣不足以禦之。此惡寒所由來也。上條陽中有陰。而反徵其發熱。此條陽中見陽。而反徵其惡寒。是互文見義。此脈皆當發汗。而但浮有不同。故又云。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遲。不可發汗。以營氣不足。血少故也。可知用麻黃湯。不專治寒傷營者。皆仲景法矣。又云。脈浮數者。法當汗出愈。若尺中脈微。此裏虛。不可發汗。則又見脈浮數者。不可槪用麻黃。又云。傷寒解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則所云須表裏實。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者。啜稀粥示法耳。夫人之尺脈。如樹之有根。不拘浮數浮緊。皆據尺脈以審虛實。此又仲景爲浮爲在表之註疏矣。十脈中無緊脈。緊卽弦之轉旋。按之不移。是靜爲陰之體。轉旋無常。是動爲陽之用。故浮中見緊。係在中風。與傷寒之陰陽俱緊者殊矣。緊與數相似。緊以氣來之長。爲脈中有陽之實脈。數以氣來之短。爲陽中有陰之虛脈也。若脈浮而大。是陽中見陽。此兩陽合明之脈。然脈不遠大。必至

三四日乃大。是陽明內熱外見之脈。此浮不得仍爲在表。當知大爲病進。故見心下反硬。即攻之不令發汗耳。若脈浮而遲。面色赤而戰慄者。是陽中見陰。故面見假熱。而身見眞寒。此因遲爲在藏。故無陽不能作汗。而浮爲在表則又當漬形以爲汗之法矣。遲因浮而從表。浮因大而從裏。浮兼數而反虛。緊入浮而成實則表裏藏府陰陽虛實之間。悉屬定不定法也。

傷寒論翼

清　慈谿　柯　琴　韻伯　編
清　崑山　馬中驊　驤北　較
鄞縣　曹赤電　炳章　圈點

卷下

太陽病解第一

仲景六經各有提綱一條。猶大將建旗鼓使人知所向。故必擇本經至當之脈症標之。學者須從其提綱以審病之所在。然提綱只是正面。讀者又要看出底板。細玩其四旁。參透其隱曲。則良法美意始得了然。如太陽提綱。脈浮頭項強痛惡風八字。是太陽受病之正面。讀者要知三陽之脈俱浮。三陽俱有頭痛症。六經受寒俱各惡寒。惟頭項強痛。是太陽所獨也。蓋太陽爲諸陽主氣。頭爲諸陽之會。項爲太陽之會故也。如脈浮惡寒發熱。而頭不痛項不強。便知非太陽病。如但頭痛而

不項強。亦非太陽定局。如項強痛反不惡寒。脈反沉。不可謂非太陽病。或溫邪內發。或吐後內煩。或濕流關節。或病關少陰。法當救裏者也。因當浮不浮。當惡不惡。故謂之反。所謂看出底板以此。前輩以一日太陽七日復轉之說拘之。故至今不識、仲景所稱太病陽。太陽病有身痛、身重、腰痛、骨節疼痛、鼻鳴、乾嘔、嘔逆、煩躁、胸滿、背強、咳渴、汗出惡風、無汗而喘等症。仲景以其或然或否。不可拘定。故散見諸節。而不入提綱。又太陽爲巨陽。陽病必發熱。提綱亦不言及者。以始受病。或未發熱故也。其精細如此。故診者于頭痛項強。必須理會此等兼症。更細審其惡風惡寒之病情。有汗無汗之病機。已發熱未發熱之病勢。以探是表病之虛實。是從旁細看法也。卽于此定有汗爲桂枝症。無汗爲麻黃症。無汗煩躁大青龍症。乾嘔發熱而咳小青龍症。項背強几几葛根症。用之恰當。效如桴鼓。前輩以桂枝主風傷衞。麻黃主寒傷營。大青龍主中風見寒傷寒見風。分三綱之說拘之。所以埋沒仲景心法。又敗壞仲景之正法。

脈浮。只講得脈體之正面。診者。當於浮中審其強弱遲數緊緩滑濇弦芤。故太陽一症。有但浮、浮弱、浮緩、浮遲、浮數、等脈。散見于諸條。或陽浮而陰弱。或陰陽俱緊。

或陰陽俱浮。或尺中遲。或尺中脈微。或寸緩關浮尺弱。必體認以消息其裏之虛實。是從中索隱法。若謂脈緊是傷寒。脈緩是中風。脈緊有汗。是中風見寒。脈緩無汗。是傷寒見風。夫既有傷寒中風之別。更有傷寒中風之渾。使人無下手處矣。凡見脈浮遲、浮弱者。用桂枝。浮緊、浮數者。用麻黃不必于風寒而鑒分但從脈之虛實而施治。是仲景治法。亦是定法。

仲景書。只宗陰陽大法。不拘陰陽之經絡也。夫陰陽散之可千。推之可萬。以心爲陽中之太陽。故更稱巨陽以尊之。又中身之上。名曰廣明。太陽之前。名曰陽明。廣明亦君主之尊稱。廣明居陽明之上。故六經分位。首太陽。次陽明。又腰以上爲陽。膀胱位列下焦之極底。其經名爲足太陽。以手足陰陽論。實陰中之少陽耳。以六府爲陽論。與小腸之太陽。同爲受盛之器耳。不得混膈膜之上爲父之太陽也。今傷寒書。皆以膀胱爲太陽。故有傳足不傳手之謬。不知太陽爲巨陽。爲君爲父。爲經爲陽中之最尊。惟心爲陽中之陽。故六經分位。首太陽。次陽明。膀胱位列下焦州都之官。必待氣化而後出。不過與小腸同爲受盛之器耳。此爲經絡之通行。非陰陽之大會。仲景以心爲太陽。故得統一身之氣血。內有五藏六府之經隧。若

膀胱者。何得外司營衞而爲諸陽主氣哉。其與腎爲表裏。是足經相絡之一義也。且表裏亦何常之有。如太陽與少陽併病。刺肺俞肝俞。豈非以膽居肝外。爲少陽之表。肺居心外。爲太陽之表耶。

少陰病。一身手足盡熱。以熱在膀胱必便血。夫熱在膀胱。乃仍稱少陰病。是膀胱屬腰以下之陰。得爲少陰之府。不得爲六經之太陽。故不稱太陽病。又太陽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熱在下焦。下血乃愈。蓋太陽爲最高。故太陽病以頭項強痛提綱。此又熱結下焦。是太陽陽邪下陷之變症也。要知膀胱爲太陽之根底。非主表之太陽。爲太陽之經隧。非太陽之都會。爲太陽主血之裏。非諸陽主氣之太陽也。

傷寒最多心病。以心當太陽之位也。心爲君主。寒爲賊邪。君火不足。寒氣得以傷之。所以名爲火病。今之傷寒家。反以太陽爲寒水之經。因有以寒召寒之說。不審寒邪犯君主之治。水來剋火之義矣。夫人傷于寒。熱雖盛不死者。以熱之所在。爲邪之所留。熱之所在。是心火之所主也。服桂枝而反煩。解半日許而復煩。大青龍之煩躁。小青龍之水氣。十棗湯之心下痞硬。白虎、五苓之煩渴心煩。皆心病也。若

妄治後。又手冒心。恍惚心亂。心下逆滿。往往關心。是心病爲太陽主治也。然心爲一身之主。六經皆能病及。故陽明有憒憒惕惕懊憹等症。少陽有煩悸支結等症。太陰之暴煩。少陰之心中溫溫欲吐。厥陰之氣上冲心。心下疼熱。皆心病也。何前輩有傷足不傷手之說。夫心主營。肺主衛。風寒來傷營衛。卽是手經矣。且大腸接胃。俱稱陽明。小腸通膀胱。俱稱太陽。傷則俱傷。何分手足。如大便硬是大腸病。豈專指胃言。小便不利。亦是小腸病。豈指膀胱。且汗爲心液。如汗多亡陽。豈止坎中之陽。不干膻中之陽。不明仲景六經。故有傳經之妄。

人知太陽之經行背。而不知背爲太陽之主。知太陽主表。而不知太陽之所根。知膀胱爲太陽之裏。而不知心肺爲太陽之裏。因不明內經之陰陽。所以不知太陽之地面。內經以背爲陽。腹爲陰。五藏以心肺爲陽。而屬于背。故仲景以心中胸中屬三陽。脾腎爲陰而屬于腹。故仲景以腹中之症屬三陰。營衛行于表。而發源于心肺。故太陽病則營衛病。營衛病則心肺病矣。心病則惡寒。肺病則發熱。心病則煩。肺病則喘。芍藥止煩。麻黄散熱。杏仁除喘。桂枝療寒。所以和營。正所以寧心。是以調衛。正所以保肺。麻桂二方。便是調和內外表裏兩解之劑矣。如大青龍用石

膏以治煩躁。小青龍用五味乾薑以除咳。皆以表劑中即兼治裏。後人妄謂仲景方治表不治裏。弗思耳。

太陽主表。爲心君之藩籬。猶京師之有邊關也。風寒初感。先入太陽之界。惟以汗爲急務。得汗而解。猶邊關之有備也。必發汗而解。是君主之令行也。若發汗而汗不出。與發汗而仍不解。是君主之令不行也。夫汗爲心液。本水之氣。在傷寒爲天時寒水之氣。在人身爲皮膚寒濕之氣。在發汗爲君主陽和之氣也。陽和內發。寒邪外散矣。故治太陽傷寒以發汗爲第一義。若君火不足。則胃液之輸于心下者。不能入心爲汗。又不能下輸膀胱。所以心下有水氣也。故利水是太陽之第二義。若君火太盛。有煩躁消渴等症。恐不戢而自焚。故清火是太陽傷寒之反治法。若君火衰微不足以自守。風寒內侵于藏府。必扶陽以禦之。故溫補又是太陽傷寒之從治法。其他救弊諸法。種種不同。大法不外乎是。

發汗利水。是治太陽兩大法門。發汗分形層之次第。利水定三焦之高下。皆所以化太陽之氣也。發汗有五法。麻黃湯汗在皮膚。是發散外感之寒邪。桂枝湯汗在經絡。是疏通血脈之精氣。葛根湯汗在肌肉。是升提津液之清氣。大青龍汗在胸

中。是解散內擾之陽氣。小青龍汗在心下。是驅逐內畜之水氣。其治水有三法。乾嘔而咳。水入即吐。是水氣在上焦。在上者汗而發之。小青龍、五苓散是也。心下痞硬滿而痛。是水氣在中焦。中滿者瀉之于內。十棗湯、大陷胸是也。熱入膀胱。小便不利。是水氣在下焦。在下者引而竭之。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是也。

太陽之根即是少陰。緊則爲寒。本少陰脈。太陽病而脈緊者。必無汗。雖太陽衞外而爲固。亦賴少陰藏精而爲守。故不得有汗也。人但知其表實。而不知其裏亦實。故可用麻黃湯而無患。若脈陰陽俱緊而反汗出者。是陽不固而陰不守。此亡陽而陰獨存矣。曰此屬少陰者。是指太陽轉屬少陰。而非少陰本病。

太陽陽虛不能主外。內傷眞陰之氣。使露出少陰底板。少陰陰虛。不能主內外傷太陽之氣。便假借太陽之面目。所以太陽病而脈反沉。用四逆以急救其裏。少陰病而表反熱。用麻辛以微解其表。此表裏輕重兩解法也。傷寒一日。太陽受之。即見煩躁。是陽氣外發之機。六七日乃陰陽自和之際。反見煩躁。是陽邪內陷之兆。所云陽去入陰者。指陽邪下陷言。非專指陰經也。或入太陽之府而熱結膀胱。或入陽明之府而胃中乾燥。或入少陽之府而脇下硬滿。或入太陰而暴煩下利。或

入少陰而口舌乾燥。或入厥陰而心中疼熱。皆入陰之謂。後人以傳經惑之。因不知有入陰轉屬之義矣。

陽明病解第二

按陽明提綱。以裏症為主。雖有表症。仲景意不在表。為有諸中而形諸外也。或兼經病。仲景意不在經。而根于胃也。太陰陽明同處中州。而太陰為開。陽明為闔。故陽明必以闔病為主。不大便固闔也。不小便亦闔也。不能食。食難用飽。初欲食反不能食。皆闔也。自汗盜汗。表開而裏闔也。反無汗。內外皆闔也。種種闔病。或然或否。故提綱獨以胃實為主。胃實不是竟指大便燥硬。只對下利言。下利是胃家不實矣。故汗出解後。胃中不和而下利者。不稱陽明病。如胃中虛而不下利者。便屬陽明。即初硬後溏。水穀不別。雖死而不下利者。總為陽明病也。蓋陽明太陰同為倉廩之官。而所司各別。胃司納。故陽明主實。脾司輸。故太陰主利。是二經所由分也。

按陽明為傳化之府。當更實更虛。食入胃實而腸虛。食下腸實而胃虛。若但實不

虛。斯陽明病根矣。胃實不是陽明病。而陽明之爲病。悉從胃家實得來。故以胃實爲總綱也。然致病之由。有實于未病之先者。有實于得病之後者。有風寒外束。熱不得越而實者。有妄吐汗下。重亡津液而實者。有從本經熱盛而成實者。有從他經熱盛而成實者。此只舉病根在實。勿得卽以爲胃實可下之症。

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是陽明表症之提綱。故有胃中虛冷。亦得稱陽明病者。因其表症如此也。然此爲內熱達外之表。非中風傷寒之表。此時表寒已散。故不惡寒。裏實閉結。故反惡熱。只因有胃家實之病根。卽見此身熱自汗之外症。不惡寒反惡熱之病情。然此但言病機發見。非卽可下之症。必譫語、潮熱、煩躁、脹痛。諸症兼見。纔可下耳。

太陽總綱以正面。陽明總綱以底板。其陽明之表。正面未嘗不與太陽同而病情異。如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是陽明之桂枝症。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是陽明之麻黃症。本論云。病得之一日。不發熱而惡寒者。卽此是已。後人見太陽已得此脈症。便道陽明不應有此脈症。故有尙在太陽將入陽明之說。不知仲景書。多有本條不見而他條見者。若始雖惡寒與反無汗等句是也。以陽明表症本

自汗出不惡寒。故加雖反字耳。有本經未宣而他經發見者。若太陽之頭項強痛。少陽之弦細者是也。若頭痛而項不強。脈大而不絃細。便是陽明之表矣。太陽行身之後。陽明行身之前。所受風寒。俱在營衛之表。太陽營衛有虛實。陽明營衛亦有虛實。虛則桂枝。實則麻黃。是仲景治表邪之定局也。仲景之方。因症而設。非因經而設。是仲景活法。後人以方妄分經絡。非惟陽明不敢用。即太陽亦棄之矣。

陽明之表有二。有外邪初傷之表。有內熱達外之表。陽明外邪之表。其症微惡寒汗出多。或無汗而喘。只在一二日間。此因風寒外來。故仲景亦用麻桂二湯汗之。內熱之表。在一二日後。其症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此因內熱外發。故仲景製梔豉湯因勢吐之。後人認不出陽明表症。不敢用麻桂。二三日後。又不用梔豉。必待熱深熱極。始以白虎承氣投之。不知仲景治陽明之初法。廢仲景之吐法。

六經傷寒。惟陽明輕。以陽明水穀之海。穀氣足以勝邪。又十二經脈之長。血氣足以禦寒。兩陽合明。陽氣足以勝陰。其受邪一日惡寒。與太陽同。二日便不惡寒反惡熱。故內經曰。二日陽明受之。以陽明之症在二日見。非謂陽明之病在太陽交也。仲景曰。陽明三日脈大。要知陽明傷寒。只在一日二日。卽寒去熱生。三日脈大。

便是陽明病熱。非復前日之寒矣。

陽明之惡寒二日自止。固與他經不同。其惡寒微。又不若太陽之甚。陽明在肌肉中。蒸蒸發熱。但熱無寒。與太陽翕翕發熱。寒束于皮毛之上者不同。陽明自汗。亦異于太陽中風之自汗。而出之不利。有熱搏之意。故其狀曰漐漐。陽明自汗。多有波瀾搖動之狀。故名之曰濈濈。太陽脈浮緊。熱必不解。陽明脈浮而緊。必潮熱。太陽脈但浮者。必無汗。陽明脈但浮。必盜汗出。二經表症表脈如此。

今傷寒書以頭痛分三陽。陽明之頭痛在額。理固然矣。然陽明主裏。頭痛非其本症。內經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以其脈連風府。故頭項痛。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二日陽明受之。其脈夾鼻絡于目。故身熱目痛。鼻乾不得眠。是內經以頭痛屬太陽。不屬陽明矣。仲景有陽明頭痛二條。一曰陽明病。反無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嘔而咳。手足厥者。必苦頭痛。若不嘔不咳。手足不厥者。頭不痛。此頭痛在二三日。而不在得病之一日。且因于嘔咳。而不因于初感也。一曰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身熱者。與承氣湯。此頭痛反在太陽病衰時。而因于不大便。即內經所謂䐜脹而頭痛也。其中風傷寒諸條。俱不及頭痛。則陽明病痛。又與太陽逈別矣。

本論云。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此處當直接梔子豉湯主之句。若發汗三段。因不用此方而妄治所致。仍當梔子豉湯主之。仲景但于結句一見。是省文法也。後人竟認梔子豉湯爲下汗後救逆之劑。否則未汗下前。仲景何法以治之乎。要知口燥咽乾腹滿而喘。是陽明裏症。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是陽明表熱。因陽明之熱自內達表。則裏症爲重。故此條以裏症列表症之前。任梔子以清裏熱。而表熱自解。用香豉以泄腹滿。而身重自除。後人不尋陽明之表。而徒以熱論之。目痛鼻乾不得臥。當之不得仲景陽明治表之法。妄用痘科中葛根升麻湯以主之。又不知目痛鼻乾是陽盛陰虛。法當滋陰清火。而反發陽明之汗。上而鼻衄。下而便難。是引賊破家矣。夫熱論只發明陽明經病之一端。仲景立陽明一經。實該內外症治之全法。要知是風寒之表。用麻桂而治。如是內熱之表。即荆芥薄荷。皆足亡津液而成胃實。在用者何如耳。

治陽明內熱之表有三法。熱在上焦。用梔豉湯吐之。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家不實矣。熱在中焦。用白虎湯清之。胃火得清。胃家不實矣。熱陷下焦。用猪苓湯利之。火從下泄。胃家不實矣。要知陽明之治表熱。即是預治其裏。三方皆潤劑。所以存

津液而不令實也。若因循葛根升麻之謬。不察仲景治陽明之表矣。
太陽以心胸爲裏。故用辛甘發散。助心胸之陽而開玄府之表。不得用苦寒以傷上焦之陽也。所以宜汗不宜吐。陽明以心胸爲表。當用酸苦湧泄。引胃脘之陽而開胸中之表。不當用溫散以傷中宮之津液也。故法當吐不當汗。陽當吐而反行汗下溫鍼等法。以致心中憒憒、怵惕、懊憹、煩躁、譫語、舌胎等症。然乃不離陽明之表。太陽當汗而反吐。便見自汗出。不惡寒。饑不能食。朝食暮吐。不欲近衣。欲食冷食等症。此爲太陽轉屬陽明之表。皆是梔豉湯症。蓋陽明以胃實爲裏。不但發熱、惡寒、汗出、身重、目痛、鼻乾謂之表。一切虛煩、虛熱。如口苦、咽乾、舌胎、喘滿、不得臥、消渴、小便不利。凡在胃之外者。悉屬陽明之表。但除胃口之熱。更解胃家之實。此梔子豉湯爲陽明解表之聖劑矣。
按、傷寒脈浮。自汗出。微惡寒。是陽明表症。心煩。小便數。脚攣急。是陽明裏之表症。斯時用梔子豉湯吐之。則胃陽得升。惡寒自罷。心煩得止。汗自不出矣。上焦得通。津液得下。小便自利。其脚即伸。反用桂枝攻表。所以亡陽。其咽中乾煩躁吐逆。是梔子生薑豉湯症。只因亡陽而厥。急當回陽。其改用甘草乾薑湯復之後。更作芍

藥甘草以和陰。少與調胃承氣以和裏。皆因先時失用梔豉。如此挽回耳。

本論云。病如桂枝症。則便不鑿定爲太陽中風症。凡中風傷寒發熱而自汗出者。無論太陽、陽明、中風、傷寒。皆是桂枝症矣。太陽病頭痛項強。而此云頭不痛項不強。便非太陽症。內經曰。邪中于膺。則入陽明。此云胸中痞硬。氣上冲咽喉不得息。是陽明受病無疑也。雖外症象桂枝。而病在胸中。不在營衞。便不是桂枝症。故立瓜蒂散。所謂在上者因而越之也。本陽明病。仲景不冠于陽明者。以不關胃實。未見不惡寒之病情耳。

上越、中清、下奪。是治陽明三大法。發汗、利小便。是陽明兩大禁。然風寒初入陽明之表。卽用麻黃桂枝發汗者。以急于除熱而存津液。與急下之法同。若脈浮煩渴小便不利。用猪苓湯利小便者。亦以淸火而存津液。又曰。汗多者不可與猪苓湯。要知發汗利小便。是治陽明權巧法門。

陽明之病在熱實。宜無溫補法矣。而食穀欲嘔者。是胃口虛寒。故不主內熱也。然胃口雖虛。胃中猶實。仍不失爲陽明病。與吳茱萸湯散胃口之寒。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則溫補又是陽明之從治法。若胃口虛熱者。用白虎加參。是陽明

涼補法也。二義又治陽明權巧法門也。

本論云。傷寒三日。三陽爲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不嘔。此爲三陰不受邪矣。蓋陽明爲三陰之表。故三陰皆看陽明之轉旋。三陰之不受邪。藉胃之藩蔽其外也。胃和則能食不嘔。故邪解而不至三陰。胃陽虛。然後邪始入也。故太陰受邪。腹滿而吐食不下。少陰受邪。欲吐不吐。厥陰受邪。饑不能食。食卽吐蚘。若胃陽亡。則水漿不入而死。要知三陰受邪。不在太陽少陽。而全關係陽明。陽明以太陰爲裏。是指牝藏言。太陰亦以陽明爲裏。是指轉屬言也。腎者胃之關。木者土之賊。故三陰亦以陽明爲裏。三陰爲三陽之裏。而三陰反得轉屬陽明爲裏。故三陰皆得從陽明而下。則陽明又是三陰實邪之出路。是既爲三陰之表以禦邪。又爲三陰之裏以逐邪。陽明之關係三陰重矣。

少陽病解第三

少陽處半表半裏。司三焦相火之游行。仲景特揭口苦、咽乾、目眩爲提綱。是取病機立法也。夫口咽目三者。藏府精氣之總竅。與天地之氣相通者也。不可爲表。不

可爲裏。是表入裏。裏出表之路。所謂半表半裏也。三者能開能闔。開之可見。闔之不見。爲樞之象。苦乾眩者。相火上走空竅而爲病。風寒雜病咸有之。所以爲少陽一經總綱也。如目赤兩耳無聞。胸滿而煩。只舉得中風一症之半表裏。內經之胸脇痛而耳聾。只舉得熱病一症之半表裏。

少陽之表有二。脈弦細頭痛發熱。或嘔而發熱者。少陽傷寒也。耳聾目赤胸滿而煩。少陽中風也。此少陽風寒之表。而非少陽之表。陽明風寒之表。亦有麻桂症。少陽風寒之表。不得用麻桂之汗。亦不得用瓜蒂梔豉之吐。發汗則譫語。吐下則驚悸。是少陽之和解。不特在半表而始宜也。少陽始感風寒。惡寒發熱與太陽同。不得爲半表。所以爲半表者。寒熱不齊。各相迴避。一往一來。勢若兩分爲半表耳。往來寒熱有三義。少陽自受寒邪。陽氣尚少。不能發熱。至五六日鬱熱內發。始得與寒氣相爭。而往來寒熱。一也。或太陽傷寒過五六日。陽氣已衰。餘邪未盡。轉屬少陽。而往來寒熱。二也。若風爲陽邪。少陽爲風藏。一中于風。便往來寒熱。不必五六日而始見。三也。

太陽之身寒在未發熱時。如已發熱雖惡寒而身不再寒。陽明之身寒惡寒。只在

初得之一日至二日。則惡寒自罷。便發熱而反惡熱。惟少陽之寒熱有往而復來之義。寒來便身寒。惡寒而不惡熱。熱來便身熱。惡熱而不惡寒。與太陽之如瘧發熱惡寒而不惡熱。陽明之如瘧。潮熱惡熱而不惡寒者。不相侔也。蓋以少陽爲嫩陽。如日之初出。寒留于半表者。不遽散。熱出于半裏者。未卽舒。故見此象耳。然寒爲欲去之寒。熱爲新熾之熱。寒熱非實。故小柴胡湯只治熱而不治寒。預補其虛而不攻其實也。小柴胡爲半表設。而其症皆屬于裏。蓋表症旣去其半則病機偏于向裏矣。惟寒熱往來一症。尚爲表邪未去。故獨以柴胡一味主之。其他悉用裏藥。凡裏症屬陽者多實熱。屬陰者多虛寒。而少陽爲半裏。偏于陽。偏于熱。雖有虛有實。不盡屬于虛也。仲景深以裏虛爲慮。故于半表未解時。便用人參以固裏。

寒熱往來。病情見于外。苦喜不欲。病情得于內。看苦喜欲三字。非眞嘔眞滿不能飮食也。看往來二字。卽見有不寒熱時。寒熱往來。胸脇苦滿。是無形之表。心煩喜嘔。默默不欲飮食。是無形之裏。其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脇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咳者。此七症皆偏于裏。惟微熱爲在表。皆屬于無形。惟脇痛痞硬爲有形。皆風寒通症。惟脇下痞硬屬少陽。總是氣分爲病。非有熱實可據。

故從半表半裏之治法。

少陽爲遊部。其氣遊行三焦。循兩脇。輸腠理。是先天真元之正氣。正氣虛。不足以固腠理。邪因其開得入其部。少陽主膽。爲中正之官。不容邪氣內犯。必與之相搏。搏而不勝。所以邪結脇下也。邪正相爭。卽往來寒熱。更實更虛。所以休作有時。邪實正虛。所以默默不欲飮食。仲景于表症不用人參。此因邪正分爭。正不勝邪。故用之扶元氣。強主以逐寇也。若外有微熱而不往來寒熱。是風寒之表未解。不可謂之半表。當小發汗。故去參加桂。心煩與咳。雖逆氣有餘而正氣未虛。故去人參。如太陽汗後身痛而脈沉遲。與下後協熱利而心下硬。是太陽之半表裏症也。表雖不解。裏氣已虛。故參桂並用。是知仲景用參皆是預保元氣。

更有脈症不合柴胡者。仍是柴胡症。本論云。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硬。脈細者。此爲陽微結。半在裏半在表也。脈雖沉緊。不得爲少陰病者。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可與小柴胡湯。此條是少陽陽明併病。故脈症俱是少陰。五六日又少陰發病之期。若謂陰不得有汗。則少陰亡陽。亦有反汗出者。然亡陽與陰結。其別在大便。亡陽則咽痛吐利。陰結則不能食而大便反

硬也。亡陽與陽結。其别在汗。亡陽者。衞氣不固。汗出必遍身。陽結者。邪熱閉結。鬱汗止在頭也。少陽陽微。故不能食而大便硬。此爲陽微結。若陽明陽盛。故食而大便硬。是爲純陽結。則陽結陽微結之别。又在食也。故少陽之陽微結症。欲與小柴胡湯。必究其病在半表。然微惡寒。亦可屬少陰。但頭汗出。始可屬少陽。故反覆講明頭汗之義。可與小柴胡而無疑也。所以然者。少陽爲樞。少陰亦爲樞。故見症多相似。必于陰陽表裏辨之真而審之確。始可一劑而瘳。此少陰少陽之疑似症。又柴胡症之變局也。

脇居一身之半。故脇爲少陽之樞。岐伯曰。中于脇。則下少陽。此指少陽自病。然太陽之邪。欲轉屬少陽。少陽之邪。欲歸併陽明。皆從脇轉。如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頭項強脇下滿者。是太陽少陽併病。將轉屬少陽之機也。以小柴胡湯與之。所以斷太陽之來路。如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脇滿而不去者。是少陽陽明併病。此轉屬陽明之始也。以小柴胡與之。所以開陽明之出路。若據此次第傳經之說。必陽明而始傳少陽。則當大便硬而不當溏。當曰胸脇始滿。不當曰滿不去矣。又陽明病。脇下硬滿。大便硬而嘔。舌上白胎者。此雖已屬陽明。而少陽之症

未罷也。蓋少陽之氣。游行三焦。因脇下之阻隔。令上焦之治節不行。水精不能四布。故舌上有白胎而嘔。與小柴胡轉少陽之樞。則上焦氣化始通。津液得下。胃家不實。而大便自輸矣。身濈然而自汗解者。是上焦津液所化。故能開發腠理。薰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與胃中邪熱薰蒸而自汗不解者不同。

東垣有少陽不可汗吐下利小便四禁。然柴胡症中口不渴。身有微熱者。仍加桂枝。以取汗下後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頭汗出。往來寒熱者用柴胡桂枝乾薑湯汗之。下後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譫語身重者。柴胡龍骨牡蠣湯中用大黃茯苓以利二便。柴胡症具而反下之。心下滿而硬痛者。大陷胸下之。醫以丸藥下之而不得利。已而微利。胸脇滿而嘔。日晡潮熱者。小柴胡加芒硝下之。是仲景于少陽經中以備汗下利小便法也。若吐法本爲陽明初病。胸中實不得息。不得食。不得吐而設。少陰病。飲食入口卽吐。復不能吐。亦是胸中實。當吐之。若水飲蓄于胸中。雖是有形而不可爲實。故不可吐。以少陽喜嘔而發熱。便是中氣之虛。但熱而不實。故用人參以調中氣。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故少陽之嘔與譫語不並見。所以嘔者。是少陽本症。譫語是少陽壞症。然本渴而飲水。嘔與但欲嘔。

胸中痛微溏者。又非柴胡症。是嘔中又當深辨也。

按嘔渴雖六經俱有。而少陽陽明之病機。在嘔渴中分渴則轉屬陽明。嘔則仍在少陽。如傷寒嘔多。雖有陽明症不可攻。因三焦之氣不通。病未離少陽也。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也。此兩陽之併合。病已過少陽也。夫少陽始病。便見口苦咽乾目眩。先以津液告渴矣。故少陽之病。最易轉屬陽明。所以發汗。卽胃實而譫語。故小柴胡中已具或渴之症。方中用參甘芩棗。皆生津之品。以預防其渴。服之反渴。是相火熾盛。津液不足以和胃。卽轉屬陽明之義也。

少陽妄下有二變。實則心下滿而硬痛爲結胸。用大陷胸下之。虛則但滿而不痛爲痞。用半夏瀉心湯和之。此二症皆從嘔變。因不用柴胡。令上焦不通。津液不下耳。本論云。傷寒中風。有柴胡症。但見一症卽是。不必悉具。言往來寒熱。是柴胡主症。此外兼見胸脇痞滿。心煩喜嘔。及或爲諸症中。凡有一者。卽是半表半裏。故曰嘔而發熱者。小柴胡主之。因柴胡爲樞機之劑。風寒不全在表。未全入裏者。皆可用。故症不必悉具。而方有加減法也。然柴胡有疑似症。如脇下滿痛。本渴而飲水嘔者。柴胡不中與也。又但欲嘔。胸中痛微溏者。此非柴胡症。如此詳明。所云但見

一症便是者。又當爲細辨矣。

太陰病解第四

按熱病論云。太陰脈布胃中。絡于嗌。故腹滿咽乾。此熱傷太陰之標。自陽部注經之症。非太陰本病也。仲景立本病爲提綱。因太陰主內。故不及中風。四肢煩痛之表。又爲陰中至陰。故不及熱病嗌乾之症。太陰爲開。又陰道虛。太陰主脾所生病。脾主濕。又主輸。故提綱主腹滿時痛而吐利。皆是裏虛不固。濕勝外溢之症也。脾虛則胃亦虛。食不下者。胃不主內也。要知胃家不實。便是太陰病。

脾胃同處腹中。故腹滿爲太陰陽明俱有之症。在陽明是熱實爲患。在太陰是寒濕爲眚。陽明腹滿不敢輕下者。恐胃家不實。即轉屬太陰耳。世拘陽明傳少陽之謬。反昧傳太陰之義。

熱病腹滿。是熱鬱太陰之經。有嗌乾可證。病在表也。寒濕腹滿。是寒生至陰之義。有自利可證。病在本也。脾經有熱。則陰精不上輸于肺。故嗌乾。脾藏有寒。則脾不爲胃行其津液。故下利。夫陽明之當下。因本病。而太陰之下症。反在標病。可以見

陰陽異位之故。又以見陰從陽轉之義也。參中陰溜府之義。知熱邪不遽入至陰。雖熱在太陰之經。而實在陽明之胃。可知下症只在陽明。太陰本無下法。腹滿亦兩經之症。不大便而滿痛。或繞臍痛者。爲實熱。屬陽明。下利而腹滿時痛。爲虛寒。屬太陰。寒濕是太陰本病。濕熱又傷寒所致之變症也。其機關在小便。小便不利。則濕熱外見而身黃。小便自利。非暴煩下利而自愈。卽大便硬而不便。所以然者。脾胃相連。此脾家實則腐穢自去而成太陰之開。若胃家實則地道不通。而轉陽明之闔矣。故叔和知有三陽明。不知有太陰陽明症。

序例爲太陰受病。脈當沉細。不知沉細是太陰本病之脈。不是熱病嗌乾之脈。蓋脈從病見。如太陰中風則脈浮。不從藏之陰而從風之陽也。然麻黃湯脈而用桂枝者。以太陰是裏之表症。桂枝湯是裏之表藥。因脾主肌肉。宜解肌耳。太陰傷寒。脈浮而緩者。亦非太陰本病。蓋浮爲陽脈。緩爲胃脈。太陰傷寒。脈不沉細而反浮緩。是陰中有陽。脈有胃氣。所以手足自溫而顯脾家之實。或發黃便硬。而轉屬陽明。此脈症在太陰陽明之間。故曰繫在。若太陰自受寒邪。不應如是也。

太陰脈浮爲在表。當見四肢煩疼等症。沉爲在裏。當見腹滿吐利等症。表有風熱可發汗。宜桂枝湯。裏有寒邪當溫之。宜四逆輩。太陽而脈沉者。因于寒。寒爲陰邪。沉爲陰脈也。太陰而脈浮者。因于風。風爲陽邪。浮爲陽脈也。當知脈從病變。不拘于經。故陽經有陰脈。陰經有陽脈也。世謂脈至三陰則俱沉。陰經不當發汗者。不審此耳。

太陰中風。陽微陰濇而長者。爲欲愈。要知濇與長不並見。濇本病脈。濇而轉長。病始愈耳。風脈本浮。今浮已微。知風邪當去。濇則少氣少血。故中風。今長則氣治。故愈。太陰中風。四肢煩疼。太陰傷寒。手足自溫。此指表熱言也。熱在四肢。則身體不熱可知。蓋太陰主內。表當無熱。惟四肢爲諸陽之本。脾爲胃行津液。以灌四傍。故得主四肢。則四肢之溫熱。仍是陽明之陽也。且曰自溫。便見有時不溫。有時四逆。內經云。人有四肢熱。逢風而如炙如火者。是陰氣虛而陽氣盛。風者陽也。四肢亦陽也。兩陽相搏。是人當肉爍。此卽太陰中風症。要知太陰中風。與三陽不同。太陰之陰。名曰關蟄。故陽邪不得深入。惟病在四關。久不愈。脾液不足充肌肉。故肉爍。世人最多此症。其有手足心熱者。亦中風之輕。然太陰中風。因陰虛而陽凑之。外

風爲內熱所致。但當滋陰和陽。不得驅風增熱也。

手足自溫句暗對身不發熱言。非言太陰傷寒必當手足溫也。夫病在三陽尚有手足冷者。何況太陰。陶氏分太陰手足溫。少陰手足寒。厥陰手足厥冷。是大背太陰。手足煩疼。少陰一身手足盡熱之義矣。凡傷于寒則爲病熱。寒爲陰。太陰爲至陰。兩陰相合。無熱可發。惟四肢爲陰陽之會。故尚溫耳。惟手足自溫中宮不遽受邪。故或發身黃。或暴煩下利自止。卽自溫處因以見脾家之實也。

發黃是陽明病。太陰身當發黃。非言太陰本有發黃症也。以手足溫處。是陽明之陽盛。寒邪不得傷太陰之藏。藏無寒而身有濕。故當發黃。若濕從溺泄。暴煩下利。仍是主輸。故不失爲太陰病。若煩而不利。卽胃家之熱實。非太陰之濕熱矣。此太陰傷寒。全藉陽明爲之根。故有轉屬之症。東垣以有聲無聲分嘔吐。非也。嘔吐皆有聲有物。惟乾嘔是有聲無物。嘔以水勝。屬上焦也。吐以物勝。屬中焦也。六經皆有嘔吐。而嘔屬少陽。以喜嘔故。吐屬太陰而不屬陽明。亦主輸主納之分

太陽以陰爲根。而太陰以陽爲本。太陽不敢妄汗。恐亡少陰之津也。太陰不敢輕下。恐傷陽明之氣也。太陰本無下症。因太陽妄下而陽邪下陷于太陰。因而有桂

枝加芍藥等法。太陰脈弱。知胃氣易動。便當少加矣。此因裏急後重者。不可不用。又不可多用。故如此叮嚀耳。

少陰病解第五

少陰一經。兼水火二氣。寒熱雜居。其寒也。症類太陰。其熱也。症似太陽。故仲景以微細之病脈。欲寐之病情爲提綱。立法于象外。使人求法于病中。凡病之寒熱與寒熱之眞假。倣此義以推之。眞陰之虛實見矣。五經提綱。皆是邪氣盛則實。惟少陰提綱。是指正氣奪則虛者。以少陰爲人身之本也。然邪氣之盛。亦因正氣之虛。故五經皆有可溫可補症。正氣之虛。亦由其邪氣之盛。故少陰亦有汗吐下者。要知邪氣盛而正氣已虛者。固本卽所以逐邪。正不甚虛而邪氣實者。逐邪所以護正。此大法也。少陽爲陽樞。少陰爲陰樞。弦爲木象。弦而細者。陽之少也。微爲水象。微而細者。陰之少也。此脈氣之相似。衞氣行陽則寤。行陰則寐。其行陰二十五度。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藏府。少陰病則樞機不利。故欲寐也。與少陽喜嘔同。嘔者主出。陽主外也。寐者主入。陰主內也。喜嘔是不

得嘔。欲寐是不得寐。皆在病人意中。得樞機之象如此。少陰脈微。不可發汗。亡陽故也。脈細沉數。病爲在裏。不可發汗。然可汗之機亦見于此。夫微爲無陽。數則有伏陽矣。須審其病爲在裏而禁汗。不得拘沉爲在裏而禁汗也。發熱脈沉者。是病爲在表。以無裏症。故可發汗。若脈浮而遲。表熱裏寒。下利清穀。是遲爲無陽。病爲在裏。又不得拘浮爲在表而發汗矣。要知陰中有陽。沉亦可汗。陽中有陰。浮亦當溫。若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自裏達表。陽盛陰虛。法當滋陰。又與二三日無裏症者不侔。

太陰是陽明之裏。陽明不惡寒。故太陰雖吐利腹滿而無惡寒症。少陰是太陽之裏。太陽惡寒。故少陰吐利必惡寒。陰從陽也。太陰手足溫者。必暴煩下利而自愈。是太陰胃脘之陽。少陰吐利。亦必手足溫者可治。手足厥者不治。是下焦之虛寒。既侵迫于中宮。而胃脘之陽。仍得敷于四末。斯知先天之元陽。仍賴後天之胃氣培植也。

太陽是少陰之標。太陰是少陰之本。少陰陰虛。則移熱于膀胱。故一身手足盡熱而便血。從標也。少陰陽虛。則移寒于脾土而吐利。從本也。

少陰傳陽症有二。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是傳陽明。藏氣實則還之府也。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是傳太陽。陰出之陽。下行極而上也。熱在膀胱而便血。亦藏病傳府。此陰乘陽也。然氣病而傷血。又陽乘陰也。亦見少陰中樞機之象。此自陰轉陽。與太陽熱結膀胱自下血者。見症同而病異。少陰病。脈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雖煩。利必自愈。此亦是脾家實。露出太陰底板。故得與太陰七八日大煩下利自止同。蓋少陰來復。三陽微則轉屬太陰而腐穢自去。盛則轉屬陽明而糟粕不傳。鬱則內實而入陽明大府廣腸之區。橫則外達而遍太陽內外氣血之部。要知緊脈轉微。是復少陰本脈。故轉太陰而自解。脈沉細數。是兼陽脈。故入陽經而爲患。然熱雖盛不死。亦陰得陽則解之變局也。

六經皆有煩躁。而少陰更甚者。以眞陰之虛也。蓋陽甚則煩。陰極則躁。煩屬氣。躁屬形。煩發于內。躁見于外。是形從氣動也。先躁後煩。是氣爲形役也。不躁而時自煩。是陽和漸回。故可治。不煩而躁。是五藏之陽已竭。惟魄獨居。故死。故少陰以煩爲生機。躁爲死兆。

傷寒以陽爲主。不特陰症見陽脉者生。亦陰病見陽症者可治也。凡踡臥四逆。吐利交作。純陰無陽之症。全仗一陽來復。故反煩者可治。反發熱者不死。手足反溫者可治。太陽少陰皆有身痛骨痛之表。水氣爲患之裏。太陽則脉浮緊而身發熱。用麻黃發汗。是振營衞之陽以和陰也。少陰則脉沉而手足寒。用附子湯溫補。是扶坎宮之陽以配陰也。太陽之水屬上焦。小青龍汗而發之。陽水當從外散也。少陰之水屬下焦。真武溫而利之。陰水當從下泄也。

陰陽俱緊與太陽傷寒脉相似。夫緊脉爲寒。當屬少陰。然病發于陰。不當有汗。反汗出者。陰極似陽。陰虛不能藏精所致也。亡陽之前。先已亡陰矣。陽無所依。故咽痛嘔吐。見陽虛之不歸。陰不能藏。故下利不止。見真陰之欲脫也。則附子湯用三白以滋陰。參附以回陽。爲少陰返本還原之劑。

腎主五液。入心爲汗。少陰受病。液不上升。所以陰不得有汗。仲景治少陰之表。于麻黃細辛湯中加附子。是升腎液而爲汗也。若真陰爲邪熱所逼。則水隨火起。故反汗出。仲景治少陰之裏。附子湯中任人參。是補腎液而止汗也。脉陰陽俱緊口中氣出條。是少陰經文。王氏集之脉法中。故諸家議論不一。夫少陰脉絡肺。肺主

鼻。故鼻中涕出。少陰脈絡舌本。故舌上胎滑。少陰大絡注諸絡以溫足脛。故足冷。此症不名亡陽者。外不汗出。內不吐利也。口中氣出。唇口乾燥。鼻中涕出。此爲內熱。陰陽俱緊。舌上胎滑。踡臥足冷。又是內寒。此少陰爲樞。故見寒熱相持之症。而口舌唇鼻之半表裏。恰與少陽口苦咽乾目眩相應也。勿妄治者。恐陰陽相持。時清火溫補等法用之。不當寧靜以待之。到七日來微發熱。手足溫。是陰得陽而解也。八日已上反大發熱。再加吐利。卽是亡陽。若其人反加惡寒。是寒甚于表。上焦應之。必欲嘔矣。如腹痛是寒甚于裏。中焦受之。必欲利矣。當此陰甚。急當扶陽。庶不爲假熱所惑而妄治。

但欲寐。卽是不得眠。然但欲寐是病情。乃問而知之。不得眠是病形。可望而知之。欲寐是陰虛。不眠是煩躁。故治法不同。

三陽惟少陽無承氣症。三陰惟少陰有承氣症。少陽爲陽樞。陽稍虛。便入于陰。故不得妄下。以虛其元陽。少陰爲陰樞。陽有餘。便傷其陰。故當急下以存真陰。少陽惟畏尅土。故無下症。少陰畏有土制。故當急下。蓋真陰不可虛。強陽不可縱也。

少陰病有大承氣急下者。三症得病二三日。熱淫于內。腎水不支。因轉屬陽明胃

火上炎。口燥咽乾。急下之。穀氣下流。津液得升矣。得病六七日。當解不解。津液枯涸。因轉屬陽明。故腹脹不大便。所謂已入于府。下之則脹已。宜于急下者。六七日來。陰虛已極。恐土燥于中。心腎不交耳。若自利純清水。心下痛。口燥咽乾者。是土燥火炎。脾氣不濡。胃氣反厚。水去而穀不去。故宜于急下。少陰爲性命之根。少陰病是生死關。故六經中獨于少陰歷言死症。然少陰中風。始得時。尚有發熱脈沉可汗症。若初受傷寒。其機甚微。脈微細但欲寐。口中和。背惡寒。人已皆不覺爲病也。若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此表中陽虛症。若欲吐不吐。心煩欲寐。自利而渴。小便色白者。此裏之陽虛症。心煩不得臥。此裏之陰虛症也。若下利咽痛胸滿心煩。與口中氣出。脣口燥乾。鼻中涕出。踡臥足冷。舌上胎滑者。此少陰半表半裏。陰陽駁雜之症也。脈陰陽俱緊。反汗出而咽痛吐利者。此陰極似陽。腎陽不歸。爲亡陽症也。若至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是寒極生熱。腎陽鬱極而勝復太過也。其腹痛下利。小便不利者。有水火之分。若四肢疼痛沉重。爲有水氣。是陽虛而不勝陰也。若便膿血與洩利下重者。此爲火鬱。是陽邪陷入于陰中也。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赤者。是下虛而隔陽也。吐利

兼作。手足逆冷。煩躁欲死者。是陰極而發躁也。岐伯曰。陰病治陽。陽病治陰。定其中外。各守其鄉。此卽仲景治少陰之大法。同是惡寒踡臥。利止手足溫者。可治。利不止手足逆冷者。不治。時自煩欲去衣被可治。不煩而躁。四逆而脈不至者死。同是吐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煩躁四逆者死。同是嘔吐汗出。大便數少者。可治。自利煩躁。不得臥者死。蓋陰陽互爲其根。陰中無陽者。則死。獨陰不生也。

厥陰病解第六

太陰厥陰。皆以裏症爲提綱。太陰爲陰中之陰而主寒。故不渴。厥陰爲陰中之陽而主熱。故消渴也。太陰主濕土。土病則氣陷下。濕邪入胃。故腹痛自利。厥陰主相火。火病則氣上逆。火邪入心。故心中疼熱也。太陰腹滿而吐。食不下。厥陰饑不欲食。食卽吐蚘。同是食不下。太陰則滿。厥陰則飢。同是一吐。太陰則吐食。厥陰則吐蚘。此又屬土屬木之別也。太陰爲開。本自利而下之。則開折。胸下痞硬者。開折反闔也。厥陰爲闔。氣上逆而下之。則闔折利不止者。闔折反開也。

兩陰交盡。名曰厥陰。又名陰之絕陽。是厥陰宜無熱矣。然厥陰主肝。而膽藏肝內。則厥陰熱症。皆少陽相火內發也。要知少陽厥陰同一相火。相火鬱于內是厥陰病出于表爲少陽病。少陽咽乾。卽厥陰消渴之機。胸脇氣滿卽氣上撞心之兆。心煩卽疼熱之初。不欲食。是飢不欲食之根。喜嘔卽吐蚘之漸。故少陽不解。轉屬厥陰而病危。厥陰病衰轉屬少陽而欲愈。如傷寒熱少厥微。指頭寒不欲食至數日熱除。欲得食其病愈者是已。

太陰提綱是內傷寒。不是外感。厥陰提綱是溫病。而非傷寒。要知六經各有主症。是仲景傷寒雜病合論之旨也。諸經傷寒無渴症。太陽不惡寒而渴。卽是溫病也。惟厥陰傷寒。肝木鬱而不得出。熱甚于內。盜竊母氣以剋火。故渴欲飲水。若不惡寒。當作溫病治之。要知溫乃風木之邪。是厥陰本病。消渴是溫病之本。厥利是溫病之變。內經所謂熱病皆傷寒之類。此正其類也。

厥陰消渴。卽以水飲之。所謂順其欲。然少與之可以平。凡火多與之反以益陰邪。當量其消與不消。恐水漬入胃也。渴欲飲水。與飢不欲食對看。始盡厥陰病情。手足厥冷。脈微欲絕。是厥陰傷寒之外症。當歸四逆。是厥陰傷寒之表藥。夫陰寒

如此而不用薑附者。以相火寄于肝經。外雖寒而藏不寒。故先厥者。後必發熱手足愈冷。肝膽愈熱。故厥深熱亦深。所以傷寒初起脈症如此者。不得遽認爲虛寒。妄投薑附以遺患也。

厥者必發熱。熱與厥相應。厥深熱亦深。厥微熱亦微。此四證是厥陰傷寒之定局。先熱後厥。厥熱往來。厥多熱少。熱多厥少。此四證是厥陰傷寒之變局。皆因其人陽氣多寡而然。如太陽傷寒。亦有已發熱未發熱之互詞也。

內經之寒熱二厥。因于內傷。與本論因外邪不同。內經熱厥只在足心。是腎火起湧泉之下也。本論熱厥因熱在肝藏。而手足反寒。故曰厥深熱亦深。內經之寒厥。有寒無熱。本論之寒厥。先厥者後必發熱。熱勝則生。寒勝則死。此內傷外感之別。厥陰有晦朔具合之理。陰極陽生。故厥陰傷寒。反以陽爲主。厥少熱多。是爲生陽。故病當愈。厥多熱少。是爲死陰。故病爲進。其熱氣有餘者。或便膿血。或發癰膿。亦與內經煎厥不同。

陰氣起于五指之裏。陽氣起于五指之表。氣血調和。陰陽相貫。厥陰病則陰陽不相順接。故手足厥冷。若熱少厥微而指頭寒。知病可愈。手足反溫。雖下利必自愈。

此陰陽自和而順接也。若脈微煩躁。灸厥陰。厥不還者死。是陰陽之氣絕矣。本篇云。諸四逆厥者。不可下。又曰。厥應下之而反發汗者。必口傷爛赤。二義不同。諸四逆不可下。是指傷寒脈微欲絕。此時外寒切迫。內熱未起。此當發汗。是指虛寒症言。故曰虛家亦然。應下之者。是脈滑而厥。內熱閉鬱。故曰厥深熱亦深。若發汗只在引火之升。不能逐熱外散。故令口傷。所謂下之是下其熱。非下其實。泄利下重者。四逆散。欲飲水數升者。白虎湯。此厥陰之下藥。所以下無形之邪也。若以承氣下之。利不止矣。

診厥陰脈。以陽爲主。治厥陰病。以陰爲主。故當歸四逆不去芍藥。白頭翁重用芩連。烏梅丸用黃連至一斤。又佐黃蘗六兩。復脈湯用地黃至一斤。又佐麥冬半斤。要知脈微欲絕。手足厥冷。雖是陰盛。亦未陽虛。故可表散外邪。不可固裏。脈結代心動悸者。似乎陽虛實爲陰弱。只可大劑滋陰。不可溫補。所以然者。肝之相火。本少陽之生氣。而少陽實出于坎宮之真陰。又曰陰虛則無氣。可知厥陰之理矣。中州四肢。皆脾所主。厥陰傷寒。手足逆冷。而又下利。木尅土也。復發熱者。下利必自止。火生土也。若肝火上行逼心。故反汗出氣上冲心。心不受邪。因而越之。故咽

中痛而喉爲痺。若發熱而利。汗出不止者死。是虛陽外亡。爲有陰無陽。與少陰亡陽同義。若肝火內行而入脾。火土合德。必無汗而利自止。若發熱而利不止。此肝火內行血室。故便膿血。若發熱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是土敗木賊。諸陽之絕也。

厥陰傷寒。有乘脾乘肺二症。最當詳辨。一曰傷寒腹滿譫語。寸口脈浮而緊。此肝乘脾也。名曰縱。刺期門。夫腹滿譫語。是胃家實。然脈浮緊而不潮熱。非陽明脈也。脈法浮而緊。名曰弦。弦爲肝脈矣。內經曰。諸腹脹大。皆屬于熱。又曰。肝氣盛則多言。是腹滿由于肝火。而譫語乃肝氣所發也。木王則侮其所勝。直犯脾土。故名縱。一曰傷寒發熱。嗇嗇惡寒。大渴欲飲水。其腹必滿。此肝乘肺也。名曰橫。刺期門。夫發熱惡寒。似太陽之表。未經大汗而大渴。非轉屬陽明。未經妄下而腹滿。非轉屬太陰。且頭不痛。胃不實。不下利。斷非三經症矣。然知發熱惡寒。是肺病。肺虛而肝火乘之。脾畏木邪。水精不上歸于肺。故大渴。肺不能通調水道。故腹滿。是侮所不勝。寡于畏也。故名橫。一縱而乘脾。一橫而乘肺。總是肝有亢火。當瀉無補。必刺期門。隨其熱而瀉之。募原清則氣皆順。表裏盡解矣。此非汗吐下清火諸法所可治。故宜鍼。

傷寒陽脈濇。陰脈弦。腹中急痛者。此亦肝乘脾也。故先與小建中安脾。繼與小柴胡疎木。要知建中是桂枝湯倍加芍藥以平木。加飴糖以緩急。爲厥陰驅邪發表和中止痛之神劑也。不差者。中氣虛而不振。邪尙留連。繼以小柴胡補中發表。令木邪直走少陽。使有出路。可謂陰出之陽則愈也。仲景有一症而用兩方者。在太陽先麻黃繼桂枝。是先外後內法。在厥陰先建中後柴胡。是先內後外法。亦是令厥陰轉屬少陽之機。

傷寒厥而心下悸者。此亦肝乘肺也。雖不發熱惡寒。亦木實金虛。水氣不利所致。彼腹滿者。是水在中焦。故刺期門以瀉其實。此水在上焦。故用茯苓甘草湯以發其汗。此方是化水爲汗。發散內邪之劑。卽厥陰治厥之劑也。

厥陰中風之脈。與他經不同。凡脈浮爲風。此云不浮爲未愈。是厥陰中風。脈反沉矣。此本由陰虛。風入地中。水鬱不舒。故未愈。微浮是風行地上。草木發陳。復厥陰風木之常。故愈也。

凡脈浮爲在表。沉爲在裏。厥陰中風。其脈既沉。其症亦爲在裏。此熱利下重。是厥陰中風也。太陽中風。下利嘔逆。是有水氣。厥陰中風。熱利下重。是有火氣。故以白

頭翁湯爲主以治風。芩連爲輔以清火。佐秦皮以升九地之風。則肝木欣欣向榮矣。下利而渴欲飲水。是厥陰之消渴。亦中風之煩所致也。下利脈沉弦。是沉爲在裏。弦爲風脈。弦而大。是風因火動。故利未止。微弱數者。是風火勢微。故爲自止。雖發熱不死者。陰出之陽也。下利有微熱。汗出。見中風本症。裏症出表。表則風從外散。故令自愈。欲愈之脈。當微浮。若寸脈反浮數。風去而熱不去。尺中自濇者。熱傷陰絡。肝血不藏。必便膿血也。

厥陰中風熱利。是裏有熱。傷寒亦有協熱利。是裏有寒。又與厥利不同。厥利見發熱則利止。此六七日不利。便發熱而利。汗出不止。是外熱內寒。故爲有陰無陽。要知內經之舌卷囊拳。是有陽無陰。故熱雖甚而可治。

陰陽易之爲病。本于厥陰之慾火。始也因肝火之動。致傷少陰之精。繼也少陰之精不藏。厥陰之火不羈。所以少腹裏急。陰中拘攣。熱上冲胸。眼中生花。身重少氣。頭重不欲舉。皆厥陰相火爲眚。頓令無病之人。筋脈形氣爲之一變。此卽瘟疫傳染。遺禍他人之一症也。

製方大法第七

凡病有名有症。有機有情。如中風傷寒溫暑濕痙等症。此爲名也。外有頭痛身痛腰痛。內有喘咳煩渴吐利脹滿。此爲症也。其間在表在裏。有汗無汗。脈沉脈浮。有力無力。是其機也。此時惡寒惡熱。苦滿喜嘔。能食不欲食。欲臥不得臥。或飲水數升。或漱水不欲嚥。此病情也。因名立方者。粗工也。據症定方者。中工也。于症中審察病機病情者。良工也。仲景製方。不于病而命名。惟求症之切當。知其機得其情。凡中風傷寒雜病。宜主某方。拈來無不合法。今談仲景方者。皆曰桂枝湯治中風。不治傷寒。麻黃湯治傷寒。不治中風。不審仲景此方主何等症。又不察仲景何症用何等藥。只在中風傷寒二症較量。青龍白虎命名上敷衍。將仲景活方活法。爲死方死法矣。

仲景立方精而不雜。其中以六方爲主。諸方從而加減焉。凡汗劑皆本桂枝。吐劑皆本梔豉。攻劑皆本承氣。和劑皆本柴胡。寒劑皆本瀉心。溫劑皆本四逆。溷而數之。爲一百十三方者。未之審也。

六經各有主治之方。而他經有互相通用之妙。如麻桂二湯。爲太陽營衞設。而陽明之病在營衞者。亦用之。真武湯爲少陰水氣設。而太陽之汗後亡陽者。亦用之。

四逆湯為太陰下利清穀設。太陽之脈反沉者宜之。五苓散為太陽消渴水逆設。陽明之飲水多者宜之。猪苓湯為少陰下利設。陽明病。小便不利者宜之。抵當湯為太陽瘀血在裏設。陽明之蓄血亦宜之。瓜蒂散為陽明胸中痞硬設。少陰之溫溫欲吐亦用之。合是症便用是方。方各有經。而用不拘。是仲景法也。方只有表裏寒熱虛實之不同。並無傷寒中風雜症之分別。且風寒有兩湯迭用之妙。表裏有二方更換之奇。或以全方取勝。或以加減奏功。後人論方不論症。故反以仲景方為難用耳。桂枝汗劑中第一品也。麻黃之性直透皮毛。生薑之性橫散肌肉。故桂枝佐麻黃。則開玄府而逐衛分之邪。令無汗者有汗而解。故曰發汗。桂枝率生薑。則開腠理而驅營分之邪。令有汗者復汗而解。故曰解肌。解肌肉之邪正在營分。何立三綱者。反立麻黃主營。桂枝主衛耶。麻黃不言解肌。而肌未嘗不解。桂枝之解肌。正所以發汗。要知麻黃桂枝二湯。是發汗分深淺之法。不得以解肌與發汗對講。

凡風寒中人。不在營衛。即入腠理。仲景製桂枝湯。調和營衛。製柴胡湯。調和腠理。觀六經症外。仲景獨出桂枝症、柴胡症之稱。見二方任重。不可拘于經也。惟太陽

統諸陽之氣。六經表症。咸屬于太陽。故柴胡方得與桂枝湯對待于太陽之部。桂枝本爲太陽風寒設。凡六經初感之邪。未離營衞者悉宜之。柴胡本爲少陽半表設。凡三陽半表之邪。逗留腠理者悉宜之。仲景最重二方。所以自爲桂枝症註釋之。爲小柴胡註釋之。桂枝有疑似症。柴胡亦有疑似症。桂枝有壞病。柴胡亦有壞病。桂枝症罷。桂枝不中與。而隨症治法。仍不離桂枝方加減。柴胡症罷。柴胡不中與。而設法救逆。仍不出柴胡方加減。

麻黃症熱全在表。桂枝之自汗。大青龍之煩躁。皆兼清裏熱。仲景于表劑中。便用寒藥以清裏。自汗是煩之兆。躁是煩之徵。汗出則煩得外泄。故不躁。宜用微寒酸苦之味以和之。汗不出則煩不得泄。故躁。宜用大寒堅重之品以和之。夫芍藥石膏是裏藥。入表劑。今人不審表出有裏。因生疑畏。當用不用。至熱併陽明。而斑黃狂亂發矣。仲景于太陽經中用石膏以清胃火。是預保陽明之先着。加薑棗以培中。又慮夫轉屬太陰矣。

小青龍柴胡。俱是兩解表裏之劑。青龍重在裏症。小柴胡重在表症。故青龍加減麻黃可去。柴胡加減。柴胡獨存。蓋小青龍重在半裏之水。柴胡重在半表之熱也。

小青龍。治傷寒未解之水氣。故用溫劑汗而發之。十棗湯治中風已解之水氣。故用寒劑引而竭之。此寒水風水之異治也。小青龍之水。動而不居。五苓散之水。留而不行。十棗湯之水。縱橫不羈。大陷胸之水。痞硬堅滿。真武湯之水。四肢沉重。水氣爲患不同。所以治法各異。

林億云。瀉心本名理中黃連人參湯。蓋瀉心療痞。正是理中處。當知仲景用理中。有寒熱兩法。一以扶陽。一以益陰也。

邪在營衛之間。惟汗是其出路。故立麻黃桂枝二方。邪在胸腹之間。惟吐是其出路。故立瓜蒂梔豉二方。瓜蒂散主胸中痞硬。治在上焦。梔子湯主腹滿而喘。治兼中焦。猶麻黃之主皮膚。桂枝之主肌肉。瓜蒂散峻劑也。猶麻黃之不可輕用。梔豉湯輕劑也。猶桂枝湯之可更用。故太陽表劑。多從桂枝加減。陽明表劑。多從梔豉加減。陽明用梔豉。既可用之以去邪。即可用之以救逆。令人但知汗爲解表。不知吐亦爲解表。知吐中便爲發散之說。不知所以當吐之義。故于仲景大法。取其汗下。遺其吐法耳。

少陽爲樞。不全在裏。不全在表。仲景本意重裏。而柴胡所主又在半表。故必見半

裏病情乃得從柴胡加減。如悉入在裏。則柴胡非其任矣。故柴胡稱解表之方。柴胡雖治在半表。實以理三焦之氣。所以稱樞機之劑。如胸滿胸中煩。心煩心下悸。咳渴喜嘔。是上焦無開發之機也。腹痛脇下痞硬。是中焦廢轉運之機也。小便不利。是下焦失決瀆之任也。因邪氣與正氣相搏而然。用人參扶三焦之正氣。壯其樞耳。

少陰病二三日。心中煩不得臥者。病本在心。法當滋離中之真火。隨其勢之潤下。故君黃連之苦寒以泄之。四五日小便不利。下膿血者。病本在腎。法當升坎中之少火。順其性之炎上。故佐乾薑之苦溫以發之。此伏明之火與升明之火不同。少陰心煩欲寐。五六日欲吐不吐。自利而渴。小便色白者。是下焦虛寒不能制水。宜真武湯以溫下焦之腎水。下利六七日欬而嘔。心煩不眠。是上焦虛熱。水津不布宜猪苓湯以通上焦之津液。四逆爲太陰主方。而諸經可以並用。在太陰本經固本以逐邪也。于少陰溫土以制水也。于厥陰和土以生木也。于太陽益火以扶元陽也。惟陽明胃實。少陽相火。非所宜耳。

少陰病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若四肢沉重疼痛者。爲下焦水鬱。用真

武湯。是引火歸元法。若便膿血者。爲下焦火鬱。用桃花湯。是升陽散火法。此因坎中陽虛。不得以小便不利作熱治。

小柴胡爲少陽主方。烏梅爲厥陰主方。二方雖不同。而寒溫互用。攻補兼施之法相合者。以藏府相連。經絡相貫。風木合氣。同司相火故也。其中皆用人參。補中益氣以固本逐邪。而他味俱不相襲者。因陰陽異位。陽宜升發。故主以柴胡。陰宜收降。故主以烏梅。陽主熱。故重用寒涼。陰主寒。故重用辛熱。陽以動爲用。故湯以蕩之。其症變幻不常。故柴胡有加減法。陰以靜爲體。故丸以緩之。其症有定局。故烏梅無加減法也。

厥陰下利。用白頭翁湯。升陽散火。是火鬱發之也。製烏梅丸以收火。是曲直作酸之義。佐苦寒以和陰。主溫補以存陽。是肝家調氣之法也。其治厥利與久利。故半兼溫補。白頭翁湯主中風熱利與下重。故專涼散。

按發表攻裏。乃禦邪之長技。蓋表症皆因風寒。如表藥用寒涼。則表熱未退而中寒又起。所以表藥必用桂枝。發表不遠熱也。然此爲太陽表熱言耳。如陽明少陽之發熱。則當用柴芩梔豉之類主之。裏症皆因鬱熱。下藥不用苦寒。則瘀熱不除。

而邪無出路。所以攻劑必用大黃。攻裏不遠寒也。然此謂陽明胃熱言耳。如惡寒痞硬。陽虛陰結者。又當以薑附巴豆之類兼之矣。

麻黃桂枝。太陽陽明表之表藥。瓜蒂梔豉。陽明裏之表藥。小柴胡少陽半表之半藥。太陰表藥桂枝湯。少陰表藥麻黃附子細辛湯。厥陰表藥當歸四逆湯。六經之用表藥。爲六經風寒之出路也。

手足厥逆之症。有寒熱表裏之各異。四逆散。解少陰之裏熱。當歸四逆散。解厥陰之表寒。通脈四逆湯。挽少陰眞陽之將亡。茯苓四逆湯。留太陰眞陰之欲脫。四方更有各經輕重淺深之別也。

膀胱主水。爲太陽之裏。十棗五苓。爲太陽水道之下藥。胃府主穀。爲陽明之裏。三承氣爲陽明穀道之下藥。膽府主氣。爲少陽之裏。大柴胡爲少陽氣分之下藥。三陽實邪之出路也。大腸小腸。皆屬于胃。胃家實則二陽俱實矣。若三分之。則調胃承氣胃家之下藥。小承氣小腸之下藥。大承氣大腸之下藥。戊爲燥土。庚爲燥金。故加芒硝以潤其燥也。桂枝加大黃。太陽轉屬陽明之下藥。桂枝加芍藥。太陽轉屬太陰之下藥。凡下劑兼表藥。以未離于表故也。柴胡加芒硝。少陽轉屬陽明之

下藥。大柴胡。下少陽無形之邪。柴胡加芒硝。下少陽有形之邪也。桂枝加芍藥。下太陰無形之邪。三物白散。下太陰有形之邪也。四逆散。下少陰厥陰無形之邪。承氣湯下諸經有形之邪也。其間有輕重之分。下劑之輕者。只用氣分。下劑之重者。兼用血分。酸苦湧泄。下劑之輕。故芍藥枳實爲輕。鹹苦湧泄。下劑之重。故大黃芒硝爲重。

仲景用攻下二字。不專指大便。凡與桂枝湯欲攻其表。此指發汗言表解者。乃可攻之。指利水言。有熱屬藏者。攻之指清火言也。寒濕在裏不可下。指利水言。以有熱故也。當以湯下之。指清火言也。

仲景下劑。只重在湯。故曰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觀陷胸、抵當二丸。仍用水煑是丸復其湯。重兩許。連滓服。則勢力更猛于湯散劑矣。當知仲景方以銖兩分計者。非外感方。丸以桐子大服十丸者。不是治外感法。

仲景製方。隨方立禁。使人受其功不蹈其弊也。如用發表藥一服。汗者停後服。若脈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桂枝。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大青龍湯。脈浮發熱無汗。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諸亡血虛家。不可用瓜蒂。病人舊微溏者。不可

與梔子。陽明病汗出多者。不可與猪苓。外未解。其熱不潮者。未可與承氣。嘔家不可與建中。此仲景慎重之心。

仲景加減有深意。如腹中痛者。少陽加芍藥。少陰加附子。太陰加人參。若心下悸者。少陰加桂枝。少陽加茯苓。若渴者。少陽加栝蔞根人參。太陰加白朮。加減中分陰陽表裏如此。小青龍設或然五症。加減法內即備五方。小柴胡設或然七症。即具加減七方。要知仲景有主治之方。如麻桂等方是也。有方外之方。如桂枝湯加附子加大黃輩是也。有方內之方。如青龍真武之有加減法是也。

昔岐伯創七方以制病。仲景更窮其病之變幻而盡其精微。如發表攻裏。乃逐邪大法。而發表攻裏方各有大小。如青龍柴胡陷胸承氣是也。夫發表既有麻黃桂枝方矣。然有裏邪夾表而見者。治表不及裏。非法也。而裏邪又有夾寒夾熱之不同。故製小青龍以治表熱裏寒。大青龍以治表寒裏熱。是表中便兼解裏也。然大小青龍。即麻桂二方之變。祇足以解營衞之表。不足以驅腠理之邪。且邪留腠理之間。半表之往來寒熱雖同。而半裏又有夾虛夾實之懸殊。因製小柴胡而防半裏之虛。大柴胡以除半裏之實。是表中便兼和裏也。攻裏既有調胃承氣矣。然裏

邪在上焦者。有夾水夾痰之異。在中焦者。有初硬後溏燥屎定硬之分。非調胃所能平也。因製小陷胸、以清胸膈之痰。大陷胸、以下胸膈之水。小承氣、以試胃家之矢氣。大承氣、以攻腸胃之燥屎。方有分寸。邪氣去而元氣無傷也。且其攻法之方。又有緩急之法。如麻黃汗之急劑也。而桂枝則以緩其用。桂枝諸法。是緩汗更有輕重矣。小承氣。下之緩劑也。曰少與之令小安。曰微和胃氣。曰不轉矢氣者。勿更與之。其調胃承氣。下之尤緩者也。曰少少溫服之。更加甘草。是緩中亦有差別矣。其爲方之奇偶。有麻桂各半之偶。有桂枝二麻黃一之奇。是奇偶中之各有淺深也。服桂枝湯已。須更啜熱粥爲複方矣。而更有取小柴胡服一升。加芒硝之複。是複中有分汗下二法矣。若白散之用複更異。不利進熱粥一杯。利不止進冷粥一杯。是一粥中又寓熱瀉冷補之二法也。

病有虛熱相關。寒熱夾雜。有時藥力所不能到者。仲景或鍼或炙以治。自後世鍼藥分爲兩途。豈知古人刺藥相須之理。按歧伯風厥表裏刺之。飲之以湯。故仲景治太陽中風。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刺風池風府。復與桂枝湯而愈。陽明中風刺之差。如外不解。脈弦浮者。與小柴胡。脈但浮無餘症者與麻黃湯。吾故曰。仲景治

法。悉本內經。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仲景方備十劑之法。輕可散實。麻黃葛根諸湯是已。宣可決壅。梔豉、瓜蒂二方是已。通可行滯。五苓、十棗之屬是已。泄可去閉。陷胸、承氣、抵當是已。滑可去着。膽導、蜜煎是已。澁可固脫。赤石脂、桃花湯是已。補可扶弱。附子理中丸是已。重可鎮怯。禹餘粮代赭石是已。濕可潤燥。黃連阿膠湯是已。燥可去濕。麻黃連軺赤小豆湯是已。寒能勝熱。白虎黃連湯是已。熱能制寒。白通、四逆諸湯是已。

傷寒論翼終

〔清〕柯琴 编撰

傷寒附翼

中國醫學大成

葉序

醫自軒岐道興。而靈素以下。代有名人著述。盧扁以後。爲仲景著傷寒。直啓靈蘭秘。洩玉版之文。若河間、東垣、丹溪。亦迥出凡流。與仲景並稱四大家。傷寒暨雜證之治療備矣。世咸宗之。但仲景之書。辭義古奧。雖經諸名家疏注。亦未能盡晰其理。近代以來。薛立齋、張景岳、喻嘉言等。皆本之靈素。或作或述。其餘諸證。皆有發明。迨慈谿柯韻伯註傷寒。曰來蘇四卷。又疏著附翼二卷。能獨開生面。可爲酬世之寶也。予軒岐之學。於傷寒者。時刻學之。今閱韻伯之注而疏。透徹詳明。可爲精而不亂。予深得其味。今評批十餘條。以備閱者玩之。時

丙戌仲秋日。吳下葉桂題記。

凡評批并記於右

桂枝湯下第七條批　　痙濕暑證第二條批

痙濕暑症太陽病批　　桂枝附子湯批

真武湯證批　　吳茱萸湯證批

吳茱萸湯方批　　厥陽脈證批

烏梅丸證批　　白頭翁證批

諸寒熱證批

餘條并附翼無可動筆評論也又記

傷寒附翼目錄

卷上

卷下

傷寒附翼

清　慈谿　柯　琴韻伯編
清　崑山　馬中驊驤北較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上

太陽方總論

太陽主表。故立方以發表爲主。而發表中更兼治裏。故種種不同。麻黃湯、於發表中降氣。桂枝湯、於發表中滋陰。乾葛湯、於發表中生津。大青龍湯、與麻杏甘膏湯、麻翹赤豆湯於發表中清火。小青龍湯、與五苓散、於發表中利水。清火中復有輕重。利水中各有淺深也。若白虎之清火。十棗之利水。又解表後之證治。其陷胸、瀉心、抵當、調胃、四逆、真武、等劑。又隨症救逆之法矣。大抵太陽之表。不離桂枝麻黃二湯加減。以心爲太陽論裏也。今將諸方詳論。表章仲景治法。令後人放膽用之。

則麻黃湯治傷寒而不治中風。桂枝湯治中風而不治傷寒等說。其可少息乎。

桂枝湯

桂枝　芍藥　甘草　生薑
大棗

此爲仲景羣方之魁。乃滋陰和陽。調和營衞。解肌發汗之總方也。凡頭痛發熱。惡風惡寒。其脈浮而弱。汗自出者。不拘何經。不論中風、傷寒、雜病。咸得用此發汗。若妄汗妄下。而表不解者。仍當用此解肌。如所云頭痛、發熱、惡寒、惡風、鼻鳴、乾嘔等病。但見一症卽是。不必悉具。惟以脈弱自汗爲主耳。桂枝赤色。通心溫經。能扶陽散寒。甘能益氣生血。辛能解散外邪。內輔君主。發心液而爲汗。故麻黃、乾葛、青龍輩。凡發汗禦寒者。咸用之。惟桂枝湯不可用麻黃。麻黃湯不可無桂枝也。本方皆辛甘發散。惟芍藥微苦微寒。能益陰斂血。內和營氣。先輩之無汗不得用桂枝湯者。以芍藥能止汗也。芍藥之功。本在止煩。煩止汗亦止。故反煩更煩。與心悸而煩者。咸賴之。若倍加芍藥。卽建中之劑。非復發汗之劑矣。是方也。用桂枝發汗。卽用

芍藥止汗。生薑之辛。佐桂以解肌。大棗之甘。佐芍以和裏。桂芍之相須。薑棗之相得。陰陽表裏並行而不悖。是剛柔相濟以爲和也。甘草甘平。有安內攘外之功。用以調和氣血者。卽以調和表裏。且以調和諸藥矣。而精義尤在。啜稀熱粥以助藥力。蓋穀氣內充。外邪勿復入。熱粥以繼藥之後。則餘邪勿復留。複方之妙用又如此。故用之發汗。自不至於亡陽。用之止汗。自不至於貽患。今人凡遇發熱。不論虛實。悉忌穀味。刊桂枝方者。俱刪此法。是豈知仲景之心法乎。要知此方。專治表虛但能解肌以發營中之汗。不能開皮毛之竅。以出衞分之邪。故汗不出者。是麻黃證。脈浮緊者。是麻黃脈。卽不得與桂枝湯矣。然初起無汗。當用麻黃發汗。如汗後復煩。卽脈浮數者。不得再與麻黃而更用桂枝。如汗後不解。與下後脈仍浮。氣上冲。或下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皆當用此解外。蓋此時表雖不解。腠理已疏。邪不在皮毛而在肌肉。故脈證雖同麻黃。而主治當屬桂枝也。粗工妄謂桂枝湯專治中風一證。印定後人耳目。而所稱中風者。又與此方不合。故置之不用。愚常以此湯治自汗盜汗虛瘧虛痢。隨手而愈。因知仲景方可通治百病。與後人分門證類。使無下手處者。可同年而語耶。

麻黃湯

麻黃　桂枝　杏仁　甘草

治風寒在表。頭痛項強。發熱身痛。腰痛。骨節煩疼。惡風惡寒。無汗。胸滿而喘。其脈浮緊浮數者。此爲開表逐邪發汗之峻劑也。古人用藥用法象之義。麻黃中空外直。宛如毛竅骨節。故能去骨節之風寒。從毛竅而出。爲衞分發散風寒之品。桂枝之條。縱橫宛如經脈系絡。能入心化液。通經絡而出汗。爲營分散解風寒之品。杏仁爲心果。溫能助心散寒。苦能清肺下氣。爲上焦逐邪定喘之品。甘草甘平。外拒風寒。內和氣血。爲中宮安內攘外之品。此湯入胃行氣於玄府。輸精於皮毛。斯毛脈合精而溱溱汗出。在表之邪。其盡去而不留。痛止喘平。寒熱頓解。不煩啜粥而藉汗於穀也。其不用薑棗者。以生薑之性。橫散解肌。礙麻黃之上升。大棗之性。滯泥於膈。礙杏仁之速降。此欲急於直達。稍緩則不迅。橫散則不峻矣。若脈浮弱汗自出者。或尺脈微遲者。是桂枝所主。非此方所宜。蓋此乃純陽之劑。過於發散。如單刀直入之將。投之恰當一戰成功。不當則不戰而召禍。故用之發表。可一而不

可再。如汗後不解。便當以桂枝湯代之。若汗出不透。邪氣留連於皮毛骨肉之間。又有麻桂合半與桂枝二麻黃一之妙用。若陽盛於內而無汗者。又有麻黃杏仁石膏連翹赤小豆等劑。此皆仲景心法也。予治冷風哮與風寒溼三氣成痺等證。用此輒效。非傷寒一證可拘也。　按、麻桂二方。治傷寒中風者。當用而不敢用。註疏傷寒家於不當用者。妄言其當用。如太陽衄血證。宜桂枝湯句。語意在當須發汗下。麻黃主之句。在當發其汗下二句。皆於結句補出。是倒序法也。仲景於論證時。細明其所以然。未及於方故耳。夫桂枝乃行血之品。仲景用桂枝發汗。不是用桂枝止衄。是用在未衄時。非用在已衄後。且奪血者無汗。此理甚明。麻黃乃上升之品。夫既云衄乃解。又云自衄者愈。若復用升提之藥。衄流不止可必矣。且衄家不可發汗。此禁甚明矣。又如小青龍主之句。語意在服湯已上。豈有寒去欲解。反用燥熱之劑。重亡津液。令渴不解乎。且云服藥已。服藥已者。是何藥何湯耶。觀仲景於所服藥不合法者。必明斥之。如所云服瀉心湯。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又云。知醫以他藥下之。非其治也。粗工不知倒序等法。又溺於風寒二字。而曰是雖熱甚。邪由在經。以麻黃治衄。是發散經中邪氣耳。請問邪氣寒乎熱乎。若寒邪則

血凝不流。焉得有衄。若熱邪則清降不遑。而敢升發耶。且云點滴不成流者。必用服藥。若成流不止。將何法以善其後乎。此誤天下蒼生之最盛者。余因表而出之。

葛根湯

葛根　麻黃　桂枝　白芍
甘草　薑　棗

治頭項強痛。背亦強。牽引几几然。脈浮無汗惡寒。兼治風寒在表。而自利者。此開表逐邪之輕劑也。其證身不疼。腰不痛。骨節不痛。是骨不受寒矣。頭項強痛。下連於背。牽引不寧。是筋傷於風矣。不喘不煩燥。不乾嘔。是無內症。無汗而惡風。病只在表。若表病而兼下利。是表實裏虛矣。此麻黃青龍之劑較輕。然几几更甚於項強。而無汗不失爲表實。脈浮不緊數。是中於鼓動之陽風。故以桂枝湯爲主。而加麻葛以攻其表實也。葛根味甘氣涼。能起陰氣而生津液。滋筋脈而舒其牽引。故以爲君。麻黃生薑能開玄府腠理之閉塞。祛風而出汗。故以爲臣。寒熱俱輕。故少佐桂芍。同甘棗以和裏。此於麻桂二方之間。衡其輕重而爲調和表裏之劑也。故

用之以治表實。而外邪自解。不必治裏虛。而下利自瘳。與大青龍治表裏俱實者異矣。要知葛根秉性輕清。賦體厚重。輕可去實。重可鎮動。厚可固裏。一物而三美備。然惟表實裏虛者宜之。胃家實者。非所宜也。故仲景於陽明經中不用葛根。東垣用藥分經不列於太陽。而列於陽明。易老云。未入陽明者。不可服。皆未知此義。喻氏謂仲景不用於陽明。恐亡津液。與本草生津之說左。又謂能開肌肉。又與仲景治汗出惡風桂枝湯中加葛根者左矣。蓋桂枝葛根。俱是解肌和裏之劑。故有汗無汗。下利不下利。皆可用。與麻黃專於治表者不同。麻黃葛根俱有沫。沫者濁氣也。故仲景皆以水煮去其沫而後入諸藥。此取其清揚發腠理之義。　桂枝湯啜稀粥者。因無麻黃之開。而有芍藥之斂。恐有邪不盡。故假穀氣以逐之。此汗生於穀也。

大青龍湯

麻黃　桂枝　石膏　杏仁
甘草　薑棗

太陽中風。脈浮緊。頭痛發熱。惡寒身疼。不汗出而煩躁。此麻黃證之劇者。故加味以治之也。諸證全是麻黃有喘與煩躁之別。喘者是寒鬱其氣。升降不得自如。故多用杏仁之苦以降氣。煩躁是熱傷其氣。無津不能作汗。故特加石膏之甘以生津。然其性沈而大寒。恐內熱頓除而表寒不解。變爲寒中而挾熱下利。是引賊破家矣。故必倍麻黃以發表。又倍甘草以和中。更用薑棗以調營衞。一汗而表裏雙解。風熱兩除。此大青龍清內攘外之功。所以佐麻桂二方之不及也。夫青龍以發汗命名。其方分大小。在麻黃之多少而不關石膏。觀小青龍之不用。可知石膏不能驅在表之風寒。但能清中宮之燔灼。觀白虎之多用可知。世不知石膏爲煩躁用。妄爲發汗用。十劑之輕可去實。豈至堅至重之質而能發汗哉。汗多亡陽者。過在麻黃耳。少陰亦有發熱惡寒煩躁之症。與大青龍同。但脈不浮頭不痛爲異。若脈浮弱。汗自出者。是桂枝證。二證妄與石膏則胃氣不至於四肢而手足厥冷。妄用麻黃則衞陽不周於身而筋惕肉瞤。此仲景所深戒也。要知少陰見陽證而用麻黃。必固以附子。太少異位。陰陽殊途。故寒溫有別。桂枝證之煩。因於木旺。故用微苦微寒之劑以升降之。大青龍之兼躁。因於風動。故用至陰至重之品以鎮墜

之。有汗無汗。虛實不同。輕重有差也。必細審其所不用。然後不失其所當用耳。

按、許叔微云桂枝治中風。麻黃治傷寒。大青龍治中風見寒脈。傷寒見風脈。三者如鼎立。此方氏三大綱所由來。而大青龍之證治。自此不明於世矣。不知仲景治表。只在麻桂二法。麻黃治表實。桂枝治表虛。方治在虛實上分。不在風寒上分也。蓋風寒二證。俱有虛實。俱有淺深。俱有營衛。大法又在虛實上分淺深。並不在風寒上分營衛也。夫有汗爲表虛。立桂枝湯。治有汗之風寒。而更有加桂去桂。加芍去芍。及加附子、人參、厚朴、杏仁、茯苓、白朮、大黃、龍骨、牡蠣等劑。皆是桂枝湯之變局。因表虛中更有內虛內實淺深之不同。故加減法亦種種不一耳。以無汗爲表實。而立麻黃湯。治無汗之風寒。然表實中亦有夾寒夾暑內寒內熱之不同。故以麻黃爲主。而加減者。若葛根湯大小青龍。麻黃附子細辛甘草。麻黃杏仁甘草石膏。麻黃連翹赤豆等劑。皆麻黃湯之變局。因表實中亦各有內外寒熱淺深之殊也。葛根湯。因肌肉津液不足。而加芍藥葛根。大青龍因內熱煩躁而加石膏。小青龍以乾嘔而咳。而加半夏細辛乾薑。麻黃附子細辛甘草二方。以脈沉而加附子。若連翹赤豆梓皮。濕熱熱黃而加諸劑。皆因表實。從麻黃湯加減。何得獨推大青

龍為鼎立耶。何但知有風寒。而不知有風熱。但知有中風見寒。傷寒見風之症。而不知小青龍之治風寒。大青龍之治風熱。麻杏甘膏之治溫熱。麻翹豆湯之治濕熱。表實中更有如是之別耶。且前輩之鑿分風寒者。拘於脈耳。不知仲景之論脈甚活而不拘。如大青龍之條。有中風而脈浮緊。傷寒而脈浮緩。是互文見意處。言中風脈緩。然亦有脈浮緊者。傷寒脈緊。然亦有脈浮緩者。蓋中風傷寒。各有淺深。或因人之強弱而異。地之高下而異。時之乖和而異。證既不可拘。脈即不可執。如陽明中風而脈浮緊。太陰傷寒而脈浮緩。不可謂脈緊必傷寒。脈緩必中風矣。按內經脈滑曰風。則風脈原無定象。又盛而緊曰脹。則緊脈不專屬傷寒。又緩而滑為熱中。則緩脈亦不專指中風矣。且陽明中風。有脈浮而緊者。又有脈弦浮大者。必欲以太陽之脈緩自汗。脈緊無汗。定分風寒。割裂營衛。他經皆有中風。皆不言及何耶。要知脈緊固為有力。脈浮緩亦不是浮弱。即內經緩而滑為熱中之脈也。蓋仲景憑脈辨證。只審虛實。故不論中風傷寒。脈之緩緊。但於指下有力者為實。脈弱無力者為虛。不汗出而煩躁者為實。汗出多而煩躁者為虛。證在太陽而煩躁者為實。證在少陰而煩躁者為虛。實者可服大青龍。虛者便不可服。此最易知

也。凡先煩不躁而脈浮者。必有汗而自解。煩躁而脈浮緊者。必無汗而不解。大青龍湯爲風寒在表而兼熱中奇設。不是爲有表無裏而設。故中風無汗煩躁者可用。傷寒而無汗煩躁者亦可用。蓋風寒本是一氣。故湯劑可以互投。論中有中風傷寒互稱者。如大青龍是也。有中風傷寒兼提者。如小柴胡是也。仲景但細辨脈症而施治。何嘗拘拘於中風傷寒之別其名乎。如旣立麻黃湯治寒。桂枝湯治風。而中風見寒。傷寒見風者。曷不用桂枝麻黃各半湯。而更用大青龍爲主治耶。且旣有中風惡風不惡寒。傷寒惡寒不惡風之說。曷不用大青龍之惡寒主傷寒。麻黃證之惡風主中風。桂枝證之惡風復惡寒。主中風見寒。傷寒見風耶。方氏因三綱之分。而有風寒多少之陋見。喻氏又因大青龍之名。而爲龍背龍腹龍尾之奇說。又謂縱横者。龍之所以飛。期門及大青龍之位。青龍之說愈工。而青龍之法愈湮。此所謂好龍而不識眞龍者也。大青龍之點睛。在無汗煩躁無少陰證二句。合觀之。知本方本爲太陽煩躁而設。仲景恐人悞用青龍。不特爲脈弱汗出者禁。而喫緊尤在少陰。蓋少陰亦有發熱惡寒。身疼無汗而煩躁之症。此陰極似陽。寒極反見熱化也。悞用則厥逆筋惕肉瞤所必至。全在此處着眼。故必審其非少陰症。

而爲太陽煩躁無疑。太陽煩躁爲陽盛。非大青龍不解。故不特脉浮緊之中風可用。即浮緩而不微弱之傷寒。亦可用也。不特身疼身重者可用。即身不疼與身重而乍有輕時者。亦可用也。蓋胃脘之陽內鬱。胸中而煩。外擾四肢而躁。第用麻黃發汗於外。不加石膏泄熱於內。煩躁不解。陽盛而死矣。諸家不審煩躁之理。以致少陰句無所着落。妄謂大青龍爲風寒兩傷營衛而設。不知其爲兩解表裏而設。請問石膏之設爲治風歟。治寒歟。營分藥歟。衛分藥歟。只爲熱傷中氣用之治內熱耳。

小青龍湯

麻黃　桂枝　白芍　甘草
乾薑　細辛　半夏　五味

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小腹滿。或喘者。用此發汗而利水。夫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水氣入心則爲汗。一汗而外邪頓解矣。此因心氣不足。汗出不徹。故寒熱不解而心下有水氣。其咳是水氣射肺之徵。乾

嘔。知水氣未入於胃也。心下乃胞絡相火所居之地。水火相射。其病不可擬摹。如水氣下而不上。則或渴或利。上而不下。則或噎或喘。留於腸胃。則小便不利。而少腹應滿耳。惟發熱乾嘔而渴。是本方之當證。此於桂枝湯去大棗之泥。加麻黃以開玄府。細辛逐水氣。半夏除嘔。五味乾薑以除咳也。以乾薑易生薑者。生薑之味氣不如乾薑之猛烈。其大溫足以逐心下之水。苦辛可以解五味之酸。且發表既有麻黃細辛之直銳。更不藉生薑之橫散矣。若渴者。是心液不足。故去半夏之燥熱。加瓜蔞根之生津。若微利與噎。小便不利與喘者。病機偏於向裏。故去麻黃之發表。加附子以除噎。芫花茯苓以利水。杏仁以定喘耳。兩青龍俱兩解表裏法。大青龍治裏熱。小青龍治裏寒。故發表之藥同。而治裏之藥殊也。此與五苓同爲治表不解而心下有水氣。在五苓治水畜而不行。故大利其水而微發其汗。是爲水鬱折之也。本方治水之動而不居。故備舉辛溫以散水。並用酸苦以安肺。培其化源也。兼治膚脹最捷。 葛根與大小青龍皆合麻桂二方加減。葛根減麻黃杏仁者。以不喘故。加葛根者。和太陽之津。升陽明之液也。大青龍減桂枝芍藥者。以汗不出故。加石膏者。煩躁故也。若小青龍減麻黃之杏仁。桂枝之減生薑大棗。既加

細辛乾薑半夏五味。而又立加減法。神而明之。不可勝用矣。
此方又主水寒在胃。久咳肺虛。

五苓散

澤瀉　白朮　茯苓　猪苓
桂枝

太陽本病脈浮發汗表證雖解而膀胱之熱邪猶存用之利水止渴下取上效之法桂性熱少加爲引導五苓能通調水道培助土氣其中有桂枝以宣通衞陽停水散表裏和則火熱自化而津液得全煩渴不治而治矣

治太陽發汗後。表熱不解。脈浮數。煩渴飲水。或水入即吐。或飲水多而小便不利者。凡中風傷寒。結熱在裏。熱傷氣分。必煩渴飲水。治之有二法。表症已罷而脈洪大。是熱邪在陽明之半表裏。用白虎加人參清火以益氣。表症未罷。而脈仍浮數。是寒邪在太陽之半表裏。用五苓散。飲煖水利水而發汗。此因表邪不解。心下之水氣亦不散。既不能爲溺。更不能生津。故渴。及與之水。非上焦不受。即下焦不通。所以名爲水逆。水者腎所司也。澤瀉味鹹入腎。而培水之本。猪苓黑色入腎。以利

水之用。白朮味甘歸脾。制水之逆流。茯苓色白入肺。清水之源委。而水氣順矣。然表裏之邪。諒不因水利而頓解。故必少加桂枝。多服煖水。使水精四布。上滋心肺。外達皮毛。溱溱汗出。表裏之煩熱兩除也。白飲和服。亦啜稀粥之微義。又復方之輕劑矣。本方非能治消渴也。註者不審消渴之理。及水逆之性。稱爲化氣回津之劑。夫四苓之燥。桂枝之熱。何所恃而津回。豈知消渴與水逆不同。消字中便見飲水多能消則不逆矣。本論云。飲水多者。小便利必心下悸。是水畜上焦爲逆。小便少者。必苦裏急。是水畜下焦爲逆也。又云。渴欲飲水者。以五苓散救之。可知用五苓原是治水。不是治渴。用以散所飲之水。而非治煩渴消渴之水也。且本方重在內煩外熱。用桂枝是逐水以除煩。不是熱因熱用。是少發汗以解表。不是助四苓以利水。其用四苓是行積水留垢。不是疏通水道。後人不明此理。概以治水道不通。夫熱淫於內者。心下已無水氣。則無水可利。無汗可發。更進燥烈之品。津液重亡。其能堪耶。本論云。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又云。若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又云。汗出多。胃中燥。不可用猪苓湯。復利其小便。夫利水諸方。惟猪苓湯爲潤劑。尙不可用。其不欲飲水而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之當禁不

待言矣。

十棗湯

大棗　芫花　甘遂　大戟

治太陽中風。表解後。裏氣不和。下利嘔逆。心下至脅痞滿硬痛。頭痛短氣。汗出不惡寒者。仲景利水之劑種種不同。此其最峻者也。凡水氣爲患。或喘或咳或利或吐。或吐利而無汗。病一處而已。此則外走皮毛而汗出。內走咽喉而嘔逆。下走腸胃而下利。水邪之泛溢者。既浩浩莫禦矣。且頭痛短氣。心腹脇下皆痞鞕滿痛。是水邪尙留結於中。三焦升降之氣拒隔而難通也。表邪已罷。非汗散所宜。裏邪充斥。又非滲泄之品所能治。非選利水之至銳者。以直折之。中氣不支。亡可立待矣。甘遂芫花大戟。皆辛苦氣寒。而秉性最毒。並舉而任之。氣同味合。相須相濟。決瀆而大下。一舉而水患可平矣。然邪之所凑。其氣已虛。而毒藥攻邪。脾胃必弱。使無健脾調胃之品主宰其間。邪氣盡而元氣亦隨之盡。故選棗之大肥者爲君。預培脾土之虛。且制水勢之橫。又和諸藥之毒。既不使邪氣之盛而不制。又不使元氣

之虛而不支。此仲景立法之盡善也。用者拘於甘能緩中之說。豈知五行承制之理乎。張子和製濬川禹攻神祐等方治水腫痰飲。而不知君補劑以護本。但知用毒藥以攻邪。所以善全者鮮。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此溫病發汗逐邪之主劑也。凡冬不藏精之人。熱邪內伏於藏府。至春風解凍。伏邪自內而出。法當乘其勢而汗之。勢隨汗散矣。然發汗之劑多用桂枝。此雖頭項強痛。反不惡寒而渴。是有熱而無寒。桂枝下咽。陽盛則斃。故於麻黃湯去桂枝之辛熱。易石膏之甘寒。以解表裏俱熱之症。岐伯所云未滿三日可汗而已者。此法是也。此病得於寒時而發於風令。故又名風溫。其脈陰陽俱浮。其症自汗身重。蓋陽浮則強於衞外而閉氣。故身重。當用麻黃開表以逐邪。陰浮不能藏精而汗出。當用石膏鎭陰而清火。表裏俱熱。則中氣不運。升降不得自如。故多眠息鼾。語言難出。當用杏仁甘草以調氣。此方備升降輕重之性。足以當之。若攻下火熏等法。此粗工促病之術也。凡風寒在表。頭痛發熱惡寒無汗者。必用麻黃發汗。汗後復

煩。更用桂枝發汗。若溫病發汗已而身灼熱。是內熱猖獗。雖汗出而喘。不可更用桂枝湯。蓋溫暑之邪。當與汗俱出。而勿得止其汗。卽灼然之大熱。仍當用此方開表以清裏降火而平喘。蓋治內蘊之火邪。與外感之餘熱不同法也。若被下而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者。真陰虛極而不治。若汗出而喘。是熱勢仍從外越。雖未下前之大熱。因下而稍輕。仍當涼散。亦不得倣風寒未解之例。下後氣上冲者。更行桂枝湯也。是方也。溫病初起。可用以解表而清裏。汗後可復用。下後可復用。與風寒不解而用桂枝湯同法。仲景因治風寒汗下不解之證。必須桂枝。故特出此涼解之義。以比類桂枝加厚朴杏仁湯證。正與風寒溫病分涇渭處。合觀溫病提綱。而大旨顯然矣。此大青龍之變局。白虎湯之先着也。石膏爲清火重劑。青龍白虎皆賴以建功。然用之謹甚。故青龍以惡寒脈緊。兼用薑桂以扶衛外之陽。白虎以汗後煩渴。兼用參米以保胃脘之陽也。此但熱無寒。佐薑桂則脈流薄疾。斑黃狂亂作矣。此但熱不虛。加參米則食入於陰。氣長於陽。譫語腹脹矣。凡外感之汗下後。汗出而喘爲實。重在存陰者。不必慮其亡陽也。然此爲解表之劑。若無喘鼾語言難出等症。則又白虎湯之證治矣。此方治溫病表裏之實。白虎加參米。治溫病表

裏之虛。相須相濟者也。若葛根黄連黄芩湯。則治利而不治喘。要知溫病下後。無利不止證。葛根黄連之燥。非治溫藥。且麻黄專於外達。與葛根之和中發表不同。石膏甘潤。與黄連之苦燥懸殊。同是凉解表裏。同是汗出而喘。而用藥有毫厘千里之辨矣。

麻黄連翹赤小豆湯

麻黄　連翹　赤小豆　梓白皮
杏仁　甘草　生薑　大棗

治太陽傷寒妄下熱入。但頭汗出。小便不利。身體發黄。此以赤小豆梓皮爲君。而冠以麻黄者。見此爲麻黄湯之壞症。此湯爲麻黄湯之變劑也。傷寒不用麻黄發汗。而反下之。熱不得越。因瘀於裏。熱邪上炎。故頭有汗無汗之處。濕熱熏蒸。身必發黄。水氣上溢皮膚。故小便不利。此心肺爲瘀熱所傷。營衛不和故耳。夫皮膚之濕熱不散。仍當發汗。而在裏之瘀熱不清。非桂枝所宜。必擇味之酸苦。氣之寒凉。而能調和營衛者。以凉中發表。此方所由製也。小豆赤色。心家穀也。酸以收心氣。

甘以瀉心火。專走血分。通經絡。行津液。而利膀胱。梓白皮色白。肺家藥也。寒能清肺熱。苦以瀉肺氣。專走氣分。清皮膚。理胸中。而散煩熱。故以爲君。佐連翹杏仁以瀉心。麻黃生薑以開表。甘草大棗以和胃。潦水味薄。流而不止。故能降火而除濕。取而煑之。半日服盡者。急方通劑。不必緩也。夫麻黃一方。與桂枝各半。則小發汗。加石膏薑棗。卽於發表中清火而除煩躁。去桂枝之辛熱。加石膏之辛寒。則於發表中清火而定喘。君以文蛤。卽於發表中祛內外之濕熱。加連翹等之苦寒。卽於發表中清火而治黃。仲景於大湯中隨證加減。曲盡麻黃之長技。不拘於冬月之嚴寒而用矣。若加附子細辛之大辛熱。加附子甘草之辛甘。亦因少陰表裏之微甚。並非爲嚴寒之時拘。醫咸謂麻黃不可輕用。安知仲景之神化哉。

文蛤湯

文蛤　麻黃　石膏　杏仁
甘草　薑棗

病發於陽。應以汗解。庸工用水攻之法。熱被水刼而不得散。外則肉上粟起。因濕

氣凝結於玄府也。內則煩熱。意欲飲水。是陽邪內鬱也。當渴而反不渴者。皮毛之水氣入肺也。夫皮肉之水氣。非五苓散之可任。而小青龍之溫散。又非內煩者之所宜。故製文蛤湯。文蛤生於海中而不畏水。其能制水可知。鹹能補心。寒能勝熱。其殼能利皮膚之水。其肉能止胸中之煩。故以爲君。然陽爲陰鬱。非汗不解。而濕在皮膚。又不當動其經絡。熱淫於內。亦不可發以大溫。故於麻黃湯去桂枝而加石膏薑棗。此亦大青龍之變局也。其不差者。更與五苓散以除未盡之邪。若汗出已而腹中痛者。更與芍藥湯以和肝脾之氣。　按本論以文蛤一味爲散。以沸湯和方寸匕。服滿五合。此等輕劑。恐難散濕熱之重邪。金匱要略云渴欲飲水不止者。文蛤湯主之。審症用方。則此湯而彼散。故移彼方而補入於此。

桂枝二麻黃一湯

桂枝湯二分　麻黃湯一分

服桂枝湯後。而惡寒發熱如瘧者。是本當用麻黃發汗。而用桂枝則汗出不徹故也。凡太陽發汗太過。則轉屬陽明。不及則轉屬少陽。此雖寒熱往來而頭項強痛

未罷。是太陽之表尚在。故仍在太陽。夫瘧因暑邪久留。而內着於募原。故發作有時。日不再作。此因風邪泊於營衞。動靜無常。故一日再發。或三度發耳。邪氣稽留於皮毛肌肉之間。固非桂枝湯之可解。已經汗過。又不宜麻黃湯之峻攻。故取桂枝湯三分之二。麻黃湯三分之一。合而服之。再解其肌。微開其表。審發汗於不發之中。此又用桂枝後更用麻黃法也。後人合爲一方者。是大背仲景比較二方之輕重。偶中出奇之妙理矣。

桂枝麻黃合半湯

桂枝湯三合　麻黃湯三合

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面有赤色者。是陽氣拂鬱在表不得越。因前此當汗不汗。其身必癢。法當小發汗。故以麻桂二湯各取三分之一。合爲半服而急汗之。蓋八九日來。正氣已虛。表邪未解。不可不汗。又不可多汗。多汗則轉屬陽明。不汗則轉屬少陽。此欲祇從太陽而愈。不再作經。故立此法耳。此與前症大不同。前方因汗不如法。雖不徹而已得汗。故取桂枝二分。入麻黃一分。

合爲二升。分再服而緩汗之。此因未經發汗。而病已日久。故於二湯各取三合。併爲六合。頓服而急汗之。兩湯相合。涇渭分明。見仲景用偶方輕劑。其中更有緩急大小反佐之不同矣。原法兩湯各煎而合服。猶水陸之師。各有節制。兩軍相爲表裏。異道夾攻之義也。後人算其分兩。合爲一方。與葛根青龍輩何異。

桂枝二越婢一湯

金匱越婢湯　麻黄　石膏　甘草

薑　棗

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故立此方。按本論無越婢症。亦無越婢湯。後人取金匱方補之。竊謂仲景言不可發汗。則必不用麻黄。言無陽是無胃脘之陽。亦不用石膏。古方多有名同而藥不同者。安可循名而不審其實也。此等脈症最多。宜用柴胡桂枝爲恰當。

按、喻嘉言云。越婢者。石膏之辛涼也。以此兼解其寒。柔緩之性。比女婢爲過之。夫辛涼之品。豈治寒之劑。而金石之堅重。豈能柔緩如女婢哉。考越婢方比大青龍

無桂枝杏仁。與麻黃杏子石膏湯。同爲涼解表裏之劑、此不用杏仁之苦。而用薑棗之辛甘。可以治太陽陽明合病。熱多寒少而無汗者。猶白虎湯證。背微惡寒之類。而不可以治脈弱無陽之證也。　按、外臺秘要云越脾湯易此一字。便合內經脾不濡。脾不能爲胃行其津液之義。是脾經不足而無汗者。可用此起太陰之津。以滋陽明之液而發汗。如成氏所云發越脾氣者是也。然必兼見煩渴之症。脈雖不長大浮緩。而不微弱者宜之。

桂枝加附子湯

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此發汗不如法也。病在太陽固當發汗。然得微似有汗者佳。發汗太過。陽氣無所止息。而汗出不止矣。汗多亡陽。玄府不蔽。風乘虛入。故復惡風。津液外泄不能潤下。故小便難。四肢者。諸陽之本。陽氣者。柔則養筋。開闔不得。寒氣從之。故筋急而屈伸不利。此離中陽虛。不能斂液。當用桂枝湯補心之陽。陽密則漏汗自止。惡風自罷矣。坎中陽虛。不能制水。必加附子以固腎之陽。陽囘則小便自利。四肢自柔矣。　漏不止。與

大汗出不同。服桂枝湯後。大汗出而大煩渴。是陽陷於裏。急當滋陰。故用白虎加參以和之。用麻黃湯遂漏不止。是陽亡於外。急當扶陽故用桂枝加附以固之。要知發汗之劑。用桂枝太過。則陽陷於裏。用麻黃太過。則陽亡於外。因桂枝湯有芍藥而無麻黃。故雖大汗出。而玄府仍能自閉。但能使陽盛。斷不致亡陽。又與汗出不解者異。此發汗汗遂不止。是陽中之陽虛。不能攝汗。所以本證之惡風不除。而變證有四肢拘急之患。小便難之理。故仍用桂枝加附以固太陽衛外之氣也。彼發汗汗出不解。是陰中之陽虛。汗雖出而不徹。所以本證之發熱不除。而變證見頭眩身振之表。心下悸之裏。故假真武湯以固坎中真陰之本也。與傷寒自汗條似同而實異。彼脚攣急在未汗前。是陰虛。此四肢急在發汗後。是陽虛。自汗因心煩。其出微。遂漏因亡陽。故不止。小便數。尚不難。惡寒微。不若惡風之甚。脚攣急。尚輕於四肢不利也。彼用芍藥甘草湯。此用桂枝加附子。其命劑懸殊矣。

芍藥甘草附子湯

發汗而病不解。反惡寒。其裏虛可知也。夫發汗所以逐寒邪。故衹有寒去而熱不

解者。今惡寒比未汗時反甚。表雖不解。急當救裏矣。蓋太陽有病。本由少陰之虛不能藏精。而爲陽之守。若發汗以扶陽。寒邪不從汗解。是又太陽陽虛。不能衞外、令陰邪得以久留。亡陽之兆已見於此。仍用薑桂以攻裏、非以扶陽。而反以亡陽矣。故於桂枝湯去桂枝薑棗、取芍藥收少陰之精。甘草緩陰邪之逆。加附子。固坎中之火。但使腎中元陽得位。表邪不治而自解矣。　按少陰亡陽之症。未曾立方。本方恰與此症相合。芍藥止汗。收肌表之餘津。甘草和中除咽痛而止吐利。附子固少陰。而招失散之陽。溫經絡而緩脈中之緊。此又仲景隱而未發之旨歟。　作芍藥甘草湯治脚攣急。因其陰虛。此陰陽俱虛。故加附子。皆治裏不治表之義。

桂枝甘草湯

此補心之峻劑也。發汗過多。則心液虛。心氣餒。故心下悸。叉手冒心。則外有所衞。得按則內有所依。如此不堪之狀。望之而知其虛矣。桂枝本營分藥。得麻黃生薑則令營氣外發而爲汗。從辛也。得芍藥則收斂營氣而止汗。從酸也。得甘草則內補營氣而養血。從甘也。此方用桂枝爲君。獨任甘草爲佐。以補心之陽。則汗出多

者。不至於亡陽矣。薑之辛散。棗之泥滯。固非所宜。幷不用芍藥者。不欲其苦泄也。甘溫相得。氣和而悸自平。與心中悸而煩。心下有水氣而悸者迥別。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發汗後。心下悸欲得按者。心氣虛而不自安。故用甘草桂枝湯以補心。若臍下悸欲作奔豚者。是腎水乘心而上尅。故製此方以瀉腎。豚爲水畜。奔則昂首疾馳。酷肖水勢上攻之象。此症因以爲名。臍下悸時。水氣尚在下焦。欲作奔豚之兆。而未發也。當先其時而急治之。君茯苓之淡滲。以伐腎邪。佐桂枝之甘溫。以保心氣。甘草大棗培土以制水。亢則害者。承乃制矣。瀾水狀似奔豚。而性則柔弱。故又名勞水。用以先煮茯苓。水鬱折之之法。繼以諸甘藥投之。是制以所畏。令一惟下趨耳。

桂枝去芍藥生薑新加人參湯

發汗後。又見身疼痛。是表虛。不得更兼辛散。故去生薑。脈沉爲在裏。遲爲藏寒。自當遠斥陰寒。故去芍藥。惟在甘草大棗以佐桂枝。則桂枝當入心養血之任。不復

爲解肌發汗之品矣。然不得大補元氣之味以固中。則中氣不能遽復。故加人參以通血脈。則營氣調和而身痛自瘳。名曰新加者。見表未解者前此無補中法。今因脈沈遲。故爾始加也。此與用四逆湯治身疼脈沈之法同。彼在未汗前而脈反沈。是內外皆寒。故用乾薑生附大辛大熱者。協甘草以逐裏寒而表寒自解。此在發汗後而脈沈遲。是內外皆虛。故用人參之補中益氣者。以助桂枝甘草而通血脈。是調中以發表之義也。此與桂枝人參湯不同者。彼因妄下而胃中虛寒。故用薑朮。表尚協熱。故倍桂甘。此因發汗不如法。亡津液而經絡空虛。故加人參胃氣未傷。不須白朮。胃中不寒。故不用乾薑耳。是敦厚和平之劑也。坊本作加芍藥生薑者誤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

服桂枝湯已。桂枝症仍在者。當仍用桂枝如前法。而或妄下之。下後。其本症仍頭痛項強翕翕發熱。而反無汗。其變症心下滿微痛。而小便不利。法當利小便則愈矣。凡汗下之後。有表裏症兼見者。見其病機向裏。即當救其裏症。心下滿而不鞕。痛而尚微。此因汗出不徹。有水氣在心下也。當問其小便。若小便利者。病仍在表。

仍須發汗。如小便不利者。病根雖在心下。而病機實在膀胱。由膀胱之水不行。致中焦之氣不運。營衞之汗反無。乃太陽之府病。非桂枝症未罷也。病不在經。不當發汗。病已入府。法當利水。故於桂枝湯去桂而加苓朮。則薑芍即爲利水散邪之佐。甘棗得效培土制水之功。非復辛甘發散之劑矣。蓋水結中焦。可利而不可散。但得膀胱水去。而太陽表裏之邪悉除。所以與小青龍五苓散不同法。經曰。血之與汗。異名而同類。又曰。膀胱津液氣化而後能出。此汗由血化。小便由氣化也。桂枝爲血分藥。但能發汗。不能利水。觀五苓方末云。多服煖水出汗愈。此云小便利則愈。此類二方。可明桂枝去桂之理矣。今人不審。概用五苓以利水。豈不悖哉。

桂枝人參湯

桂枝　甘草　乾薑　白朮

人參

葛根黃連黃芩湯

葛根　黃連　黃芩　甘草

太陽病。外症未解而反下之。遂協熱而利。心下痞鞕。脈微弱者。用桂枝人參湯。本桂枝症。醫反下之。利遂不止。其脈促。喘而汗出者。用葛根黃連黃芩湯。二症皆因下後外熱不解。下利不止。一以脈微弱。而心下痞鞕。是脈不足而症有餘。一以脈促。而喘反汗出。是脈有餘而症不足。表裏虛實。當從脈而辨症矣。弱脈見於數下後。則痞鞕爲虛。非辛熱何能化痞而軟鞕。非甘溫無以止利而解表。故用桂枝甘草爲君。佐以乾薑參朮。先煎四味。後內桂枝。使和中之力饒。而解肌之氣銳。是又於兩解中行權宜法也。桂枝症。脈本緩。誤下後而反促。陽氣重可知。邪束於表。陽擾於內。故喘而汗出。利遂不止者。此暴注下迫屬於熱。與脈微弱而協熱利者不同。表熱雖未解。而大熱已入裏。故非桂枝芍藥所能和。亦非厚朴杏仁所能解矣。故君氣輕質重之葛根。以解肌而止利。佐苦寒清肅之芩連。以止汗而除喘。用甘草以和中。先煑葛根。後內諸藥。解肌之力優。而清中之氣銳。又與補中逐邪之法迴殊矣。　上條脈症是陽虛。表雖有熱。而裏則虛寒。下條脈症是陽盛。雖下利不止。而表裏俱熱。同一協熱利。同是表裏不解。而寒熱虛實攻補不同。前方用理中

加桂枝。而冠桂枝於人參之上。後方用瀉心加葛根。而冠葛根於芩連之首。不名理中瀉心者。總爲表未解故仍不離解肌之名耳。仲景製兩解方神化莫測。補中亦能解表涼中亦能散表補中亦能散痞涼中亦能止利。若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矣

桂枝去芍藥湯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

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若更見微惡寒者。去芍藥方中加附子主之。夫促爲陽脈。胸滿爲陽症。然陽盛則促。陽虛亦促。陽盛則胸滿陽虛亦胸滿。此下後脈促而不汗出。胸滿而不喘。非陽盛也。是寒邪內結。將作結胸之脈。桂枝湯陽中有陰。去芍藥之寒酸則陰氣流行而邪自不結。卽扶陽之劑矣若微見惡寒。則陰氣凝聚。恐薑桂之力薄不能散邪。加附子之辛熱。爲純陽之劑矣。仲景於桂枝湯一減一加。皆成溫劑。而更有淺深之殊也。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治太陽下後微喘。而表未解者。夫喘爲麻黄症。方中治喘者。功在杏仁。桂枝本不治喘。此因妄下後。表雖不解。腠理已疎。則不當用麻黄而宜桂枝矣。所以宜桂枝者。以其中有芍藥也。既有芍藥之歛。若但加杏仁。則喘雖微。恐不能勝任。必加厚朴之辛溫。佐桂以解肌。佐杏仁以降氣。故凡喘家不當用麻黄湯。而作桂枝湯者。加厚朴杏仁爲佳法矣。

桂枝加芍藥湯

桂枝加大黄湯

妄下後。外不解。而腹滿時痛。是太陽太陰併病。若大實痛是太陽陽明併病。此皆因妄下而轉屬。非太陰陽明之本證也。脾胃同處中宮。位同而職異。太陰主出。太陰病則穢腐之出不利。故腹時痛。陽明主納。陽明病則穢腐燥結而不行。故大實而痛。仍主桂枝湯者。是桂枝證未罷。不是治病求本。亦不是升舉陽邪。仲景治法。只舉目前。不拘前症。如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但潮熱汗出。大便難而譫語者。即用大承氣矣。此因表症未罷。而陽邪已陷入太陰。故倍芍藥。以滋脾陰而除滿痛。此

用陰和陽法也。若表邪未解。而陽邪陷入於陽明。則加大黃。以潤胃燥。而除其大實痛。此雙解表裏法也。凡妄下必傷胃氣。胃陽虛卽陽邪襲陰。故轉屬太陰。胃液涸則兩陽相搏。故轉屬陽明。屬太陰則腹滿時痛而不實。陰道虛也。屬陽明則腹大實而痛。陽道實也。滿而時痛。下利之兆。大實而痛。是燥屎之徵。桂枝加芍藥。小試建中之劑。桂枝加大黃。微示調胃之方。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

治傷寒吐下後。心下逆滿。氣上冲胸。起則頭眩。脈沉緊。復發汗而動經。身爲振搖者。此太陽轉屬厥陰之證也。吐下後。旣無下利胃實症。是不轉屬太陰陽明。心下又不痞鞕而逆滿。是病已過太陽矣。此非寒邪自外而內結。乃肝邪自下而上達。其氣上冲心可知也。下實而上虛。故起則頭眩。脈因吐下而沉。是沉爲在裏矣。復發汗以攻其表。經絡空虛。故一身振搖也。夫諸緊爲寒。而指下須當深辨。浮沉俱緊者。傷寒初起之脈也。浮緊而沉不緊者。中風脈也。若下後結胸。熱實而脈沉緊。便不得謂之裏寒。此吐下後熱氣上冲。更非裏寒之脈矣。緊者弦之轉旋。浮而緊

者名弦。是風邪外傷。此沉而緊之弦。是木邪內發。凡厥陰爲病。氣上冲心。此因吐下後胃中空虛。木邪因而爲患。是太陽之轉屬。而非厥陰之自病也。君以茯苓以清胸中之肺氣。則治節出而逆氣自降。用桂枝以補心血。則營氣復而經絡自和。白朮培既傷之元氣。而胃氣可復。甘草調和氣血。而營衛以和。則頭自不眩而身不振搖矣。若粗工遇之。鮮不認爲真武證。

桂枝加桂湯

燒鍼令其汗。鍼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少腹上冲心者。先灸其核上各一壯。乃與此湯。寒氣外束。火邪不散。發爲赤核。是將作奔豚之兆也。從少腹上冲心。是奔豚已發之象也。此因當汗不發汗。陽氣不舒。陰氣上逆。必灸其核以散寒。仍用桂枝以解外。更加桂者。補心氣以益火之陽。而陰自平也。前條發汗後。臍下悸。是水邪乘陽虛而犯心。故君茯苓以清水之源。此表寒未解。而少腹上冲。是水邪挾陰氣以凌心。故加肉桂以溫水之主。前症已在裏而奔豚未發。此症尚在表而奔豚已發。故治有不同。　桂枝不足以勝風。先刺風池風府。復與桂枝以祛

風。燒針不足以散寒。先灸其核。與桂枝加桂以散寒。皆內外夾攻法。又先治其外。後治其內之理也。桂枝加芍藥治陽邪下陷。桂枝更加桂。治陰邪上攻。只在一味中加分兩。不於本方外求他味。不即不離之妙如此。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

傷寒者。寒傷君主之陽也。以火迫劫汗。幷亡君主之陰。此爲火逆矣。蓋太陽傷寒。以發汗爲主。用麻黃發汗。是爲扶陽。用火劫汗。猶挾天子以令諸侯。權不由主。此汗不由心也。故驚狂而起臥不安。猶芒刺在背之狀矣。心爲陽中之陽。太陽之汗。心之液也。凡發熱自汗出者。是心液不收。桂枝方用芍藥以收之。此因迫汗津液既亡。無液可斂。故去芍藥加龍骨牡蠣者。是取其鹹以補心。重以鎮怯。濇以固脫。故曰救逆也。且去芍藥之酸。則肝家得辛甘之補。加龍骨牡蠣之鹹。腎家既有既濟之力。此虛則補母之法。又五行承制之理矣。蜀漆未詳昔云常山之苗則謬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

火逆又下之。因燒針而煩躁。卽驚狂之漸也。急用桂枝甘草以安神。加龍骨牡蠣以救逆。比前方簡而切當。近世治傷寒者。無火熨之法。而病傷寒者。多煩躁驚狂之變。大抵用白虎承氣輩。作有餘治之。然此症屬實熱者固多。而屬虛寒者間有。則溫補安神之法。不可廢也。更有陽盛陰虛而見此症者。當用炙甘草加減。用棗仁、遠志、茯苓、當歸等味。又不可不知。

桂枝附子湯

桂枝　附子　甘草　生薑

大棗

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朮湯

治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煩疼。不能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濇者。　若其人大便鞕。小便自利。去桂加白朮。　按、桂枝附子湯。卽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也。彼治下後脈促胸滿而微惡寒。是病在半表。仍當是桂枝爲君。加附子爲佐。此風

寒濕相合而相搏於表。當從君君臣臣之制。則桂附並重可知。舊本兩方分兩相同。誤亦甚矣。夫脈浮爲風。濇爲虛。浮而濇。則知寒之不去。而濕之相承也。風寒濕三氣合至。合而成痺。故身體煩疼。而不能轉側。病只在表而不在內。桂枝能驅風散寒而勝濕。故重其分兩。配附子之辛熱。率甘草薑棗以主之。三氣自平。營衞以和矣。若其人又兼裏氣不和。大便反鞕。小便反利者。此非胃家實。乃脾家虛也。蓋脾家實。腐穢當自去。此濕流肌肉。因脾土失職。不能制水。故大便反見燥化。不嘔不渴。是上焦之化源清。故小便自利。濡濕之地。風氣常存。故風寒相搏而不解耳。病本在脾。法當培土以勝濕。而風寒自解。故君白朮以代桂枝。白朮專主健脾。脾虛則濕勝而不運。濕流於內。故使大便不實。濕流於表。更能使大便不濡。脾健則能制水。水在內。能使下輸膀胱而大便實。水在外。能使還入胃中而大便濡。故方未云。初服其人身如痺。三服盡。其人如冒狀。此以朮附幷走皮肉。逐水氣未得除。故使然耳。法當加桂四兩。此本一方二法。以大便鞕。小便自利。去桂也。以大便不鞕。小便不利。當加桂。因桂枝治上焦。大便鞕小便利。是中焦不治。故去桂。服湯已。濕反入胃。故大便不鞕。小便不利。是上焦不治。故仍須加桂。蓋小便由於上焦之

氣化。而後膀胱之藏者能出也。內經曰。風氣勝者爲行痺。寒氣勝者爲痛痺。濕氣勝者爲着痺。此身痛而不能轉側。是風少而寒濕勝。必賴附子雄壯之力。以行痺氣之着。然附子治在下焦。故必同桂枝。始能令在表之痺氣內行。故桂枝附子湯。是上下二焦之表劑。去桂加白朮湯。是中下二焦之表劑。附子白朮湯。仍加桂枝。是通行三焦之表劑也。是又一方三法也。世以仲景方法分兩動稱一百一十三方。三百九十七法。不知從何處而起。

甘草附子湯

甘草 附子 白朮 桂枝

治風濕相搏。骨節疼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此卽桂枝附子湯加白朮。去薑棗者也。前症得之傷寒。有表無裏。此症因於中風。故兼見汗出身腫之表。短氣小便不利之裏。此內經所謂風氣勝者。爲行痺之症也。然上焦之化源不清。總因在表之風濕相搏。故於前方仍重用桂枝。而少減朮附。去薑棗者。以其短氣。而辛散濕泥之品。非所宜耳。

大陷胸丸

大黃　芒硝　杏仁　葶藶

甘遂

大陷胸湯

大黃　芒硝　甘遂

病發於陽。而反下之。邪入於胃中。與不得爲汗之水氣。結而不散。心中硬痛。因名結胸。然結胸一症。有只在太陽部分者。有幷病陽明者。此或丸或湯。有輕重緩急之不同也。結在太陽部分者。身無大熱。但頭汗出。項亦強。如柔痓狀。寸脈浮。關脈沉。是病在上焦。因氣之不行。致水之留結耳。夫胸中者。太陽之都會。宗氣之所主。故名氣海。太陽爲諸陽主氣。氣爲水母。氣淸則水精四布。氣熱則水濁而壅瘀矣。此水結因於氣結。用杏仁之苦溫。以開胸中之氣。氣降則水下矣。氣結因於熱邪。用葶藶之大寒。以淸氣分之熱。源淸而流潔矣。水結之所必成窠臼。甘遂之苦辛。

所以直達其窠臼也。然太陽之氣化。不行於胸中。則陽明之胃府。亦因熱而成實。必假大黃芒硝。小其制而爲丸。和白蜜以緩之。使留戀於胸中。過一宿乃下。即解心胸之結滯。又保腸胃之無傷。此太陽裏病之下法。是以攻劑爲和劑者也。其併病陽明者。因水結於胸。上焦不通。則津液不下。無以潤腸胃。故五六日不大便。因而舌乾口渴。日晡潮熱。是陽明亦受病矣。心下至小腹鞕滿而痛不可近。脈沉緊者。此水邪結於心胸。而熱邪實於腸胃。用甘遂以濬太陽之水。硝黃以攻陽明之實。湯以蕩之。是爲兩陽表裏之下法也。二方比大承氣更峻。治水腫痢疾之初起者甚捷。然必視其人之壯實者施之。如平素虛弱。或病後不任攻伐者。當念虛虛之禍。

小陷胸湯

黃　連　　半　夏　　瓜蔞實

熱入有淺深。結胸分大小。心腹硬痛。或連小腹不可按者。爲大結胸。此土燥水堅。故脈亦應其象而沉緊。止在心下。不及胸腹。按之知痛不甚硬者。爲小結胸。是水

與熱結。凝滯成痰。留於膈上。故脈亦應其象而浮滑也。識物據清陽之位。法當瀉心而滌痰。用黃連除心下之痞實。半夏消心下之痰結。寒溫並用。溫熱之結自平。瓜蔞實色赤形圓中含津液。法象於心。用以爲君。助黃連之苦且以滋半夏之燥。洵爲除煩滌痰開結寬胸之劑。雖同名陷胸而與攻利水穀之方懸殊矣。大小青龍攻太陽之表有水火之分。大小陷胸攻太陽之裏有痰飲之別。不獨以輕重論也。

生薑瀉心湯

人參　甘草　黃連　黃芩

乾薑　半夏

此小柴胡湯去柴胡加乾薑黃連。又卽黃連湯去桂易芩。

傷寒汗出外已解。胃中不和。心下痞鞕乾嘔食臭。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是陽不足而陰乘之也。凡外感風寒而陽盛者。汗出不解。多轉屬陽明而成胃實。此心下痞鞕而下利者。病雖在胃。不是轉屬陽明。下利不因誤下。腸鳴而不滿痛。

又非轉屬太陰矣。夫心爲陽中太陽。則心下是太陽之宮城。而心下痞是太陽裏也。君主之火用不宣。汗出不徹。內之水氣不得越。水氣不得散所以痞鞕。邪不殺穀。故乾嘔食臭。脇下爲少陽之位。太陽之陽氣不盛。少陽之相火不支。故氣得支脇下。土虛不能制水。水氣從脇入胃。泛溢中州。故腹中雷鳴而下利也。勢已在腹中。病根猶在心下。總因寒熱交結於內。以致胃中不和。若用熱散寒。熱勢猖獗。用寒攻熱。則水勢橫行。法當寒熱並舉。攻補兼施。以和胃氣。故用芩除心下之熱。乾薑散心下之痞。生薑半夏去脇下之水。參甘大棗培腹中之虛。太陽之病爲在裏。故不從標本。從乎中治也。且芩連之苦。必得乾薑之辛。始能痞。人參得甘棗之甘。協以保心。又君生薑佐半夏。全以辛散甘苦之樞。而水氣散。名曰瀉心。實以安心也。

此與十棗證。皆表解而裏不和。見心下痞鞕。乾嘔下利。然後因於中風之陽邪。外症尚有餘熱。是痞鞕下利屬於熱。故可用苦寒峻利之劑以直攻之。此因於寒之陰邪。故內症反有鬱、逆。是痞鞕下利屬於虛。故當用寒溫兼補之劑以和之。是治病各求其本也。 按瀉心本名理中黃連人參湯。此以病在上焦。故名

心耳。世徒知膀胱爲太陽之裏。熱入膀胱爲犯本。不知心下痞鞕爲犯本。因有傳足不傳手之謬。

甘草瀉心湯

甘草　黄連　黄芩　乾薑
半夏　大棗

傷寒中風。初無下症。下之。利日數十行。完穀不化。腹中雷鳴。其人胃氣素虛可知。則心下痞鞕而滿。非有形之結熱。以胃中空虛。客氣上逆於胃口。故乾嘔心煩不得安。所云當汗不汗。其人心煩耳。若認爲實熱而復下之。則痞益甚矣。本方君甘草者。一以瀉心而除煩。一以補胃中之空虛。一以緩客氣之上逆也。倍加乾薑者。本以散中宮下藥之寒。且以行芩連之氣而消痞鞕。佐半夏以除嘔。協甘草以和中。是甘草得位而三善備。乾薑任重而四美具矣。中虛而不用人參者。以未經發汗。熱不得越。上焦之餘邪未散。與用小柴胡湯有胸中煩者去人參同一例也。乾嘔而不用生薑者。以上焦之津液已虛。無庸再散耳。此病已在胃。亦不曰理中。仍

名瀉心者。以心煩痞鞕。病在上焦。猶未離乎太陽也。心煩是太陽裏症。即是陽明之表症。故雖胃中空虛。完穀不化。而不用人參。因心煩是胃實之根。太陽轉屬陽明之捷路也。凡傷寒中風。下利清穀屬於寒。下利完穀屬於熱。內經所云暴注下迫屬於熱者是也。仲景之去人參。預以防胃家之實歟。

半夏瀉心湯

半夏　乾薑　黃連　黃芩
人參　甘草　大棗

本論云。嘔而發熱者。小柴胡主之。即所云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症即是。不必悉具者是也。又云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可見少陽陽明合病。闔從樞轉。故不用陽明之三承氣。當從少陽之大柴胡。上焦得通。則津液得下。故大柴胡爲少陽陽明之下藥也。若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是柴胡湯證。而以他藥下之。樞機廢弛。變症見矣。少陽居半表半裏之位。其症不全發陽。不全發陰。故下後變症偏於半表者。熱入而成結胸。偏於半裏者。熱結心下而成痞也。結胸與痞同爲鞕滿

之症。當以痛爲辨。滿而鞕痛爲結胸熱實。大陷胸下之。則痛隨利減。如滿而不痛者爲虛熱痞悶。宜清火散寒而補虛。蓋瀉心湯方。卽小柴胡去柴胡加黃連乾薑湯也。不往來寒熱。是無半表症。故不用柴胡。痞因寒熱之氣互結而成。用黃連乾薑之大寒大熱者。爲之兩解。且取其苦先入心。辛以散邪耳。此痞本於嘔。故君以半夏生薑能散水氣。乾薑善散寒氣。凡嘔後痞鞕。是上焦津液已乾。寒氣留滯可知。故去生薑而倍乾薑。痛本於心火內鬱。故仍用黃芩佐黃連以瀉心也。乾薑助半夏之辛。黃芩協黃連之苦。痞鞕自散。用參甘大棗者。調既傷之脾胃。且以壯少陽之樞也。

內經曰。腰以上爲陽。故三陽俱有心胸之病。仲景立瀉心湯。以分治三陽。在太陽以生薑爲君者。以未經誤下而心下成痞。雖汗出表解。水氣猶未散。故微寓解肌之義也。在陽明用甘草爲君者。以兩番誤下。胃中空虛。其痞益甚。故倍甘草以建中而緩客邪之上逆。是亦從乎中治之法也。在少陽用半夏爲君者。以誤下而成痞。邪已去半表。則柴胡湯不中與之。又未全入裏。則黃芩湯亦不中與之矣。未經下而胸脇苦滿。是裏之表症。用柴胡湯解表。心下滿而胸脇不滿。是裏之半裏症。

故製此湯和裏。稍變柴胡半表之治。推重少陽半裏之意耳。名曰瀉心。實以瀉膽也。

大黃黃連瀉心湯

附子瀉心湯

附子　大黃　黃連　黃芩

治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用大黃黃連瀉心湯。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用附子瀉心湯。此皆攻實之劑。與前三方名雖同而法不同矣。濡者濕也。此因妄下汗不得出。熱不得越。結於心下而成痞。胃火熾於內。故心下有汗而按之者。知其濡濕耳。結胸症。因症發於陽。熱邪留於上焦。故其寸脈獨浮而但頭汗出。餘處無汗。此心下痞。因症發於陰。熱邪已畜於中焦。故其脈獨關上浮。而汗但出於心下。心下者。胃口之氣。尺寸不浮而關上獨浮。此浮爲胃實外見之徵。不得責之浮爲在表矣。子能令毋實。故心下之痞不解。毋實而兼瀉其子。是又治太陽陽明併病之一法也。云瀉心者。瀉其實耳。熱有虛實。客邪內陷爲實。藏氣自病爲虛。黃連

苦燥。但能解離宮之虛火。不能除胃家之實邪。非君大黃之勇以蕩滌之。則客邪協內實而據心下者。漫無出路。故用一君一臣以麻沸湯漬其汁。乘其銳氣而急下之。除客邪須急也。夫心下痞而大便鞕者。是熱結於中。當不惡寒而反惡寒。當心下有汗。而餘處皆無汗。若惡寒已罷。因痞而復惡寒。初無汗。今痞結而反出汗。是傷寒之陰邪不得散。而兩陽之熱邪不得舒。相搏於心下而成痞也。法當佐以附子炮用。而別煮以溫其積寒。三物生用而取汁。欲急於除熱。寒熱各製而合服之。是又於偶方中用反佐之奇法也。夫結熱不速去。必成胃家之燥實。心下痞不散。必轉成爲大結胸。此二方用麻沸湯之意歟。仲景瀉心無定法。正氣奪則爲虛痞。雜用甘補辛散苦泄寒溫之品以和之。邪氣盛則爲實痞。用大寒大熱大苦大辛之味以下之。和有輕重之分。下有寒熱之別。同名瀉心而命劑不同如此。然五方中諸藥味數分兩。各有進退加減。獨黃連定而不移者。以其苦先入心。中空外連。能疎通諸藥之寒熱。故爲瀉心之主劑。

旋覆代赭湯

旋覆　代赭　人參　甘草
半夏　生薑　大棗

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表解後。心下痞鞕。噫氣不除者。此心氣大虛。餘邪結於心心氣不得降而然也。心爲君主。寒爲賊邪。表寒雖解而火不得位。故使閉塞不而心下痞鞕。君主不安。故噫氣不除耳。此方乃瀉心之變劑。以心虛不可復瀉故去芩連乾薑輩苦寒辛熱之品。心爲太陽。通於夏氣。旋復花開於夏。鹹能補而輭痞鞕。半夏根成於夏。辛能散結氣而止噫。二味得夏氣之全。故用之以通氣。心本苦緩。此爲賊邪傷殘之後。而反苦急。故加甘草以緩之。心本欲收。今因邪留結。而反欲散。故倍生薑以散之。虛氣上逆。非得金石之重爲之鎮墜。則痞不能遽消。而噫氣無能頓止。代赭秉南方之赤色。入通於心。堅可除痞。重可除用以爲佐。急治其標也。人參大棗補虛於餘邪未平之時。預治其本也。扶正驅神自安。若用芩連以瀉心。能保微陽之不滅哉。旋覆半夏作湯調代赭末。治頑結於胸膈。或涎沫上湧者最佳。挾虛者加人參甚効。

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

治傷寒吐下後。食入口卽吐。此寒邪格熱於上焦也。雖不痞鞕而病本於心。故用瀉心之半。乾薑以散上焦之寒。芩連以清心下之熱。人參以通格逆之氣而調其寒熱以至和平。去生薑半夏者。胃虛不堪辛散。不用甘草大棗者。嘔不宜甘也。凡嘔家夾熱者。不利於香砂桔半。服此方而晏如。　妄汗後。水藥不得入口。是爲水逆。妄吐下後。食入口卽吐。是爲食格。此肺氣胃氣受傷之別也。入口卽吐。不使少留。乃火炎上之象。故苦寒倍於辛熱。不名瀉心者。以瀉心湯專爲痞鞕之法耳。要知寒熱相結於心下。而於痞鞕寒熱相阻於心下。而成格逆。源同而流異也。

赤石脂禹餘粮湯

下後下利不止。與理中湯而痢益甚者。是胃關不固。下焦虛脫也。夫甘薑參朮。可以補中宮大氣之虛。而不足以固大腸脂膏之脫。故利在下焦者。概不得以理中之理收功矣。夫大腸之不固。仍責在胃。關門之不閉。仍責在脾。土虛不能制水。仍當補土。然芳草之氣。禀甲乙之化。土之所畏。必擇夫禀戊土之化者。以培土而制水。乃克有成。石者。土之剛也。二石皆土之精氣所結。味甘歸脾。氣冲和而性凝靜。

用以固隄防而平水土。其功勝於草木耳。且石脂色赤入丙。助火以生土。餘粮色黃入戊。實胃而濇腸。用以治下焦之標。實以培中宫之本也。此症土虛而火不虛。故不宜於薑附。本條云。復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可知與桃花湯異局矣。凡下焦虛脫者。以二物爲本。參湯調服最效。

抵當湯丸

水蛭　大黃　蝱蟲　桃仁

太陽病六七日。而表症仍在。陽氣重可知。脈當大而反微。當浮而反沉。沉爲在裏。當作結胸之症。反不結胸。是病不在上焦。諸微無陽。而其人反發狂者。是病不在氣分矣。凡陽病者。上行極而下。是熱在下焦可知。下焦不治。少腹鞕滿。是熱結於膀胱。當有癃閉之患。而小便反利者。是上焦肺家之氣化行。經絡之營氣不利也。人知內熱則小便不通。此熱結膀胱。而小便反利。當知小便由肺氣矣。凡陽盛者陰必虛。氣勝者血必病。瘀熱內結於膀胱。營血必外溢於經絡。營氣傷。故脈微而沉。瘀血畜。故少腹硬滿。血瘀不行。心不得主。肝無所藏。神魂不安。故發狂。或身黃

而脈沉結者。皆由營氣不舒故也。只以小便之自利決之。則病在血分而不謬矣。夫瘀血不去。則新血不生。營氣不流。則五藏不通而死可立待。歧伯曰。血清氣濇。疾瀉之則氣竭焉。血濁氣濇。疾瀉之則經可通也。況得至峻之劑。不足以抵其巢穴而當此重任矣。蛭、昆蟲之巧於飲血者也。蝱飛蟲之猛於吮血者也。茲取水陸之善取血者攻之同氣相求耳。更佐桃仁之推陳致新。大黃之苦寒以蕩滌邪熱。名之曰抵當者。謂直抵其當攻之所也。若雖熱而未狂。小腹滿而未鞕。宜小其制爲丸以緩治之。若外證已解。少腹結急而滿。人如狂者。是轉屬陽明也。用桃仁桂枝於調胃承氣湯中以微利之。胃和則愈矣。或問血得熱則行。此何以反結。膀胱熱則小便不通。此何以反利乎。答曰。衝脈爲血海。而位居少腹之上。膀胱居小腹之極底。膀胱熱而血多。則血自下而不畜。膀胱熱而血少。則血凝而結於少腹矣。水入於胃。上輸脾肺。下輸膀胱。膀胱爲州都之官。全藉脾肺氣化而津液得出。此熱在下焦。上中二焦之氣化不病。故小便自利也。膀胱不利爲癃。由太陰之不固。不約爲遺溺。由太陰之不攝。

仲景製大青龍、大柴胡、白虎湯治三陽無形之熱結。三承氣之熱實。是糟粕爲患。桃仁抵當之實結。是畜血爲眚。在有形中又有氣

血之分也。凡仲景用硝黃。是蕩熱除穢。不是除血。後人專以氣分血分對講。誤認糟粕爲血。竟推大黃爲血分藥。不知大黃之芳香。所以開脾氣而去腐穢。故方名承氣耳。若不加桃仁。豈能破血。非加蛭蝱。何以攻堅。是血劑中又分輕重也。凡癥瘕不散。久而成形者。皆畜血所致。今人不求其屬而治之。反用三稜等氣分之藥。重傷元氣。元氣日衰。邪氣易結。蓋謂糟粕因氣行而除。瘀血因氣傷而反堅也。明知此理。則用抵當丸。得治癥瘕及追蟲攻毒之效。

按、水蛭賦體最柔秉性最險。暗竊人血而人不知。若飲水而誤吞之。留戀胃中。消耗血液。腹中或痛或不痛。令人黃瘦而死。觀牛肚中有此者必瘦。可類推矣。蝱蟲之體。能高飛而遠舉。專吮牛血。其形氣猛於蒼蠅。觀蒼蠅取人血汗最痛。誤食入胃。卽刻腹痛。必瀉出而後止。可知飛蟲爲陽屬。專取營分之血。不肯停留胃中。與昆蟲之陰毒不同也。仲景取蝱蛭同用。使蛭亦不得停留胃中。且更有大黃以蕩滌之。毒物與畜血俱去。而無遺禍。然二物以毒攻毒者也。若非邪氣固結。元氣不虛者。二物不可輕用矣。

右共四十六方。其桂枝加葛根。葛根加半夏等。最爲易曉。故不具論。如四逆

真武等劑。乃太陽所借用。其方論各歸本位。經論列于後。

傷寒附翼

清　慈谿　柯　琴韻伯編
清　崑山　馬中驊驤北較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下

陽明方總論

陽明之病在胃實。當以下爲正法矣。然陽明居中。諸病咸臻。故治法悉具。如多汗無汗。分麻黃桂枝。在胸在腹。分瓜蔕梔豉。初鞕燥堅。分大小承氣。卽用汗吐下三法亦有輕重淺深之不同也。若大煩大渴而用白虎。瘀血發黃而用茵陳。小便不利而用猪苓。停飲不散而用五苓。食穀欲吐而用茱萸等法。莫不各有差等。以碁喻之。發汗是先着。涌吐是要着。清火是穩着。利水是閒着。溫補是忿着。攻下是末着。病至於攻下。無別着矣。故汗之得法。他着都不必用。其用吐法。雖是奇着。已是

第二手矣。他着都非正着。惟攻下爲煞着。亦因從前之失着也。然諸法皆因清火而設。則清火是陽明之上着與

梔子湯

梔子豆豉湯　　梔子甘草豆豉湯

梔子生薑豆豉湯　　梔子厚朴湯（梔子　枳實　厚朴）

梔子乾薑湯　　梔子蘗皮湯（梔子　甘草　蘗皮）

此陽明半表裏湧泄之和劑也。少陽之半表是寒。半裏是熱。而陽明之熱自內達外。有熱無寒。故其外症身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或目痛鼻乾不得眠。其內症咽燥口苦舌胎煩躁。渴欲飲水。心中懊憹。腹滿而喘。此熱半在表半在裏也。脈雖浮緊。不得爲太陽病。非汗劑所宜。又病在胸腹而未入胃府。則不當下。法當湧泄以散其邪。梔子苦能泄熱。寒能勝熱。其形象心。又赤色通心。故主治心中上下一切症。豆形象腎。又黑色入腎。製而爲豉。輕浮上行。能使心腹之濁邪上出於口。一吐而心腹得舒。表裏之煩熱悉除矣。所以然者。二陽之病發心脾。已上諸症。是

心熱不是胃家熱。即本論所云有熱屬臟者攻之。不令發汗之謂也。若夫熱傷氣者少氣。加甘草以益氣。虛熱相搏者多嘔。加生薑以散邪。此可爲夾虛者立法也。若素有宿食者。加枳實以降之。地道不通者。加大黃以潤之。此可爲實熱者立法也。叔和用以治太陽差後勞復之症。誤甚矣。如妄下後。而心煩腹滿起臥不安者。是熱已入胃。便不當吐。故去香豉。心熱未解。不宜更下。故只用梔子以除煩。佐枳朴以泄滿。此兩解心腹之妙。是小承氣之變局也。或以丸藥下之。心中微煩。外熱不去。是知寒氣留中而上焦留熱。故任梔子以除煩。用乾薑逐內寒。以散表熱。此甘草瀉心之化方也。若因於傷寒而肌肉發黃者。是寒邪已解而熱不得越。當兩解表裏之熱。故用梔子以除內煩。柏皮以散外熱。佐甘草以和之。是又茵陳湯之輕劑矣。此皆梔豉湯加減。以禦陽明表症之變幻者。夫梔子之性。能屈曲下行。不是上湧之劑。惟豉之腐氣上薰心肺。能令人吐耳。觀瓜蒂散必用豉汁和服。是吐在豉而不在梔矣。觀梔子乾薑湯去豉用薑。是取其橫散。爲梔子厚朴湯以枳朴易豉。是取其下泄。皆不欲上越之義。舊本二方後。俱云得吐止後服。豈不謬哉。觀梔子柏皮湯與茵陳湯方中俱有梔子。俱不言吐。又病人舊微溏者不可與。則梔

子之性自明矣。

瓜蒂散

瓜蒂　赤小豆　香豉

此陽明湧泄之峻劑。治邪結於胸中者也。胸中爲清虛之府。三陽所受氣。營衛所由行。寒邪凝結於此。胃氣不得上升。內熱不得外達。以致痞鞕。其氣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寒格於上也。寸脈微浮。寒束於外也。此寒不在營衛。非汗法所能治。因得酸苦湧泄之品。因而越之。上焦得通。中氣得達。胸中之陽氣復。肺氣之治節行。痞鞕可得而消也。瓜蒂色青。象東方甲木之化。得春升生發之機。能提胃中陽氣。以除胸中之寒熱。爲吐劑中第一品。然其性走而不守。與梔子之守而不走者異。故必得穀氣以和之。赤小豆形色象心。甘酸可以保心氣。黑豆形色象腎。性本沉重。黴熟而使輕浮。能令腎家之精氣交於心。胃中之濁氣出於口。作爲稀糜。調服二味。雖快吐而不傷神。奏功之捷。勝於汗下矣。前方以梔子配豉。此方以赤豆配豉。皆以形色取其心腎合交之義。若夫心中溫溫欲吐復不吐。始得之手足寒。脈

弦遲者。以不腹滿。不得為太陰病。但以欲寐而知其為少陰病。不在上焦而在胸中。亦有可吐之理矣。夫病在少陰。當補無瀉。而亦有可吐可下之法者。以其實也。實在胸中可吐。實在胃府當下。此皆少陰陽明合併之病。是吐下二法。仍屬陽明也。如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心下滿而煩。飢不能食者。是厥陰陽明合病。病本發於厥陰而實邪結於陽位。急則治其標。亦當從陽明湧吐之法矣。餘義見製方大法。

甘草乾薑湯　芍藥甘草湯

二方為陽明半表半裏症。誤服桂枝之變症而設也。桂枝湯本為中風自汗而設。若陽明病。汗出多。微惡寒。而無裏症者。為表未解。故可用桂枝湯發汗。其脈遲猶中風之緩。與脈浮而弱者同義。若但浮之脈。在太陽必無汗。在陽明必盜汗出。則傷寒之脈浮而自汗出者。是陽明之熱淫於內。而非太陽之浮為在表矣。心煩是邪中於臍。心脈絡小腸。心煩則小腸亦熱。故小便數。微惡寒而脚攣急。知惡寒將自罷。趺陽脈因熱甚而血虛筋急。故脚攣也。此病在半表半裏。服梔豉湯而可愈。

反用桂枝攻表。汗多所以亡陽。胃脘之陽不至於四肢。故厥。虛陽不歸其部。故咽中乾嘔吐逆而煩躁也。勢不得不用熱因熱用之法。救桂枝之誤以回陽。然陽亡實因於陰虛而無所附。又不得不用益津斂血之法以滋陰。故與甘草乾薑湯而厥愈。更與芍藥甘草湯。脚伸矣。且芍藥酸寒。可以止煩斂自汗而利小便。甘草甘平。可以解煩和肝血而緩筋急。是又內調以解外之一法也。

仲景回陽每用附子。此用乾薑甘草者。正以見陽明之治法。夫太陽少陰所謂亡陽者。先天之元陽也。故必用附子之下行者回之。從陰引陽也。陽明所謂亡陽者。後天胃脘之陽也。取甘草乾薑以回之。從乎中也。蓋桂枝之性辛散。走而不守。即佐以芍藥。尙能亡陽。乾薑之味苦辛。守而不走。故君以甘草。便能回陽。然先天太少之陽不易回。回則諸症悉解。後天陽明之陽雖易回。既回而前症仍在。變症又起。故更作芍藥甘草湯繼之。蓋脾主四肢。胃主津液。陽盛陰虛。脾不能爲胃行津液以灌四旁。故足攣急。用甘草以生陽明之津。芍藥以和太陰之液。其脚即伸。此亦用陰和陽法也。或因薑桂之遺熱。致胃熱而譫語。少與調胃承氣以和之。仗硝黃以對待薑桂。仍不失爲陽明從乎中治之法。只以兩陽合明之位。氣血俱多之

經。故不妨微寒之而微利之。與他經亡陽調理不同耳。甘草乾薑湯。得理中之半。取其守中。不須其補中。芍藥甘草湯。減桂枝之半。用其和裏。不取其攻表。是仲景加減法之隱而不宣者。

白虎加人參湯

石膏　知母　甘草　粳米　人參

外邪初解。結熱在裏。表裏俱熱。脈洪大。汗大出。大煩大渴。欲飲水數升者。是陽明無形之熱。此方乃清肅氣分之劑也。蓋胃中糟粕燥結。宜苦寒壯水以奪土。若胃口清氣受傷。宜甘寒瀉火而護金。要知承氣之品。直行而下泄。如胃家未實而下之。津液先亡。反從火化。故妄下之後。往往反致胃實之眚。內經所謂味過於苦。脾氣不濡。胃氣反厚者是已。法當助脾家之濕土。以制胃家燥火之上炎。經曰。甘先入脾。又曰。以甘瀉脾。又曰。脾氣散津。上歸於肺。是甘寒之品。乃土中瀉火而生津液之上劑也。石膏大寒。寒能勝熱。味甘歸脾。性沉而主降。已備秋金之體。色白通

肺。質重而含津。已具生水之用。知母氣寒主降。味辛能潤。泄肺火而潤腎燥。滋肺金生水之源。甘草土中瀉火。緩寒藥之寒。用爲舟楫。沉降之性。始得留連於胃。粳米稼穡作甘。培形氣而生津血。用以奠安中宮。陰寒之品。無傷脾損胃之慮矣。飲入於胃。輸脾歸肺。水精四布。煩渴可除也。更加人參者。以氣爲水母。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則無氣。此大寒劑中。必得人參之力。以大補真陰。陰氣復而津液自生也。若壯盛之人。元氣未傷。津液未竭。不大渴者。只須滋陰以抑陽。不必加參而益氣。若元氣已虧者。但用純陰之劑。火去而氣無由生。惟加人參。則火瀉而土不傷。又使金能得氣。斯立法之盡善歟。此方重在煩渴。是熱已入裏。若傷寒脈浮發熱無汗惡寒。表不解者。不可與。若不惡寒而渴者。雖表未全解。如背微惡寒時惡風者。亦用之。若無汗煩渴而表不解者。是麻黃杏子甘草石膏症。若小便不利。發熱而渴欲飲水者。又五苓猪苓之症矣。若太陽陽明之瘧。熱多寒少口燥舌乾脈洪大者。雖不得汗。用之反汗出而解。陶氏以立夏後立秋前天時不熱爲據。誤人最甚。爲知方因症立。非爲時用藥也。

竹葉石膏湯

竹葉　石膏　人參　甘草

半夏　麥冬　粳米

此加減人參白虎湯也。三陽合病。脈浮大。在關上。但欲睡而不得眠。合目則汗出。宜此主之。若用於傷寒解後。虛羸少氣。氣逆欲吐者。則謬之甚矣。三陽合病者頭項痛而胃家實。口苦咽乾目眩者是也。夫脈浮爲陽。大爲陽。是三陽合病之常脈。今在關上。病機在肝胃兩部矣。凡胃不和。則臥不安。如肝火旺則上走空竅。亦不得睡。夫腎主五液。入心爲汗。血之與汗。異名同類。是汗卽血也。心主血而肝藏血。人臥則血歸於肝。目合卽汗出者。肝有相火。竅閉則火無從泄。血不得歸肝。心不得主血。故發而爲汗。此汗不由心。故名之爲盜汗耳。此爲肝靑。故用竹葉爲引導。以其秉東方之靑色。入通於肝。大寒之氣。足以瀉肝家之火。用麥冬佐人參以通血脈。佐白虎以回津。所以止盜汗耳。半夏稟一陰之氣。能通行陰之道。其味辛。能散陽蹻之滿。用以引衞氣從陽入陰。陰陽通。其臥立至。其汗自止矣。其去知母者何。三陽合病而遺尿。是肺氣不收。致少陰之津不升。故藉知母以上滋手太陰。知母外皮毛而內白潤。肺之潤藥也。此三陽合病而盜汗出。是肝火不寧。令少陰之

精妄泄。既不可復濡少陰之津。又不可再泄皮毛之澤。故用麥冬以代之歟。

茵陳蒿湯

茵陳　梔子　大黃

太陽陽明俱有發黃症。但頭汗而身無汗。則熱不外越。小便不利。則熱不下泄。故瘀熱在裏而渴飲水漿。然黃有不同。症在太陽之表。當汗而發之。故用麻黃連翹赤豆湯。爲凉散法。症在太陽陽明之間。當以寒勝之。用梔子柏皮湯。乃淸火法。症在陽明之裏。當瀉之於內。故立本方。是逐穢法。茵陳稟北方之色。經冬不凋。傲霜凌雪。歷偏冬寒之氣。故能除熱邪留結。佐梔子以通水源。大黃以除胃熱。令瘀熱從小便而泄。腹滿自減。腸胃無傷。仍合引而渴之之義。亦陽明利水之奇法也。仲景治陽明渴飲有四法。本太陽轉屬者。五苓散。微發汗以散水氣。大煩燥渴。小便自利者。白虎加參。淸火而生津。脈浮發熱。小便不利者。猪苓湯。滋陰而利水。小便不利腹滿者。茵陳湯。以泄滿。令黃從小便出。病情不同。治法亦異矣。竊思仲景利小便。必用化氣之品。通大便。必用承氣之味。故小便不利者。必加茯苓。甚者兼

用猪苓。因二苓爲化氣之品而小便由於氣化矣。此小便不利。不用二苓者何。本論之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猪苓湯。以汗多胃中燥。猪苓復利小便故也。斯知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用。則汗不出而渴者。津液先虛。更不可用明矣。故以推陳致新之茵陳。佐以屈曲下行之梔子。不用枳朴以承氣與芒硝之峻利。則大黃但可以潤胃燥。而大便之遽行可知。故必一宿而腹始減。黃從小便去而不由大腸。仲景立法神奇。匪伊所思耳。

大承氣湯

大黃　芒硝　枳實　厚朴

小承氣湯

大黃　枳實　厚朴

治陽明實熱。地道不通。燥屎爲患。其外症身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日晡潮熱。手足濈濈汗出。或不了了。其內症六七日不大便。初欲食反不能食。腹脹滿繞臍痛。

煩躁譫語。發作有時。喘冒不得臥。腹中轉矢氣。或咽燥口乾。心下痛。自利純清水。或汗吐下後熱不解。仍不大便。或下利譫語。其脈實或滑而數者。大承氣湯主之。如大便不甚堅鞕者。小承氣湯微和之。如大便燥鞕而證未劇者。調胃承氣湯和之。若汗多微發熱惡寒未罷。腹未滿。熱不潮。屎未堅鞕。初鞕後溏。其脈弱或微滿者。不可用。夫諸病皆因於氣。穢物之不去。由於氣之不順。故攻積之劑必用行氣之藥以主之。亢則害。承乃制。此承氣之所由。又病去而元氣不傷。此承氣之義也。夫方分大小。有二義焉。厚朴倍大黃。是氣藥爲君。名大承氣。大黃倍厚朴。是氣藥爲臣。名小承氣。味多性猛。製大。其服欲令泄下也。因名曰大。味少性緩。製小。其服欲微和胃氣也。故名曰小。二方煎法不同。更有妙義。大承氣用水一斗。先煮枳朴。煮取五升。內大黃。煮取三升。內硝者。以藥之爲性。生者銳而先行。熟者氣純而和緩。仲景欲使芒硝先化燥屎。大黃繼通地道。而後枳朴除其痞滿。緩於製劑者。正以急於攻下也。若小承氣則三物同煎。不分次第。而服只四合。此求地道之通。故不用芒硝之峻。且遠於大黃之銳矣。故稱爲微和之劑。

調胃承氣湯

大黃　芒硝　甘草

此治太陽陽明併病之和劑也。因其人平素胃氣有餘。故太陽病三日。其經未盡。即欲再作太陽經。發汗而外熱未解。此外之不解。由於裏之不通。故太陽之頭項強痛雖未除。而陽明之發熱不惡寒已外見。此不得執太陽禁下之一說。坐視津液之枯燥也。少與此劑以調之。但得胃氣一和。必自汗而解。是與鍼足陽明同義。而用法則有在經在府之別矣。不用氣藥而亦名承氣者。調胃即所以承氣也。經曰。平人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虛更實。故氣得上下。今氣之不承。由胃家之熱實。必用硝黃以濡胃家之糟粕。而氣得以下。同甘草以生胃家之津液。而氣得以上。推陳之中。便寓致新之義。一攻一補。調胃之法備矣。胃調則諸氣皆順。故亦得以承氣名之。前輩見條中無燥屎字。便云未堅硬者可用。不知此方專爲燥屎而設。故芒硝分兩多於大承氣。因病不在氣分。故不用氣藥耳。古人用藥分兩有輕重。煎服有法度。粗工不審其立意。故有三一承氣之說。豈知此方全在服法之妙。少少服之。是不取其勢之銳。而欲其味之留中。以濡潤胃府而存津液也。所云太陽病未罷者不可下。又與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合觀之。治兩陽併病之義

始明矣。白虎加人參。是於淸火中益氣。調胃用甘草。是於攻實中慮虛。

桃仁承氣湯

桃仁　大黃　芒硝　甘草
桂枝

治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小腹急結。其人如狂。此畜血也。如表症已罷者。用此攻之。夫人身之經營於內外者。氣血耳。太陽主氣所生病。陽明主血所生病。邪之傷人也。先傷氣分。繼傷血分。氣血交併。其人如狂。是以太陽陽明併病。所云氣留而不行者。氣先病也。血壅而不濡者。血後病也。若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乃太陽隨經之陽熱瘀於裏。致氣流不行。是氣先病也。氣者血之用。氣行則血濡。氣結則血畜。氣壅不濡。是血亦病矣。小腹者膀胱所居也。外鄰衝脈。內隣於肝。陽氣結而不化。則陰血畜而不行。故少腹急結。氣血交併。則魂魄不藏。故其人如狂。治病必求其本。氣留不行。故君大黃之走而不守者。以行其逆氣。甘草之甘平者。以調和其正氣。血結而不行。故用芒硝之鹹以軟之。桂枝之辛以散之。桃仁之苦以泄之。氣

行血濡。則小腹自舒。神氣自安矣。此又承氣之變劑也。此方治女子月事不調。先期作痛。與經閉不行者最佳。

蜜煎方　猪膽汁

經曰。外者外治。內者內治。然外病必本於內。故薛立齋於外科悉以內治。故仲景於胃家實者。有蜜煎膽導等法。蜂蜜釀百花之英。所以助太陰之開。膽汁聚苦寒之津。所以潤陽明之燥。雖用甘用苦之不同。而滑可去着之理則一也。惟求地道之通。不傷脾胃之氣。此爲小便自利津液內竭者設。而老弱虛寒無內熱症者最宜之。

少陽方總論

六經各有提綱。則應用各有方法。如太陽之提綱主表。法當汗解。而表有虛實之不同。故立桂枝麻黄二法。陽明提綱主胃實。法當下解。而實亦有微甚。故分大小承氣。少陽提綱有口苦咽乾目眩之症。法當清火。而火有虛實。若邪在半表。則製

小柴胡以解虛火之遊行。大柴胡以解相火之熱結。此治少陽寒熱往來之二法。若邪入心腹之半裏。則有半夏、瀉心、黃連、黃芩等劑。叔和搜採仲景舊論。錄其對症真方。提防世急。於少陽太陰二經。不錄一方。因不知少陽證。故不知少陽方耳。

小柴胡湯

柴胡　人參　黃芩　甘草
半夏　薑　棗

此爲少陽樞機之劑。和解表裏之總方也。少陽之氣遊行三焦。而司一身腠理之開闔。血弱氣虛。腠理開發。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邪正分爭。故往來寒熱。與傷寒頭疼發熱而脈弦細。中風兩無關者。皆是虛火遊行於半表。故取柴胡之輕清微苦微寒者。以解表邪。卽以人參之微甘微溫者。預補其正氣。使裏氣和而外邪勿得入也。其口苦咽乾目眩目赤頭汗心煩舌胎等症。皆虛火遊行於半裏。故用黃芩之苦寒以淸之。卽用甘棗之甘以緩之。亦以提防三陰之受邪也。太陽傷寒則嘔逆。中風則乾嘔。此欲嘔者。邪正相搏於半裏。故欲嘔而不逆。脇居一身之半。爲

少陽之樞。邪結於脇。則樞機不利。所以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食也。引用薑半之辛散。一以佐柴芩而逐邪。一以行甘棗之泥滯。可以止嘔者。即可以泄滿矣。夫邪在半表。勢已向裏。未有定居。故有或爲之證。所以方有加減。藥無定品之可拘也。若胸中煩而不嘔者。去半夏人參。恐其助煩也。若煩而嘔者。則人參可去。而半夏不得不用矣。加括蔞實者。取其苦寒降火而除煩也。若渴者。是元氣不足而津液不生。去半夏之辛溫。再加人參以益氣而生津液。更加括蔞根之苦寒者。以升陰液而上滋也。若腹中痛者。雖相火爲患。恐黃芩之苦。轉屬於太陰。故易芍藥之酸以瀉木。若邪結於脇下而痞鞕者。去大棗之甘能助滿。加牡蠣之鹹以軟堅也。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是爲小逆。恐黃芩之寒。轉屬於少陰。故易茯苓之淡滲而利水。若內不渴而外微熱者。是裏氣未傷而表邪未解。不可補中。故去人參。加桂枝之辛散。溫覆而取其微汗。若欬者。是相火迫肺。不可益氣。故去人參。所謂肺熱還傷肺者此也。

凡發熱而欬者。重在表。故小青龍於麻桂細辛中加乾薑五味。此往來寒熱而欬者。重在裏。故并去薑棗之和營衛者。而加乾薑之苦辛。以從治相火上逆之邪。五味之酸。以收肺金之氣也。合而觀之。但顧邪氣之散。而正氣無傷。此

製小柴胡之意歟。是方也。與桂枝湯相倣。而柴胡之解表。遜於桂枝黃芩之清裏。重於芍藥薑棗甘草微行辛甘發散之常。而人參甘溫。已示虛火可補之義。且去滓再煎之法。又與他劑不同。粗工恐其閉住邪氣。妄用柴芩而屏絕人參。所以夾虛之症。不能奏功。反以速斃也。　按、本方七味。柴胡主表邪不解。甘草主裏氣不調。五物皆在進退之列。本方若去甘草。便名大柴胡。若去柴胡。便名瀉心黃芩黃連等湯矣。前輩皆推柴胡爲主治。盧氏又以柴胡三生半冬配半夏爲主治。皆未審本方加減之義耳。　本方爲脾家虛熱。四時瘧疾之聖藥。餘義詳少陽病解製方大法。

大柴胡湯

柴胡　黃芩　半夏　芍藥
枳實　薑棗

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十餘日結熱在裏。心下痞鞕。嘔吐下利。復往來寒熱。或妄下後。柴胡證仍在。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此皆少陽半表裏氣分

之症。此方是治三焦無形之熱邪。非治胃府有形之實邪也。其心下急煩痞鞕。是病在胃口而不在胃中。結熱在裏。不是結實在胃。因不屬有形。故十餘日復能往來寒熱。若結實在胃。則蒸蒸而發熱。不復知有寒矣。因往來寒熱。故倍生薑。佐柴胡以解表。結熱在裏。故去參甘。加枳芍以破結。條中並不言及大便鞕。而且有下利症。仲景不用大黃之意曉然。後人因有下之二字。妄加大黃以傷胃氣。非大謬乎。妄作傷寒書者。總不知憑脈辨症以用藥。專以併合仲景方爲得意。如加甘草於大承氣中。而名三一承氣。加柴芩芍藥於承氣中。而名六一順氣。以爲可以代三承氣、大柴胡、大陷胸等湯。竟不審仲景方分大小。藥分表裏。設方命劑。當因病人病機變遷輕重耳。豈聖賢之立方不精也。須爾輩更改乎。　大小柴胡。俱是兩解表裏之劑。大柴胡主降氣。小柴胡主調氣。調氣無定法。故小柴胡除柴胡甘草外。皆可進退。降氣有定局。故大柴胡無加減法。後人每方俱有加減。豈知方者哉。

柴胡桂枝乾薑湯

柴胡　桂枝　乾薑　黃芩

甘草　牡蠣　瓜蔞根

傷寒五六日。發汗不解。尙在太陽界。反下之。胸脇滿微結。是繫在少陽矣。此微結與陽微結不同。陽微結對純陰結言。是指結實在胃。此微結對大結胸言。是指胸脇痞鞕。小便不利者。因下後下焦津液不足也。頭爲三陽之會。陽氣不得降。故但頭汗出。半表半裏之寒邪未解。上下二焦之邪熱已甚。故往來寒熱心煩耳。此方全從柴胡加減。心煩不嘔不渴。故去半夏之辛溫。加瓜蔞根以生津。胸脇滿而微結。故減大棗之甘滿。加牡蠣之鹹以軟之。小便不利而心下不悸。是無水可利。故不去黃芩。不加茯苓。雖渴而太陽之餘邪不解。故不用參而加桂。生薑之辛。易乾薑之溫苦。所以散胸脇之滿結也。初服煩卽微者。黃芩瓜蔞之效。繼服汗出周身。內外全愈者。薑桂之功。小柴胡加減之妙。若無定法。而實有定局矣。更其名曰柴胡桂枝乾薑。以柴胡證具。而太陽之表猶未解。裏已微結。須此桂枝解表。乾薑解結。以佐柴胡之不及耳。

柴胡桂枝湯

柴胡　桂枝　人參　甘草
半夏　黃芩　芍藥　大棗
生薑

柴胡二湯。皆調和表裏之劑。桂枝湯重解表。而微兼清裏。柴胡湯重和裏。而微兼散表。此傷寒六七日。正寒熱當退之時。尚見發熱惡寒諸表症。更兼心下支結諸裏症。表裏不解。法當雙解之。然惡寒微。則發熱亦微可知。支節煩疼。則一身骨節不痛可知。微嘔心下亦微結。故謂之支結。表症雖不去而已輕。裏症雖已見而未甚。此太陽少陽併病之輕者。故取桂枝之半。以解太陽未盡之邪。取柴胡之半。以解少陽之微結。凡口不渴。身有微熱者。當去人參。此以六七日來邪雖不解。而正氣已虛。故用人參以和之也。外症雖在而病機已見於裏。故方以柴胡冠桂枝之前。爲雙解兩陽之輕劑。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柴胡　人參　黃芩　半夏

薑棗　龍骨　牡蠣　桂枝
鉛丹　茯苓　大黃

傷寒八九日不解。陽盛陰虛。下之應不爲過。而變症蜂起者。是未講於調胃承氣之法。而下之不得其術也。胸滿而煩。小便不利。三陽皆有是症。而觀是木邪犯心。譫語是熱邪入胃。一身盡重。是病在陽明而無氣以動也。不可轉側。是關少陽而樞機不利也。此爲少陽陽明併病。故取小柴胡之半。以轉少陽之樞。輔大黃之勇。以開陽明之闔。滿者忌甘。故去甘草。小便不利。故加茯苓。驚者須重以鎮怯。鉛稟乾金之體。受癸水之氣。能清上焦無形之煩滿。中焦有形之熱結。煉而成丹。不特入心而安神。且以入肝而滋血矣。龍爲東方之神。而骨具西金之體。重能鎮驚。亦以金令行於左而平木也。蠣爲化生之物。其體堅不可破。其性守而不移。不特靜可以鎮驚。而寒可以除煩熱。且鹹能潤下。佐茯苓以利水。又能軟堅。佐大黃以清胃也。半夏引陽入陰。能治目不瞑。亦安神之品。故少用爲佐。人參能通血脈。桂枝能行營氣。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在所必須。故雖胸滿譫語而不去也。此於柴胡方加味而取龍蠣名之者。亦以血氣之屬。同類相求耳。

黃連湯

黃連　人參　甘草　桂枝
乾薑　半夏　棗子

傷寒表不發熱。而胸中有熱。是其人未傷寒時素有畜熱也。熱在胸中。必上形頭面。故寒邪不得上干。上焦實。必中氣虛。故寒邪得從脇而入胃。內經云。中於脇則入少陽。此類是已。凡邪在少陽。法當柴胡主治。此不往來寒熱。病不在半表。則柴胡不中與之。胸中為君主之宮城。故用半夏瀉心加減。胸中之熱不得降。故炎上而欲嘔。胃因邪氣之不散。故腹中痛也。用黃連瀉心胸之熱。薑桂祛胃中之寒。甘棗緩胸中之痛。半夏除嘔。人參補虛。雖無寒熱往來於外。而有寒熱相搏於中。所以寒熱並用。攻補兼施。仍不離少陽和解之治法耳。此症在太陰少陽之間。此方兼瀉心理中之劑。

黃芩湯

黃芩　芍藥　甘草　大棗

太陽陽明合病。是寒邪初入陽明之經。胃家未實。移寒於脾。故自下利。此陰盛陽虛。與葛根湯辛甘發散以維陽也。太陽少陽合病。是熱邪陷入少陽之裏。膽火肆逆。移熱於脾。故自下利。此陽盛陰虛。與黃芩湯苦甘相淆以存陰也。凡太少合病。邪在半表者。法當從柴胡桂枝加減。此則熱淫於內。不須更顧表邪。故用黃芩以泄大腸之熱。配芍藥以補太陰之虛。用甘棗以調中州之氣。雖非胃實。亦非胃虛。故不必人參以補中也。若嘔是上焦之邪未散。故仍加薑夏。此柴胡桂枝湯去柴桂人參方也。凡兩陽之表病用兩陽之表藥。兩陽之半表病用兩陽之半表藥。此兩陽之裏病。用兩陽之裏藥。逐條細審。若合符節。然凡正氣稍虛。表雖在而預固其裏。邪氣正盛。雖下利而不須補中。此又當着眼處。

內經熱病論云。太陽主氣。陽明主肉。少陽主膽。傷寒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冬不藏精。則精不化氣。故先氣病。次及肉之病而及膽。仍自外之內。此病本雖因於內。而病因為傷於寒。故一病兩名耳。膽汁最苦最寒。乃相火中之真味。火旺之水虧。膽汁上溢而口苦。故用芩連之品以滋膽汁而清相火也。

太陰方總論

太陰主內。爲陰中至陰。最畏虛寒。用溫補以理中。此正法也。然太陰爲開。故太陰亦能中風。則亦有可汗症。若見四肢煩疼之表。而脈浮者。始可與桂枝湯發汗。若表熱裏寒。下利清穀。是爲中寒。當用四逆以急救其裏。不可攻表。以汗出必脹滿也。又恐妄汗而腹脹滿。故更製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以解之。太陰本無下症。因太陽妄下而腹滿時痛者。是陽邪內陷。故有桂枝加芍藥湯之下法。若病不從太陽來而腹滿時痛。是太陰本病。倘妄下之。必胸下結鞕而成寒實結胸。故更製三物白散以散之。此仲景爲太陰誤汗誤下者立救逆法也。叔和不能分明六經之方治。而專以汗吐下之三法教人。重集諸可與不可與等浮泛之辭。以混仲景切近的當之方法。是點金成鐵矣。

理中丸

人參　白朮　乾薑　甘草

太陰病。以吐利腹滿痛爲提綱。是遍及三焦矣。然吐雖屬上。而由於腹滿。利雖屬下。而由於腹滿。皆因中焦不治以致之也。其來由有三。有因表虛而風寒自外入者。有因下虛而寒濕自下上者。有因飲食生冷而寒邪由中發者。總不出於虛寒。法當溫補以扶胃脘之陽。一理中而滿痛吐利諸症悉平矣。故用白朮培脾土之虛。人參益中宮之氣。乾薑散胃中之寒。甘草緩三焦之急也。且乾薑得白朮能除滿而止吐。人參得甘草能療痛而止利。或湯或丸。隨機應變。此理中確爲之主劑歟。夫理中者理中焦。此仲景之明訓。且加減法中又詳其吐多下多腹痛滿等法。而叔和錄之於大病差後治真吐一症。是坐井觀天者乎。

按、太陰傷寒手足自溫者。非病由太陽。必病關陽明。此陰中有陽。必無吐利交作之患。或暴煩下利。或發黃便鞕。則腹滿腹痛。是脾家實而非虛熱而非寒矣。又當於茵陳調胃輩求之。

四逆湯

乾薑　附子　甘草

脈浮而遲。表熱裏寒二句。是立方之大旨。脈浮爲在表。遲爲在臟。浮中見遲。是浮爲表虛。遲爲臟寒矣。腹滿吐利。四肢厥逆。爲太陰症。薑附甘草本太陰藥。諸條不冠以太陰者。以此方爲太陽併病立法也。按四逆諸條。皆是太陽壞病轉屬太陰之症。太陽之虛陽留於表而不罷。太陰之陰寒。與外來之寒邪相得而益深。故外症則惡寒發熱。或大汗出。身體痛。四肢疼。手足冷。或脈浮而遲。或脈微欲絕。內症則腹滿腹脹。脹利淸穀。小便自利。或吐下交作。此陰邪猖厥。眞利不歸。故云陽也。本方是用四物以救逆之謂。非專治四肢厥冷而爲名。蓋仲景凡治虛症以補中爲主。觀協熱下利。脈微弱者。用人參。汗後身疼脈沉遲者。加人參。此脈微欲絕下利淸穀。且不煩不欬。中氣大虛。元氣已虛。若但溫不補。何以救逆乎。觀茯苓四逆之治煩躁。且用人參。其冠以茯苓而不及參。則本方有參可知。夫人參通血脈者也。通脈四逆。豈得無參。是必因本方之脫落而仍之耳。薛新甫用三生飮加人參兩許。而駕馭其邪。則仲景用生附。安得不用人參以固其元氣耶。叔和以太陰之吐利四逆。混入厥陰。不知厥陰之厥利。是木邪尅土爲實熱。厥陰之厥利。是脾土自病屬虛寒。徑庭自異。若以薑附治相火。豈不逆哉。　按理中四逆二方。在白朮

附子之別。白朮爲中宮培土益氣之品。附子爲坎宮扶陽生氣之劑。故理中只理中州脾胃之虛寒。四逆能佐理三焦陰陽之厥逆也。後人加附子於理中。名曰附子理中湯。不知理中不須附子。而附子之功不專在理中矣。蓋脾爲後天。腎爲先天。少陰之火所以生太陰之土。脾爲五藏之母。少陰更太陰之母。與四逆之爲劑重於理中也。不知其義者。謂生附配乾薑。補中有發。附子得生薑而能發散。附子非乾薑則不熱。得甘草則性緩。是止知以藥性上論寒熱攻補。而不知於病機上分上下淺深也。所以不入仲景之門也哉。

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

此太陰調胃承氣之方也。凡治病必分表裏。而表裏偏有互呈之證。如麻黃之喘。桂枝之自汗。大青龍之煩躁。小青龍之欬。皆病在表而夾裏症也。用杏仁以治喘。芍藥以止汗。石膏以治煩躁。五味乾薑以治欬。是於表劑中兼治裏也。若下利腹脹滿者。太陰裏症而兼身體疼痛之表症。又有先溫其裏。後解其表之法。若下利清穀。而兼脈浮表實者。又有只宜治裏。不可攻表之禁。是知仲景重內輕外之中。

更有淺深之別也。夫汗爲陽氣。而腰以上爲陽。發汗只可散上焦營衞之寒。不能治下焦藏府之濕。若病在太陰。寒濕在腸胃而不在營衞。故陰不得有汗。妄發其汗。則胃脘之微陽隨而達於表。腸胃之寒濕入經絡。而留於腹中。下利或止。而清穀不消。所以汗出必脹滿也。凡太陽汗後脹滿。是陽實於裏。將轉屬陽明。太陰汗後而腹滿。是寒實於裏而陽虛於內也。邪氣盛則實。故用厚朴薑夏。散邪而除脹滿。正氣奪則虛。故用人參甘草。補中而益元氣。此亦理中之劑歟。若用之於太陽汗後。是抱薪救火。如此症而妄作太陽治之。如水益深矣。

三物白散

桔梗　貝母　巴豆

太陽表熱未除。而反下之。熱邪與水氣相結。成實熱結胸。太陰腹滿時痛。而反下之。寒熱相結。成寒實結胸。夫大小陷胸用苦寒之品者。爲有熱也。此無熱症者。則不得概以陽症之法治之矣。三物小陷胸湯者。卽白散也。以其結鞕而不甚痛。故亦以小名之。以三物皆白。欲以別於小陷胸之黃連。故以白名之。在太陽則或湯

或丸。在太陰則或湯或散。隨病機之宜也。貝母善開心胸鬱結之氣。桔梗能提胸中陷下之氣。然微寒之品。不足以勝結鞕之陰邪。非巴豆之辛熱。斬關而入。何以使胸中之陰氣流行也。故用二分之貝桔。必得一分之巴豆以佐之。則清陽升而濁陰降。結硬斯可得而除矣。和以白飲之甘。取其留戀於胃。不使速下。散以散之。比湯以蕩之者。尤爲的當也。服之而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者必利。以本症原自吐利。因胸下結鞕而暫止耳。今因其勢而利導之。使還其出路。則結鞕自散也。然此劑非欲其吐。本欲其利。亦不欲其過利。故不利進熱粥一杯。利過不止進冷粥一杯。此又複方之妙理。欲仲景每用粥爲反佐者。以草木之性各有偏長。惟稼穡作甘爲中和之味。人之精神血氣。皆賴之以生。故桂枝湯以熱粥發汗。理中湯以熱粥溫中。此以熱粥導利。復以冷粥止利。神哉。東垣云。淡粥爲陰中之陽。所以利小便。則利水之劑未始不可用也。今人服大黃後用冷粥止利。尙是仲景遺意乎。

此證叔和編在太陽篇中水潠病後云。寒實結胸無熱症者。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按本論小陷胸湯。是黃連括蔞半夏三物。而貝母桔梗巴豆。亦是三物。夫黃連巴豆。寒熱天淵。豈有可服黃連之症。亦可服巴豆之理。且此外更無別

方。則當云三物小陷胸湯爲散亦可服。如云白散亦可服。是二方矣。而方後又以身熱皮粟一段雜之。使人昏昏不辨。今移之太陰胸下結硬之後。其症其方若合符然。

麻仁丸

杏仁　芍藥　枳殼　厚朴

大黃　麻仁

土爲萬物之母者。以其得和平之氣也。濕土不能生草木。然稻藕菱芡等物。亦有宜於水者。若燥土堅硬無水以和之。卽不毛之地矣。凡胃家之實。多因於陽明之熱結。而亦有因太陰之不開者。是脾不能爲胃行其津液。故名爲脾約也。承氣諸劑。只能清胃。不能扶脾。如病在倉卒。胃陽實而脾陰不虛。用之則胃氣通而大便之開闔如故。若無惡熱自汗煩躁脹滿譫語潮熱等症。飲食小便如常。而大便常自堅硬。或數日不行。或出之不利。是謂之孤陽獨行。此太陰之病不開。而穢汙之不去。乃平素之蓄積使然也。慢而不治。則飲食不能爲肌肉。必至消瘦而死。然府

病爲客。藏病爲主。治客須急。治主須緩。病在太陰。不可蕩滌以取効。必久服而始和。蓋陰無驟補之法。亦無驟攻之法。故取麻仁之甘平入脾。潤而多脂者爲君。杏仁之降氣利竅。大黃之走而不守者爲臣。芍藥之滋陰斂液。與枳朴之消導除積者爲佐。煉蜜爲丸。少服而漸加焉。以和爲度。此調脾承氣。推陳致新之和劑也。使脾胃更虛更實。而受盛傳道之官。各得其職。津液相成。精血相生。神氣以淸。內外安和。形體不敝矣。

右太陰五方。按諸經皆有溫散溫補法。惟少陽不用溫。諸經皆有益陰淸火法。惟太陰忌寒涼。若熱病傳經有嗌乾等症。仍當淸火。素有脾約大便不順。亦當滋陰。要知製方全在活法。不可執也。

少陰方總論

仲景以病分六經。而製方分表裏寒熱虛實之六法。六經中各具六法。而有偏重焉。太陽偏於表寒。陽明偏於裏熱。太陰偏於傷寒。厥陰偏於實熱。惟少陽與少陰司樞機之職。故無偏重。而少陽偏於陽。少陰偏於陰。製方亦因之而偏重矣。然少

陰之陰中有陽。故其表症根於裏。熱證因於寒治。表症先顧其裏。熱症多從寒治者。蓋陰以陽爲主。固腎中之元陽。正以存少陰之真陰也。其或陽盛陰虛。心煩不得臥。見於二三日中。可用苓連者。無幾耳。腎本無實。實症必轉屬陽明。亦由少陰之虛。知其虛。得其機矣。

麻黃附子細辛湯　麻黃附子甘草湯

少陽主裏。應無表症。病發於陰。應無發熱。今始受風寒即便發熱。似乎太陽而屬之少陰者。以頭不痛而但欲寐也。內經曰。逆冬氣而少陰不藏。腎氣獨沉。故少陰之發熱而脈沉者。必於表劑中加附子。以預固其裏。蓋腎爲坎象。二陰不藏。則一陽無蔽。陰邪因得以內侵。孤陽無附而外散耳。夫太陽爲少陰之表。發熱無汗。太陽之表不得不開。沉爲在裏。少陰之本不得不固。設用麻黃開腠理。細辛散浮熱。而無附子以固元氣。則少陰之津液越出。太陽之微陽外亡。去生遠矣。惟附子與麻黃並用。內外咸調。則風寒散而陽自歸。精得藏而陰不擾。此裏病及表。脈沉而當發汗者。與表病及裏脈浮而可發汗者徑庭矣。若得之二三日。表熱尚未去。裏

症亦未見。麻黃未可去。當以甘草之和中易細辛之辛散。佐使之任不同。則麻黃之勢亦減。取微汗而痊。是又少陰發表之輕劑矣。　二方皆少陰中風托裏解外法。

風本陽邪。雖在少陰中而卽發。不拘於五六日之期。用細辛麻黃者。所以治風。非以治寒也。用附子者。所以固本。非熱因熱用也。寒本陰邪。卽在太陽。熱不遽發。故有或未發之辭。麻黃桂枝。長於治風。而非治寒之主劑。故主治在發熱惡寒。若無熱惡寒者。雖有頭項強痛之表急。當以四逆真武輩。救其裏矣。蓋病發於陰。便已亡陽。不得以汗多亡陽一語爲談柄也。　少陰製麻附細辛方。猶太陽之麻黃湯。是急汗之峻劑。製麻附甘草湯。猶太陽之桂枝湯。是緩汗之和劑。蓋太陽爲陽中之陽而主表。其汗易發。其邪易散。故初用麻黃甘草而助以桂枝。次用桂枝生薑而反佐以芍藥。少陰爲陰中之陰而主裏。其汗最不易發。其邪最不易散。故用麻黃附子而助以細辛。其次亦用麻黃附子而緩以甘草。則少陰中風。脈陽微陰浮者。爲欲愈。非必須陰出之陽而解耶。然必細審其脈沉而無裏症者。可發汗。卽知脈沉而症爲在裏者。不可發汗矣。此等機關。必須看破。　人皆謂麻黃治太陽之

傷寒。而不知仲景用以治少陰之中風。且麻黃在太陽。只服八合。不必盡劑。妙在更發汗。則改用桂枝。在少陰始得之與二三日。皆可溫服一升日三服。則湯液本草分麻黃爲太陽經藥。猶掘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矣。

附子湯

人參　白朮　附子　茯苓

芍藥

此大溫大補之方。乃正治傷寒之藥。爲少陰固本禦邪之劑也。夫傷則宜補。寒則宜溫。而近世治傷寒者。皆以寒涼尅伐相爲授受。其不講於傷寒二字之名實久矣。少陰爲陰中之陰。又爲陰水之藏。故傷寒之重者。多入少陰。所以少陰一經。最多死症。如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口中和。惡寒脈沉者。是純陰無陽之症。方中用生附二枚。取其力之銳。且以重其任也。蓋少火之陽。鼓腎間動氣以禦外侵之陰翳。則守邪之神有權。而呼吸之門有鎖鑰。身體骨節之痛自除。手足自溫。惡寒自罷矣。以人參固氣生之原。令五臟六府之有本。十二經脈之有根。腎脈不

獨沉矣。三陰以少陰爲樞。設使扶陽而不益陰。陰虛而陽無所附。非治法之善也。故用白朮以培太陰之土。芍藥以滋厥陰之木。茯苓以利少陰之水。水利則精自藏。土安則水有所制。木潤則火有所生矣。扶陽以救寒。益陰以固本。此萬全之術。其畏而不敢用。束手待斃者。曷可勝計耶。此與麻黄附子湯皆治少陰表症而大不同。彼因病從外來。表有熱而裏無熱。故當溫而兼散。此因病自內出。表裏俱寒而上虛。故大溫大補。然彼發熱而用附子。此不熱而用芍藥。是又陰陽互根之理歟。此與真武湯似同而實異。此倍朮附去薑而用參。全是溫補以壯元陽。彼用薑而不用參。尚是溫散以逐水氣。補散之分岐。只在一味之旋轉歟。

真武湯

附子　生薑　白朮　茯苓
芍藥

真武北方水神也。坎爲水。而一陽居其中。柔中之剛。故名真武。取此名方者。所以治少陰水氣爲患也。蓋水體本靜。其動而不息者。火之用耳。若坎宮之火用不宣。

則腎家之水體失職。不潤下而逆行。故中宮四肢俱病。此腹痛下利。四肢沉重疼痛。小便不利者。由坎中陽虛。下焦有寒不能制水故也。法當壯元陽以消陰翳。培土泄水。以消留垢。故君大熱之附子。以奠陰中之陽。佐芍藥之酸苦。以收炎上之氣。茯苓淡滲。止潤下之體。白朮甘溫。制水邪之溢。生薑辛溫。散四肢之水。使少陰之樞機有主。則開闔得宜。小便得利。下利自止。腹中四肢之邪解矣。若兼咳者。是水氣射肺所致。加五味之酸溫。佐芍藥以收腎中水氣。細辛之辛溫。佐生薑以散肺中水氣。而咳自除。若兼嘔者。是水氣在胃。因中焦不和。四肢亦不治。此病不涉少陰。由於太陰濕化不宣也。與治腎水射肺者不同法。不須附子以溫腎水。倍加生薑以散脾濕。此為和中之劑。而非治腎之劑矣。若大便自利而下利者。是胃中無物。此腹痛因於胃寒。四肢因於脾濕。故去芍藥之陰寒。加乾薑以佐附子之辛熱。即茯苓之甘平者亦去之。此為溫中之劑。而非利水之劑矣。要知真武加減。與小柴胡不同。小柴胡為少陽半表之劑。祇不去柴胡一味。便可名柴胡湯。真武以五物成方。為少陰治本之劑。去一味便不成真武。故去薑加參。即名附子湯。於此見製方有陰陽動靜之別也。

白通湯 白通加膽汁湯

葱白　乾薑　附子

白通者。通下焦之陰氣。以達於上焦也。少陰病。自利而渴。小便色白者。是下焦之陽虛。而陰不生少火。不能蒸動其水氣而上輸於肺。故渴。不能生土。故自利耳。法當用薑附以振元陽。而不得升騰之品。則利止而渴不能止。故佐葱白以通之。葱白稟西方之色味。入通於肺。則水出高源而渴自止矣。凡陰虛則小便難。下利而渴者。小便必不利。或出濇而難。是厥陰火旺。宜猪苓白頭翁輩。此小便色白。屬少陰火虛。故曰下焦虛。又曰虛故引水自救。自救者。自病人之意。非醫家之正法也。若厥陰病欲飲水者。少少與之矣。

通脈四逆湯

甘草　乾薑　附子　葱

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此太陰壞症。轉屬少陰之症。四逆湯所

主也。而但欲寐。是繫在少陰。若反不惡寒。或咽痛乾嘔。是爲亡陽。其人面赤色。是爲戴陽。此下焦虛極矣。恐四逆之劑。不足以起下焦之元陽。而續欲絕之脈。故倍加其味。作爲大劑。更加葱以通之。葱稟東方之色。能行少陽生發之機。體空味辛。能入肺以行營衞之氣。薑附參甘。得此以奏捷於經絡之間。而脈自通矣。脈通則虛陽得歸其部。外熱自除。而裏寒自解。諸症無虞矣。按本方以陰症似陽而設。症之異於四逆者。在不惡寒而面色赤。方之異於四逆者。若無葱。當與桂枝加桂加芍同矣。何更加以通脈之名。夫人參所以通血脈。安有脈欲絕而不用者。舊本乃於方後云。面赤色者加葱。利止脈不出者加參。豈非抄錄者之疎失於本方而蛇足於加法乎。且減法所云去者。去本方之所有也。而此云去葱芍桂者。是後人之加減可知矣。

茯苓四逆湯　乾薑附子湯

人　參　　甘　草　　乾　薑　　附　子

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

夜則安靜。不嘔不渴。無表症。脈微沉。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此二條皆太陽壞病轉屬少陰也。凡太陽病而妄汗妄下者。其變症或仍在太陽。或轉屬陽明。或轉係少陽。或繫在太陰。皆是陽氣爲患。若汗而復下。或下而復汗。陽氣喪亡。則轉屬少陰矣。此陽症變陰。陰症似陽。世醫多不能辨。用凉藥以治煩躁。鮮有不速其斃者。由不知太陽以少陰爲裏。少陰爲太陽之根源也。脈至少陰則沉微。邪入少陰則煩躁。煩躁雖六經俱有。而兼見於太陽少陰者。太陽爲真陰之標。少陰爲真陰之本也。陰陽之標本。皆從煩躁見。煩躁之虛實。又從陰陽而分。如未經汗下而煩躁。屬太陽。是煩爲陽盛。躁爲陰虛矣。汗下後煩躁屬少陰。是煩爲陽虛。躁爲陰竭矣。陰陽不相附。故煩躁。其亡陽亡陰。又當以汗之先後。表症之解不解爲之詳辨。則陰陽之差多差少。不致溷淆。而用方始不誤矣。先汗後下。於法爲順。而表仍不解。是妄下亡陰。陰陽俱虛而煩躁也。故製茯苓四逆。固陰以收陽。先下後汗。於法爲逆。而表症反解。內不嘔渴。似於陰陽自和。而實妄汗亡陽。所以虛陽擾於陽分。晝則煩躁也。故專用乾薑附子。固陽以配陰。二方皆從四逆加減。而有救陽救陰之異。茯苓感天地太和之氣化。不假根而成。能補先天無形之氣。安虛陽外

脫之煩。故以爲君。人參配茯苓。補下焦之元氣。乾薑配生附。同下焦之元陽。調以甘草之甘。比四逆爲緩。固裏宜緩也。薑附者。陽中之陽也。用生附而去甘草。則勢力更猛。比四逆爲峻。回陽當急也。一去甘草。一加茯苓。而緩急自別。加減之妙。見用方之神乎。

吳茱萸湯

吳茱萸　人參　生薑　大棗

少陰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此方主之。按少陰病吐利。煩躁四逆者死。此何復出治方要知欲死是不死之機。四逆是兼脛臂言。手足只指指掌言。稍甚微甚之別矣。歧伯曰。四末陰陽之會。氣之大路也。四街者。氣之經絡也。絡絕則經通。四末解則氣合從。合在肘膝之間。即四街也。又謂之四關。夫四郊擾攘。而關中猶固。知少陰生氣猶存。然五藏更相生。不生即死。少陰之生氣注於肝。陰盛水寒。則肝氣不舒而木鬱。故煩躁。肝血不榮於四末。故厥冷。水欲出地而不得出。則中土不寧。故吐利耳。病本在腎而病機在肝。不得相生之機。故欲死。勢必溫補少陰之少

火。以開厥陰之出路。生死關頭。非用氣味之雄猛者。不足以當絕處逢生之任也。吳茱萸辛苦大熱。稟東方之氣色。入通於肝。肝溫則木得遂其生矣。苦以溫腎。則水不寒。辛以散邪。則土不擾。佐人參固元氣而安神明。助薑棗調營衛以補四末。此撥亂反正之劑。與麻黃附子之拔幟先登。附子真武之固守社稷者。鼎足而立也。若命門火衰不能腐熟水穀。故食穀欲嘔。若乾嘔吐涎沫而頭痛。是脾腎虛寒。陰寒上乘陽位也。用此方鼓動先天之少火。而後天之土自生。培植下焦之真陽。而上焦之寒自散。開少陰之關。而三陰得位者。此方是歟。

右少陰十一方。皆溫散溫補法。

黃連阿膠湯

黃連　阿膠　黃芩　芍藥
雞子黃

內膠烊盡少冷。內雞子黃攪令相得。溫服七合。日三服。此少陰之瀉心湯也。凡瀉心必藉芩連。而導引有陰陽之別。病在三陽。胃中不和而心下痞鞕者。虛則加參

甘補之。實則加大黃下之。病在少陰而心中煩不得臥者。既不得用參甘以助陽。亦不得用大黃以傷胃矣。用黃連以直折心火。佐芍藥以收斂神明。所以扶陰而益陽也。然以但欲寐之病情。而至於不得臥。以微細之病脈。而反見心煩。非得氣血之屬以交合心腎。甘平之味以滋陰和陽。不能使水升而火降。陰火不歸其部。則少陰之熱不除。鷄子黃稟南方之火色。入通於心。可以補離宮之火。用生者攪和。取其流動之義也。黑驢皮稟北方之水色。且鹹先入腎。可以補坎宮之精。內合於心而性急趨下。則阿井有水精凝聚之要也。與之相溶而成膠。用以配雞子之黃。合芩連芍藥。是降火歸原之劑矣。經曰。火位之下。陰精承之。陰平陽祕。精神乃治。斯方之謂歟。

猪苓湯

猪苓　茯苓　澤瀉　滑石

阿膠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心煩不得臥。是上焦實熱。宜黃連阿膠湯清之。少陰病。欲吐

不吐。心煩但欲寐。至五六日自利而渴者。是下焦虛寒。宜白通湯以溫之。此少陰初病而下利。似爲虛寒。至六七日反見咳而嘔渴。心煩不得臥者。此豈上焦實熱乎。是因下多亡陰。精虛不能化氣。眞陽不藏。致上焦之虛陽擾攘。而致變症見也。下焦陰虛而不寒。非薑附所宜。上焦虛而非實熱。非芩連之任。故製此方。二苓不根不苗。成於太空元氣。用以交合心腎。通虛無氤氳之氣也。阿膠味厚。乃氣血之屬。是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也。澤瀉氣味輕清。能引水氣上升。滑石體質重墜。能引火氣下降。水升火降。得旣濟之理矣。且猪苓阿膠。黑色通腎。理少陰之本。茯苓滑石。白色通肺。滋少陰之源。澤瀉阿膠。鹹先入腎。培少陰之體。二苓滑石。淡滲膀胱。利少陰之用。五味皆甘淡。得土中冲和之氣。是水位之下。土氣承之也。五物皆潤下。皆滋陰益氣之品。是君火之下。陰精承之也。以此滋陰利水而升津。諸症自平矣。

四逆散

柴胡　枳實　芍藥　甘草

少陰病四逆。泄利下重。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者。此方主之。少陰爲水火同處之藏。水火不和。則陰陽不相順接。四肢爲陰陽之會。故厥冷四逆。有寒熱之分。胃陽不敷於四肢爲寒厥。陽邪內擾於陰分爲熱厥。然四肢不溫。故厥者必利。先審瀉利之寒熱。而四逆之寒熱判矣。下利清穀爲寒。當用薑附壯元陽之本。泄瀉下重爲熱。故用白芍枳實酸苦湧泄之品以淸之。不用芩連者。以病於陰而熱在下焦也。更用柴胡之苦平者。以升散之。令陰火得以四達。佐甘草之甘涼以緩其下重。合而爲散。散其實熱也。用白飲和服。中氣和而四肢之陰陽自接。三焦之熱自平矣。此症以泄利下重。知少陰之陽邪內擾於陰。四逆卽非寒症矣。四逆皆少陰樞機無主。升降不利所致。只宜治下重。不須兼治諸症也。仲景因有四逆症。欲以別於四逆湯。故以四逆散名之。本方有咳者。加五味乾薑。悸者。加桂枝。腹痛加附子。泄利下重加薤白。俱非泄利下重所宜。且五味薑桂加五分。於附子加一枚。薤白三升。何多寡不同若是。且以散只服方寸匕。恐不濟此症。此後人附會可知也。

猪膚湯

猪膚　白蜜　花粉

少陰病多下利。以下焦之虛也。陰虛則陽無所附。故下焦虛寒者。反見上焦之實熱。少陰脈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出絡心。注胸中。凡腎精不足。腎火不藏。必循經上走於陽分也。咽痛胸滿心煩者。因陰併於下。而陽併於上承。不上承於心火。不下交於腎。此未濟之象。猪爲水畜。而津液在膚。取其膚以治上焦虛浮之火。和白蜜花粉之甘。瀉心潤肺而和脾。滋化原培母氣。水升火降。上熱不行。虛陽得歸其部。不治利而利自止矣。三味皆食物。不藉於草所謂隨手拈來。盡是道矣。

甘草苦酒湯

甘草湯　甘草

桔梗湯　甘草　桔梗

半夏湯　半夏　甘草　桔梗

苦酒湯　半夏　苦酒　雞子白

四方皆因少陰咽痛而設也。少陰之脈循喉嚨。挾舌本。故有咽痛症。若因於他症而咽痛者。不必治其咽。如脈陰陽俱緊。反汗出而吐利者。此亡陽也。只同其陽。則吐利止而咽痛自除。如下利而胸滿心煩者。是下焦虛而上焦熱也。升水降火。上

下和調而痛自止。若無他症而但咽痛者。又有寒熱之別。見於二三日。是陰火上冲。可與甘草湯。甘涼瀉火以緩其熱。不瘥者。配以桔梗。兼辛以散之。所謂奇之不去而偶之也。二方爲正治之輕劑。以少陰爲陰中之陰脈。微細而但欲寐。不得用苦寒之劑也。若其陰症似陽。惡寒而欲吐者。非甘桔所能療。當用半夏之辛溫散其上逆之邪。桂枝之甘溫。散其陰寒之氣。緩以甘草之甘平。和以白飲之穀味。或爲散。或爲湯。隨病之意也。如咽中因痛而且傷。生瘡不能言。語聲不出者。不得即認爲熱症。必因嘔而咽痛。胸中之痰飲未散。仍用半夏之辛溫。取苦酒之酸以斂瘡。雞子白之清以發聲。且三味相合。而半夏減辛烈之猛。苦酒緩收斂之驟。取雞子白之潤滋其咽喉。又不令泥痰飲於胸膈也。故其法以雞子連殼置刀環中。安火上。只三沸即去滓。此意在略見火氣。不欲盡出半夏之味也明矣。二方皆少少含嚥。是從治緩劑。按雞卵法太極之形。含陰陽兩氣。其黃走血分。故心煩不臥者用之。此仲景用藥法象之義也。

右少陰七方。皆涼解法。後二方。皆溫補法。

厥陰方總論

太陰以理中丸爲主。厥陰以烏梅丸爲主。丸者緩也。太陰之緩。所以和脾胃之氣。厥陰之緩。所以制相火之逆也。觀所主諸方。治手足厥冷。脈微欲絕。而不用薑附。下利脈沉結。而用黃柏。心動悸脈代結。而用生地麥冬。總因肝有相火。當瀉無補。與腎中虛陽之發。當補當溫者不同耳。夫三陰皆有本經之熱。太陰之熱。脾家實而行胃脘之陽也。少陰之熱。腎陰虛而元陽發越也。厥陰之熱。肝膽熱而拂鬱之火內熱也。舉世誤於傳經熱邪之說。遇三陰熱症。漫無主張。見發熱脈沉者。斷爲陽症。見陰脈而不治。中風下利者。妄呼爲漏底傷寒。不明仲景之論。因不敢用仲景之方。非不學無術乎。

烏梅丸

烏梅　乾薑　桂枝　附子
蜀椒　黃連　黃柏　人參
當歸

六經惟厥陰最爲難治。其本陰而標熱。其體風木。其用相火。以其具合晦朔之理。

陰之初盡。卽陽之初出。所以一陽爲紀。一陰爲獨。則厥陰病熱。是少陽之相火使然也。火旺則水虧。故消渴。氣有餘便是火。故氣上撞心。心中疼熱。木甚則尅土。故飢不欲食。是爲風化。饑則胃中空虛。蚘聞食臭則出。故吐蚘。此厥陰之火症。非厥陰之傷寒也。內經曰。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或收或散。或逆或從。隨所利而行之。調其中氣。使之和平。是厥陰之治法也。仲景之方。多以辛甘甘涼爲君。獨此方用酸收之品者。以厥陰主肝而屬木。洪範云。木曰曲直。曲直作酸。內經曰木生酸。酸入肝。以酸瀉之。以酸收之。君烏梅之大酸。是伏其所主也。佐黃連瀉心而除痞。黃柏滋腎以除渴。先其所因也。腎者肝之母。椒附以溫腎。則火有所歸。而肝得所養。是固其本也。肝欲散。細辛乾薑以散之。肝藏血。桂枝當歸引血歸經也。寒熱並用。五味兼收。則氣味不和。故佐以人參調其中氣。以苦酒浸烏梅。同氣相求。蒸之米下。資其穀氣。加蜜爲丸。少與而漸加之。緩以治其本也。仲景此方。本爲厥陰諸症之法。叔和編於吐蚘條下。令人不知有厥陰之主方。觀其用藥與諸症符合。豈只吐蚘一症耶。蚘、昆蟲也。生冷之物。與濕熱之氣相成。故寒熱互用以治之。且胸中煩而吐蚘。則連柏是寒因熱用。蚘得酸則靜。得辛則伏。得苦則下。殺蟲之方無

更出其右者。久利則虛。調其寒熱。扶其正氣。酸以收之。其利自止。愚按、厥利發熱諸症。諸條不立方治。當知治法不出此方矣。

當歸四逆湯

桂枝　芍藥　當歸　細辛
通草　甘草　大棗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

前方加吳茱萸　生薑　酒

此厥陰傷寒發散表邪之劑也。厥陰居兩陰之交盡。名曰陰之絕陽。外傷於寒。則陰陽之氣不相順接。故手足厥冷。脈微欲絕。然相火居於厥陰之藏。藏氣實熱。則寒邪不能侵。只外傷於經。而內不傷藏。故先厥者。後必發熱。凡傷寒初起。內無寒症。而外寒極盛者。但當溫散其表。勿遽溫補其表。此方用桂枝湯以解外。而以當歸爲君者。因厥陰主肝爲血室也。肝苦急。甘以緩之。故倍加大棗。猶小建中加飴

糖法。肝欲散。當以辛散之細辛。甚辛能通三陰之氣血。外達於毫端。比麻黃更猛。可以散在表之嚴寒。不用生薑。不取其橫散也。通草卽木通。能通九竅而通關節。用以開厥陰之闔。而行氣於肝。夫陰寒如此。而仍用芍藥者。須防相火之爲患也。是方桂枝得歸芍。生血於營。細辛同通草。行氣於衞。甘草得棗。氣血以和。且緩中以調肝。則營氣得至手太陰。而脈自不絕。溫表以逐邪。則衞氣行四末而手足自溫。不須參朮之補。不用薑桂之燥。此厥陰之四逆。與太少不同治。而仍不失辛甘發散爲陽之理也。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其相火亦不足。加吳萸之辛熱。直達厥陰之藏。生薑之辛散。淫氣於筋。清酒以溫經絡。筋脈不沮弛。則氣血如故。而四肢自溫。脈息自至矣。此又治厥陰內外兩傷於寒之劑也。冷結膀胱而少腹滿痛。手足厥冷者宜之。

小建中湯

桂枝　芍藥　甘草　生薑
大棗　飴糖

厥陰爲闔。外傷於寒。肝氣不舒。熱鬱於下。致傷中氣。故製此方以主之。凡六經外感未解者。皆用桂枝湯解外。如太陽誤下。而陽邪下陷於太陰者。桂枝湯倍加芍藥。以瀉木邪之干脾也。此肝火上逼於心脾。於桂枝加芍藥湯中更加飴糖。取酸苦以平肝藏之火。辛甘以調脾家之急。又資其穀氣以和中也。此方安內攘外瀉中兼補。故名曰建。外症未除。尚資薑桂以散表。不全主中。故稱曰小。所謂中者有二。一曰心中一曰腹中。如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是厥陰之氣逆上冲於氣也。比心中疼熱者稍輕。而有虛實之別。疼而熱者爲實。當用苦寒以瀉心火。悸而煩者爲虛。當用甘溫以保心氣。是建腹中之宮城也。傷寒陽脈濇。陰脈弦。腹中急痛者。是厥陰之逆氣上侵脾胃也。比饑不欲食。食則吐蚘者。爲更重而有形氣之別。食卽吐蚘爲有形。當用酸苦以安蚘。腹中急痛爲無形。當用辛寒以止痛。是建腹中之都會也。世不明厥陰之爲病。便不知仲景所以製建中之理。不知膽藏肝內。則不明仲景先裏後表之法。蓋寒雖外來。而熱從中發。必先開厥陰之闔。始得轉少陰之樞。先平厥陰陰脈之弦。始得通少陽陽脈之濇。此腹中痛者。先與小建中湯。不差者。繼用小柴胡湯之理也。凡腹痛而用芍藥者。因相火爲患。若因於虛

寒者。大非所宜。故有建中理中之別。或問腹痛既與小建中溫之。更用小柴胡涼之。先熱後寒。仲景亦姑試之乎。曰。不差者。但未愈。非更甚也。先之以建中。是解肌而發表。止痛在芍藥。繼之以柴胡。是補中以逐邪。止痛在人參。按柴胡加減法。腹中痛者。去黃芩加芍藥。其功倍於建中。可知陽脈仍濇。故用人參以助桂枝。陰脈仍弦。故用柴胡以助芍藥。若一服建中而卽差。則不必人參之補。亦不須柴胡之散矣。

茯苓甘草湯

桂枝　生薑　茯苓　甘草

此厥陰傷寒發散內邪之汗劑。凡傷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後治其厥。不爾水漬入胃。必作利也。此方本欲利水。反取表藥爲裏症用。故雖重用薑桂。而以裏藥名方耳。厥陰傷寒。先熱者後必厥。先熱時必消渴。今厥而心下悸。是下利之源。斯時不熱不渴可知矣。因消渴時飮水多。心下之水氣不能入心爲汗。畜而不消。故四肢逆冷而心下悸也。肺爲水母。肺氣不化。則水氣不行。茯苓爲化氣之品。故

能清水之源。然得猪苓澤瀉。則行西方收除之令。下輸膀胱而爲溺。桂枝生薑。則從辛入肺。使水氣通於肺。以行營衛陰陽。則外走肌表而爲汗矣。佐甘草以緩之。汗出周身。而厥自止。水精四布。而悸自安。以之治水者。卽所以治厥也。凡厥陰之渴在未汗時。太陽之渴在發汗後。如傷寒心悸。汗出而渴者。是水氣不行。而津液又不足。須小發汗以散水氣。故用五苓。傷寒心悸無汗而不渴者。津液未虧。故可用此方大發其汗。五苓因小發汗故少佐桂枝。不用生薑用白朮者。恐漬水入脾也。此用薑桂與茯苓等分而不用芍藥大棗。是大發其汗。佐甘草者。一以協辛發汗。且恐水漬入胃也。厥陰厥而不利。與見厥復利者。因熱少而不能消水。水漬入胃。故仲景言其症而未及治法。與本方汗之則利自止。是下者舉之之義也。本方爲汗家峻劑。與麻黃湯義異。而奏捷則同。因水氣在心下而不在皮毛。故不用麻黃。悸而不喘。故不用杏仁。且外不熱而內不渴。故不用小青龍。仲景化水發汗之劑不同如此。

按傷寒汗出而渴。是傷寒溫病分歧處。大宜着眼。要知不惡寒反惡熱者。卽是溫病。有水氣而心下悸。尚是傷寒。若無水氣。則五苓燥熱。卽溫病發火之藥矣。

炙甘草湯

炙甘草　人參　阿膠　麻仁
桂枝　麥冬　生薑　大棗
清酒

厥陰傷寒。則相火內欝。肝氣不舒。血室乾涸。以致營氣不調。脈道濇滯而見代結之象。如程郊倩所云。此結者不能前而代替。非陰盛也。凡厥陰病。則氣上冲心。故心動悸。此悸動因於脈代結。而手足不厥。非水氣爲患矣。不得甘寒多液之品以滋陰而和陽。則肝火不息。而心血不生。心不安其位。則悸動不止。脈不復其常。則代結何以調。故用生地爲君。麥冬爲臣。炙甘草爲佐。大劑以峻補真陰。開來學滋陰之一路也。反以甘草名方者。藉其載藥入心。補離中之虛以安神明耳。然大寒之劑。無以奉發陳蕃秀之機。必須人參桂枝。佐麥冬以通脈。薑棗佐甘草以和營。膠麻佐地黃以補血。甘草不使速下。清酒引之上行。且生地麥冬。得酒力而更優也。

燒裩散

男女交媾而病傳焉。奇病也。其授者始因傷寒。而實種於慾火。其受者因於慾火。而實發於陰虛。此陰陽易之病所由來也。無惡寒發熱之表無胃實自利之症。此因兩精相搏而當時即發。與冬不藏精。春必病溫者不同。夫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者陽必湊之。故少氣而熱上冲胸。氣少不得運。故頭重不舉。身體皆重。邪中於陰。故陰中拘攣。冲任脈傷。故少腹裏急。精神散亂。故目中生花。動搖筋骨。故膝脛拘急。病由於腎。毒侵水道。故小便不利。諒非金石所能愈。仍須陰陽感召之理以致之。裩襠者。男女陰陽之衛。衛乎外者。自能清乎內。感於無形者。治之以有形。取其隱內。燒而服之。形氣相感。小便即利。陰頭微腫。濁陰走下竅而清陽出上竅。慾火平而諸症自息矣。男服女。女服男。然更宜六味地黃湯合生脈散治之。

六經方餘論

旣論製方之大法。又分六經之方以論之。亦云詳矣。而定方不同之故。更不可不

辨也。夫風寒暑濕之傷人。六經各有所受。而發見之脈不同。或脈同而症異。或脈症皆同而主症不同者。此經氣之有別也。蓋六經分界。如九州之風土。人物雖相似。而衣冠飲食言語性情之不同。因風土而各殊。則人身表裏之寒熱虛實。亦皆因經氣而異矣。如太陽一經。寒熱互呈。虛實遞見。治之者。當於表中顧裏。故發表諸方。往往兼用裏藥。陽明之經主實熱。治者當於實中防虛。故製攻下諸方。而又叮嚀其不可輕用。少陽之經氣主虛熱。故立方涼解。每用人參。太陰之經氣主虛寒。故立方溫補。不離薑附。少陰之經氣多虛寒。故雖見表熱而用附子。亦間有虛熱。故亦有滋陰之劑。厥陰之經氣主實熱。故雖手足厥冷。脈微欲絕。而不用薑附。然此爲無形之實熱。與陽明有形之實熱徑庭矣。仲景製方。因乎經氣。內經審其陰陽。以別剛柔。陽病治陰。陰病治陽。定其氣血。各守其鄉之理也。所以表裏攻補陰陽之品。或同或異者。亦因其經氣血之多少而爲之定劑耳。請再以表裏論之。三陽主表而有裏。三陰主裏而無表。何也。太陽爲五藏之主。以胸中爲裏。猶天子之明堂也。以少陰爲裏。猶君王之宮禁也。陽明爲六府之主。以傷中爲裏。猶中州之都會。萬物所歸也。以太陰爲裏。猶政事之府。百職所由分也。少陽爲十一藏所

決之主。故胸腹皆爲其裏而無定位。以厥陰爲裏。猶運籌於帷幄也。治三陽者。旣顧心腹之裏。又顧三陰之裏。所以陽經之方倍於陰經。而陽者多少病有難易。所以陽明之方不及太陽少陽之方更少於陽明也。三陰非無表症也。而謂其無表。猶女子之庭戶。卽丈夫之堂構。女子出外之引導。卽丈夫之威儀。故少陰之一身盡熱。無非太陽漸外之陽。太陰之四肢煩疼。原是胃脘之所發。厥陰之厥而發熱。疇非三焦膽甲之氣也。第不頭痛項強。胃家不實。不口苦目眩。定其爲陰經耳。三陰之表自三陽來。所以三陰表劑。仍用麻黃桂枝爲出路。然女子亦有婢妾。所以太陰之芍藥。少陰之附子。厥陰之當歸。得互列於表劑之間。並行而不悖。此內經陰陽表裏雌雄相輸應之義也。嗟乎。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主者。始可與讀仲景之書也夫。

麻黃升麻湯

麻黃　升麻　黃芩　知母

石膏　芍藥　天冬　乾薑

桂枝　當歸　茯苓　白朮

玉竹　甘草

六經方中有不出於仲景者。合於仲景。則亦仲景而已矣。若此湯其大謬者也。傷寒六七日。大下後。寸脈沉而遲。夫寸爲陽。主上焦。沉而遲。是無陽矣。沉爲在裏。則不當發汗。遲爲藏寒。則不當清火。且下部脈不至。手足厥冷。泄利不止。是下焦之元陽已脫。又咽喉不利。吐膿血。是上焦之虛陽無依而將亡。故擾亂也。如用參附以回陽。而陽不可回。故曰難治。則仲景不立方治也明矣。此用麻黄升麻桂枝以散之。彙集知母天冬黄芩芍藥石膏等大寒之品以清之。以治陽實之法。治亡陽之症。是速其陽之斃也。安可望其汗出而愈哉。用乾薑一味之溫。苓朮甘歸之補。取玉竹以代人參。是猶攻金城高壘。而用老弱之師也。且用藥至十四味。猶廣羅原野。冀獲一兔。與防風通聖等方。同爲庸臣僥倖之符也。謂東垣用藥多多益善者。是不論脈病之合否。而殆爲妄談歟。

傷寒附翼終